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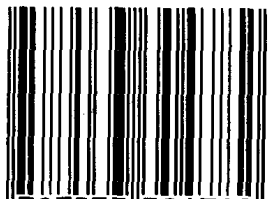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二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見羅先生書二十卷（二）

〔明〕李材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見羅書二十卷》提要

書問

豪傑無待而興眞脩必能轉物世降風微豈有鄒魯之區見成道義之樂倡興率作必竟自一二豪傑之士有眞志者始也崇仁之學倡於康齋餘干之學起於敬齋假令二公亦退然不敢以學自當默默循循以待人之我率則西江講學之風入我明來遂寥寥將絶響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誰寔無家國天下之分量誰寔無脩齊治均平之擔子只爲人各諉責此學問之風所以不振而世道無賴也吾脩吾身必與友朋

共之人亦各脩其身期與我共此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所以斷然共爲一事而立巳立人達巳達人仁者合下來便要與天地萬物同爲體也答黃源潔

旣以明得此意則凡此探本立程止止脩脩蓋是不易之法敏鈍殊資甘苦異趣因材造就自有不同然未聞有徇拙工之故而併改廢其繩墨者也云云者大率起於意見之訛久晦之餘自當有之豈能頓令家喻戶曉每云乾坤初闢正當開泰之期何乃便有屯難須知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此天造草昧所以宜建侯而不寧也象後發之謂雲

雷屯君子以經綸永寧亦曾一致思其所經綸者果何事乎幸味之味之答陳永寧

此學易知簡能然却難明易昧脩身爲本語出人知之矣此亦何煩解說天下事固有平淺未易知而深隱反不難見者山羞海狙染指者甘之稻粱饔食日用之誰實知其旨耶此學所以未易明也連辰念此頗爲悵然大率必真有學聖之心者乃真有明學之志不然丸泥自封燕石爲寶如執事向所云云者於情理不果近耶取人爲善道同心一吾知其不可頓有望於今之世矣吾盡吾心吾盡吾分分不盡誠吾

責也人分上非予事也答友

來簡舉貧賤憂戚謂有玉女於成之意先公曾有言也只增益得幾箇豪傑非其人處富貴固只當得一場豢養處貧賤處憂戚也只添得一場磨折何增益之有此至言也弟試擡頭一看不必指名誰不落此二趣此知本之學所以不可不急講孔顏之所以超然貧窶不以動其心舜禹之所以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也止脩而法挈之已極精要抽添進退續答友朋之問講之亦極透明只在有志者發腳上路而已此身原是公物必竟拿出與世共之此孔子所以席不暇煖也轍環遍流汲汲皇皇自世觀之真若喪家之狗不省忙箇甚事漁父所謂何人也何人也心苦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是何爲者也雖不能知孔子之心而若醉若營最彷彿得其氣象河不出圖鳳鳥不至果哉末難知我其天此其中真有難言之者矣

答孟乾弟

知本兩字遍更看得如何大率徹天徹地只有此本混於俗移於時奪於勢纖毫爲外境所搖者皆二之也所以天何言哉無聲無臭却又實實落落時行物生毫髮僭差卽全體所爲虧缺非細事也近與沈從

周書論此謂究言之無臭無聲顯言之掀天揭地區區弄影舞像守竅測斑者淺之乎知本也自謂理到之語足以破世儒玩弄光景之弊更味之答弟孟言

學問之道誠不在於多言然亦有不得已而言者欲無言者固是孔子無行不與終日與言者亦是孔子不可謂示子貢者深而示顏子者淺也又不謂終日言者便爲贅必無言者乃爲珍也經世之止原與禪寂不同闡既墜之宗傳開未發之矇瞶顧予非其人也亦誠有不得已焉耳青春作伴錦歸喜叶良辰雲水迢遞促席知在何日昔賢謂心之精微口不能宣

書不盡言從古如此非一靣對亦何由而釐此衷之
迂欵乎明明穆穆聚精會神明此于上者所以爲唐
虞義重聚樂濟濟雍雍明此于下者所以爲洙泗離
羣析處燕僻護私恐雖孔顏相遭亦無由而透露心
膽也惟公念之念之浮言忌口喜不亂於公評解綬
懸車更無容於濡滯古今詵海内載有佛印與東坡
書曾見之否其語甚壯有可以相發者至所云三世
諸佛則是箇有血性的漢子則尤爲禪宗未道語也
答鄭邦章

昔賢謂士不可以不弘毅所以不可不弘毅者爲其

任重而道遠大率資性篤實堅確者有近於毅而意
氣激昂開發者有近於弘古人以此兩字任道喻如
扛鼎一般一頭軟脚不得然就資性所禀則其所偏
軟處似宜更着力也故近毅者不患不能守患在展
拓不開近弘者不患不能任患在把持不固可行之
爲人廉靖孝友何待聞學何待求師予亦何敢貪天
之功謂爲巳力所望於可行者更須於弘分上一致
力耳承擔日勇則道義之氣日增知見日開則灑落
之氣自勝若堆堆地覷在一隅守在一曲分量氣力
畢竟卑弱貧病困苦境界現前猶意掙扎必竟覆壓
束縛者多也可行未必如此然以常理論之病率類
此矣答蔡可行

悟者入道之門世之學者喜淩躐每直以爲了手事
一見科條歡然解脫不知此正其入門用工之始也
何者葢前乎此尚是門外漢也入門方有事幹九萬
圖南吾知君發軔自今始矣非知學無處安身非師
友無與共學口不能詳楮豈可盡答友

涵泳學問之旨意日歸根保不至於動火咀嚼聖經
之言理日以明病乃不爲白過大率動火者皆擾躁
浮游之思與用情學問其簡易繁難正相反也而世

之人却有可笑者不能避妻子却只要避友朋不能
無思慮不能遣嗜慾却只嫌多了學問二者昭然孰
爲助火之物孰爲息火之物乃率禁其所有益者而
不禁其所有害者此予苦病三年蒙愛諄至意善矣
念之乃真有可笑者也昔人以顏子爲好學而損精
然則孔子不好學乎世之損精耗氣者亦多矣果俱
好學乎好學則斷無損精之理葢好學則必正心必
誠意心正意誠精神不洩矣必致知必格物知致物
格懸感無鑒矣更知本更知止性命完矣損精者大
半不學者也與弟孟肯

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脩身爲本蓋孔子自揭宗旨也何其平之甚也知本者必於斯非涉虛也知止者必於斯非偏寂也經世之學舍脩身爲本不事高之虛無卑之功利支離之訓詁詞章膠固之徇生執有知必居一於此矣（與郭文蔚）

簞瓢能樂所以爲顏子蔬水能甘所以爲孔子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貴而不義縱可得亦視之如浮雲矣後世學者意欲學孔子却不能甘貧動輒慕顏子却不能守淡不

知除却樂淡安貧又惡有孔顏之可學乎宗魯書至讀之似能破此一關若不破此一關卽不可以語脩身爲本之學之弟子矣學之最眞最正的固是脩身爲本最呆最滯的亦是脩身爲本最神最妙的亦是脩身爲本學者隨所進處見地不同乃知此四字有別樣的光景也（答文宗魯）

孔子十五志學又十五年乃信其有立從前必然尚有立不住處孔子不謬言也又十年乃信其不惑從前必然尚有惑處孔子不謬言也直至五十乃信知命則自知命前大率自守的境界矣儒者道在經世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櫛沐於聲色貨利之取毫髮忍不住如蹈火探湯少失支持未有不隨之爛熾者世人每說三年可以成舉子予謂三年可以成舉子五十載不可以成聖人寸累銖積事事空不得豈有頓悟頓超凌躐襲取之理學者苟尚不信則請試看孔子何等天分之高何等聞學之蚤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何等立志之堅用工之苦尚且學之二十五年乃自信其不惑確然自許以能守地分也吾儕受天之與靈秀之禀視孔子何如中歲出家動稱妙悟境界現前毫髮站脚不住豈不爲誑已誑人棄天自賊

之甚者乎幸吾契勉之脩身爲本之學決無有頓悟頓超之理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

脩行不可淺看脩身爲本只是脩行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多少不盡分處喜怒哀懼愛惡慾多少不中節處辭受取與出處進退多少不合道處豈得以小盡節於毋事分上便以脩行爲滿分淺視脩行謂學不盡於此乎動輒以必信必果是小人稱孝稱弟不過爲士之次以吾論之只朴實頭守得身已百年如

一日未易言也未易言也惟信試觀今之學者不似聖人是心上的病痛是迹上的病痛是本上的病痛是身上的病痛大率皆是顯顯明明知其不可者忍慾不住乃遽以脩行爲淺事謂脩身爲本未盡學之妙也伊川先生曰是則是有此理只恐發得太早願惟信且朴實頭守住初念守住初行有得者持與友共有疑者持與友商自然分量漸大心地漸開有悟入處也 答羅惟信

古云上天無不識字的神仙神仙且須識字況學聖人者乎出世者且須識字況處世者乎伊尹學聖人

者也農也耕而讀傳說學聖人者也工也築而讀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農工商賈苟無志於聖人之學則已矣如有志於聖人之學而曰不須識字我未之前聞也真所謂誤人之坑阱也明道先生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乃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乃可以脩業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最得讀書之法比於貪多務博玩物喪志者爲不侔也此意向已面論敬守之脩身爲本四字更望貼在心頭四角撑拄時刻觸痛於心不忘記憶乃可以守住得身已也而讀書亦有本領矣且有味矣 答陳平汝良

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説知本説知止一切以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來書細閱所最契者雖在止本兩字所未盡契者只碍致知兩字故謂學先知止則疑其非致何由而知謂格致無傳又疑其何以諸傳皆傳孔門何以只説求仁孟子何以只道性善大學何以只要知本只要知止知仁與善不可以知名則知止與本不可以外覓無往非知無往非致而宗趣之歸

宿與致知提揭灼然自有分矣至於全書即傳舊有友人亦曾辨及於此若謂格致無傳果然格致爲輕謂全書即傳又似格致爲重不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雖是實有之物然家國天下身心意却有位知物則無位有位者則可各析功夫無位者則難另既條貫格致義所以謂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除却脩齊治平誠正致格無別有知或者亦斷斷乎不易之義也知其有位無位而有傳無傳之故可徵知其無傳即傳而輕重之分可得亦所謂各付本物各還本則而非以無傳爲輕諸傳之即傳

為重也外承奬許有愧溢情振領提綱正有深賴大率為孔之徒自宜同光祖德憂學之切可容更隔藩籬如走萬里之程要以至止為歸指示迷津豈復較其自我非我此善與人同大舜所以為大也（答陳翼菴）

固窮苦行寒素可逼氷霜蔬水僅繼朝夕公品高矣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夫子渾然元氣融然太和其較量分別處每每激烈如此有志者可以知所擇矣餓死不如千乘遺臭不如流芳人知之人顧眛之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此士之所以甘

處窮也公真蹈之矣於脩身為本之學最為有地步矣身不為私脩非自了此學所以謂之大也惟公更加察之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名品不僅與荷蕢晨門方軌並駕是所望也（與張龍山）

學問無奇譬之布帛菽粟日用之如何奇得只要在不厭而已矣與人共味之共衣之不倦而已矣一有求奇之心便有架空之意鼓舞一時旋即生厭經世實學斷不如此此聖人所以必以脩身為本也有止以開闔有脩以定命止脩互用若綱在綱至命造玄亘漑餘蘊此所以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答族兄蕘謙）

仕路羊腸世情風雨流行坎止只得任運隨時此潛見飛躍龍變之所以無定局也知丈必擬之審矣顏曾冉閔夫豈異心夔龍人知之則囂囂達而在上者所以成唐虞人不知亦囂囂窮而在下者所以成洙泗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此堯舜孔曾所以殊軌合轍也道南一脉故在名邦朱元晦泰山喬嶽李愿中秋月氷壺真令人千里生欽百代如見也彼二君者豈嘗有一日遭逢安富尊榮于廟堂之上耶惟丈念之念之（與滕少松）

吾徒處世更有何事明學淑人譬如商賈農工各職

其業每謂與其行得一件好事莫如生得一箇好人蓋自脩之善有限而淑人之功大也雖然此猶二言之也其實未有不自淑而能淑人者此所以即淑人便是自淑也（與陳省齋）

居林者必舉全力以效之學居仕者必舉全力以效之官舉全力以效之學則學明學明則本立舉全力以效之官則學重學重則道行即令不行學亦重矣如公是矣顯榮者一時之值道誼者千古之綱幽蘭生於澗谷無人而自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亦惟有志者自堅所處而已學之果否徵明力之果否殫集

則處玆之云爲吾徒者更宜有實勘也影響之見決不可以安身依違之守決不足以定命考槃在澗獨寐寤歌天下非之有所不顧亦惟其見之有真是而已矣與友

古人志不空說必實實落落指箇嚮往所以省括於發端取成於中的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蓋不待要之百步之至而已審固於徑寸握機之始矣此所以執之不疑而發之有力所謂志於道志於仁志於學蓋皆確確實實有箇嚮往而非秪爲虛托也十五志學七十從心一的指歸無有二三之雜到底乃有歸結

如是而言志乃是真志如是而言志則志卽是學矣若學不明而直云志縱令強自支撐奮發岐路方多茫無至止安得不生疑安得不生懈行者赶家雖云赶家之心本自真切亦緣到家之塗轍心地本自明了也十年前相沿舊論每謂以志催學邇來學者稍明嚮往之心比前自銳又若以學催志故僭嘗有言未向學者且看發心已向學者却看開眼人各有良世間有志之士不少只要得學問明了不虛負所志者乃真不多見耳答友

脩身爲本之學自天子諸侯下分可降學不降也士庶人而上分有增學不增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益其分之定者審矣而人不及知也廣土衆民何爲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爲樂之大率勢分常限性分常不滿勢便則性分所欲達者與勢分俱滿矣君子之所爲樂者樂以此也豈後世利祿區區榮美意乎雖然孔子終尼矣化止三千非少堯舜達而在上化被萬國非多蓋孔子之心與堯舜之心並盡心並盡故分並滿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亦是見得此意此學所以貴知本也知本則進退

皆有所立故進退皆有所享不知本則徒以勢分之去來者爲盈歉耳何足道乎與王瀕

潛見飛躍相時之可否如龍轉蓬傳舍視身之所處猶寄獨往獨來不磷不緇脫然聲利之場高翔雲漢之表俯仰宇宙之間于今世吾僅見兄一人而已必如是而後可以正儒學之大閑必如是而後可以明孔曾之家法仕止久速無一當其可者而徒妄說江漢秋陽繫馬千駟不擇是道非道而輒妄稱先知先覺此真所謂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可痛矣終日說寂說虛帶水拖泥虛寂安

在動輒揭知揭覺和光混俗知覺何存此皆起於儒
學不明直以出世之虛知抵經世之實解意有測處
便不屑於躬行說可縱橫都無稽於踐履此身何所
逃閃非國則家此本何處安立非齊則治其身之不
脩而徒懸空談正說誠說致知說格物以稱於天下
曰孔曾之心法吾不信也知止者止此含脩身爲本
而別求止無止矣知本者本此含脩身爲本而別求
本無本矣心爲身主三尺之童子知之聖人不揭正
心爲本而揭脩身何故何故此其中更有非一語所
可盡淺鮮所易窺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盍直

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

玄門衆訪邇更得力如何每有迂濶語堯舜周孔所
不能者也須擱置不可定求出頭三教既已分宗趣
向各殊作略亦異決無有和合攙搭之理拔宅尸解
事雖未真從古未有儒者併成其事只爲世人慾重
既躭世愛又戀長生直於聲色貨利之場欲求蟬蛻
汚穢之事若將打併堯舜關老共爲一人混合陰陽
剛柔字面共爲一學所以從古無成轉相迷誑帶水
拖泥反不若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直從出世歸宗專
氣致柔猶或有望於善爽精靈之鬼也我欲往從之
脫屣詠非難但恐逆天理倫生詎能安晦翁此言不
可謂爲迂濶甚或據小說所傳謂文公臨終垂玉筯
有陰妙其術而正排其學之意則又謬也此邪說所
以終橫流而莫之遏也大學以知本爲實地知止爲
入門全副精神管歸一路定固止靜亦止安亦止從
止發慮毫髮神氣不動有何滲漏恐護惜精神保延
壽命術亦莫過此矣以上俱與友

問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先生每舉以發友朋謂是儒門
中一箇大公案實幸侍教之客略聞其旨竊以爲

此眞學脉所由分必明此而後信學之必宗孔孟
子之願學者厥有由也令亦若存若亡同門士更
多未領旨者乞教云云

孟子之願學孔子可意解且毋言求三聖人之不同
道且心領姑無迹較量所云經綸名檢學之道盡於
此矣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語
經綸有大於此者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有不爲也語節行有嚴於此者乎三聖人皆與孔子
同矣不知除却經綸名檢別有何道而自生民以來
乃獨盛於孔子也故較事功孔子之不能加於堯舜

也明矣而謂之賢於堯舜前賢言之後賢從而和之如出一口焉較經綸較名檢孔子之不能異於三聖也亦明矣而謂之與三聖不同道前賢倡之千百世從而和之如出一口焉今欲仰求其所以異固茫然莫得其端卽欲斷謂之同又黙黙此中知其不可此吾所以謂之可意解且毋言求可心領姑毋以迹較也有志之士到此關頭只好黙黙以此自爲提策且毋憑臆揣摩輒爲批判曾語一友人曰三聖不同道處請姑放下只反而自思曰吾儕有志做人至爲聖人極矣人至聖人孟子尚斷以不同道而謂爲君子

不由今反之巳身經綸名檢些小事務到境上不免手忙脚亂豆羹簞食臨得失未必見義勇爲此其視三聖人地分何如而可傜然自足大言高視謂學問巳明甘守其蛙蝨之見不虛巳講求以期底於一是乎明得一分卽脚跟下踏得穩一分進得一步卽胸次中見得深一步合得孔子自漸見得孔子之所以異明得孔子之異自照見三子之所以爲不同矣只如此看自覺氣味深長於巳有益必欲探前摹寫如向所云一口道破正恐友朋之間未必實肯下工實要明學祇以口語承接其氣味反短也知本何爲只此走失毫分於本地風光不覺去之頓遠念之知之

答族弟孟收

來書朴實可謂苦心求苦口道譬之赴家之心真的縱百千顛仆眼前苦塞終有到家時也知本端的易言却未易言知止端的易做却未易做脩身爲本不但外不騖於家國天下亦且內不狃於心意知物此其所以爲性學也然又不離於經事宰物之間其消息不遠於本末始終之際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本常立而機常運眞所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惟信善悟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與守念任情兩途大無干涉此僕所以近語學者諄諄以明學爲要也

答羅惟信

教云今世學士大夫淪溺詞章功利者不論其於談心說性未嘗不自謂得洙泗之傳而實則着空躭寂僅竊法寶之所詆斥以爲珎秘則又何以能脩齊治平收大學之實效也乃如來教舉學之本以歸之脩身舉學之要以歸之知本可謂簡切而精覈矣邇來靜處旣久想於體察踐履益復得力風便千萬不惜垂誨其衰病交侵百事巳都不入念惟自計生不聞道則未可以死故於賢者輒有

請焉云云
脩身爲本易知也知脩身爲本未易知也知脩身爲本知至矣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妄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不識知本致知爲復是異是同有別無别言匪一端各有攸當開宗立教斷有指歸謂知外有本者固非謂卽知是本者亦謬姑以文義裁之在致知似以知爲體而在知本又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學貴明宗不在辨體聖狂何所岐二氏之教何所分

體不異則宗之趣向異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夫謂之始於學僅發其端謂之終則造巳詣其極孰不以始事之易爲功而終事之難爲力也乎孟子則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中非爾力也似又以爲所難者在智而不在聖何也故第名品則確然以夷惠爲百世之師辨學脉則斷然以爲君子不由而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嗟乎此正所謂宗之辨也百步激於寸括燕粤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栢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僭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便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工夫自昔聖賢懇懇懃懃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多事真是只辨此毫釐耳

答徐存齋

不睹不聞者本體也戒慎恐懼者工夫也陽明公乃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似此則學者用功必得工夫本體合一乃爲善學乃爲得手今用戒懼便落了睹聞又豈合得本體云云

工夫本體不合一學決不到至處此不識不知文王

所以順帝之則也有識知决不可合本體卽欲無知識大難大難此大學所以必欲攝知歸止也邇來學者却主致知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睹聞之用恐本體工夫卽未易合一也揚湯而止沸抱薪而救燎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得乎得乎試思之

動靜固是一原而靜坐工夫實入門之竅不知靜坐之時妄念雜出果何方以絶之耶抑任其過而不留耶果可使之不生耶

晦翁云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此

心常發前輩多少之僕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便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彼言雖爲命世者說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憧憧往來試看聖人所以處此是何方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助固非忘了亦不是既不正又不助又不忘而又常有事焉不識此中是何幹當是乃

眞消息也必欲舍本沿流廻旣倒之瀾障而東之恐雖聖人亦無他妙巧也後二條照心思慮之問理亦類此姑且不煩辨證幸兄且從此比看要之只一知止卽便自精義入神也如何如何

昔在會中講論良知或指傳茶者曰此亦是良知或曰此是知覺之知又或指燈籠中之光爲眞知燈籠外之光爲知覺之知者其公則以獨知卽良知其公則以獨之一字爲良知不知何者爲是

從上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經書星日炳然吾敢無徵而說此予二十年前卽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有覺性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科柏陽明先生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太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必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偏補弊陽明先生自是不得已而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求明白耳向與永寧曾論此永寧葢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文公訓知爲識陽明先生闢之以知爲良予淺陋謬曾謂之知體謂之覺性兄復易號靈明總是

知之別稱眞所謂鼠遷穴中非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永寧爲發一咲因曰公言良是只致知之知必竟如何主判予曰此處見得寔與先輩不同竊以爲身之主宰爲心心之運用爲意意之分別爲知知之感觸爲物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永寧聞之躍然如有得也促證細研經十八宿乃盡棄從前之說歸依知本閒後書答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妄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不識知本致知爲復是異是同有別無別姑以文義裁之在致知似以知爲體而在

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知爲宗則所吃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吃緊者又當明本矣兄如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入竅本地求討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内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此説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噤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决舊復書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爲痛傷者也慁慁惟毋怪以上俱答詹養淳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一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二

書問

嘗有言周濂溪聖之靖者也邵康節聖之樂者也王陽明聖之達者也孔子聖之時近之者明道乎三代而下具體聖人者明道一人而已矣鄙人之尊陽明何至耶致知二説丁巳所著也石龍山房寤語辛酉所述也皆磨勘致良知公案也鄙人之信陽明又何甚也友朋之間大率見今之異而未暇訪昔之同以故徒詫説之新而未及諒心之苦陽明何人鄙淺何人不幾於奮螳臂以當車轍者乎可咲也直尋枉尺賢者不爲不直不見古有明訓正學倡興固千載一會也此豈可少容其委曲調停以姑取濟水之同諧目前之譽哉區區之見每以陽明真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宗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于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即致知於用亦有未合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少明訓解五尺童子知其不可矣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之所以獨得其宗者舍

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脩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世之學致知者雖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一以貫之則真知本之心法也

教云同志問見羅先生云從上立教未聞有以知爲體者又謂良知畢竟是用何如答曰知一也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曰乾知曰良知言知之體也而用在焉無知而無不知也曰多識曰多聞多見言知之用也而體在焉有知而本無知也體用

一原內外合道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知之義微矣淳公云學者須先識性識得性則仁義禮智皆性也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神以知來而智以藏往皆此物也孔子曰智及仁守孟子曰智譬則巧揭知立教孔孟皆然云云

知有體用味翁大教大率委曲調停之意心意知物從中剖析已似分別太盡若復將知分別體用則意亦有體用物亦有體用不勝其紛紛矣四者析之雖云各名一物寔則合之總是一心又安得各分體用以重滋支離決裂之弊乎二十年前曾看一先輩之

許謂乾知卽良知不覺讀之失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誤就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地之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比例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解之何以截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論事理之實且不識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旣無良知亦無有乎曰不然知一也不可以

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動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知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卽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將何所屬乎若云知卽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

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止知又安得說知止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不能脩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曾記困知記有答南野公書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稍近朴其理寔可味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

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必竟愛行於親敬行於兄也有分別卽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本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與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或未盡也予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誤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從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求不慮之名而直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理亦類此若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

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遺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脫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用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教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緒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于八目之中特揭脩身不後及心意與知也此豈無爲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中眞有千聖不傳之秘而非眞有豪傑之士必

欲縱性開來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斯語也

教云見羅先生謂從上立教未聞以知爲體者有爲而言也須要善看云云

從上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鄙人言之友朋疑之而翁丈解之曰見羅子有爲言之也感翁之意矣而鄙人之心則不然也蓋實語實事也上遡之堯舜禹湯周孔未聞其以知爲體也細考之六經學庸語孟未聞其以知爲體也有宋諸儒予雖不及盡考以知爲體亦無前聞略記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文公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即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即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明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覆海翻倉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皆章句之士少明訓解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

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徇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道得一箇善字就於發用之間睍其善之條理於惻隱而名其仁於羞惡而名其義於辭讓而名其禮於是非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箇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如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箇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汚也只合道得一箇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看性一差就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即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尊之在佛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惟鄙人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不信也公者何即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敝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宗要吾輩善學先儒者

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眞工可也而必欲併其提揭不諒其救敝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先生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眞工心齋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先生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眞工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眞工則友朋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眞工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之旨乎而脩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嘗有言

匹夫無罪懷璧便是其罪貧子說金縱的人誰肯信眞僕今日謂也名微望劣學淺才庸少有知識亦何者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謂學公學也公言之而已矣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之也

教云竊意大學古本陽明先生發之喜其致知格物與逐外者稍異然以致良知爲宗自陽明用之是矣學之者不免專事內忘內逐外者固支離而務內略外者亦不免沉空守寂故說妙談玄者紛紛而躬行實踐者竟落落迨僕嘗是疑久矣賴明

公發之云云

學問之弊有當專責之自脩者有當原本於立教者向在省中有友自貴竹來偶及一同志作事奮起詈之曰學問不光顯只爲此等壞了予甚義之曰君言是也此等處亦須一查考若所授之學原正而其人不知自愛則當專罪其人雖不自愛而所授之學原有弊病亦當分罪其學其友蹙然曰學問有罪從古不聞今而後知非專其人之罪矣予曰却又不然必竟是人不肯自愛因促席細談及於大學之所以立教者予曰只如大學以知本爲宗而以脩身爲本循此脩之直令本體工夫血脉準繩一齊俱到豈有爲

弊誤人之理猶恐全副精神無所收拾不無他有滲漏故又徹頭教箇止字使人點點滴滴止歸本內不以毫髮他有滲漏心有不正卽是漏處却須正之正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意有不誠卽是漏處却須誠之誠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知有不致卽是漏處却須致之致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物有不格卽是漏處却須格之格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時時脩亦時時止時時止卽時時脩無刻無時精神不歸本內前此所以誤者只爲不知知本爲

大學立教之宗脩身爲大學歸止之的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所以訓詁辭章敝於宋者固以格致爲宗而喚醒天下曉得求心振於明者亦祇以致知爲奥故由舊說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說則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止得深一分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輕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輕兩分止得深即是漸入於定漸入於靜漸入於安脩得輕即是從止發慮手勢轉徵也庖丁解牛之喻絶有類此始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是止與本猶

二也亟欲止未能也三年之後目未嘗見全牛也則止與本化矣至於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遊刃虛空則脩之妙手而格致誠正之用一切渾無有痕迹也常止矣此眞所謂整然規矩之中徹底性命之學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肯就知見上立家區區以襲義行仁作活計乎其友問曰如此則全是止矣與禪寂將不異矣予曰善哉問也此正學問大關頭然在大學中亦自原分曉禪之止遺人倫棄事物而爲言也此其所以爲出世之學大學之止即人倫事物而爲言也此其所以爲經世之學物有一條每謂教人

以知止之法若曰世人所以止不得者無他只就應事接物之間精神無所歸宿一味向外馳求往而不知返也其實物有天然的本末理無先末而後本事有自然的次序理須先始而後終於此知所先後自然漸近止處故曰則近道矣然猶未明言夫本之所在也故下文又詳之若曰何謂物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是也蓋天下只有此八者是實物也萬物統括於其內何謂事脩齊治平正誠致格是也蓋天下只有此八者是實事也萬事該貫於其中就物就事固莫不各有先後之序矣必竟本安在乎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蓋直指也若曰本其在乎此也明明德懸空明不得脩其身以正誠致格而德明親民懸空親不得脩其身於家於國於天下以均平齊治而民親止至善懸空止不得知脩身爲本而本之而脩之以明德親民而善止眞天德之統會王道之淵源盡性至命一以貫之者也大哉學也豈區區禪寂之宗棄人倫遺事物者可得而方比乎後之學者不知何故要明孔子之學却不肯循孔子之教濫觴於始以致瀾倒于終若依着大學揭出脩身爲本而以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格致誠正爲

修之之工齊治均平爲脩之之事家國天下爲所處之方則人有依據學有準繩眞令舞文弄智者到此無所容奸說妙談玄者到此無所開喙不躬行入此門者不得不躬行不實踐從此學者不得不實踐所謂經正則庶民自興雅正則淫哇自熄正學如日中天邪說淫辭永無迷於世世而我翁諸所憂者俱可脫然解矣以上俱答董蓉山

每以救偏補弊爲陽明先生不得已之情而直據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以爲陽明先生蓋已洞見孔曾之心而特無奈訓詁詞章之弊不知知識

固知良知亦知弟敢斷以後儒非但不曾識知亦且不曾識意不知大學之書蓋自天下之遠反之家國而統於身是由遠以及近而性分之體量全矣却自心曲之微析之意知而通於物是由裏以及表而性術之精微盡矣西銘善言仁謂其以家喻也以予觀之僅只道得大學一半從古言仁之備蓋莫有過於大學者矣故僭嘗以脩身爲本一句爲求仁之方法者正爲此也此非老丈處亦未敢率易道也若以知爲體意爲用體用顛倒孔曾次第稱量不應如是曾有以此質弟者僭答之曰此處見得實與先輩不同

竊謂身之主宰爲心心之運用爲意意之分別爲知知之感觸爲物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其人躍然如有得也今謂陽明先生之學自有所悟自是得力則可謂致良知之旨直契大學之旨則斷斷乎其不可也大學先知止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豈止知乎大學要知本知本者知脩身爲本而本之也豈本知乎且本之一字亦未易識也曾舉以問友人友人曰心爲本予曰非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非本其人爲之茫然復請問予曰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翁知肯信身心意知物家

國天下八者俱是本而又有以知八者之俱非本也則知之不可爲體也斷可見而孔曾之所謂止與本者其意旨亦端可識矣脩身爲本之揭夫豈無見而云乃以誤天下與來世耶與胡廬山

脩身爲本之義邇更看得如何只朴實頭守此四字符亦自不失爲敦行之士必欲徹悟此身之外無別有家國天下此脩之外無別有均平齊治斷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則亦未以易易言也知本與致知消息逈然做手各別陽明先生知復古本乃忽略知本提揭致知大率救弊補偏之過乎於知本義已略

言之似得其旨矣又毎語學者聖人之學不爲病後立方因病立方未有不因藥發病者也何者偏之過也脩身爲本家常茶飯也此其所以不可易也然世之所以忽玩而不信者亦卽泥此矣何者奇之過也後儒好闢佛老若使佛自佛老自老何能害道害道者大率儒其人老其學洙泗簪紳葱嶺血脉此其所以爲道害也三十年留心學問何處不衆承到處如油入麪銅鐵金銀攪爲一器及此五七載間乃豁然洞知正正堂堂自有儒家的學脉也從周信此雖深只恐悟此尚有未至只悟不徹卽所謂信者必竟非

實有諸已也（與沈從周）

道途之左誤也有迹有迹故其誤易知其蔽易解學術之左誤也無迹無迹故其誤難知其蔽難解非真有豪傑之氣有必爲聖人之心者其誰能奮然而起必明此學以躋於康莊乎良用感良用服其實致知提挈是否似亦易明肯綮絶無難判世之論學者不過說本體說工夫大學以知本爲宗未嘗揭致知則昭然本是體知是用大學以知止爲入門未嘗主致知則昭然止歸本非止歸知至於致知知止內外主賓兩相映對作用更殊是本體工夫一切俱與大學

不合此皆明眼者所共見有識者所共知吾敢強言之乎嘗語友朋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必靜必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人之學却與古異似是先從慮上下手從知上充拓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直直認箇不知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從來學脉如此未聞揭知爲宗以知爲本者其去訓詁詞章誘而襲之於外者真是間不容髮乃欲以溺人笑溺人以拯世途之迷惑也不亦左乎（與詹德甫）

承教領悉大率承沿致良知之說不實致之而不知良知之未易以致也不但未易致且不知良知之未易以知也良知之說起自孟子孟子之言良知亦不易矣其指點良知亦甚勞矣於孩提之最無知識也而指其愛親敬長於乍見孺子入井之最不容於思慮也而指其怵惕惻隱然孟子之所以指此者何哉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本旨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端者何則緒之隱於

中而見於外者也所謂孟子道性善者此也後儒不識也不緣知能之良以探性善之固有乃欲執知能之偶良據之以爲充擴之端倪電光石火如轉轆轤眉睫少嘗事緒又轉而它適矣昔賢之所謂充所謂達者豈謂此乎故偺嘗以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者正爲此也世之人口說致良知不曾實致良知若實致良知則必知良知之未易以致矣口說事學問不曾實欲明學問若實欲明學問則必不以不可識面之體曰認爲體不可措手之工日用爲工矣區區淺陋盖嘗實致良知

者所以丁巳疑之曾爲知體之說辛酉悟之復爲性覺之論丙寅而後悟之乃漸有知本之疑壬申而後又悟之乃斷然有信於知本而確然無戀於致良知矣嘗有言孔子揭知本後儒却揭致知是本知也知其可爲本乎孔子要知止後儒却要致知知止者知歸止也與致知之用似正相反也後儒不察也執事者又不察也乃曰脩身非本也正心爲本是將謂孔子之見反不及後之人也不知如此提揭卽孔子未五六十時亦未敢道也此其委未可一言悉也姑發

一疑執事者自擇之來書謂心者身之本是欲揭正心爲本也不知孔子之所謂知本者果指心乎又云嘗見一點靈機主宰隨事只於幾頭上審辨一下是知爲體之見也若將以致知爲本也不知孔子之所謂止至善者果止知乎此一疑也且本之一字亦未易識也舊曾以問李汝潛汝潛曰心爲本與執事者之見正合予曰非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非本汝潛爲之茫然復請問予曰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汝潛益復愕然執事者旣駁脩身爲本必知本者試揣之此又一疑也多病之餘本不

欲煩詞說然念在學術毫釐之際又誼不容不一發口也答李時乾

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起此然亦惟此指點最爲明白少涉思惟卽非不慮與良知本然之順應者遠矣故今之所謂致良知者是致其有慮之知而非所謂不慮之良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有知乎隨感而應惟不識知而順則無知而無不知乃眞所謂不慮之良知也然此一脉不知是何入手乃可凑泊若從知上着工儘力探討磨礱必竟皆慮後事大學將致知列在目中而挈知止

爲入門知本爲實地其眞有旨也乎其眞有旨也乎
幸味之兄往年彷彿信此雖深必竟看此未徹而致
良知之說又童而習之充充然盈耳也不知其於知
本之旨乃殊有逕庭也學問只在毫釐無論佛老卽
三聖人同學儒門同造聖人之位孟子尚斷之曰不
同道而曰乃所願則學孔也此豈無爲而言之哉眞
有志斯學者所宜究心也 答鄭次塘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二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書問

傳聞友朋之論於脩身爲本之學大率勸之無疵指
之有難發口而獨謂舉世信良知似是故背先儒欲
別立題目耳不知鄙人葢信致良知之說比世爲最
深而必欲明聖人之學比世爲尤切求致良知之說
而不得也乃悟及於知本非好知本之異也而直置
致良知之學於不講耳致知二說丁巳所作也石龍
山房雜語辛酉所述也皆磨勘致良知公案也鄙人
豈故背先儒者耶不惟其學之是與不是而惟較其
說之同與不同異則爲非同則爲是和羹濟水之喻
昔人辨之審矣豈得以同然一詞者便謂之是耶清
甫之於知本雖云信之甚深只恐悟之尚有未徹葢
必窮以眞見其一是而後知衆說之舉爲二三也必
有以眞止於一是而後知萬徑千岐之舉爲邪枉也
詖淫邪遁語到可知其情淸任與和毫髮亦窮其蔽
葢雖同學儒者之宗共造聖人之域秒忽毫釐尚有
以辨其意旨之似是而非也此學所以貴知言也淸
濁高下聲響各殊赤白青黃色別追異學問之際則
其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知言所以難也此明

學所以爲急也學不明即尺度權衡之在我者尚未有以協於一是也而尚何以辨其毫釐千里者乎

問己卯仲秋直與孟汝辨心意知物於石龍山房竹下先生聞之謂曰認得心意知物明白方提揭得知止知本出直等屢呈說未許末後直曰大學所指心意知物俱自用邊說不是現成的所以提不得宗先生乃是之曰此說畧近直因思世儒或提格物或揭致知皆一時救偏補弊之意聞教之後固知其非矣獨有心爲身主不曰正心爲本而曰脩身爲本則尚有未釋然者先生命思之直等

亦屢呈說未許末後孟汝曰性之發竅爲心提正心恐便着知覺去先生曰此說近之因備發其旨二生躍然然念世人所以未透脩身爲本者蔽只在此也非奉筆示不但二生無取銘佩志學之士何由與聞而先生所指爲求仁之方法者恐終不能悟也云云

須知文王如何要艮背即知孔子如何要本身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着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爲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爲性也轉轉差訛又以知能之發揚作天命之體除却昭昭靈靈全然不復知所有事認心爲性已昧理氣之分以知作體更復遠於本末之辨不本心不本意不本知而直本身謂孔子果無見哉蓋直與文王艮背之旨同一消息也亦臨亦保小心昭事宛然艮止氣象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宛然兩忘氣象不獲身不見人眞隱隱露出一箇止的消息盡出一箇本的模樣也如此而言止始可謂之知止如此而言本始可謂之知本如此而言知脩身爲本始可謂之知至論語全書言仁未嘗一及心字子思喫緊提中必本喜怒哀樂未發未發非

時予所謂有喜怒有哀樂必有所以爲喜怒哀樂者是也妙契祖學心傳秘密正在於此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儼然脩身爲本之家傳也友朋常語所謂天下本國國本家家本身以此而言脩身爲本是也是就經世言也如上所云直下歸根以此而言脩身爲本是就性命言也予舊有書曰明德親民譬如兩柱而止於至善一句握其樞平治脩齊誠正格致喻如八目而脩身爲本一句歸其的只是一箇脩身爲本原包兩種之義竹下深研偶肆及此意涵心會可矣更勤詰問不得已浪洩於文字之間非實體

之亦祇爲贅疣爾矣念之念之

問先儒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立教提宗獨揭致知味其意是直以知爲體而以所謂性者當之也先儒曰性者萬物之一原今曰知者萬物之一原可乎老師嘗曰釋氏專以知覺運動言性先儒謂之不曾知性其理著矣又指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只爲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只不知認性少差何至便爾義外云云

知覺非性其理昭然良知亦知説破便見此予往柬

論之詳矣章句士亦所熟聞而熟解矣來柬前截更不待答只所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見性一差便至以義爲外云云則尚有合講者記得困知記曾有昏了理字空了天性之語將善與惡對説正是昏了理字之病認善與惡皆無却是空了天性之病昏了理字其流之弊必至善惡雜出一切無所揀擇空了天性其流之弊必至併謂善非固有一切盡出強爲性猶杞柳之論固是認作空的性猶湍水亦是認作空的生之謂性亦是認作空的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蓋一切善事皆以爲矯揉造作而成者也此告子之所以謂義外也其病之根柢蓋在於此也公都子約其旨而言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正爲此也舊曾論告子以爲一箇大禪宗意亦指此大抵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必竟事事歸空事事歸實不是勉強説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也直説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從性率由從本流出蓋實實落落一箇至善也故順性之本色則皆仁則

皆義違性之本色則皆不仁皆不義此孟子之所以謂義內也其學之見地蓋始於此也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説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所固有也夫安得不認善事爲矯揉而義果在外者乎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用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更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乃截然若兩敵者

乎卽此而觀則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而不可忽視也以上俱答徐清甫

儒先重望鄙淺何知弄斧班門無怪見咲脩身爲本之揭向承尊教過有取之矣信得脩身爲本自然知本之所在知本之所在自然不以知爲本斯義也莊子亦知之矣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隆施主張必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雖天地亦不得而自知也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孰

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謂卽知是主且不知知之所自來故孟子說良知直從不慮中討出又指而名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道性善者此也知之良謂是天命之用事可也而直以爲天命之性也可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確然皆有指據析中和爲兩物是不知體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混中和爲一物是不知率性之道者也不知有天命之本者也易貴復書貴止大學要知止蓋千古相傳心法也從本立宗從止發慮則真所謂體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而趨向之宗竅則有分矣諸教雖詳明此皆可不煩辨析刻具在虛已者研而究之可也安靜以養和平循習以免疑謗鄙人雖蠢拙亦知之審矣云然者亦真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答詹覺野

來書云二鵬於脩止之學得性善編而益明於此見得大學之至善卽孟子之性善卽孔子之仁卽虞廷之中卽中庸之未發卽濂溪先生之一卽象山先生之先立乎其大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云云

釋氏本心儒者本天聖人之學必以復性爲宗孔孟

之所謂善所謂仁虞廷之所謂中與未發者豈有二物乎生而有知正是性之發靈用在此病亦在此易之所以必貴復書之所以必貴止大學之所以止至善者同一機括也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其差毫釐其別千里真學之宗趣所依關也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的路徑行仁義而襲者卽是本心的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舊簡所謂從本立宗從止

發慮者八箇字頗足以盡此奥不可草草視也更須思命脉只是一箇善訣竅只是一箇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説歸脩身爲本必要揭出脩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體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捕風鏤塵弄影舞像簡中形容之語所云無寂感無内外無動静少失毫分便落此趣又不免賺入於舊時辨體的家風也此鄙人之所以不甚道也荷塘會語曾發此義謂是現成話享用語曾不思如何却到得此箇境界也學之所謂講者講此而已非講其現成之體段而賛其受享之光景也三五十年來爲此

迷溺播弄於唇舌卜測於意見而竟無有一段實事可湊泊於人倫事物之間者病正坐此也答蘄山

精神着已十五載前曾提是説以講於新泉精舍諸君子聞之翕然如有發也及此七載之間經涉多艱洞有悟於脩身爲本之旨前意如在目前前言已不在話下矣精神兩字幸細體之去本體似尚寥絶暫時語話不妨提挈切未可守之遽執以爲宗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亦謂不是孔子之語其論殊有見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宗故桀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止字議論大畧有契吾説但吾儒説止佛氏亦説止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是同是别此處亦要明白答友

知本一脉炳見遺經蒙訓可尋非予杜撰晦之千載之久大率習傳循誦之過章句一分全文半缺致知爲揭綱紀轉踈憂世衛道者誰云學不自孔立教開宗必竟人自作師此意所以空勤而道終隱也鄙浅之意請姑未辨異同直以坦中究明經義譬之千流萬派必有會歸組織紛紜振領提綱厥有端緒重樓曲閣有由入之途扃鐍緘縢有可開之鑰未有任意

所揣隨見所及夷踞旁門而便可云八荒皆入我闥者也恐恭已垂裳道不如此

莫大之悲却是世中必不容免之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愛所以難割而聖人必爲之禮制不欲以死傷生也此仁之至也義之盡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中何可着得加損親喪自盡致哀而止學稟淳明順應之亦自有恰好的天則也亦原不待於加損也捧誦來書具見痛苦之深然亦得無少傷於摧損之過萬鈞世道方將厚有寄於兄身老年伯在天之靈亦豈無大有望於兄報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自昔以

為孝之終事恐一衰未可便為兄盡分地也幸愛幸愛
未承提教更見深研所云憑棺痛極迷悶之深都不
自省此中知與不知亦須有辨往與友人論學亦曾
及此其友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既主靈明
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明未論爪生髮長筋轉脉揺
為兄不明兄純孝人也試問初衰亦祗激於一慟而
不容自已乎將主以靈明必為之加損斟量而使之
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
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反恒人之情
之不若矣其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

孔聖人之所不能知也而兄必欲知之此其所以異
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柰何予曰顏淵死子哭
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提醒乃曰有慟乎既已
提醒恰好照出天則乃曰非夫人之慟而誰為惟不
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乃豁然頓
棄從前之學兄於彼時有知無知固惟兄默默可以
自照合用知與不合用知亦惟兄默默可以自照恐
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聖門學之旨要道稍别於此也
試味之試味之外承手札意主入虛知本云云亦稍
異此橫渠所謂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今之墮邊見而語虛寂者病亦類此也（以上俱與周三泉）

知本一義蓋是見之十載之前乃豁然有信於十載
之後經文星日炳然血脉自著蓋孔子以知本為宗
而後之儒者却主致知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
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
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
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為意見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萬兩千斤道此一句蓋
真不是草草下語也知此者謂之儒之學不知此者
謂之異之端不識老丈以為然耶否耶（與張洪陽）

孔曾雖在千載之上其心固至今在也豈獨在天有
靈亦且昭然簡牘之間無所遁隱顧學者不察淪胥
以至此耳來書海内交遊撫掌稱透一言雖為過語
大率人同此心理無二是一經揭出有意斯文者自
爾其若合符節也立人達人一論專欲就了已着功
知本之意正是如此然却無有兩段光景所以亦無
等待時節先儒所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已已立後
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亦有喫緊為人之意要在善
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已者乎等待已立乃了天地
萬物乎忘本逐末者狗人者也誠不可為知本知有

已不知有人了己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世輯之誤大率就於此處看未分曉認得是體卽所謂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巳未立何暇立人巳未達何時達人卽所謂若不爲巳自與巳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自謂之從性根上用功去性遠矣性不透固然學不得明脩謂之學不明只恐性何由透立巳達巳毋累知本間隔毫分自私自利知本兩字卽是求仁但稍換郤頭面不但知本者不可狥人卽求仁者亦决無有狥人之理摩頂放踵

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卽知本者亦决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此其端緒眞只在於杪忽毫分之間而其末至於枘鑿薰蕕之不相爲符合也學先知止要審其初世輯終察之（答詹世輯）

脩嘗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宗卽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爲與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决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切惓惓也此其所當味者一也又嘗有云虛寂是性之本色格致是脩之用神世間固未有生而無知之人又烏有學而不用知之理同爲知也或用之闢靡誇多或用之灰心槁性或用之反躬歸復或用之卽事窮格誰非用知宗趣差訛眞是毫釐千里舊與汝潛論格物謂以知本爲宗則此格也致也盡巳分事以應務爲宗則此格也致也盡人分事巳分人分從何分剖此其所當味者二也知止一法固徹首以之入門亦徹尾以之歸宿

固無有止在先知在後之說然亦烏有知在先止在後之事故物有一條固徹頭以爲求止之方亦徹尾以爲收止之法或正之爲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或誠之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或致之或格之爲其有不致不格而致之格之也而其主意之歸於止至善者一也故知以止至善爲宗則此格致誠正者固無非所以爲止之之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不知以止至善爲宗則條而格條而致條而正條而誠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爲條貫之未備學不明宗弊蓋至此此其所當味者三也舊感劉旋

宇之間曾反而詰之曰明德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又詰之曰至善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予因譏哄曰如此則三綱領疊却一綱矣故至善固難明明德亦未易狀後儒直以明德爲本體故不得不指至善爲極功又或以爲事理當然之極則皆是也而學之旨意歸宿則茫然未有悟也大學不明大旨大宗全在於此此其所當味者四也答劉賓菴

止須實止脩須實脩原非口說游談頂踵頭顱皮毛心志隨身所到處公案現前隨動所訛者昭然燭計比於別門之學或以意見窺覘當抵實解或以頰舌

描畫揣塞辭頗姑以釣名而飾詐者爲不侔也同斯學者榮寵固無異於登龍玷斯名者瑕垢亦有難於飾揜故願與宗之同心共勉之也脩身爲本母云四字空言要日欽欽嚴於顧諟庶幾不虛負此會答宗會諸友丈

孟子說必有事焉人誰無事恐所汲汲皇皇蚤作夜思者未必事此此象山所以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宇宙內只有這件事必汲汲皇皇蚤作夜思者惟此之事而後謂之必有事焉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眞無刻無時不合用歸止的工夫家國天下者隨分所當齊治均平者隨事所職而意之歸宿管是矣念茲在茲而或有所執着卽是正釋茲在茲而或有所放舍卽是忘放舍既久覺其遺忘却乃猛爲提撕卽是助此三者固是眞正的火候要緊的調停然却在必有事後見也譬之丹藥已入在煆爐中也懸空說不得也答郭文蔚

本之體段卽身是矣然非徹悟者未易透關止之消息知脩身爲本而止之是矣然非實見者總爲空托儒者之止信與禪寂不同然習熟縈纏亦多自於靜後有見此程伯子所以靚靜坐者輒稱其善學也要

須得之靜者以動衆見之離事離物者以應事接物印而後所見者不爲虛光所止者乃爲有實力也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此豈離事離物皆見光景者所可當抵更味之答胡鳳翔

仁體無他要在公物脩身爲本正與自私自利不同所謂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也孔門諸賢之答或克復或敬恕若爲言人人殊至於銷盡有我之私擴開公物之量旨趣昭昭若合符節程伯子所以謂此是聖人徹上徹下語聖人原無有二語也以謂因材而篤等第而科別之者恐猶爲見之次也去偏矯隘極

見切實之功聖人之學則原不爲病後立方而所以治病者自在也坤道乾道亦是後儒之見更昧之說虛者何以至遺落了實只爲不以脩身爲本務實者何以至滯於有只爲不知脩身爲本知脩身爲本知本矣知本者豈有墮於偏見虛而實實而虛如東所云尚是兩邊着眼比於直下透本直下至命恐猶爲見之次也

研窮義理固是學者急務而涵養氣味尤爲學植本原程伯子所謂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所謂栽培者豈直栽培增長其知識謂乎後來學不近儒何待

較到義理只其氣味先自迥然三謨二典渾然未雕玄酒太羹使人入口無奇落肚有味此正儒家學脉執此照之異端邪說直可望而知其各一種性只如佛藏就其剖析處豈不振奇靈澈而播揚鼓舞比吾聖人自覺淺短此予所以每謂學必明宗其辨之深切正在於此（以上俱答黃文亨）

舊有云知本與本知體段迥別致知與知止消息懸殊此處固要悟此處亦要傳今固具見於經文中也而竟二千年若無有剖分其旨者豈獨未悟或者亦以無傳之故至善兩字昭然全學命脉也循誦習傳直以爲明德新民極至之說又不然則以爲事理當然之極則而已以此言學此主造極者固至斷棄止法不復以之入門而主極則者亦祇隨事求討不復知以止爲歸宿盡性至命何由至由仁義行義何緣由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蓋徹頭從性命上落實歸根而不向外求討此聖人所以不揭致知爲本而必以知本爲宗也教中懇懇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之歸宿（答李誠菴）

此學無奇只有揭出脩身爲本本此止此脩此最爲

簡易明實不煩尋索而學之者尚不免於捉影捕風譬講格致不知從前費了多少頰舌到下手處至今是一未了公案此豈格致難明只爲不以脩身爲本之故今之說止與本而卒歲窮年止無所歸本無其地此豈止本難明或者病亦坐此孔子此揭似尋常却奇妙似徑約却有包含似淺淡却最深至只竪起這箇柱子眞葢天漫地萬緒千條無問深隱繁難到手了解一切如道尋常事矣故近語友朋但義不明者只教他提向身來直截以此講解眞只此四箇字便是一部經也

學問之道固在體驗之深分量之弘却在擔荷之勇出一分頭者便長一分格調開一步眼者便廓一步襟懷孔曾果許豈是自脩不同立已立人真是分量各別不階一命肩荷乾坤豈故抗之爲高亦以自滿本願皇皇汲汲意誠不在於私轍環周流可云千主之用此孔曾心事所以千載不明也莫盛於堯舜夫子何以過之自生民以來何以僅有夫子竊以爲性分之透真關地開天到孔子乃大開眼也惟弟勉之勉之末稍婉轉若爲守教非難悟入爲貴良是良是解牛絶技要不出於遊刃之方運斤成風豈更在於

準繩規矩之外真不但誨人者必以規矩即學道者亦只有準繩可依規矩可守矣秋陽江漢之悟即自臨深履薄而來戰戰兢兢一息尚存志無少懈此曾子之所以終徹底瑩潔也確然自尊聞行知始也多開徑竇横啓法門適長世路榛蕪翻令學者迷惑使孔門教緒如日中天人杜私邪萬古率由豈有茲弊此又學之大關防不可不講也以上俱答弟孟育

儒學有正派必以孔子爲宗孔學有正譜必以大學爲案學雖貴自得若印之譜也有毫分不合則毫分不滿量猶爲未印譜也晩學何人敢爲度越上印譜傳寔是如此故敢遡孔曾而恪述守大學而揭宗謂之謹繩墨蹈規矩僅僅自守無他奇智則可謂之邁往獨復敢爲凌躐不踵前儒之步趨者則豈敢乎譜具在遂請如我翁又必照之審矣拙刻亦具在其是其非明智如我翁又必照之審矣酬丹湖兄

學問雖不取同一説然開宗立教在孔門則斷然無有多岐語學二書炳然星日在有志者平氣自商之究之而已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固是一箇讀語學的人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亦是一箇讀語學的人蒙求誦習夫誰不讀語學今而後真

有見夫手舞足蹈者之難其人也儒學以此不明功利虛玄以此得以攙和而説晃錯所謂明主貴五穀賤金玉召公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今世學者所見所趨大率戾此時倒雖嚴咎有由召所謂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何獨後世固孔子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脩身爲本之揭豈是過爲拘拙寔以謂經世之極則必於此歸宗矣兄更以經印之是否有歸姑無問其機之自誰發也則世道幸甚與魏敬吾

予每謂學晦久矣非人真固不足以明學學敝又甚矣非學正亦烏足以振頽匾匾意見之卜度光景之

新奇小乘之安樂別學之叅訪儘力鑽研儘力宣闡無補實益眞所謂適揚波而助之瀾也舍脩外爲本別無有可揭之宗故舍脩身爲本別無有可明之學未論其他卽止於至善分明是學之命脉懸空揭出亦竟不免於捕風而捉影也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箇知本眞可謂不傳之秘也無怪乎竟二千年淪晦以至於斯也（答萬思默）

天地大德只有一生毓秀孕靈曾無窮軌蓋除却萃精會神爲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幹當以維持世界也堯憂舜舜憂禹爲學求人汲汲皇皇孔孟之心

千載如見蓋總是一箇心腸一路作用此孟子所以謂得英才而教育之王天下不與存也庚中風景更是如何久處薰蒸想見氣味必別實脩實止朴實頭要箇愛人成人的肚腸朴實頭要箇自成自道的體範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乃庶幾乎無愧於脩身爲本不言而躬化也（答陸廷獻）

教云公稿中有謂知以用言未聞以知爲體者似以致良知之揭爲未是也僕則謂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是體照是用今之悟者僅能得良知之照處而良知之體未易默會儒先之意蓋直指本體而言也不識尊裁以爲何如

致良知與致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有以異則良知爲體知爲用信如兄之所云無以異則知固分別良知亦是分別不可謂添一良字便是體減一良字便是用明外無照卽明便是照亦卽照便是明靈外無知卽靈便是知亦卽知便是靈此予所以謂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心雖一體談心者大率以兩字盡之或曰虛靈或曰寂感如兄見果以虛爲體乎靈爲體乎必以虛爲體則靈之爲用也昭昭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用之大而知其本之深

也容光必照義亦猶此蓋非截然以明爲照之體以照爲明之用此從來辨體者所未解也發靈之後卽屬後天試味之味之

又云但其所深可疑者如大學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夫大學之用功次第脩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其序不可亂而先儒之說若此殊覺謬戾顚倒然此決非其穿鑿無稽之談在翁老法司必能斷此案

云云

舊答友書有云止其入竅也脩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脈而本之一字又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爲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祗爲補偏救弊者兄曾見之否乎亦有取焉否乎諸兄所述者似指道得脩字一邊於止字全然未及不知大學之立命歸根葢全在乎此也格致誠正葢所以脩之者也大學或問不云乎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以至善爲明親之則也是也是也以致知爲止至善之則則真淺襟者所未解也此固並出於陽明先生

一人之口也幸更詳之是否必有辨者以上俱答徐居安

知爲分別雖創自鄙人勇往直前不顧咲訾敢爲道出恐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教云知非分別致知者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也知後知先昭然分別矣大率知有定名亦有定用雖以翁之邃養精識力爲回斡不知不覺便道出知的本相來也

教云知是意之著察以分別爲知稍屬見聞知意兩般不識翁見以何爲體著察亦分別不識翁見以何爲宗竊謂著察固知聞見亦知聞見之知固分別著察之知亦分別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

徑東道之矣至善兩字直指良知後儒誠有是説學者曾不之思今試易而曰在止於良知其可通乎知至善之不可易名爲良知則知之不可爲體也斷可見而孔曾之所指爲至善者其歸宿厥有旨矣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不可以贊語抵實體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遺實體而道贊語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爲無聲無臭者亦贊語也僕稿中無此語雖然嘗言之矣曰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善之善自

備其中又嘗言之矣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直説到無聲無臭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正謂此也後之以致知爲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至命一脉恐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宿之期矣幸察幸察

止脩兩字自謂揭出孔曾心要學本致知儘力探討磨礱總爲脩分上事於止字消息茫然未及若云知即至善致知即止至善則雖孔曾復起而爲是解予不信之矣

舊有云舊説以爲盡夫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是以德業之極致言之也審如是卽顏曾吾未見其聖域之優入也是顏曾尚未得爲知止也此語最緊切今翁亦云止至善是萬物一體盡頭處是亦以德業之極致者言之也不知大學是論學問非論人品故句句是說工夫非說地分明德親民落實要在至善上歸宿故止於至善者所以辨宗也未有止不知而可以言明德親民者也故全經專教知止後儒只不明此故以全經專教致知

感觸爲物不但僕言陽明先生亦言之矣而翁乃云以感觸爲格物淺之乎言格物也此眞所謂名重者好題詩也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非鄙人說乎恐雖聖人復起莫之易也必欲直指物爲至善以格物爲覷破此物如桃岡日録云云者則僕先年亦謬爲是說矣今思之乃有大不可通者矣 以上俱答董蓉山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

書問

每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良知者正所謂道心也中節之和也後世心性之辨不明原本差殊大畧起此舊答友書有謂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着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爲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爲性也又答友書有謂虛與氣合而靈從生焉則竅之所爲發也從此宰天宰地宰人宰物皆靠此靈此心之所以爲主也然從此或作善或作不善亦是此靈此心之所以又須正也性自能知然知不可以名性猶文公所云仁自能覺然覺不可以名仁用者知止者善離善者誰卽知爲之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 答胡廬山

無知爲體一言尚覺意圓語滯文公所云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只覺不可以名仁而仁自未嘗不覺橫渠所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語最可味孰爲性孰爲覺以知爲體者大率認覺卽是性以無知爲體者又彷彿認性不能覺豈有仁而不能知性而

不能覺者乎但不可以知爲性如釋氏所云以覺名仁如文公所闢者耳故近傳友謗有謂諱心不言之說弊正起此不知大學之以脩身爲本也果諱心不言遺知不用者乎攝知歸止法門昭然但不肯落根在知上直以爲至命盡性之歸宿耳舊答李誠菴書有云後條喫緊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爲知者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之歸宿其意正爲此也（答徐居安）

脩身爲本蓋孔子自揭之宗知止其入竅也然知止者止此也止乎此則一付當精神都皆歸乎此而天

下之大本立矣至善在我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村實頭只知脩身爲本便知本便知至亦殊未易語尚察之擡手少高盡成虛說游意空玄一切非實際康節學別自有傳恐兄未甚究混入孔宗不類象山激發語可取所舉攀南斗詩理意是亦稍欠平妥與從來膽大胸膈寬俱可稱少作耳六經中無此也以爲學脉由傳過矣（答徐南溟）

脩身爲本之揭最平最淡所以最爲人所玩忽而獨遂養如公過爲物色焉此非嘉惠鄙生蓋以嘉惠天下與後世也所云德之不脩章正是脩之條理卽是脩之全功而止與脩兩俱到矣聖門論學不怕碎葢學已得歸宗後世論學只要渾所以謏入高虛都無密緻克已復禮有何不了而又必請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成何等破碎然總之爲復禮設而非緣事求討向外面作粧點禁制也亦何破碎之有故學急要歸宗學不歸宗而能有成者斷斷乎無是理也（答劉竹溪）

皇皇汲汲要之此身原有減不却的分量故亦有冷不下的心腸果哉末難知我其天此孔子之心所以竟千古徒付之浩嘆也纍然喪狗爲佞栖栖豈獨當

時病之假令生今亦舉斯人共議之矣安居飽食生爲盛際之民解紱懸車曾何憂責之累一丘自占泉石夷猶鼓腹嬉娛長扃外戶直付理亂不關悊然一膜秦越所謂一人知已足百事杜門無者豈不自適眞所謂淺之爲丈夫也（與陳省齋）

二氏之學決不與此同塗世之謂有裨正學又或謂無妨正學者皆妄說也何者蓋總是見得此意不親切耳老佛之學尚不待孔曾幫添而足孔曾之學又何待老佛闡發而明此雖其丈最深最正者向承詩教亦不免蔽此解矣柰何哉果若云云是堯舜周孔

幾希乎空過了一生也與友

老佛之潔行脩身不在孔子之後詆排攘斥餘力不遺削髮披緇昭然與儒異趣此尚無足爲怪楊墨豈其然乎一則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進也至於爭席爭竈一則賢與孔子並稱至使丈夫女子莫不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亦何不檢之有而斥其道至於無父無君嘻甚矣然此猶曰詣未至也若夷惠若伊尹則旣非老佛之於我不同塗又非若朱翟之履行尚未至而或病其隘或詆其不恭且曰與我不同道也天下豈有聖而不同道人至聖人而尚爲君

子不由者乎雖然此猶可言也三千七十誰非孔子之徒至死服勤人宗孔氏之學乃尚曰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也此又可訝也不知諸賢之所學者竟何宗也每念及此有靦迂踈掩卷拊膺祇爲浩嘆此信非邃詣如丈莫能决也與曾見臺

區區蠡管偶爾竇自一人其實上勘古先下徵來禩立命安身爲洙泗孔曾相傳的脉不但眼前意見未足窺覦敢斷謂明道先生而後急未有臻斯理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故孔子一則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莫不飮食鮮能知味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繫易又發之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必於此有悟乃是真悟於此有得乃是實得準平繩直一切天然到這裏真着毫釐加損不得也必覷此而後謂之識仁必體此之至而後無不是仁必悟此之徹而後知仁果難言也除却脩身爲本斷然無有歸宿所謂體仁者祇成空說除却知本兩字卽入理斷然無有門戶所謂識仁者非汗漫必墮高虛除却知止兩字斷然無有作法所謂體仁者固成空說而所謂識仁者

亦祇虛見全經字字全體昭融心膂股肱不可缺一孔子到此真竭盡肝膽吐出腎腸爲學者立命安身毫髮無復有餘欠也

學非以身徵信必托空言日與友朋商量喫緊提撕正在於此大率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妾之時少蓋是古人經試之語挈出身子頓在師友場中凡心習氣自漸消磨魍魎魑魅出頭無路亦庶幾折衝尊俎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暗室屋漏不欺者要自查考言聽視動取舍行藏昭然耳目之前者更何遁隱只不以脩身爲本何待說到暗室灼然人

所共見共聞者愧此學多欠歸根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却也罔容汗漫頃與友書謂秋陽江漢者曾子之所獨窺仕止乆速者則庸衆之所共見未有庸衆所共見者尚未底於瑩潔而可大言高視直以為此中之皜皜肫肫無有所沾汙濡染者也後世學不得力全在於此人不信學咎不由人只要透心不復透迹號稱了性却不了身試將止于至善貼着脩身為本透底研窮真所謂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矣更何墮於邊見二乘解乎 以上俱答許敬菴

天綱地紀非忠孝無所藉以維持[illegible]位其中非脩身為本何所依以歸宿公所表[illegible][illegible]脩身為本之家法也每謂學晦乆矣非真學固不足以振頹學敝又甚矣非真人亦烏足以明學脩身為本真學也綱常重擔硬着肩頭九鼎一絲傑然擔荷真人也吾於公真有望矣領公教於世道真有慶矣有真人亦嘗苦於學之無力有真學又每憂於明之無藉豁然教旨如覩孔曾表裏精粗洞窺全局如公者真可為大乘之器上智之根丈夫天人師矣此正鄙人之所日夜企聳願見斯人與之共學而莫由者也

友朋非聚處則入者不深學旨非漸涵則悟終不徹昔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果其有徹於宫墻有徹於富美真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矣尚何須外慕乎涇清渭濁斷然色别殊方北轍南轅豈宜同條共貫今之謂三教原來一家或云二氏學有裨吾儒又或云無妨正學者皆妄說也故學誠明必以孔曾之旨格之尚未覩其大明真昔人所云差毫釐而謬千里也予豈好辯予不得已苟非真有以諒其不得已之心即孟子云云不幾為多口耶虛不極固難廓量明不至亦令疑生若决江河沛然莫禦真所謂虛與明兩俱到[illegible][illegible] 以上俱答南皐

每謂經世之人决不可以二出世之宗辛酸甘苦一味入口中即雜五穀之正不但雜之就能奪之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太羹玄酒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年來稍有徹信孔宗灼知儒學自有正趣子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門或寡此趨向之所以轉訛儒學之所以泊然竟鮮味也

與管東溟

尊稿畧一覽過確然儒者之宗金銀銅鐵攙亂一器者不知于今幾年膠投漆油入麪真是罄江河之濯洗不清也非發真慟真憤朴實頭將經世正宗覿體

拈出靠定孔子作主他再無方救得區區肝膽徒竭苦辛綿力薄才孤鳴獨倡何意明達巳先得同學將出世故令豪傑開眼古云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之志又云士不可以不弘毅要緊一弘要緊一任楊墨塞路異端蠭起非孟子奮身擔當誰與清廓惟老丈終念此與蔡肖謙

冲和恬雅中含勁正之氣更秉精明之識紆徐停審條貫出焉此最司牧之良經綜之妙吾於契未占有孚矣事務繁避不得諮於人審於巳而斷以行之務令各止其所人情難處厭不得本以誠度以理而平

氣交之務令各得所顧知其不可避不可厭則心自安心安而性定矣事中節人當情則中無所愧缺而心盡心盡則分滿矣不學之人意常因冗而雜事每以忙致錯不雜不忙常應常定乃真可言知本者而止於至善之訣竅到手矣得閑便坐不可更作閑思神氣充完出之自有條序詩文酬應雜博伎倆毫髮不可分心姑未說能之於道無補朴實道不能之於本領有何欠缺乎與李宗誠

此謂知本本指何事知本者自是大學立教宗然必悟脩身為本卽是知本然後約言之不至騖為高虛儱舉之不至膠於象數舊答申峯書汝欽見之否所謂今又有一弊生矣若將懸空揭知本鄙人豈無見而云乎大率好高虛忌繩檢自是末學通弊不然則此兩箇名目自是一箇主意亦何必嘐嘐然致辨謂此是而彼非彼非而此是乎知本兩義是誰之作大學匪朝夕恐前乎此未有以知本為立教宗旨者矣孔子於經文固未嘗析此非而彼是區區稿刻亦無蔓試檢之亦何嘗執此是而彼非但要定萬古章程必竟脩身為本乃為無弊知本云云尚是贅語且忽不覺其又賺入于辨體的家風也汝欽更體之答陳汝欽

每謂此學易知簡能然却難明[illegible]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真當面錯過日用之而不知非隱也然却有一要法只捉定脩身為本本此止此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真只此四箇字便是一部經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真不是淺鮮語矣答董可大

古人喫緊知本知本則外盡經綸自不膠於象數内嚴工力自不滯於方隅實止實脩自暇自逸着力者自不犯着喫力而仁在其中矣古稱善國不師陣巳德衰又烏取戰雍容尊俎直措天下於泰山之理矣徘簡所論可以為難體之更如何悟其着力之難則

學之宗趣可以入手覩其喫力之難則工之用處廢幾能自得師所謂仁則吾不知也真只脩身爲本四字便是竅妙而學者苦不知也俱答蔣崇文

所云學不明蓋由至善未悟至善未悟其可以語脩身爲本誠然誠然語意間彷彿分作兩事大學意蓋直直以脩身爲本便爲止至善竅門鄙所謂止爲主意脩爲工夫者豈真草草言之乎全經二百一十五字只是教人止於至善止歸何處止於本而已矣止於本脩在其中矣故只脩身爲本便括到底而學者不知也舊有一友人謂此學只做來便見口說總無

憑妄謂之淺不疾不徐不偏不倚手勢調停中有多少妙趣悟之乃真可言性命到手矣

所謂至善透不徹不可謂學明又曰無知而無不知乃真止無事而常有事乃真脩語皆隱隱理到大率往學之忌忌高虛今學之忌忌汗漫非將一付當精神樸實收歸自巳默默體細細參口說脩身至善消息急切未到手也只至善消息不到手則所謂脩身爲本者終是門外漢矣以上俱答陳汝忠

往年承面語揭出脩身爲本四字凜凜相對如覿師顏巳具之益此是實工夫也茲東述旴顩論學語益近細又異之益此是實效驗也所至能提得脩身爲本四字出即本立異趣紛紜立得本住即身脩止於至善固是脩身爲本命脉脩身爲本却是止於至善竅門有二語非二事鄙所謂知脩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答友

學問所貴者悟所難者守有嚴冬之固密何患無和煦之陽春一日暴十日寒感發於意氣之萌瀟颯於離索之乆乍興乍仆雖有易生之物吾其如萌焉何哉人之仰孔子者在聖與仁孔子之自信所長者惟不倦與厭願諸君毋以區區去[illegible]自聯束會事比

舊加勤會衆比舊加集互相磨礪不辜區區十載倡導之功諸友十載綢繆之愛不厭之而已不倦之而已無他囑也與吳皐諸友

所幸孔曾教旨昭若日星四字靈符手到取效分條析理探本窮源淵淵浩浩無窮旨趣又畧見於簡牘之間有可尋繹依倣惟不欲明經世之學則舍大學別可爲宗惟不欲明孔曾之旨則捨拙刻別可循入如欲明孔曾之學區區蠡管雖甚淺庸亦畧見十之六七矣要在數墨循行由端及末千章萬句直將做一箇主意一篇文字讀之融會貫通如燭巳心如出

已口忘其爲師之說而後爲有益於得也與曾城諸友
心性何待辨只爲後來歸宿之差以致落根無地至
命無由故不得已而有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此昭然道性善宗旨也而必欲執情爲
性歸宿於知何故何故又反而申之曰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著明深切莫此甚矣然此
尚是文字解試反之此中必竟何地乃可棲泊靈明
覺知必竟從何生出南華老仙所云神何由生明何
由出語亦非無見而必以爲神生明出一切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皆知爲之也則予誠不知其解也昨答

盧丈書所云用者知止者善[illegible]者誰卽知爲之也
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語過峻理却
是知世輯業已無疑於此也耶一道之發慨既信得
此意明白自然透得脩身爲本豈但經世云云蓋實
實落落孔子透性之宗旨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厥中允執內外兩忘千聖秘傳於此洩
盡而尚云形骸也軀殼也敦行家數也何其見之淺
而謬乎又爲一咲此總是不實做工夫漫謄頰舌以
意揣摩卽就意轉而描畫之以姑爲搪塞也不足道
也與詹世輯

妄念多而定靜少此葢學者通患就念驅逐與念作
敵所以愈不寧靜幸察之古人所貴有事者以此心
性之辨大抵難說渾得來旣病其歸宿或差析得來
又恐其支離轉甚所謂可意解不可言求只樸實頭
下脩身爲本工夫一味歸本則止于至善的消息自
在其中矣末世學者所愧負者要緊還只在此答陳汝愚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提出甚好此朴朴實實知
本之消息也知止之竅妙也出門如見大賓何曾爲
着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曾有箇祭儼若有思默而識
之直透性命根源歸於無聲無臭此孔子所以謂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豈真槁木豈真死灰蓋常止也常
止自能慮卽常脩此吾所以謂止脩用處甚微也又
曰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吾輩動輒說
性學覷光景儘揀擇儘玩弄於性何干必欲用良知
亦必如此學從不慮中出慮後無慮討良知也答陳永寧
所云身在斯止於斯身外無脩善外無止守此更何
疑執中旨趣自昔看之未明大率皆是就念揀別天
理人欲所以歸宿不得止於至善正是執中法門堯
執中孔止善與後來歸宿靈明何啻千里道心卽善
子定之見蓋相沿而云也吾何怪焉必欲討歸宿落

實止得恐危微間未可爲安立地也答董子定

仁與心自一體譬如名與表卽一人析之非是混之不可來書舉道心人心爲證不合遺却中字試測之中又是何物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果指心乎子思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心者果指未發乎學問要緊明宗畢竟洙泗唐虞宗歸何處此殆非淺鮮所易知也因問及之姑亦不敢道破吾契幸姑朴實下工向裏研覈直反到消滴無有滲漏處默而成之自漸有貫通之理矣答丘友

林居十載守株拘謝固不敢以[illegible]孔曾際會熙時

拔茅連茹又何忍以學辜主眷[illegible]令無濟勳名用舍行藏要以相時幾而止乎理義所謂仕止久速外無別有江漢秋陽者不敢徒托諸虛言也大率學問固貴悟尤貴守頗見往轍之悟者矣然未必能守學得其正果能守未有不終悟者也就令悟不徹亦可納之孔曾門屏無愧何者以家法存焉耳此固僕之所半生競業稍以自信其得力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與胡孟登

千丈之挺不如徑寸之刃只朴實頭步步認真最爲學者難得道須此任此曾子所以竟以魯得之也此曾子所以謂士不可以不弘教也弘教兩字近看之亦不是曾子創說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人已共成處可以觀弘不厭不倦處可以觀毅蓋孔子實體之矣只厭了倦了便昭然是不仁又何說聖不厭不倦眞所謂正惟弟子不能學也非曾子其誰肩之答弟孟堅

堯舜履羊腸雖心安手脚亦要把捉心安卽是止確然信得命及所以能安手脚把捉卽是脩確然不敢放肆所以能止知命者不立巖墻蓋是先手能令不至於險失先手以至險安得不把捉安得不畏慎若

又放手任意直墮坑落塹而後止耳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眞令步步歸本窃止窃脩無論小事大事合下豫討安立不致有失足悔如是而已此蓋大學本教所以必揭知止爲先卽是以豫爲先也味來書大率率意於初致悔於後却又要撒手懸崖徜徉恣肆以爲另別有方法也則非予所知也答羅淮信

二典三謨不過君臣相與問答齊論魯論無非師友日共參商而千古之經綸管是矣萬世之人極定是矣要在以實心發實言以實履徵實學使天下後世知吾宗之會之異不爲空言也則雖稱之異世曰吾

宗鄒會也未必不自茲會始也如其徒托之空言也則脩身爲本之學固非空言學也明人非幽鬼責吾知其不能逃於日月之鑒臨俯仰之慚怍也敬之哉敬之哉（與宗會諸友）

槐亭豪傑既不得意當塗自宜表見林壑向簡與之謂求田問舍既非豪傑之所屑心酬應詩文亦豈性命之可了結斷之頗清知渠決之必勇時從倚伏倦惓之意或可不負而時更致勗焉喪禮處貧兩問昨屬汝潛代答意果豁否曾子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禮雖有限職分無[illegible]自致之可也此

難以一切斷也家貧親老委曲[illegible]就中卽有道在亢已節而不顧父母養者固非徇祿養而虧義辱親者得無不可予說子罕言命章時從見之否謂聖門不言命蓋直以義爲命也以義爲命直截看是一事如時從云云尚是兩事此所以致相抵牾也（答謝時從）

別來殊切願言蓋以衡甫前一截有放浪之奇跡後一截有歸依之雅志嘐嘐踽踽要不同於凡流慕古卑今志乃可爲裁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便思及于狂與狷也有奇踪正好猛圖結束有正學幸無自負初機游仙者尚有等待此箇事却無等待出世者尚容空閑此箇事却無容空閑容容把持頂天立地實脩實止不作空言乃眞無負于半生之浩浩未路之全歸也來書雖備見懇惻然於學旨尚未親其閫發透明必明盡而後任之勇必勇任而後透之盡雲游難雲游難草鞋踏破布衲磨穿其苦比儒十倍衡甫能其難者幸毋忽其易者（答袁衡甫）

打棍者必就穴上點得痛醫病者必就瘡上察得眞學亦如此矣若不向身上痛處點得親切瘡候指得明確總皆離本之談口說脩身爲本去本遠矣本旣遠說脩未矣皮毛之說爲見尤[illegible]位其中頂天立

地眞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illegible]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後之軀殼此身而挽攬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病正坐于此也眞所謂二之則不是也有筋力者常少有筋力又怕激昂之虛氣或多有悟解者誠難有悟解又恐涉獵之精神稍薄莫善一止莫妙一脩湊底收凝本歸一息徹忙徹逸無始無終天高地下何者非一體之所圓融嚬咲觴豆何者非一脩之所當檢點有何巔頂之尊有何踵息之賤貴心志賤皮毛眞所謂二之則不是矣（答曾恒愛）

脩至詞意豁然擔當百倍孔曾何幸豈眞有靈古云

人者天之心則明孔學負孔學者卽是孔曾靈也止末幾忽不覺其動揺脩未幾忽不覺其滲漏日謹知本偶觸事機便流末去此最學者通患然非實體如重甫不能察也要緊在擔當則正氣自然生發精神日見克長動揺者自輕滲漏者自少而本自此立身自此脩矣一有退托之意雖日從事于止脩而意根隱隱業就頹靡却就滲漏動揺處打帖收拾眞所謂不揣其本而務其末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近益體之爲信惟重甫勉之毋以居堂之外少有怠接引之心毋以友朋之多

少有倦聯束之意必竟將堂做家視友如巳視負荷擔當此學如着衣吃飯則全學命脉將隱隱盡萃厥躬而天下之大本立矣又何滲漏動揺之有答丁重甫

嗟跎往擲何足追惟振勵自今誕登彼岸古人所謂日新又新者最可味只在善繼之而巳善續之而巳毋令此日之昭新又爲異時之追悔務令一朝之奮發便爲千載之堅持常惕常競一鞭一策月征日邁緝熈光明則所云本立身尊道明品貴者似爲衡中作識語矣又似爲學問之大機括立張本矣屬風裁整規矩節觴豆歧詞氣此雖條貫小事而在衡中分上却是要緊事也在知本風規却是無一可抹減也答黃衡中

天地生人要矣廣生大生天地功德盡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惟自生乃能生生所謂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又何生生之有所舉易也此也咨也明道先生語似亦不必別看只此箇意思常自發生津津而不巳卽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道總在我矣徒以言窮婉轉發明總之只成說話於巳無益答陸伯衎

悟學誠難守教非易此曾氏之傳所以竟得其宗也

蓋竟以魯得之也非魯則逕竇不免多開非魯則牽引不能無雜初謂所恃者僅僅守卒乃所傳者竟得宗并與悟兩得之矣吾契質朴而性純要緊在一守守得緊庶可望無愧孔曾然道路長擔子重厭倦易以生日復一日惟吾契勉之愼之答顏國敬

世之學者頗可咲將學問做取功名一等中的奪標到手卽歇如走長路試看之有一步不着實脚落地得到彼岸者否答丁良甫

學雖甚正甚平做手處却要奇特卑卑瑣瑣合汚同流纔後瞻前埋頭利祿無以異於負糞禦木蠹蠹虫

蚩曾何足以道此三千七十大率韋布之倫孔孟何
人羈棲卒老若非另開眼孔別創乾坤鼎立三才超
新事業衰周生齒何止萬千泯沒湮淪總無朕迹矣
惟是開口易力行難發心易終事難堂有垂白之親
室有交徧之謫羣萋衆誹沮氣摧心險阻艱難多來
闘隘非一切定志審計而信行之吾雖極高所慕尚
未覩子之果能御風乘氣超然而遐舉也
斬釘截鐵竟守初盟投筆揮鋤何其苦確古謂有非
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然必有非常之人乃能建非
常之功嘐嘐慕古大率難與衆[illegible]踽凉凉何忍闍

然媚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必思及于狂與狷也
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窘甚矣然歌聲若出金石
晉迎之以上卿楚迎之以令尹囂囂不赴果何樂而
賞心想見交徧之謫更有非人所受金經鍛而彌精
技當場而益練豈獨不爲動蓋直以爲啓聖增能之
礪淬矣（以上俱答劉德易）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心之精微眞所謂口不能宣也
而况於紙筆乎雖然非文字道亦無由載矣蠡管雖
陋似覺言之太盡語之已詳然句句却是說學不空
說理非反已求覿體認從下手處湊泊了悟則千章

萬句猶不免爲渙然離披也始終本末每謂孔子平
生只有這箇悟門喉襟一塞消息不通此止至善一
脉所以竟歸空文故全經無他總是教人止於至善
然善却有何名狀止將何所依據宛宛轉轉直從經
事宰物之中轇轕紛紜之際教人取討歸宿故脩身
爲本者止於至善之竅門也止於至善者脩身爲本
之命脉也鄙所謂知脩身爲本而止之蓋已一句道
盡而公尚未及檢而知也止不離善脩不離身言止
不及善言脩不及身是作空頭語矣何疑乎格物一
論意見尤多講格者固至千[illegible]物者亦幾百種總

爲不以脩身爲本懸空卜之故[illegible]增兹多口也當幾
覿體實在用功則所謂格致誠正者原是脩之條理
何疑乎有與李汝潛一書專論此似爲數百年間聚
訟之庭判未了的公案度公未及讀即讀之亦未便
豁然然庶可以作商量矣（答章提學）
脩身爲本原是儒學正宗血脉準繩自然兩到固不
待倒就靜處爲動提綱亦不須檢向人前爲寂包裹
兩邊互發大率救弊之談欲不墮一邊不知其乃正
墮在裏許也此後幸萬向學尋求而不向意覓索向
身體驗而不向冊字上鑽研即諸所示種種推敲未

見融徹者皆可不言解矣大率傳學須書書詩又非學究理須想靠想又非真此其分真只在抄忽毫釐而歧以千里者也察之答楊教官

止脩兩字每謂挈出孔曾心要脩字頗易知止字未易悟如簡所云點滴歸本不向末上馳求者近之矣近之矣然要得當下落根直見性命頭面有可依泊亦臨亦保如見如承乃爲實際理地也顏子何以如愚曾子何以魯得蓋皆有一段顓蒙渾朴之精皈命致心之苦而後歸宿者乃有據依馳求者眞無滲漏儼若有思何曾有思乃眞所謂無思而無不思止脩

合發之窾妙也幸共惟良細意[illegible]此脩身爲本蓋是徹底性命之宗挈之則人人可以落手體之則急切未易透關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一步艮背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不見已不見人必竟中所見者何事此眞可謂能不以半點精神流向末上去矣見人固末獲身亦是末此中旨趣消息蓋殊有可味者也答舉人朱汝恒

湯九尺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世每漫咲曹交今安得有這般人不安于食粟而直欲與古聖賢爲徒者乎今覲來簡確然此意所謂有求爲聖人之志可與共學者非吾契其人乎可喜可喜所舉拙刻二言更見喫緊之意無聲無臭自是止至善試驗之此中可操持乎無方無體自不外至善試反之靜悟有地分乎既要無聲臭却又要有操持既要無方體却又要有地分此其所以爲經世正宗儒者實學而非騖于虛玄膠于象數者所可得而方比也答生員張文蔚

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末同用也稿刻云云可謂煞到更如

簡意能以脩身爲本爲之歸宿知止行此卽詞說不煩學問之能事盡止與脩兩俱到矣若云知到極處方是行是知在先行在後非所謂知行本來合體矣行到極處方是知是行在先知在後非所謂知行本來同用矣毫髮舛訛去將千里察之答生員張仲元

學之不講孔子何憂乎憂其過不能知義不能徙而德無自脩也三千七十卒歲窮年聚頭劘切夫豈作虛談蓋憂在此也人只無遷善改過之心無立德之意則此等話頭此等聚合眞視之作贅疣芒刺而無裨於實事也可嘆

自天子至庶人包盡了天下人品壹皆是以脩身爲本管盡了天下學術豈有一人違得眞所謂天子不脩不保天下諸侯不脩不保社稷大夫士庶人不脩不保其身與家也透得盡充得滿直以布衣韋帶之士便可肩荷綱常卽透不盡充不滿量分圓成亦不失爲敦行也誰謂道流醫術不以脩身爲本

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此荅予常言若曰莫急於辨體則非予所知也何以不急辨體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敬脩之而體在其中矣何辨之有未論無聲臭不覩[illegible]着原不可着言辭

就令巧爲粧撰亦秖成就得猜[illegible][illegible]說光景而已急於辨體遍稿中無此語也察之雖然辨體明宗其寔又非兩事止至善正大學立教宗也豈可專作辨體脩身爲本正止至善竅門也豈可專作明宗三教信有宗若所云九流多術者何宗之有姑且不論有宗無宗要之具體生人總之皆以脩身爲本卽體此具宗此明而學問隨地到手矣荅王生員佐

新民所以明德不倦乃眞不厭得之不以自私而必合姚士民聯屬切磋期共做一箇脩身爲本的丈夫豈不壯哉雖然適圖者步日進則光景日別育子者乳日哺則氣體日充遜志務時敏則厥脩乃來月將日就則有緝熙於光明此皆非預期其效則學之徵應自如此也月會考月成歲會考歲成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往踈節今作何進步日見周詳貨利聲色取舍辭受之間往貪昧今作何進步日見謹審容貌辭氣動止作息之間往簡慢今作何進步日見端整身心性命義理鑽研之間往粗淺今作何進步日見明覈乃庶幾於身心實有裨益習俗實有轉移而所揭脩身爲本惓惓會事者乃不爲虛托也

脩身爲本之揭正有慮於虛持[illegible][illegible]測光景致駝

歲月今君揭止於至善而云無[illegible]着落去處於理尚通揭脩身爲本而云無有着落去處則吾誠不知其解也舊與友有謂脩身爲本之學有何地可討空閑有何事可容藏抹眞自頭顱至足踵自心志達皮毛自有生至蓋棺無刻無時不是盡心盡分的地面矣此日可下工夫忙不迭矣說無着落總是以口接應姑爲搪塞身在會中而其意原不曾上學問的路也可嘆吳本蠻夷一子游從學孔子遂變道誼之風百粵何方採樵負販中一聞經言奮與來做了六祖吾誠不敢鄙三姚夷方謂蠢蠢蟲中便無豪傑況縉

紳青衿民士之秀者乎勉之幸甚（答生員向一中）

世只稱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曾不思其所以比屋可封之故則以師讓臣鄰都俞吁咈太和之氣洋溢於廟堂四訖於海隅以有是也玆會也未可看得草草偕嘗謂蓋孔子摹倣唐虞之規以開洙泗家法也道微世降與遊者無非勢利之交所聽者無非功利之口甚至淫酗鄙媟傲狠流湎自朝至暮充耳薰心更無有一箇講學場中是道誼之言終其身無由入耳也俗何由變而德何由成乎故會者所以聯束友朋之渙散也所以喚醒人心之沉[illegible]也允皆為巳非為

人也世之人會文則會會酒則會會財利則會會遊戲則會獨至於此乃玩慢而不肯信趍趄而不肯入也則其為人之志趣行履不問可知矣以為恐辜負區區接引惓惓之意而學者猶之乎為人也非為巳也（答訓導賈繼達）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五

書問附

修身為本蓋灼然孔子自揭之宗亦凜凜經世不踰之矩覆實斯難空言殊易兢兢業業此所以日有歉於寡過未能也往年京邸軫合一時攻過之規殊為緊切今思之彼其時學旨大率未有入頭所以隨過隨攻亦苦隨攻隨過如掃風葉轉盼之間又成堆積

昔孟子頌伯夷視處亂國無異坐塗炭鄉人者冠不正望望去之若為浼何其清之[illegible]然其意要存淑

世非避世以愛人非絕人孔子[illegible]其心矣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擾擾紛紛誰不並生並育一聖一愚乃爾天壤迥異則學不學所由分也其相去真只在秒忽毫分間也兢兢業業汲汲皇皇只為日有惕此同一取舍或受天下不為泰取一介卽傷廉同一救世或披髮纓冠惟恐後或閉戶不為嫌此無他亦顧其所處之時與義何如耳來書𩔖義雖高大率不能了達於此後世講學士界限不明為世賤惡卽此其端于與令先翁蓋嘗講之孰痛之深矣縉

紳旣家居卽同士道一步出位不得貴縣尹於僕無平生強納之交固非所以自處府節推雖親舊任方新遽責以事亦非所以處人不然僕於契無愛也

多事妨學外事非學之語近理近理然旣知外事之非學又何可厭多事之妨學知所先後正在紛紜轇轕應事宰物之間眞有爾應愈煩收拾愈妙不動聲色而事事物物自可當其理者厭事妨學卽昭然學不知本之驗

僕近試之決不能任翻閱之勞此眞公輩任也稿成之後稍爲刋訂之可耳晦翁一集以此絕意不復措手今而後考古一事想一切付之高閣矣有感時信口數宣無事時寂然宴坐旬中止趣稍稍入微表裏精粗洞無間隔信知修身爲本渾然一善正誠致格修齊治平一切任天之便物各付物毫髮無容於加損也曩所云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眞是實理實事

東至具見懇切用工不如此則精神慣於馳騖學固無由而入必如此則心事當下離隔止亦未有依據此志所以空勤而舉末易捄手也雖然學步者未嘗無失跌要在趨向不差希聖者未嘗無艱難要在宗旨不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在何處用心何地落脚惟吾契其更味之絕人逃世塊然歸虛經世實學非所取此知修身爲本而止之身將何處歸藏修將何處下手此其理固昭然易見也

東中揭出修身爲本四字寔千萬世學問符券明德者明此親民者親此知止者止此非此則止將無地而所謂格致誠正者亦無所施其功矣其言約其義備其詞平其旨遠非深[illegible]大學而有得者不能道也喜甚然只不玩靈明則意氣自就平實不致多生變轉只不矜見解則踐履自循矩度不敢謄倐虛知循途守轍自下升高俯仰無慚步步落實寸累銖積久之亦自有緝熙光明之益

學有眞宗理無兩是明至者疑乃不生虛極者分量乃大渾渾淪淪惟信夫理之一是故熈熈皞皞不計其發之自誰眞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沛若決河樂取爲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也吾輩欲明大人之學者又烏可不希大舜之襟懷光天化日相忘於道術之中鼓腹含嬉共遊於帝

則之內德一道同化行俗美唐虞之所以於變時雍比屋可封者用此道也安得人存大舜之心無異老丈俾四海立臻雍熙之治無異唐虞

知本之說若云創自孔曾其實默默主持亘古亘今但合節者豈有一人違得權輿天地統一聖真非此何所握其樞紐箇中消息甚大等語眞爲有見知其消息甚大則知其明也關係之非小知其關係非小則知其任也負荷擔當之不容於不奮技矣所謂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吾何歉哉果何恃而自足晋迎之以上卿楚迎之以令尹囂囂不赴何所樂而賞心眞有大行不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之損其分之定者審矣審矣曾子亦只就孔子門下討得這箇消息耳

知止有定固在方寸之間進止行藏察其時之當然咼之必然即是義之合然落脚放下若爲事理之之協而心便於此乎安也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正在應事接物之間打帖消息此所以原無二用經世之止可與禪寂一樣探討直棄人倫遺事物而脘然求之冥寞之間乎念頭一差固是千差百差落脚一亂亦爾千亂萬亂要在知止妙在知先而本初不從於外得矣

學央無有二本然用之却又難以執方周流六虛惟變所適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雖則變動不居而根極事理之原究竟歸宿之處却又只是一箇修身爲本此其所以爲至命之學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予所謂修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蓋最可玩味者也

修身爲本之學直從本上歸宗實止實修所以意見議論到此兩俱落空非公親[illegible]作家來亦誰是知其旨也

定靜安慮統言之若爲終身進學階梯析言之即一事一時亦自有受用景象淺深殊造即覩見各異其方而執爲終身執爲一事皆所謂泥句牽文不達於聖人之圓旨者也

仁該體用故求仁之說有難執方主腦明白即在動用點者其歸宿自然是本主腦未明白即在本根上提其語意不免落見大德曰生與生之謂性生字不同亦所謂該體用而言者也顯仁者固此藏用者亦此矣復見天心只是怕從動用處走了此

大學之所以必以止爲歸宿修爲防檢也
壇經讀之不妨只以配合儒宗便不是學貴明宗就
於此要有分曉有家之人行徧萬水千山止處昭
昭與彼不紊只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正是
直認作無與儒家所云至善實在是有者判然不
侔而吾契顧混言之學貴知言邪遯蔽淫謬悠荒
唐似是而非如此等者是有多少變態
止以爲修修以爲止轅裏處雖極精微落手處原無
空缺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始終本末之間毫分紊
亂雖欲止之有不能也一專[illegible]是全學原無兩用

本立身尊道明品貴往有云蓋[illegible]言不可不味
新會故是大儒桑梓江門廬阜人不存地存有可感
思新會一志白沙弟子獨倍人物之全蓋學之能
生人養人如此
學貴明宗予每謂全學命脉只是止於至善故歸宿
流行知到極處同爲知至然主腦必竟是要主至
善不可主知消息必竟是要重止字不可重致因
知至兩字相同不復究其命脉之所歸宿而欲挈
知爲宗過矣過矣
釋氏本心儒者本天蓋爲辨宗而發若不緣辨宗則

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膠柱鼓
瑟執謂歸宿不在於心亦殊礙理
會盡修身爲本分量方爲全學透盡修身爲本消息
方爲全功從本立宗從止發慮妙用天然自此而
出乃真見學之力也此蓋實事實談影響卜度今
何時更敢復贅一語
身卽是經今而後只就此勘以孔子經貼身做以身
之做手貼經體收拾全副心神總歸一止歸止卽
是止至善非止虛非止寂今朋友以止爲類禪正
不達此歸止於善已不同禪[illegible]在經事字物間

討出善之入門止之訣竅與[illegible]正不啻霄壤
僕雖甚麄淺吾契必欲明此學非同處半載朞年不
可昔人云吾無行而不與恐從來此事非一行可
了又曰吾與回言終日恐從來此事非一語可盡
因事發機忽爾和盤托出全體顯現全在無意中
一語有合久處中邂逅得也不可以期日限也
所謂知修身爲本而不知知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
善猶爲見之次也向已明明點破而讀者曾不知
也此學所以卒貴悟也更須知說箇止於至善有
何不了何須更說修身爲本揭出修身爲本又何

不了何須必說止於至善悟得此真是徹性徹命徹內徹外三極全樞一齊到手悟不得則揭至善者固至墮於空虛揭修身者亦終不免爲守局拘方徇生執有矣

邇來學者大率欲向岐路染絲尋求活計此殊可痛如射覆壬孟非不偶有中者必竟懷疑罔敢自信何益何益

修身爲本之學揭自孔曾訓詁粗通義亦灼然明著只爲後儒以意爲學因意所嚮以見立宗致使簡夷途逕翻作世路榛蕪

千遍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illegible]或告人兮靈竟忽自悟大率讀書最妙在往復諷詠自有無窮趣味皆可不思而得今人只是急性所以一向鹵莽入之不深佛氏所云誦得一千遍一身離苦難誦得一萬遍合家離苦難正以歆羨之機導人入路到得萬遍千遍靈竟忽悟神明若或告人即馳驚者自此斂心頑鈍者由茲發覺其比於參請掠虛所得淺深蓋不侔矣

昔賢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大率性分之在我者知其本有常定則勢分之在外者自諒其不能爲所加損孔孟終窮皇皇汲汲後之士大率爲世途忙者多爲己分忙者少爲伎倆忙者多爲性分忙者少爲一身之計忙者多爲天下萬世之計忙者少此其所以不知孔孟也

轍環周流席不暇煖矣何所取而周旋不舍伐木削迹窮阨亦甚矣何所取而扳戀依依都俞吁咈臣主相依唐虞之所以高萬古者人知之雍雍濟濟師弟相依洙泗之所以高萬古者人或未之知也不知此固洙泗之所以爲洙泗唐虞之所以成唐虞舍此無別道也離羣析[illegible]投閑豈獨師弟

之交無以振道誼之合即雖臣主之與亦何以濟明良之功終日與言無行不與真有無窮的義味不盡的商量卒歲窮年聚頭磨切夫然後一段精光朗然如揭日月亘萬古而常新也

理無二是見有多岐見之岐即學之詖淫邪遁所由分也三教大分宗亦只始於見岐予豈好辨予不得已孟子之所以矢口嘵嘵者亦真爲放淫辭熄邪說發也此其所以爲不得已也心齋坐忘較此自覺省事終日言欲無言或默或語孔子亦何心要之各止其所而已

此學分量極大根底極深端緒極微法度極密朴實頭放着一個修身爲本扣之無聲嚼之無味囊括經文道此一語知聖人之意不苟然也

皇皇汲汲古人總不爲私泉石優游豈得晏然都無一事天地之大德曰生毓秀孕靈曾無寧執聖賢之所以不遑寧處者亦由是而已陶成善類培植元氣自是吾輩分內事也

自天子以至庶人人同此身人同此學真是無可限量滿其分者此聖之所以爲聖也世道綱維斡旋豈不在我頹然老布衣或以[illegible]萬古綱常之寄未可知也毫髮點汚全體所爲敗鈌徹底性命事事要透關乃真可言止修合法

爲學劬勞無非所以自了已分卽以畢師弟分也王何之易毛鄭之詩古之專一經以解説者猶相與據而守之此其傳所以竟千古不泯也

佛氏所云譬如有人以手指月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忘失月輪亦忘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善哉喩也善哉喩也今之讀孟氏書守其知能之良而不知其爲道性善者弊亦猶此矣

舉冎須全力明智亦竭才岐路可以亡羊多能聖人不貴非不貴多能謂夫多岐之必足以亂心多能之必至於撓氣分神而有妨於正學也

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氣求聲應大來小往拔茅連茹聚精會神達聰明目必使野無遺賢轍環周流期於道同風一洙泗唐虞千載經綸可想而見

友朋間多有言止不得者向予求討方法予曰此在大學中原有妙用諸君不知耳大學説修身爲本足矣如何又説知止知止足矣如何又説知本老子所謂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率要令靜者重者常在於我自然動者躁者不爲所移知本者乃重本矣本重者乃止於本矣故知本知止雖云總是一事因病立方又自有交互法也

繩樞甕牖僅蔽風雨千里遊遨意念精神必止於是只爲重本之故只這一步言之甚易信之頗難入聞聖道而悦出見紛華而悦二者交戰以至於癯何其用力之難而自克之苦乎以此知知止果未易言也

三十年講學爲辨體之論躭誤光陰者半此不急辨
體要在明宗區區之論不但經正之言寔亦救病
之藥牢把脚跟切不可又爲所賺誤墮在裏許也
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
病在本也友朋間又有苦知本難者陳汝修曾舉
問予曰本卽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
本不肯懸空談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
測知之地以致虛摩意解躭誤光陰只揭出修身
爲本教他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

一分止得深二分則本之見處透二分定則本有
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
寂只是一箇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
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
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寔知本
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
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
得不如此提掇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
且不因藥發病大學本方書悟徹後乃見圓理縱
橫交錯合散始終真有如環無端變動不居之妙
而一脉貫通如萬派千流曲折委蛇又總會於一
本真非聖人不能作也謂六經語孟一切盡其註
脚區區豈過語乎

知本一揭絕非好奇止善本身血脉原著虞廷授受
洙泗宗傳昭昭乎星日命之矣豈有任靈馳走直
向歸宗就於轇轕紛紜之中揀擇隙光欲爲歸宿
此少肯用力朴實體認者自能照知其是與非也

性善一編真緣有激而作蓋亦不得已而爲言汞
行巽入揆東揣分誠有大不敢安者而善會者則
有以照知其明孟之宗卽所以訂後傳之左也

後來賢聖後來人求道者固當如渴如饑求友者亦
宜汲汲皇皇無以異於遺壁亡子乾坤亦大矣世
界亦長矣耿耿一身冏冏百年獨力撑持濟者能
有幾耶

知本一脉到處稱尊蒞政當官上承下使正己勿求
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
向百姓處猜防自謂用明卽所謂能疑爲明何啻
千里矣與本地風光毫髮不相爲蒙涉矣端拱垂
裳夫豈無兼聰之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
己耳

學不明宗如適粤北轅只發軔開端大吉先錯却從錯處聚頭商量曰如何是道如何非道如何合得本體如何不合本體言論意見非不偶有中者亦只成就得其錯而已

知本一義偶有管窺曾學得宗意將在此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則孔傳之的旨也士不可以不弘毅則曾學之實功也大學問非大志願大力量真莫克爲負荷也區區小慧既有類於井蛙隙見妄以自矜普度之心又有類於野人食芹思以自獻然未知果有當於高明之意旨否也

學問只有守難守不定縱敏悟亦屬虛知聯屬友朋只不倦難只倦了卽振迅亦屬虛氣客氣正氣如東辨之者尚爲未詰實際只朴實頭守定學旨聯屬儕輩無墮初機無間久暫要以不厭不倦卽無往而非正氣用事也

非學正無以挽頹非人真無與任學舉業心卽是功利心全副當精神占去十之八九矣此學所以光顯難也

學必本身百惟反已人分上再無工夫均平齊治沒量經綸總此樞機善爲旋斡此聖人所以斷以修身爲本也孟子所謂正已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最足以盡此妙邇來學者好騖虛玄居常談本體則妙入聲臭俱無對境下功夫則往往胥腸俱露鄙所謂虛於此虛寂於此寂不爾皆是說也亦庶幾真實不誑語

辱論具見敏銳至書尺尤見擔當如此學卽如此誨如此悟卽如此傳豈有分別界限亦豈容等待時節修詞立其誠但令字字句句道其中之所有而不強其所無達其意之欲言而不飾其無言卽誨處便是學處初非有二事也

學問一日不擔當則分量便小精神一步不貫徹卽感動便輕影響桴鼓相應相隨總不自外此聖人所以斷以修身爲本也除却此身之外無別有感除却此修之外無別有應感者我感人也誠不至則動安從生應者人應我也我不感應安從出效甚大機甚速而其端緒之轉移則其徑而約甚密而微也

愈繁難愈見簡之受用愈交錯愈得靜之樞機真只一知本而天下之大本立只一知止而性命之關隔徹矣何玄何禪何虛何寂挾策博塞總歸亡羊

其於經世之宗性命之奧三極大中之矩總爲去
之遠矣
學問之闡明在身不在口世途之嫌忌在口不在身
有時言行俱危有時行危言遜蓋故是孔子家法
也
居常守分一跡不瀆當塗親友信孚藉之片詞無所
干謁所以上下咸宜里居頗順翁吏諒之深者知
命更有至者云云者非有靳而不爲寔有所愛而
不能忍也窮通得喪已將格天事業濟否付之無
心俛仰扳援何忍更以故素交情破觚苟爲容悅

抱絜自擁何慚兒子永矢弗諼考槃在澗非一切
斷除直將全副精神管歸自己亦烏足以言知命
乎亮之
學旨非精體固無由徹而非力任亦何由明封閉少
存實力減半行不掩言狂者何所取乎只爲他頭
面不肯埋藏故精神日就充擴純粹不若中行而
以視狷者加一等矣曾子就氣質若有似狷而較
分量却又近狂此所以竟以魯得之也
心性之辨大抵難說後來學術之訛只訛於此所以
落根無地至命無由所以然者大率只尋有處做

體而不向無處歸宗戒愼恐懼不睹不聞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此非破盡心意知物之慳誰能辨此
雖然又非無也實實落落有地可歸實實落落從
本流出真所謂莫見莫顯寂然未發而天下之大
本於此立也
堯舜關老之學絕不同方洙泗唐虞之規千載如見
盤針一定九譯長途萬徑千岐保無迷亂旁行者
大率高明之過然亦畢竟超然非臭味聲色所得
而汚染也此鄙人之所以間亦有取也孫吳佛老
試觀往哲有一不蚤歲迷溺其間者乎

古人日限百錢晨出覗事則促裝以待蓋處官者不
可不時有泉石之心蔬食水飲樂在其中陋巷簞
瓢熙然終老蓋處家者不可一有畔援歆羨之意
此所以仕者其身常輕處者其志常滿本常立分
常定而勢分之去來於我無加損也
師友道喪久矣自蒙訓科舉外往往以藝相求以分
相壓實無有一段氣脉精神貫通承接其間如子
與父此其風之所以微也
非敬學則師之道不尊而非實有學可傳則師之義
不重

學必王於經世卽重開宇宙再整乾坤不能違孔曾
立教之旨公品信高矣所謂澗谷幽蘭頹波砥石
直與靖節夷齊方軌並駕非今世中有也李友道
公於此諒之雖深微覺於彼用之巳效鄙心測之
獨謂不然意所發機者若自彼而所得力者愼行
謹節或者卒由此也乎學術最能籠罩人謬悠荒
唐蓋天漫地使人鼓舞其中不復知覺若就經世
之學切實道來亦正無用此等播揚凌躐爲也
與人爲善期於四海同風乃爲滿願豈有揀別疎外
之理昔人云人滿天下法周沙界談道者多行道

者少果皆談道而不行雖多亦奚以爲況九流三
教一切無分共處於一堂之上乎此在出世之學
則可而不可以經世也村居劇戲不論戲之好醜
惟舉人之衆多講學何事可知此乎設科者固是
只有來者不拒護法者則須紹介必明此眞吾契
輩司領袖者任也夫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
親世每頌顏子有王佐之才他事無可徵只門人
益親處是有多少作用既不阻來學之誠又不玷
師門之教情通而準繩常在教廣而道誼日新亦
何嫌於聲遠方之朋來以爲樂乎

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尚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
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
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
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
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
昔之儒蓋有軀殼此身者矣今以修身爲本也不幾
於以夫軀殼者而持之爲天地萬物之主乎曰非
然也四大假合佛氏之見也故有四大各離今者
妄身當在何處之說而且指之爲血肉團斥之爲
臭皮袋儒者之見不如是也樂正子下堂而傷

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一簣不虧非禮曰必得正而斃
焉斯巳矣此其所重愼者豈軀殼耶
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
有以信修外之無有均平齊治也而後工夫一本
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
他有馳求而知止矣止則有定矣由是而能靜能
安能慮以能有得矣學之所以先知本者其以此
也乎

曾子若無弘毅之心安得空傳大學孟子非有豪傑之氣安能無待而興微獨二子即孔子非發憤少遇艱屯便懷倦厭亦何以成孔子乎世之學者資性未必後於古人只苦任學之氣不堅以致燕安之染易奪仁聖何殊只這不厭不倦的一段精神貫始貫終無有間歇非仁與聖其誰能之真所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士君子必有至公之心處國處鄉到處以身通爲一體即到處以身引爲己任此莫非所以盡己分不爲多事也

儒者之學與二氏異決無有一言半句便通玄放下屠刀立地可躋佛者守得住耶不慾不悟急於求悟便有籠罩凌躐之意斷斷乎不能守矣故近有問本地如何景象者僭答之曰此亦有何名狀只看你止之入處淺深即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耳又有問至善如何指點者僭答之曰此亦何可名狀只看你修之工夫落處即止之流行自漸見其合節耳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全止也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全善也其人爲之躍然稱快

心性之辨本自難說亦本不須說其不能無說者真是不得已之意天地固不可着實道他無心亦不可執煞道他有心所謂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容或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所謂不究物源但矜我大故其學汗漫而無歸窮高極遠而不適乎人倫之實者豈獨慈湖病世之知有心不知有性知有理不知有天者其流之弊一切盡坐此矣此最學之深患鄙人之所痛心疾首過不自量亟欲明孔之宗而忘其踰僭者也

修身爲本肯信爲求仁方法否知修身爲本肯信爲

即是止於至善否本末始終肯信爲教人知止之法否悟此則孔堂不登契勘可合矣心意知物原是身之全體致格誠正即是修之全功上字是命脉本字是消息後之專揭致知者果誤也不達者乃復謗以爲諱心不言遺知不用又過矣大率仁之一字後來看得與孔曾較異所以致此牴牾耳

所云臨境界不能特立者不省是何境界富貴貧賤威武節節要透關乃稱爲大丈夫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幸自勉旃修身爲

本之學只一步倒塌便全體無處討徵信也虛玄之說能與吾契談念於契無補只朴實頭就此四字脊劄定脚跟日求進步庶其有益而師與友兩俱有光矣

知本要矣知本要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難言之矣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看來艮背便內不見巳外不見人此箇消息畢竟如何體取提出此箇訣竅却也最好玩味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真不動聲色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大本立矣

大率止於至善修身爲本雖成兩句話頭然却只是一箇消息鄙所謂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向有友謂此學只做來便見口說總無憑若不實將止法倒入此身落地下手顱頂指謫則所謂修身爲本真是一句最無義味的話本也

大意讀後竟如何此亦不得巳而有作葢以證修身爲本之旨原是孔門之家常茶飯也又以證修身爲本一句確然是孔子求仁之方法也大學者尚是托空言論語則師弟子日相證印所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矣更何疑乎更何疑乎

學問非擔荷則分量不大精神非[illegible]則品地不高借揭止修又揭弘毅葢以此兩字爲大學問做手曾子所得力學者之準範也往喻同扛一箇字軟脚不得

古人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纍而行總是無爲隨機順應只不着加減則升之爲天沉之爲淵自是世中合有之事亦自是生人合有之譜不足爲深訝也

道義人共有之只爲顧後瞻前不肯出頭露面以致碌碌枉淹歲月既以自悞又悞他人此伊尹所以

爲聖之任也昔人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今世以意氣激昂爲豪傑以恃才能取功名爲豪傑彼烏知夫不徇流俗不避毀訾毅然以古聖賢自期待者乃真豪傑哉

聖賢五百載一逢公卿比肩隨踵而至開闢有南昌屈指仁賢必以孺子稱首閱今千載尚少匹其休者開闢有西江學問淵源僅一陸子靜必欲競通顯則橫金衣繡者非少其人必欲紹休往哲則孺子頹然布衣耳子靜區區僅淹州縣彼顯榮尊大者今可與彷彿量高下哉有志者觀之可以知所

擇矣

修身爲本葢孔子透性之宗直將崇品編秖比夷分量闗學者自奮之途掃世路低昂之見抗開宗教肩荷乾坤士誦其書者人云自孔氏矣必欲心孔之心紹孔之脉者何其少也嗟乎此豪傑士所以不多見也

學不透任何由勇任不勇學何由行姑盡吾心盡吾分知乾坤不辜負孔曾也

負荷斯文莫如身重綱維世道莫如學重有經世之志必先重學有任學之志必先貴身身常修本常

立而學問之機括世道之綱維乃真在我矣

鐘鳴鼎食僕初未經少涉塵勞泊乎鮮味然既居林之下自合守居林之分了居林之職即以丈之鉅望崇階亦宜晉爲遜置不至空閑過了好日子矣昔賢謂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必竟亨者自亨困者自困如鄙人者亦合下帶來原不是封侯骨矣不必作出位之思矣

知本之旨恃愛之故畧已披宣埶否尊裁未承報答要之彼此兩無門戶之岐即彼此共吐悃誠亦何異同之有惟學爲歸惟理是學昔人謂藩籬剖破即是大家又云孔子無私門戶與人私商量如僕與丈兩人胸襟真如虎相爭卒不愧此矣

知本之學真千載未明之秘寳發自今要非偶偶此一德同心豪傑如公者所宜亟爲擔荷也世味只如此俗務無了結鳳紫金綱逾霄漢以何期今古豈無賢傑非外絆於功名則内羈於塵寰此所以奮身者少讓過了孔孟獨出一頭地也必竟要與孔孟對心腸與乾坤較局量抹殺世情毅然超出而後允稱爲千古大豪傑也

中爲未發昭然非知止善執中千載一脉而或危或

微則發用之幾人心道心之所爲分剖抱知之所以有良有不良者亦即此此體用雖一源歸宿必有攸思知人必知天欲誠身必明善此從來學脉如此也用者知止者善此擇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

怳聞多恙重以多牽經世艱難大抵類此鑽木出火淤泥紅蓮必欲舍勞苦別求度脱離汚染逈作生涯棄人倫事物爲高虛懸遠之想此性學沉溺所以祗作空言也修身爲本實在經世宗正不如此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葢

就在轇轕紛拏中直下安身立命所以步踏實地
無有等待空閑無有得喪窮通險夷順逆一切皆
進德修業地頭不致虛擲也
離身無本執身非本往來有是語要識喫緊意悟之
則可執之非是修身爲本朴朴實實身是本矣又
何執身離身之有他章所謂知修身爲本而不知
知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善猶爲見之次也正謂
此也要緊悟知本知本則自然知身非軀殼知本
則自然知本歸至善而止與修之用兩俱蘖底矣
堯執中孔止善中何爲名善何所指謂虞廷學脉在

道心之微故謂大學宗傳以致知爲與中庸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謂未發昭然非知矣篤
恭不顯徹底無臭無聲此知本所以爲性學也雖
然執爲心執爲性蓋難言之矣鄙所謂入手一箇
知止合頭一箇知本眞所謂不傳之秘也語涉大
意非誇妙趣正在阿堵
居山多暇再檢手書止趣淵微確然深入須要破盡
心意知物之壍隴然悟於修身爲本之竅乃爲至
命盡性直達天德與執持把捉者手勢固殊科而
於玩弄了度者宗趣更隔一霄壤矣

吾平生熱意滿胸只有愛人成人任直之過所以友
朋間因而信向者固多其儔嚴憚避外者亦非少
然自省此心却無他也到底只有箇愛人成人而
已天地大德只是一生仁者之心與物爲體此中
何可着得絲毫間斷
學問必要歸宗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委也不是要
人同此話頭必竟同此提挈而後同此歸宿同此
歸宿而後同此結構昔賢所謂志則大矣號則不
可只義與利之名號小小分頭而治與亂之結束
竟抵千里今承弊極喫緊在茲此固鄙人之所爲

蚤夜憂念不皇寧處者也
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貴察也鍾子期死伯牙
終身不復鼓瑟感知也楊泣岐墨悲染痛失眞也
故孔子惡似而非孟子至詆好辨然孔孟得已哉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非孟子詞闢之瀾倒綱頹
末流誰與收拾朱陸紛紛彼其時負戶分門伐異
黨同者尤可畏畢竟歸一是所謂千載外有子雲
亦顧自信之非與是何如耳
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揭若不祖致知自可別自爲宗
必若祖致知則全經具在星日朗然大學之宗趣

其不歸宿於致知也昭昭明矣至於知爲分別又是自然之理不學不慮特指其用之不雜者言而非以有學有慮爲用不學不慮者爲體也昔人謂意之誠者動以天也孩提之愛敬則正所謂意之動以天者也指知能而謂之良者正以此也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若不祖孟子則可必若祖孟子則全書具在星日朗然鄙人道性善編亦既條析之矣其學之宗趣不以知爲歸宿也亦昭昭明矣

區區挈止修葢出半世磨礱可謂徹透孔曾心髓然又取足經文就手拈掇非由杜撰所以信而可徵只肯實用功者當下自明白此難以口舌爭亦不足爭也止修兩字尚厭多門誠正格致豈不更增繁碎此學所以貴知本也

學問決無奇亦無速奇者必屬怪迂速者便涉功利不但儒家即釋氏亦不取此所謂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入清淨覺者非修多羅了義語乎然則即以學佛道亦不取此矣辱諭謂深與禪理非所達者益是謙謙語必如此寸累銖積水漸木升守轍循塗實修實止月考之晦如其朔歲計之臘不異春乃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

承索諸書具見銳意伊川所謂三十前誦讀五十後著述涉獵搜求大率蚤歲事書本無窮少讀何害先生者大率少見幾部後生者大率多見幾部僕自辛未入粤後已不讀兵政暇尚或一翻閱粤歸六載於茲寔是一字不讀而此五載中不讀則昭然人所知也明學爲急此皆逐末務即以公精力厚恐亦非其時也

鳴琴堂上弦誦滿城知本治規氣象之雍容可想而見也寧拙毋巧寧鈍毋銳寧忤當塗歡毋拂百姓欲寧渾渾捨人之過毋察察見魚之情吾半生學問涉歷世事非少知決定無所用智而在爲民父母有志知本之學者尤宜有深念也

性分體量前古未融直至孔曾方纔徹透所謂自天子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品級千層一口打抹直以帝王韋布統一聖真治教君師管歸一緒俾人自成自道不必階尺土一命之寄其度量[illegible]孔直是夐邁堯舜未比其隆謂之生民以來未有不爲過也而世儒謾有訓詁[illegible]文使大聖大賢苦力全提而萎榛[illegible]竟爲淪晦

大率此箇事業亦有專長凡屬藝能皆難強步所謂
人各有能有不能畢竟其分之所限者天也古人
作元命求多福自道自成者要不在此顏閔不居
文學之科夷夔不兼曆象之數鳧脛短鶴脛長各
充其天之所與而無所矜較附益此吾所以常用
其長而不困其所短也是即所謂輔相裁成若爲
順天之命而實則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求中行之似則莫似於鄉愿較自立之誠心必有取
於狂狷與其同流寧其戾俗與其合污寧其矯世
此嘐嘐踽踽者之以振奇忤物若未協中而慕古

甲今其自立之誠心正孔子之所謂可裁取者也
傳來手教有感知本之宗過信蠡管之揭取徹克復
具見悟機予所謂修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
法也蓋亦有契此也實落要做天地間大丈夫舍
此無別學實落欲拯斯世斯民之墊溺舍此無別
方道邇求遠事易求難此意所以空勤見愈支而
道愈不近也
諸所稍研一一契理至所云止本悟則大本在我而
聖經亦爲末尤可見躍如意止爲死法本是活機
止者止於本也予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本地

徹即止之爲用雖有定執亦活潑潑地不可以班
見管窺求矣更味之
學惟知本本在修身借以此爲孔門求仁方法又不
知於高明意旨有契與未蚤年盛氣虛見滿胸及
此氾無實際鄙人蓋亦經創而云不得不向孔門
平實地裏走也
聲利貨色稍有志諒不屑心伎倆功能儘自支不免
屑手覷公氣味察公心神知所趨嚮灼然在二累
上矣雖然惟學難明惟似難辨惟多穴最能亂心
此古人所以貴於擇之惟精而又貴於守之惟一
也

畢力於官所以畢力於學不忍以身謗官即自不致
爲官妨學知本兩字只一提到便知所歸決不效
世情之隨勢低昂與之共驅役也
吾輩講學者動輒說性命固養德即養身制事制心
懲忿窒慾果專志自不必分情於玄養而至命盡
性有一以貫之者矣外儒宗說養生生則養矣恐
非所以該性命之全缺經世之用孔子與老聃並
世高其品不學其學甚見固有在也
僕邇益迂闊曾與宋青霞[illegible]共堂而處者七

日一語不置問人共美渠年多僕異焉頗有詰渠
年眷以爲審如是而多歷年所性命何關世道何
補此其所以爲迂闊也公幸毋惟焉虞君術知巳
試有徵僕愧不能從然竊恐其無補於越簹而有
妨於大道也惟公猛撥置直從知本立宗知止入
彀而嚴修誠正格致以隄防之恐養德養生術莫
過此宗趣一而後意端不雜邪枉拄而後標準可
依諄諄懇懇日與友共之者乃真可云行有恒而
言有物矣
修身爲本四箇字看得徹守得定更何餘欠顧恐性

敏者知見不免多開氣盈者精竟不免走透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爾無二爾心戰戰兢兢那
有閒言時候真一步出位不得也
知一分即有一分受用謂纔深知不足盡學者非也
闡一分即具一分功能謂纔透發不足盡學者又
非也老安少懷大矣無伐善施勞高矣車裘雖敝
亦必與友共之乃不失爲量分圓成也而其爲無
欵於公物之量者一也少懷安少退托即成自私
自利
答王學呈日炳然顯時因緣凡有時節昔人謂文

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之能以口舌低昂
學問何事豈在取同旦夕始而咲中而排終而翕
然隨以定亦惟其理之有真是而已矣
寸累銖積必竟盍棺品定此學所以難也此堯舜周
孔之所以業業兢兢惟日孜孜檢身如恐其不及
也每愛古人愛身存道之語又愛楊子存我爲貴
之言又愛文中子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安其身
者所以安天下也皆有味乎其言之也不然所謂
本之則無如之何矣後世儒者之道不明故使佛
老之說得以交亂修身爲本之學不著故使意見

知解之說得以橫生直以意見抵真修知解作實
際老佛之唾餘當孔曾之心法此講學之士所以
人滿天下號稱知學而學卒不光也
學問只有一是而趣嚮之歧則有多徒同學孔氏者
尚有得宗與不得宗共造聖域者猶曰同道與不
同道此學所以未易明也今欲辨者豈真在於披
緇削髮之倫似是而非乃正在於章甫逢掖之輩
世之學者苟非真有以信其一是人傳詩禮尸誦
孔曾亦何所執據以判其必非往往習傳循誦推
墨援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謂萬派千歧皆可以

適國也不知聖賢之所爲懇懇諄諄者辨正在於此也蓋其所辨者正在於毫釐而非千里也若千里則又烏容辨也昔賢謂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夷者也此最得孔子辨端之意

執中之論向已面說不審尚能記否尚肯信否中字必竟是指知否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中爲未發昭昭非知和也者則所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正所謂道心也良知也喜怒哀樂之發固有中節者

矣亦有不中節者矣固有和者矣亦有非和者矣試看未發亦有中者乎有非中者乎此其理甚易見也此其所以爲天下之大本也執中消息正有透此止於至善非即所謂允執厥中者乎此大學之所以必先知止也揭修身不揭正心謂孔子果無見哉嗟乎微矣

儒學久湮紀綱都喪大防一潰士氣轉卑動以濟時行道爲稱扳引孔孟皇皇汲汲謂懷寶不可迷邦而屈身乃能伸道嗟乎世豈有身既屈而道尚可伸者耶

南浦邂逅瑣瑣臨岐是否有當君意然寔自三十年苦心磨砥字字血誠匪爲虛飾艮背即知止只艮背便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此非反己切實體驗未易見程先生所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者正是此消息也非深有悟於孔曾教旨者不能及也

止字不別爲法只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知修身爲本一意在身上注精一力在修上著手而不分情於流俗從違人面向背即修處正是止處修處真得力止在其中矣豈可云止字全然不悟而修

字乃獨可致力也乎以吾言之要緊正在於修自朝至暮念念無有走失事事無有愧怍不知更何處別討止的消息

古禮大宰爲有國有家者設今皆齊民矣庶人無廟故直祭於寢而已浦江鄭氏之禮正所謂遵寢分而酌之以情者耳一堂合食男女有分而世次不紊此廓翁所以舉之而陽明先生是之以爲可行者也前乎此亦未有考也今吾契既有見於翁媳覿面之嫌欲祭行一時主分兩室理亦有可通者但要令兩堂之間俱可展敬成禮於考妣無低昂

而又中通氣脉使祭者不妨駿奔得並申對越耿雖分而寔合於祫祭之本旨乃爲並全而不悖也惟酌之更一考而行之豚子所謂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予何人斯敢專以禮許人乎

近每愛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每提以示學者謂只一個字不相似便不是以修身爲本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更是説得好悟此則所謂知本知止者一以貫之矣

大率吾徒處世非見學旨之是者相與共明之則必見學旨之非者相與共闢之蓋非衛道即明道未有合將兩是處於可不可之間而可以言學者也

雜著

識仁說

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手足之持行者孰爲之曰仁也不寧維是爪之生髮之長筋之轉脉之搓者孰爲之曰仁也然則通吾身無一而非仁也天地大矣於我相流通乎萬物顆矣於我相應感乎曰不相爲流通應感者非仁也然則通天地萬物無一而非身也乃有隔形骸分爾我同氣而仇讐視之者彼獨何心歟曰忍也所謂不仁者也目之明也有瞽耳之聰也有聾手足之利便也有痿痺則病也所謂不仁者也曰昔之仁有以愛言仁者有以公言仁者又有以覺言仁者孰爲近曰皆用也覺其近之矣然亦非至也朱子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理最盡也嗟夫知仁之必覺也又知覺之不可以名仁也斯其可與言仁也已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此知本教也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

丁丑春書質銶浦學舍會友二條

大學曰在明德在親民備矣必曰在止於至善必先知止而後能定能靜而後能得也是其工夫之喫緊

全在知止入門之初就先於知止也問止何在至善是也必竟至善者是何物也若不明知至善之爲何物也則止之一字將安所寄托耶舊説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以德業之極致言之也審如是孔子而下卽顔曾吾未見其聖域之優入也是顔曾尚未得爲知止也又有謂天命之性本如是其純粹至善者也至善者是指天命之本體而言也此其說似也但止之一字非依稀彷彿之謂須實落脚一副當精神有所安頓依泊必竟所指謂純粹至善者又安所寄托也至善不知而謾言止止不知而

謾言明德親民且謾謂之有定能得者吾不信也試思之試思之

予每謂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聖狂何所岐三氏之教何所分體不異則宗之趨向異之也竊以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自昔論學者必以格物爲始功邇來論學者又揭致知爲宗旨今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以致今日辯致知明日講格物充棟汗牛總付之閑家具矣古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讐家自孔子著書後到今二千餘年學者但一開口真是與格致成讐矣畢竟懸空兩無事

實可痛今予目睹直信經文揭出修身爲本而以格致誠正爲功修齊治平爲尊家國天下爲所處之方使人合下歸在本上手到便可着功不復牽於破碎支離之見似甚簡易明白請君子亦既聞之矣信之矣古云有諸已而後爲信故耳聞非信口說非信文義講解得曉了非信腔格摹倣得習慣非信何者總之非實有諸已也必實有諸已而後可以言信必在堂之士人人實有諸已足承當此信而後此學乃大昌明於天下也乃不爲孤負鄙人區區也孔曾千載不没諸君皆並在坐信否質言之會畢有以見敎

丙子春書質石龍會所諸友四條

明德親民備矣必先止善者義何居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至矣復云知本者道何取乎止乎止乎其學之始乎本乎本乎斯知之至乎必明於此而後可與語大人之學

不覩不聞者果靜乎果未有感乎莫見莫顯者果感乎果動之端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惟一惟精厥中允執是謂知本是謂知至是謂之愼獨之學

參前倚衡常目見之者是何景象承祭見賓儼若有思者是何端倪已克矣天下何以歸仁修已耳何以

安人安百姓上帝臨爾毋二爾心恭已垂裳天下以理是之謂帝王明德親民之學

仁知病於成見百姓蔽於不知然纔有知便立見矣纔去見又無知矣既竭吾才如有立卓順帝之則不識不知必明於此而後可與語入聖之路

別陸廷獻序

曩予官粵時則聞吾豐邑有志士曰陸廷獻在槧鉛中翹然見頭角嘗致書一通扳引古豪傑聖賢論以世所稱恃才能憑意氣取功名者非豪傑必卓然以古聖賢自期待不避訾訶世者乃真豪傑也廷獻

益感奮既予歸自粵日與諸士友談知本學廷獻嘖尤篤日三四踵予舍不懈輒分漏乃輟因以益信夫聖人之可學而至也知本之果爲學聖宗竅也越明年既領薦告予友人李汝潛李孟育曰古有師其人未必師其學者有同其學不必師其人者今之倡修身爲本者誰乎則孔曾揭之先生述之前乎此未有也予師先生學不師其人可乎二子曰然廷獻曰予不敢苟也卜吉致齋正色以謝親友過從越三宿乃介二子庭見于予予不敏愧無以受廷獻知然念此學之寥寥殆將千載也管窺蠡測之見之似不徒然

也非豪傑之倫而誰與共此則又不敢辭也雖然廷獻亦嘗聞古師友之所以相期士之以豪傑自命者乎以一人而身家國天下之寄以布衣韋帶之士而比量於天子之學此真豪傑任也曾子之所爲仁以爲己任者此也蓋受之夫子也然而必正心必誠意必致知必格物所以敬反諸身者表裏精粗無毫髮不盡也在家身家在國身國在天下身天下修之家而家有未齊非修也修之國而國有未治非修也修之天下而天下有未平非修也又何其自責之備而爲功之密耶此豪傑心也曾子之所爲戰兢臨履終其身敬省而不敢忽者此也蓋受之夫子也故僭嘗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前古無人如此道此夫子獨開慧眼也一生所受用處也故敢以布衣抗立師道爲萬世開宗教統三千之輩誰不聞之獨曾氏得其宗卒承聖道統者則以其所負荷承當處有異於諸子故也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亦曾子所一生受用處也嗟乎古師友之所以相期蓋如此士之欲以豪傑自命者只曾子蓋可觀矣少落聲聞卽屬影響少激意氣卽有消歇少依才識卽有靠添少飾皮面卽有包裹端緒小

小差訛當下毫釐千里而於古聖賢致遠任重弘毅之實力天壤相遼絕矣行矣廷獻將載此學與之北矣其以予前所稱者自期後所規者自勉必無愧於古師友交誼乃無負於今日之與無忝於初志之所自期願也哉于時廷獻將赴禮闈請弟子請予所以付囑廷獻者故不以病辭次第其語爲別

李汝潛字說

汝潛名大昭初字汝德避先太宰古灊公字請於予而改之蓋名與字義相表裏林林總總均一人也名之所以名其人也冠而成人責有加矣字之所以貴

其名也故名與字貴相發也蓋靖節名潛而字淵明考亭名熹而字仲晦取其相發也今予之字昭也有晦之意哉文公道德冠章逢文章滿天下譽望施蠻貊感矣蓋有得於晦之力也平生立朝僅四十九日棲遲武夷白鹿紫陽嶽麓之間下帷發憤絕意世途直以繼往開來爲任晩復以晦自箚蓋有信於晦之力也今汝潛之於斯亦有潛之念哉易不云乎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以言其時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此以言其守也汝潛信當其位矣志其守矣知本者其源乎知止者其奥乎脩之密則彌深止之固則彌厚而潛於是信孔昭矣木晦於根春榮燁敷蓋屛山祝文公意也敬爲汝潛誦之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五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六

門人記述書

先生曰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故先生之學以知本爲宗而以脩身爲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先生常常舉之且曰只看此自然識學之大自然明學之本

先生曰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只是教以脩身爲本

止脩二字先生自謂拏出孔曾心要又謂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又云止爲脩之主意脩爲止之工夫眞發二千載未明之秘

先生拏出止處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亦千古獨得之見

先生曰後儒懸空說致說格辨物辨知費了多少頰舌終於不明孔子只揭出脩身爲本實致實格而知與物亦當下昭昭不復煩詞說矣學者苟未信脩身爲本則請看後儒格致之辨充棟汗牛何故終於不明

先生曰格致誠正原是脩身之功除却脩身原無虛

用之理除却格致誠正亦別無脩身之可做手矣
先生曰家國天下隨身所處而地異齊治均平隨身所脩而事異
先生曰脩身爲本原是孔子透性之學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貴賤之等自是截然論性分則真所謂兩無加損
先生曰孔子平鋪八目只就中輕輕拈出脩身爲本而八者一時俱到
先生曰予於壬戌偶因讀易始有悟於本末始終之竅然尚謂爲淺閱此二十年來乃斷知孔子學問

只有這箇悟門賢輩非深體之雖日相從講於知本之學亦未能信
先生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等看得深致斷得斬截葢孔子徹有悟於此也
先生舉陽明先生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曰此徹悟大學之旨只不知何故却挐致知
先生曰只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邇來學者間亦有知知本之說者矣却又不知只是知脩身爲本則與辨體之說何異所以又錯
先生曰經世之學必以脩身爲本盡性至命必以脩身爲本
李生大昭問先生謂大學一書語孟六經盡其註脚脩身爲本一部大學又其註脚昭思孔子於易曰讚於書曰序於詩曰刪皆所謂述而不作者也獨於春秋謂之作耳如先生云則大學一經亦作也非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先生曰是也自昔聖人大率處順安常不欲創新立見經傳雖多述者十九可以作名者以予觀之自有文字來只有伏羲畫卦皐陶陳謨箕子闡範至孔子作大學爲書四部耳其餘則皆所謂述也春秋一書雖是創立體例

事則桓文文則史獨其義孔子所謂竊取之耳雖作猶述也惟此四書則真所謂先天開人創新爲學者立規準也此象山所以謂唐虞之際道在皐陶而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大率庖義之易全是言天虛含人事之象皐陶之謨直將典禮命討本歸於天而以天之聰明明畏體合於人洪範則備列九疇本其原爲天錫而以休咎徵應管歸人之一身使知出往游衍無非天命之所鑒臨視聽貌言動與氣機相爲呼應其所以發明天人之致者深且密矣教天下學者至命盡性之法備且嚴矣

盡矣孔子出來何意更別有作所以序書刪詩讃
易脩春秋自謂之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蓋孔子實
語也到得晩來祭見學術之詭言天者高入於虛
無執有者泥象於形器虛爲黃老假爲伯術雜爲
陰陽名法而皆托之易範以自文飾惑世誣民畔
道亂正使學者入於其中皇惑迷溺無所執以是
正裁擇思以定萬世之章程拯世途之瞑背乃特
作大學一經手授曾子以遺天下來世首揭明德
親民要以止歸至善就將事物分別本末始終先
後教以知止之法次列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要

以本歸脩身却將本末厚薄斷以理所不易以示
知本爲要不復虛談天人之理而惟實說學問之
道使人高不驚虛卑不執有循是而止之則一副
當精神點點滴滴直於天上歸宗循是而脩之則
一副當精神不識不知隨感而通無非天之用事
而謨範易象所談天人之際乃一切實落有做手
矣不復托空言矣不但不托空言而所謂高之驚
卑之執異端邪說舉不足以亂真反道而萬古斯
文之極定矣區區每有言曰由孔子而上聖聖相
承道同心一不必提宗當孔子之世異端兢起邪
說交張不得不提宗自孔子而下人傳詩禮戶法
孔曾不合更提宗故提宗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則確然孔
子提宗句也六經之所無有也不但德於此明民
於此親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家此齊國
此治天下此平知止者必於斯非涉虛也知本者
必於斯非偏寂也此予所以敢斷謂語孟六經盡
其註脚而脩身爲本一句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者
其言端有旨也孔子非徹此固不敢以布衣章帶
之士抗開宗教肩荷乾坤孔子非述此亦真不足

以統一聖真度越百王師表百世賢謂大學亦作
蓋其信然其功直與庖羲等謨範尚不足比其隆
矣

先生半生攻苦洞有悟於學問之宗其於大學尤爲
徹透孔曾心髓如以物有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
脩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以知本爲大學
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脩身爲大學歸
止之的又曰知止者非他知脩身爲本而止之也
知本者非他知脩身爲本而本之也以止爲脩之
主意脩爲止之工夫以格致誠正爲脩之條理以

齊治均平爲脩之用事不以明德親民分本末而云德與民一物也卽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不以止與得分終始而云明與親一事也卽下文之所謂誠正格致脩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而先生獨先知止自昔諸儒懇懇諄諄憂格致之無傳而先生獨曰格致無傳揭出止脩謂爲孔門心要又挈止處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大義數十炳如星日皆發前儒未發生輩始聞而喜已而疑已而悟乃信經文之旨本來如是赤白青黃蓋是各還本色先生之言不我欺

也世之學者謾以舊習爲障兼執未虛之心乍聽先生之說無一不與先儒違者雖理歸一是到底諒無疑間容亦有立異好奇謂先生故爲是說以高自標揭者矣豈不謬哉

塗生邦直問知之一字陽明先生以爲靈明之體先生謂爲分別之用就經文中原有五箇知字得無亦有指體而言如陽明先生所云者乎先生曰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爲心統性情之故知則不然自就心之用說予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知止知先知本知至四知字想賢不疑只致知兩字似覺工夫在上或者屬體耳不知大學一經直將體歸至善卽心意已就用邊了故致知者卽是致其分別之知也故知獨無位隨所感觸分別者卽是知之位矣曾子之所以不別爲傳者亦以此也大抵名實相須虛爲之名者卽是實因其體知之不可互指爲意猶意之不可互指爲心眞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工夫亦無地可措手矣故凡說知者不論良知眞知乾知易知與夫德性之知聞見之知記識之知思慮之知用之良不良

不同而其爲分別一也舍至善之外無別有體舍知止之外無別有工矣予所謂攝知歸止者豈眞艸艸言之乎

先生曰止於至善是本體脩身爲本是工夫

先生曰只要悟得本末始終四字徹卽隨地隨時皆有歸宿

朱生鍾問後儒好辨體識仁全篇說工夫點體處只渾然與物同體六字先生曰是乃眞識仁者更著一語便贅

先生曰此件物事本不可睹聞聖人卽還他道是不睹不聞本無有聲臭聖人卽還他道是無聲無臭後之強爲名者總爲見之未到

先生曰大學點體只是至善兩字盡矣盡矣更著一語便贅友朋中間有將本字作善字看又不是此不但不明善字亦不明本

鍾又問陽明天啓聰明於學豈有悟之不盡致良知之揭端爲訓詁詞章發也先生曰然予知本義亦爲老先生如此解說其實欲救訓詁支離揭知本更覺緊切

先生有三轉語自謂之覷而孔曾當爲首肯一曰物有一條是教人知止之法一曰脩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一曰艮其背一句則脩身爲本之旨訣也

先生曰六經不提宗只有脩身爲本一句六經無口訣只有艮其背一句

先生曰求仁兩字最要玩味若作求心便不是

先生曰脩道以仁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皆朴實頭指出歸宿

先生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至哉言乎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

先生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正是服膺此也

先生曰人不知而不慍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論語只如此看

問中庸一書舊說孔門傳受心法中間贊聖之語十居五七得無亦有指而言乎先生曰此是子思親見聖人來味之不厭故言之不足又再言之中間或曰至誠或曰至聖隱隱俱是贊着仲尼不但祖述憲章一篇爲然也君陳所謂凡人未見聖若弗

克見子思蓋見聖者橫縱曲直轉覺摹寫不盡真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也其寔贊孔子卽所以明性學又非二事

沈生蕪問唐虞之際元凱布列於朝殷周之際周召畢散並在見知之列象山先生何以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先生曰此意大畧已與汝潛言之矣然更有一說世每謂轍環周流孔汲汲孟皇皇要爲行道之計審如此則孔孟盍貧緣躁進之尤者矣安土敦仁遯世無悶豈有汲汲求庸而可以語遯世無悶者乎豈知孔子盖

合下以繼往開來爲心故汲汲爲得人傳道之計世只知重行道豈知明道者所以行道也以予言之行道者其功近明道者其德遠何者行道之功在一時而明道之功在萬世也此宰我子貢有若之所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唐虞之際獨有皐陶陳謨殷周之際獨有箕子作範雖羣俊盈朝學同德一論明道之寄夫安得不舉而歸之二子乎

羅生懋忠問周子之學專以主靜立極近日聶羅兩先生尤主其說信尚矣不知何以却自註曰無欲

故靜大率無欲之後妄念乃能不作此其所以靜乎先生曰此却不然陽明先生曾有言曰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蓋以靜爲體也若以欲靜之後妄念不作即是對動之靜而非所謂無欲故靜之本體矣學聖章不云乎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之欲亦不對欲而言蓋本如是其無欲也亦是指體而言也故予於四儒序倒合舉而互發之且引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證可爲洞見周子之心得其髓矣故主於靜一於無欲者其宗同其旨一也無欲故靜亦是周子不得已而爲言蓋上文既有靜而生陰之說下文却用主靜立極點破不明彷彿身靜一邊主在陰矣語滯意圓亦是病處不對動言亦是爲他解說之語只一到解說亦便是條貫旨趣處小小欠清楚也

李生慈問先生謂止慮兩字絶與禪家寂照止觀相似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其所以不同於釋氏者就於應事接物之間分別始終本末先後使知歸宿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未論全學只此一條其所闡明亦真是千古未發只不知止觀法門何以偶同儒學止慮兩字何以亦有近於禪宗

先生曰生知水否水非止何以能照知鑑否鑑非空何以能明止而照豈獨人心蓋事物之理凡皆如此也儒學與禪學誠兩宗禪者與儒者之心無二體靜以待動虛以受人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但禪之止主於空故外人倫遺事物以求之其究不可以經世儒之止主於實故即人倫事物以求之差毫末而與千里本末始終此[illegible]字每謂把定入道之[illegible]而又指盡經世之竅要[illegible]悟之即禪學儒學之所以毫髮分岐經事宰物之所以縷析條分安神定氣皆可不煩詞說

解矣

有兩友論學一友謂只用脩上可著工夫止者主意而已格致誠正所以脩之者也一友曰不然以愚究先生稿全在止上落根今其時刻用工全在於此舉以請質先生曰止爲主意脩爲工夫蓋對脩而言則止爲脩之主意其實喫緊工夫正在於此格致誠正爲其有不能止而脩之者也舊答凌潛書有謂真止卽是脩真脩只是止悟得此則誰非脩者誰非止者立命歸根總在一處而誠正格致若綱在綱隨事提點乃不爲支離散漫矣

蔡生宗道問宗道讀稿刻至答包公書謂脩身爲本四字孔子親手拈出敢僭謂知止脩兩字亦是先生親手拈出先生曰善哉善哉止脩兩字每謂挈出孔曾心要令爲汝一口道破矣宗道曰細讀知本義似是全解經文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三句却不曾着一語先生必有説先生曰也問得好陽明先生發明大學之道蓋深有悟於萬物一體之旨至説明德在親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尤爲儒先不到其有功於聖門非淺儒衣儒冠人皆孔氏之徒孔學明何取更贅一語孔學未明又所謂當仁不讓師卽受業先生門墻覿面當場亦不得而不講也

蔣生仁問先輩多挈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學宗旨先生於答蓉山公書獨曰明明德懸空明不得何也先生曰非止則明德無本可據非脩則明德無用可循昔賢解德字謂是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理亦是若非行道而有得又烏有明明德之可稱乎吾故曰明明德懸空明不得脩其身以正誠致格而德明非獨如此也脩此身於家而家齊而德明於一家脩此身於國而國治而德明於一國脩此身於天下而天下平而德明于天下此堯之

所以被四表格上下文之所以光四方顯西土也明明德體段分量必如此看

黄生汝祥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挈之有宋諸儒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知止何也先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箇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着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正誠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説心有不正故用正之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

用致之格之之功令此一時爾試反觀心尚有不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曰此中祇對歷歷分明似亦無有不致無有不格先生曰如此則學問功夫一時間便爲空缺矣汝祥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世之學者尚有牿於舊見舊聞若爲故翻前案欲創新立說者豈不謬哉

一友因論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舉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交戰於胸中故

癯問曰子夏聖門高第也何難於自克如此先生曰戰則癯不戰不癯未論顏曾卽子夏地分亦未易到眼前友朋誰不從事孔學曾見有一人爲學之故交戰而至癯者

俞生世咸問曰古之帝王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後世端居九五萬國咸寧天下亦以大治不知古人之所以必用巡狩者何也先生曰文中子曰舜五載一巡狩國不費而民不勞者無他道焉兵衛少而征求寡也此亦僅說得節省一意其實雖甚節省亦竟勞費而事竟不可已者夫豈無其故乎嘗以此等真古人萬不得已之事予民分土人各有君矣大主虛尊全無繫屬若非五載一巡遐陬僻壤何所仰而歸德陳詩觀風廷見耆黎以示四方知有親也輯五瑞同律度量衡以示四方知有尊也後代之事却與此異盍四海一國天下一尊矣一命之吏廢置自於天子幽岑遼谷戴白垂髫仰戴以胥匡若生者一人耳又何取時巡以重勞費曰然則封禪何爲乎先生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則文中子論之當矣

李生復陽曰三聖不言太極未嘗少孔子獨言太極

得無多先生曰造化必有樞紐無樞紐孰主張是學問必有歸宿無歸宿孰隆施是若非孔子揭出太極學易者直於卦畫上求觀變玩占忘其本矣復陽曰然則先儒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者其理是否先生曰是則是亦要善看此所謂就物而言無有一物無太極者其實只一極耳何統體分別之有

先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若無此根子兩儀四象畢竟何從出乎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意亦如此與太極特

異其名而其所指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一也曰如此則乾坤二卦不亦將爲後天矣乎先生曰伊川解乾字最好曰乾者天之性情也須信畫前原有易畢竟黙出太極四象八卦乃有根本吉凶悔吝一切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設矣黙出未發之中喜怒哀樂乃有根本戒愼恐懼直於不覩不聞上歸宿而不向外求討矣此寂學之關鍵易之命脉謂夫子之有功於三聖者此也語豈贅乎

楊生楨問曰居常無事提出脩身爲本宗旨倒身歸宿亦有端拱時候無奈習染之深無事中忽然發

出他念不知何方可以去之先生曰予每謂止唯一法脩有多方本地歸宿只有一門滲洩方隅大畧却有四欵非心不正則意不誠非知不致則物不格必竟從此發來別無路徑約畧分之心不正意不誠者是本領上合下帶來不清潔知不致物不格者是應用處區處不妥當楨曰彼時忽然而來亦不見得是心不正意不誠知不致物不格先生曰據此所說可見原不曾用工夫實加查考畢竟病痛根源只此四者當此發動之時就合自照自察看其根祟從何而來只一看到病處便當下止歸本處而無端發動者當下消融矣

夏生一鳳問友盡乎天下其品高矣德盛矣如何始尚論古之人先生曰此却不然一鄉之善士非小於一國蓋在一鄉必通一鄉爲一身若不能友一鄉之善士而謂之曰一鄉之善士者非也一國之善士非小於天下蓋在一國必通一國爲一身若不能友一國之善士而謂之曰一國之善士者非也隨分所及者卽與同體隨身所到者卽與同成不但如此也雖古今亦通爲一息也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但文勢抑揚頓

挫須如此下語耳胡康侯有兩語道得好謂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宛然一鄉善士章之義疏也但不合帶了文字氣所以不醒耳他日孟子又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亦是在一國卽身一國在天下卽身天下如登東山而盡魯望登泰山而盡天下之望也讀書者若不會得圓旨何由透得古人宗趣

陸生策問紹興致知淮南格物致知不可提宗信矣只格物兩字據經文似有歸重意先生曰如何曰

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俱着一在字八條目惟格物著一在字先生曰讀經者要會意究理者不牽文古人著書固以明道其遣詞處未嘗無法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分明是其中爾巧也却說中非爾力賢試將大學順口讀之到此天然合着一箇在字若說先格其物即不成文理矣下文緊緊接着就說物格而後知至知下節之有后則知上節之有先而在字可不泥矣且三綱領原是虛提葢約言之八條目却是實說葢詳言之言豈一端各有攸

當章句訓解之士泥句牽文如此多可笑者也

羅生懋忠問先生論語大意未論其他只王祀夢兆繼周爲秦兩事以證夫子知來殊爲有據忠嘗歷考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惟秦始終無篡奪之事夫子所以卜其繼興者得無在此先生曰此亦偶然之事三良爲殉秦鍼出奔倫理之間不愜人意者多矣聖人所以許秦之王者端只在悔過一節耳一陽來復則萬物皆春文過遂非無以異於沍寒重陰終迷而不解也悔心一萌洞然更始此真所謂天之生德致王之基本也試觀輪臺一悟綿祚四百餘年興元一詔未必發自至誠而詞懇義惻武夫悍卒爲之揮涕民心如此天意可知矣此真春秋二百年間列國之君絕無而僅有者孔子所以獨取其節以爲有近於王者之事可以續典謨訓誥之後固自有繼興之理耳

李生琯問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子亦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其鄙之也深矣何孔子取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後儒之評大率謂董孟所闢者管仲之學孔子所

取者管仲之功不知是否先生曰論亦未嘗不是只是要具經世之眼方纔認得管仲之爲人認得管仲之爲人方纔識得孔子之所取葢雖深取之而所以惜之者猶在也故曰人也却又曰管仲之器小哉是直以爲是箇人物而又特惜其本領上工夫合下來夾雜不清楚矣曰如何叫做具經世之眼先生曰每謂三十二箇棋子一眼看徹始終成敗之局者百無一二動手看見二三着者十無二三投艱遺大眼到紛然誰寔識經世之局者此所以搢佩雖紛紜于此具隻眼者難其人也然則

孔子何所取於管仲曰予每謂經世只有四局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出手做事此是兩箇局面到得春秋之際周室衰矣欲興周則周未可興欲輔周則周未遇主然天命固在未之改也欲廢周則周未可廢而列國分爭蠻夷猾夏周雖共主徒寄空名拱手而莫之救也於此時出手幹事只有尊周攘夷一箇局面管仲則既具有匡世之才一眼覷破知其局之如此遭遇桓公又爲可輔之主也故出身而幹霸者一段事業連屬諸侯攘夷安夏上不失周室天子之尊下得以申方伯連帥之義魯

仲連嘗有言曰齊桓公有天下當此之時實在天下爲齊桓公有也此又一局面也特其不學道不能正心誠意以爲之本領假仁借義使家有三歸之失國有六嬖之禍爲孔門學者所羞稱耳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義茍乖何取計利道既悖烏足言功管仲之器小哉孔子已惜之久矣曰然則所謂四局者安在曰此又一說也予每謂由孔子而上君師之道一由孔子而下君師之道乃二不階一命肩荷乾坤亘以布衣韋帶之士張主綱常民物之寄則自孔子始也此又一局也故敢抗開宗教抹殺等夷斷以脩身爲本無論崇品編氓同一學術後來孟子最是識得此意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而樂不存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其所性者大行不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之損分之在我者有常定也故曰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知之固囂囂不知亦囂囂其分量之在我者真常滿也意常定也此則迥然與三局又別一樣子也蓋三局者尚須倚勢此則不倚勢三局者尚

須待時此則不待時一介之士渺焉環堵鳴絃詠歌而四海之經綸管是矣千萬古聖賢之事業備是矣此孔子之所以甘老洙泗樂澹安恬不忍少殉其節以希一日之光寵也

黄生銓問孔子只說致知陽明先生點出良字似覺警醒近見峇山公答先生書乃謂之畫蛇添足何也先生曰不但此也大率聖賢立論就如造物生人片語隻詞無有不元氣具足者不但孔子之說不待孟子幇添卽前章之詞亦不待於下章補湊尋文泥句比章屬詞最爲道理之梗若必抉摘後

賢之言以足前賢之句假令後賢未作將前賢之言竟爲闕文矣試看堯之授舜止說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却說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只一言何曾少了些子舜復益之三言何曾多了些子

先生避暑匡廬黃生一清老學也備聞先輩之說中有未妥者執贄見先生問曰一清半生學問創有聞於知本有感此心然舊學牽纏亦似有得力者先生曰賢試說舊用工夫曰只是致良知先生曰賢致良知慮而致之乎不慮而致之乎一清愕然

良久曰豈有不慮而能致者先生曰如此則昭然不是良知矣孟子點良知要緊在不慮而世之學者直以慮後作良知也終其身致良知良知頭面先未認得却如何用致字工夫一清赧然汗浹曰不聞教幾虛過一生矣

先生曰易分明是言天而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盡是人事春秋分明是言人而命討誅賞是是非非一切皆爲性命孔子磨勘半生徹有悟於經世之理直下透性命之學大學一書蓋是老而有作止歸至善本歸脩身眞合易義春秋兼體之矣

先生曰未入門者看發心已入門者看開眼又曰有學無學望容可知是學非學開口而决

有友不遠數百里程携囊鄭重蓋將走京師伏闕陳言以死立譽便道謁先生先生不知也謾與談知本旨其友一日而氣奪再日而心灰又再日乃値輸本情曰予此行非專謁先生也念年至矣名不成意將直赴闕下拚死命以圖不朽耳囊中鄭重蓋冬衣也聞先生論不覺愧發於心痛懲於往信知爲學之道果與立功名者不同雄氣壯心到這裏分毫着不得也今請從此歸矣密密守此四字

符力耕養拙庶無負儒者家法

李生正巳問先生所論經世四局作者四書眞萬古不易之見亦前此未開之眼只不知先生何所取裁勘得清切如此先生曰生但知經世有四局豈知其會歸於孔子之一學知作者有四書豈知其兼總於大學之一經象山所謂宇宙內事儒者分內事也若說一切憑臆之斷盡廢考求固爲杜撰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必欲寸量銖稱較短絜長充棟汗牛卒亦有何憑據故要緊只在明學

貢生瑜問經書如舊何先生所論半不同於前儒先

生曰此無他前儒所論者多是説理我此所論者多是説學

袁生維禎見先生剖析百家各能窮其來歷極其歸趣問曰先生何以致博如此先生曰區區本不博若較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則某胸中不載者多矣但於其中稍成一家之言持之有故者則某讀之未嘗敢不盡心耳平生最是輕藐類書如玉海六帖藝文類聚合璧事類初學記之類一覽其綱便不置目此固世人之所取博者而予曾不屑心何博之有

胡生理問近有友論學欲專主默識者先生曰知本兩字是默識的根源知止兩字是默識的訣竅所謂默而識之者有指也若只懸空説默識不知識箇甚麽

有文士見先生開口説秦漢謂欲做文字只一句一辭不秦漢終落下格先生曰君言是矣却有一問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歐陽子大變西崑之體皆所謂文人之雄也百代之所宗仰也今觀其集中有那一篇那一句合着秦漢後來摹倣秦漢聲調字句一　與相同却未聞名於世者此是何故其友爲之茫然請問先生曰予曾有言矣文字可出奇學問則不可奇又曰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此道所以舛也不但韓歐卽子美以詩名家今檢其集中絶無擬古之作不但無擬古之作卽後首之調亦必脱盡前調韓文亦然此所以詩雖稱李杜文雖頌四家至論到絶手處韓杜兩人眞獨高於萬古也今學詩者便欲踵唐學文者輒欲躡漢是直於漢唐文士之輩車塵馬跡之間效奔走者耳韓杜旣往之踪尚爾不肯一自置足蹙額攢眉效顰可笑學問却不然所謂貽我釐麰至今食用來仁之揭萬古爲宗矣於其時談天雕龍謬悠怪迂不循鄒魯之軌轍者不知其幾千百種皆以自雄一世曾幾何時爲世擯格澌滅無傳竟爲辜負經常萬古必竟以孔子爲宗脩身爲本也公如衹欲取成詩文則請無襲陳踪自新機構苟尚有志學問則請一循鄒魯無作怪迂

熊生思孝問近讀先生答汝晉書謂只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經世之務蓋莫難於兵者敢問先生治兵將柰何先生曰只

是知本曰知本如何了得先生曰孔子雖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却又曰我戰則克其會夾谷也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請討陳恒也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皆朴實頭經綸朴實頭兵法然却不離知本吾固曰只此四箇字括盡經世之竅

鄒生朝卿問授時敷教封山濬川堯舜經世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垂裳恭巳删詩書定禮樂賛周易脩春秋轍環周流席不暇煖孔子明學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夫子温良恭儉讓先生曰賢如肯信知本之學則此多務者盡數除却於堯舜孔子分上不為少苟猶未信知本之學毫髮在末上注心在事功上較量則此多務者一切摹畫不肯少於前人正與堯舜孔子覿面相逢了不相識

李生復陽赴親友會夜歸先生曰席間意思如何曰坐中皆舊友知舉業不知學問竟夕諠譁陽賴先生教幸有收拾不為亂不知此於知本消息亦有合否先生曰此易知只到處提得身子出便本立到處把得脚定便身脩生雖幸不亂然彼同坐諸君向生前尚提得舊習出爾有志學問者向渠前却提不得知本出此亦尚須一省陽聞惕然

游生澈居父憂外居素食者三年先生以為賢澈曰澈於此有愧焉敢以請二載内果出安然三年間頗亦勉強有友以為不必勉強只此便是事親不誠者先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蔬食外居必三年乃足盡人子之報禮如此情如此但聖人之情能滿乎禮視三年如旦暮常人之情不能滿乎禮故初安之繼勉之此亦自是常情之不能滿乎禮也然亦必如此乃足盡三年之報吾輩為學問固有安之合道者亦有勉之合道者要以合道為則豈可狥情之便并謂禮可以不由乎誠正格致得手者固出安然然亦豈有一字不是強勉澈起謝曰聞先生教既有慚且有悟矣

柯生萬梯問定靜安慮先生以為進學階梯吾輩止尚難知安敢望定又安敢望進於諸妙境界先生曰定靜安慮若槩論終生造詣則必能立始是定不惑始是靜知命始是安耳順從心始是慮固有終身望之不能到者然即一事而言亦自有箇定

静安慮姑以作文譬之題目到手衆説紛拏徐徐看定乃漸有一主之見卽此便是知止止則定矣又稍久之則理路心思漸覺渾融而静又稍久之則震撼諠雜不見可奪而安而慮從此出矣但定則定矣未可謂之能定静則静矣未可謂之能静安且慮未可謂之能安能慮予荅清甫書謂要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意同蓋是自然而然非由勉強此吾所以敢斷謂孔子蓋暗㸃實歴境界以定進學之階梯也要緊在知止果知止定静安慮自有以次而相生者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矣徒手羨魚望洋興嘆又安有必濟之理乎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六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七

門人記述

先生曰論古事必以身設處於利害得失之中處今事必以身設處於利害得失之外

李生大昭曰昭苦雜思妄想難以驅除敢請問先生曰此不但一人病蓋今古學者之通病也驅除禁制方藥具在經中顧讀者不察耳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賢試思此是何等病痛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賢又思此是治何方法

涂生邦直因講四禮請曰先生所講者旣是脩身爲本之學要緊明禮禮不明恐無以脩其身矣先生曰此正是倒説了禮由身出因脩而有脩之則有禮不脩之則無禮矣三千三百豈不備在經文只爲學不知本之故所以尚托話言未覩實事吾輩今日要緊明得脩身爲本之學自然戰兢臨履言動視聽罔敢踰越而身自此脩禮從此出矣諸凡考之古訓證之國典訪之賢士大夫亦自其意之所不容已矣

李生楠問先生謂非知本不能脩身初學之士入手

茫然憶度揣摩何由便得知本恐亦祇托話言致躭歲月先生曰我此論學與世異者得力全在於此正爲不躭誤了人平生最厭辨體之說猜謎頭說光景皇惑學者精神俾無至止故朴實揭出一箇脩身爲本使人直下信及直下落根真令農圃僕隷語到可知其方憶度茫然致躭歲月者大抵尚是舊習爲障於身外別求知本耳陽明先生所謂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此一語道之盡矣亦何難知之有

全生宗顥問佛法未入中國送死者多矣未嘗聞死者含寃生者廢禮此其無謂明矣更有可許者親友緣此過從酒食流連俗方竭財事之君爲不以儉親殊可慨也先生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言之矣世但知喪之貴戚而又未知易之足以奪戚生所憂者廢禮無經區區之意更有慮夫廬居塊處者志已不在親也蓋全副當精神俱在人而客情上打點去也豈但佛事爲儒家所不當作如上云云但可省者一切省之庶仁人孝子得以專志乎親不爲情面之所分奪其所補者多矣

許生曰陞問曰家君乂事河上胼胝焦勞生旦夕往省不知先生有何高見可相助益先生曰天下事凡皆可以臆斷惟有治河非久經相度全河具在胸中者不能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世祇知須舜用人之公却未識舜所以知人之哲方命圮族僨事有由矣鯀障之禹導之神智雖出天成九載閱歷全河曲折已備悉於胸中矣此舜之所以必終用禹也不然禹於斯時年僅十九羣俊盈朝夫豈一無可代理者而必用禹乎全河具在尊公林處如予何能有贊

萬生文炳問先輩多稱孔顏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孔曾先生曰第聖門之資則顏子爲最高論命世之功則孟氏誠最大必欲謹繩墨蹈規矩尊聞行知戰兢臨履敬守聖人之教以衍萬世之傳使中下皆可率由而穎敏不至馳騖則必竟於曾子乎歸宗也孔子不但交付大學直以交付厥孫有以哉有以哉身通六藝者雖云七十二人承傳學脉嗣續至今曾而思思而孟必竟自曾子之守教始也餘並寂寂無有嗣者

劉生聰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自先生提明昭然人知爲入道之竅先生曰不但此經書中教人入手無有不是此門法者葢經世作用自合如此與出世之宗倚靠在靜邊者不等也只如中庸末章首揭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分別一箇已分人分的界頭在人分上做者自的然而其究乃底日亡在已分上做者自闇然而其漸乃至日章淡簡温一切歛歸已內自知此遠近風自顯微與本末始終先後一樣分別知遠之近謂不必求之遠知不在遠上着精彩也知風之自謂不必求之風知不在風上

着較量也顯微亦然可與入德與則近道矣亦究然一口道出下面一步緊一步一節深一節豈有他法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亦只是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闇然的消息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只是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闇然的消息也然豈徒以自了家此齊國此治天下此平聲色不動天下之能事畢矣故又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真所謂無爲而治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實理實事言有大而不爲誇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謹不睹恐懼不聞直於天上歸宗上下與之同流而非若小補之也

陳生廷諫性質實聞先生教於止字一門殊有悟侍先生側言之時有中者先生是之令只默默守此一路毋闌發有問別義者毋強對答陳生歸不用先生語與人談至善辨本字及駁格物致知多所抵牾因而歸走見先生曰廷諫侍先生側論止脩

蒙印可歸與友朋商量乃多未契者先生咲曰予得蓉丈純甫書汝未來早知汝病陽明先生精金喻謂成色可以求同斤兩難以強較堯孔夷惠尚不能以取齊況吾輩乎趙普所謂三人者皆非統馭才世之學者類有希高慕大之心未少有知不量其才氣局量斤兩之分數何如也妄以幹辦經營欲當統馭之任此孟子所以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自脩明學雖非兩事但較學力之淺深斤兩固宜自爲斟酌較才局之大小斤兩亦宜自爲斟酌

先生曰先輩提挈大率靈妙虛玄足聳學者之聽區
區樸拙三十年老在其中獨挈出一箇脩身爲本
想見友朋之慣躐高虛者不謂守局拘方狗生執
有則謂之餙躬砥行僅成自好甚或軀殼此身以
臭皮囊視之如佛氏之見又或判心與跡將忠信
篤敬抹爲儀觀之粗如此種種執持學未大明似
亦頗難剖判寘對曰知本兩言義甚奥矣脩身爲
本此本末精粗一齊俱到也寘雖入理之淺如上
所云似亦有以得之不爲皇惑先生曰此自是一
說子所謂脩身爲本四字缺一不得者是也孔子

作經內而析言心意知物外而備言家國天下心
其體之最靈者也意以運之知以別之獨挈脩身
爲本似有微意存焉而非謾語寘曰得非如古義
所云一念不本諸身卽佛老玄虛之學一事不本
諸身卽五伯功利之學乎先生曰此亦自是一說
心爲身主三尺之童子知之矣後儒以意爲人鬼
之關以知爲虛靈之體豈不切要乃一切不道本
歸脩身寘曰然則如答自老書所謂孔學以求仁
爲宗脩身爲本者則求仁之方法也乎先生首肯
曰是則是却好著一思量正心誠意爲本如何便
不是求仁方法

先生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致格誠正脩齊治平恰
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故格者物之則也致者知
之則也誠者意之則也正者心之則也脩者身之
則也齊者家之則也治者國之則也平者天下之
則也眞是一箇字移易互換不得予答蓉山丈書
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天下之實物也萬
物統括於其內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八者天下之
實事也萬事該貫於其中亦千古不易之見

先生謂門人曰此箇學問斷要人已共成俱達俱立

德不孤必有鄰豈獨三千七十之徒不可一日無
孔子雖孔子亦豈可一日而離三千七十諸君若
不拚出此身倒入師友場中離羣索居自私自利
而曰我能有成者吾不信也

黃生天爕初見先生於仰止堂問脩身爲本如何做
工夫先生曰脩身爲本如何更問工夫曰人誰無
身未見有脩之者就聞教亦未便肯脩先生曰此
無他只爲未曾知本之故知脩身爲本斯重本矣
天爕曰如何叫做重本先生曰人誰無本只爲看
得不重之故所以不脩譬之將本求利只爲看得

本重常欲舉倍稱之息於銖兩之間就令不得百
計千方亦決不肯折了本如此豈月不能脩身之
理予故曰知本而後重本重本而後能以脩身爲
本一坐豁然

先生曰董蓉㕛述心齋先生語謂格物者格其物有
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就此觀之
心齋之悟大學亦只影響又曰李汝潛舉鄭端簡
古言謂不但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脩身爲本即正
心誠意致知格物亦以脩身爲本此却有見惜性
矣不得持蠡管就質必有渙然冰釋先得此心同

然者

陳生志和問孔子作經何以名曰大學先儒謂八歲
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以脩已治人之術大學之
名取此近亦有駁之者謂古有農圃醫卜爲學之
小者詩書禮樂爲學之大者大學之揭以別於農
圃醫卜學之小者也先生笑曰是何言歟是何言
歟豈有孔子名書而襲用國家名學之理至謂且
與農圃醫卜對說大義尤爲無取中庸兩字固是
子思創新名學大學兩字亦是孔子專主之見孔
子平生只以大贊天到坤便說至以大贊堯到舜
便說君以大名學夫豈苟然大率有對皆非大惟
天無對惟命無對惟性無對知本之學性命之學
也稱孝稱弟到此比量不覺見謂爲小淸任與和
聖地已臻執此稱量不覺見謂爲詖蓋孔子透性
之極就性立宗摹性布局故直與性同其大也僭
嘗謂由孔子而上相天下者即師天下者由孔子
而下師天下者乃未必相天下者直將崇品編氓
比夷分量敢以布衣韋帶肩荷乾坤則眞有見於
大之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從古曾有人如此下語者乎此孔子獨見也則

有見於大之故也後來只有孟子見得此意故曰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又曰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雖王天下不與存焉
非見大如何敢道此語非明大如何能道此語此
眞得孔子傳者大哉學也斯其至矣農圃醫卜之
小又烏足爲稱焉

有友問通天地人之謂儒象山亦曰宇宙内事儒者
分内事也豈有一事遺知可滿儒者之量天文地
理律曆圖書風角占候凡有裨世用者總須留心
乃爲無忝先生曰若與賢說不是多能便成空頭

語矣賢寧肯信曾有一縉紳與予論文公補傳有何不是而陽明先生必闢之乎予曰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是矣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亦近却繼之曰於理未窮於知不盡是但在物之理有未窮即在心之知有不盡矣其縉紳曰此亦何嘗不是予曰予姑不遠引只如公蒞任來蚤作夜思周詳計畫爲物之理亦繁矣於其中曾有那一件是文公窮過者否不但文公曾有那一件是堯舜周孔窮過者否縉紳乃爲愕然予因笑曰如此則在心之知有不盡矣文公尚做不徹况吾儕乎予蚤年

盛氣亦有博涉旁通之心年十八寓楚撫署曾一習天文徹漏管窺量非業擅專門不究後經多術都亦類此但稍涉其源流便棄不學而惟併精於此三十年來乃漸有今日之悟即不盡通多技持以應天下之務本末始終廢亦知所先後不爲忙錯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蓋真有試而云非敢爲空托也

謝生中立將別去請曰先生知本之學具在刻中中立佩而歸誓闡明不負更請就中立切已偏駁處賜鍼砭先生曰治病最難用藥非易人只望見寒便投之熱熱便投之寒寒病方除熱病復作此對治之法所以竟歸偏駁也如司中所缺少者豈不在於弘度然吾知其故矣司中蓋是皎然有自樹之心故介然有不群流俗之意以致清濁太分容納稍隘然却自是樹立非流俗沉湎者比也若徑從介特處矯之以平分別處矯之以泛情而稍平風格日下矣是欲以矯司中之病適以誤之也故要緊只在明學學果明則眼孔之識見自大胸襟之容納自廣尊賢而又能容衆嘉善而自矜不能弘度既擴而斬然自樹之意又並存而不悖也謝生躍然曰領教矣

有友初見先生其友蓋久在學問中者禮師亦多聞見務雜自身則茫然未有得也先生覩其氣貌舉易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爲問其友答曰正位即先生之知本居體即先生之脩身先生曰吾固諒生之見不出此假如未經事學謂之無美在中吾友蓋半生事學者就此登堂頃誠儼然道誼輩矣假令置在農圃復與農圃無分置在工賈又與工賈不別言行氣象誠不可求聖人恐所謂通理黃中者理不

如是也淄林漁叟一見孔子曰是何人也是何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所至之國邦君卿相蔚然起敬慕之心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豈直在言行氣象上做工夫者乎蓋脩身爲本之學自然之徵應如此也一時坐者惕然咸有省

饒生嵛好讀史舉韓信衛霍以爲善戰知兵有相似者欲將三傳挈同一傳先生笑曰韓信之將豈衛霍所可比倫直自太公而下知兵之將馭兵之才至於今無與之方比者矣衛青去病雖有捕斬之功碩畫奇謀史都不載大率一戰之能非所謂萬

方之敵也韓信何等胸襟識見登壇一說指顧經綸如觀掌果首定三秦以開致王基本闢東伐之襟喉弭遠征之後患根本定矣却不拈動項羽請三萬人一出而虜魏豹擒夏說斬成安脇燕定齊盡收散亂之國使楚孤立然後間出奇兵絕楚粮道俟其勢窮道促一鼓吞之此其視世局如棋局先後下着分毫不爽非所謂決幾呼吸偶出奇謀以一旅之師取捷者也惜其不學道不識人臣所以事主之道智士明哲保身之戒功成之後自取族滅然其才智局量自是間生爲今古所僅見也太史公謂使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庶幾哉爲漢家元臣與太公周召比倫諒哉

嵛一日又論及諸葛武侯用兵制勝之奇先生嘆曰武侯平生苦心只值漢祚將傾所至逢了對手所以志不克伸初遇孟德孟德死無端又走出一箇司馬懿來此孔明所以一生展手不得也嵛曰孔明苦心誠如先生之論恐司馬懿未必是孔明的對手也先生曰不然生但識孔明原不曾識司馬懿上庸一戰八日而兵到城下孟達度其來在一月之外想見孔明亦必料其到及兩旬之間遂破

馬謖拔上庸斬孟達此則孔明決幾反出仲達後也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司馬懿豈不能與孔明戰乎真不敢與孔明戰乎則司馬懿知魏又知蜀也知仲達又知孔明也蜀雖小有孔明在吾何敢貪彼尺寸之土堅持不戰假托君命吾亦不僥倖至失我尺寸之土此蓋司馬懿深謀其君知之羣臣將士所不知也然乎以爲孔明之所以必出師者又自有說蓋國小矣理不可以坐而受攻蓋以戰爲守也司馬懿之所以必不戰者亦自有說蓋國大矣計不屑於輕爲僥倖蓋以守爲戰也譙周書

生爾作仇國論以刺姜維豈知姜維蓋受心計於孔明以為必攻魏乃能保蜀哉黃皓之譖一行還屯沓中而蜀亡矣此皆昭然簡策之內易而易知者顧昧者不察耳

劉生邦潤問大學之脩身為本與中庸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同是孔子之說到彼處如何又要添出一箇以道以仁先生曰學必明宗言之屢矣宗旨不明直於言句揣量卽雖一聖之口一坐之間其詞之或少或多意之或先或後亦自有不同者而其旨意之歸宿則斷然無有二也大抵大學是先

提了至善故下面只說脩身為本而至善自在其中中庸卻是先說脩身故下面必須本歸仁字而後表裏精粗血脈準繩俱到至於以道則卽此二條之內事親知人便其欵目更下一條所謂五達道便其欵目隨方指點卽大學之所謂家國天下初非有別道也

方生可久問不遷怒註有橫解直解者何如先生曰橫解者似是手勢下得重直解者似是手勢下得輕想見顏子地分雖高到懲窒處亦容有手勢下得重者不可謂昔賢之解為粗只要看得遷之一字有分曉耳遷者遷動之意學問未有歸宿和根頓在末上何不遷之有故不遷怒者不遷於怒也此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不遠而能復無祇於悔也此中渾然是箇得手的止法須味須味

李生廷喻問人生這點精靈世上便宜事分毫瞞他不得見色逐色見利逐利如何降伏得下先生曰誠然只緣這箇東西能好名亦能好利能作善亦能作惡此其所以須學戰戰兢兢如臨如履直至蓋棺分義乃盡決無有撒手懸崖徜徉恣肆之理正之誠之致之格之防之可為備矣又必止之以固其根蓋此原是變動不居之物非直截斬關反

本還元向巳躬朴實收入沿流而遏之決無有至止之所也

乙亥歸自粵合鄉縣士友大會于石龍諸友競談本體互相質辯或曰如此則是本體或曰如此尚非本體鬨然莫知所決先生微哂聽之忽有牛自外闖入堂上因顧笑曰不必辯不必辯試說此牛因何上堂衆愕然先生曰若說是本體此牛曾合上堂若說非本體則此牛又曾能上堂想見諸君必有謂惟獸走壙此牛必降阿飲池乃是本體者又

或謂耕其職事此牛必拽耙拖犁乃是本體者以予觀之總是以意揣摩兩無憑據記得先公守衢時合士友於衢麓講舍因諸友競辯良知曾發一問曰爾諸友只謾說良知吾今問爾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假令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箇良知就不下車堯舜之廟而觀則安於堯舜之廟者固是箇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箇習心牛亦如此矣必竟本體良知如何剖判一時談者俱各茫然罔知攸措

李生大昭問止脩工夫先生揭示至矣但生輩以幻識知奔馳熟路如何驟然收拾得住或亦須廣方便法門方可望於進步先生曰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合下來曲盡情局之變原非死做甘辛燥濕境界之遭值殊方疾徐甘苦手勢之生熟各別靶柄消息揔歸一止烹煎溫養加減抽添是有多少作用此一切皆所謂方便而非必別開戶牖乃謂之方便法也蓋止雖只是一法脩則原有多方執不得耳又法

門兩字在佛門道出若只尋常在儒門論學却有關係舍知本而別開逕竇彷彿便入異端舍止脩而別講法程婉轉便乖宗趣

余生邦直問直近收拾一止稍覺有進步處到靜中心意知物并身世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做去得無墮在空虛有近於禪先生曰還應得事否曰隨事起應處亦不差先生曰不論差不差所舉只一段清虛尚然在否曰有時在亦有時不在曰如此則何故慮墮空虛有近於禪曰一切盡空了所以慮墮於禪先生曰學問要緊在辨宗不在辨體要量

手勢不量地分儒者之討止原向經事宰物之中非教汝一味避事躭虛學問之手勢全看汝閑了又可忙得動了又可靜得若閑了不可忙得即是躭虛動了不可靜得即是任氣奔放直聞有省

詹生事謗問多有不達先生旨者謂全經只教知止有近於禪先生曰此語殊可笑渠先不認得箇至善的頭面如何會得知止又曰止者止於善也與禪學止歸空者正不同堂語止者止於本也直以經事宰物與棄人倫遺事物者正不同堂語只因禪家道了一箇止字便絕口不敢犯着即疑爲禪

曾不思安汝止欽厥止緝熙敬止艮其止於止知其所止自佛法未入中國時犯諱久矣且吾並揭止脩每矜之爲妙契孔曾心肯必去脩字專病止字吹毛求疵刻不至是然此亦自是童穉般見識流言止於智者生何憂之淺乎

胡生汝煥問曰聞先生亦曾讀楞嚴金剛圓覺維摩法華諸經請略示其旨趣如何先生曰吾輩要緊明儒學此等處姑置不講可也煥曰試言之知其疵是亦所以明儒學也先生曰楞嚴者禪理之窟繭絲牛毛剖析至盡金剛維摩則是破相之宗理

亦煞到圓覺一經獨非西來本色蓋後之貫串禪經通曉文字擬而爲之者也然非具隻眼者不能識惟法華一經最爲權智之大因緣起教似正而實奇化城寶所語虛而理實諸凡鼓舞神通之用導誘變幻之方不可實看然亦不可一切虛看蓋全是一片大權智而本之慈悲以導人也所以一入其中四顧茫洋無處討出頭之路惟其到此却稍不然初亦不免暫爲籠罩徐徐撥牖牽幃覺得化日光天照常自在縱橫變化總是一智之所運動轉移初無有實事也煥聞躍然曰如此則先生何不爲之或亦有助開發先生曰佛智無畏非凡所希雖然憑臆行之亦可當十之五六雖然又必竟不忍爲且不敢爲經世之學只一犯着權智起心動念已無有了田地根本矣

先生有感學問之敝語喻周川曰士之務學無以異於女之守貞皆以自畢已志非世驅迫豈有毫髮世情可爲夾帶古云人盡夫也孀婦不得已嫁者多守貞之女自不肯更二夫卽一切繁華自宜禁斷鉛粉不施花朶不插彩綉之服不御讓盡了世間便宜而後可也若號稱守志又欲兼受享之華踰閫域之限爲世賤惡理豈宜然此其世道無公不肯愛成之過

生煥文問出師二表後篇文彩議論似稍不及前篇昭明去取亦當先生曰不然只開口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萬兩千斤已足以信大義中間六段憑虛最爲文字絶唱與賈誼政事疏假設一段相埒本是實說事情利害却乃假事設詞憑空摹寫此最文字之絶妙絶妙者也却結之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何其忠之至耶恰好合着知本規爲直以自了

已分尤爲秦漢以前儒者見所不到只以此意觀之比前表果孰優劣

先生曰對鏡者必能整容扶杖者必能濟險講學何爲正以自扶自照若號稱學問而反置身汙𧎥措足荆榛而不知檢則與不學之人何異

因論士貴有識先生曰伊川最重識且曰我自幼識見便别然予以爲識亦須有辨若較才辨聰明東坡葢十倍於伊川矣今其文章議論具載集中藻思經綸煒然可慕其爲識豈不倍於伊川數等予每借此兩公以激同志謂假設兩公可作並在一

堂諸友之所宗向而歸依者何屬僉應曰必屬伊川先生予曰假設孔廷從祀議擬兩公諸君之所舉揚而甄别者又當何屬僉應曰必屬伊川先生予又曰假設孔子可作兩先生欵門謁教孔子之所引入室升堂者又當何屬僉應曰想亦必屬伊川先生予曰審如是伊川的識見反高矣士誠貴識要於此等處具得隻眼方許於孔孟門墻有立站處

先生雖家食歳中十九居外圓常羅麓香社蓮槎隨聚朋儔動淹旬朔一日戒行李復將爲上清遊有士人聞之羡曰此眞名勝區讓公獨享矣先生曰山川自在行否由人其友曰苦俗冗忙不暇耳先生曰世間本自有個閑事有個忙事當忙幹閑事當閑幹如其却不然反將忙事閑幹閑事忙幹所以得至此耳雖或見取山靈容亦不免世誚

一日因論學舉此曰自昔聖賢用心大率與世各别皇皇汲汲皆是幹些閑事纍然喪狗爲使栖栖此孔孟之所以背馳取譏當世也又不但此未及下車而封皇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比干墓釋箕子囚此亦有何汲汲

李生復陽問先生所講者經世學也何卒歳清談未聞一及世務先生曰吾與汝終日談世務而汝不知復陽曰陽於此寔不省先生曰本末始終每謂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綮均平齊治無論巨細精粗於此括盡外此更别有何經濟

因舉稿中數語以問李生時達達對未徹先生曰先輩謂書須成誦精思文公紹興封事其論讀書之法詳矣要在循序致精又先輩謂讀書最貴往復大率邁邁將可覩神明或告人葢是自然之理義

理須從熟玩中出也若説邪榮不曾用心則定是
用心若説邪榮義理不曾明徹則大旨已自瞭瞭
如此究竟學問縱理會得也還是冊子上的見解
也倒問橫提便爾酬應不得若是實有諸已者聲
入心通真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
先生舉襄敏公云君子是落得做君子小人是白着
了做小人真是名言窮通得喪夷險升沉有一件
不是命定者乎同此富貴同此貧賤堯舜孔顏的
聖人真是落得做的諸君有志做人者可不自勉
又曰先襄敏最善啟發人曾因一友講人皆可以為

堯舜章先公曰諸友幸無沿舊説謾笑曹交以予
覩如曹交發心世蓋未可多見所謂湯九尺文王
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是
感其具湯文質而愧其僅食粟為有愧於湯文也
是直以湯文自期待而不肯甘食粟也諸君頎然
而長夫豈無具湯文質者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不
知曾如此一發悲憤否聞者惕然
李生廷唯問當仁不讓於師莫只與師同為便是不
讓先生曰師弟之相讓者分也到仁上如何讓得
只如乍見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此處如何着
得一箇讓字又如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
則死社稷取義成仁各了已分如何着得一箇讓
字
會萃和堂舉程子曰如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
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他書未
必盡讀只論語無不讀者試問有誰手舞足蹈一
坐黙然微哂先生曰論語自是讀過想都全然無
事只此書無味未論諸君即老在學問中為世張
主者亦可知學問未到平實地裏也
諸友省試謁辭先生曰毋輕此出居常評隲必以出

處為士人大節謂安石不可被聘於桓温中立康
侯不可應召於蔡京秦檜暨眼前負望林壑者必
祝之曰須重此出是矣只到已分上便一切都無
有界限分別也是直以居官者有出處而為舉人
秀才布衣則終其身無復有出處限也不知入門
一步便屬處出門一步便屬出孔子所謂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只閨門之內
閫域之間食息起居一出一入慎之則天下之大
本立矣諸君既從事學問比於向來便爾不同一
行一止人共瞻之曰此講學士也何其動之不慎

如此耶故卽今一行便是諸君之出愼之愼之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七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八

門人記述

先生曰伏羲雖畫卦有象而無辭繫之辭文王之功也文王雖演易有彖而無爻析之爻周公之功也孔子繫彖不過爲文王做註脚繫象不過爲周公做註脚欲知孔子贊易之功全在易有太極一句

詹生孟瑞問明道先生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如後儒言所謂大者果指知乎先生曰賢試坐看是指知否良久曰知亦似有所從出者安得爲大先生曰近之矣此其源蓋出於佛氏佛氏輪廻之說世病之不知其病所由來只爲認知爲體之故曾有持牡丹相示者予曰不必觀昨歲見之矣其人曰此正午初開也予曰總是一個輪廻根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然則今歲所開夫安得不爲昨歲所見乎釋氏本心儒者本天伊川斷得煞清楚要識大須從此辨

羅生棟問識仁篇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學者但用工夫非防檢卽窮索二者不用恐工夫亦無可下手矣先生曰曾有舉定性書問某工夫在何處做者某答之曰在內外

兩忘一句其友曰兩忘如何下手予曰此正程先生所以深識仁也非識仁如何透得存的消息非識性如何透得忘的消息棟因曰後儒說大學必以格致爲先先生獨謂必先知止必竟誠正格致何處用着先生曰賢試將心意知物爲我而一分剖棟曰說了心便粘着意說了知便粘着物果然分剖不得先生曰試將格致誠正下手處爲我而一分剖曰正了心卽誠了意致了知卽格了物也似分剖不得先生曰如子云則格致誠正爲贅語矣棟爲茫然先生曰此無他總爲不明得止至善

的消息故耳予每謂挈出止修爲徹悟孔曾心要止法果得手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誠正格致一切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却乃故生防檢故作窮索豈不自添多事

羅生懋忠舉與璟白商證璟白謂知本之學固是信之不疑着實細勘畢竟心還是主忠曰誰道心不是主只是歸宿不得璟白曰既是主則便可歸宿矣忠曰主有主人之義歸宿處乃主人立命安身地也認主作歸宿大差大差璟白復有駁忠曰試說人與天地萬物還同此性否曰同天地盡了性否曰盡草木盡了性否渠始疑卒復曰盡忠因曰試說天地草木還有心否渠曰無禽蟲有心否渠曰有能盡了性否曰未忠因曰人任却心還自能盡性否曰亦無是理語未畢輒忻然曰予生平疑今一旦解矣忠思心性之辨儒先難之不肖何人敢爲斷例敬述以質先生先生曰昔象山傳稱子淵有打鳳撈龍的手段汝存此一段指點活潑潑地亦幾希有這般光景矣然亦尚有商量忠請問先生曰姑置

黃生天德問易更三聖未嘗言太極也夫子乃獨曰

易有太極似於八卦外又添出一箇名目矣先生曰舊詩不云乎須信畫前原有易賢試說畫前之易畢竟是箇甚麽又有指羲圖爲先天學者文王圖爲後天學者可圖者非先天矣賢試說畢竟先天是箇甚麽天德曰然則所謂太極者其卽畫前易乎其卽先天乎先生曰且莫執煞爾試看太極又是箇甚麽天德爲之茫然因請問先生曰孔子已說得明白了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先後天一盤托出矣曰如先生指點則乾坤兩卦不亦將爲後天矣乎先生曰

且莫亂道又將驚人

陳生士懿問八卦名目創新從何安立庖羲必有取

先生曰卽八象之用神也程子謂乾者天之性情最識此意予舊曾曰伏羲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者羅天地之法象大學以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八者括人世之經綸又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就則上點蓋以就學者工夫言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是就用上點蓋以就造化作用言也

吳生自誠問一陽初動處莫是先天否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生曰動處卽非先天道及心字昭然是用但先天的本色於此際露頭面耳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其理甚細其語入微也只道得天心之回復瞬息之光景也石火電光可容輳泊朴實頭不若道箇易有太極教學者知所歸宿曰太極如何歸宿得曰自造化言則曰太極以有兩儀四象之分故就中點箇極字自人物言則曰至善以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故就上面點箇善字自事理言則曰中以有過與不及之分故就上面下箇

中字其實卽一物也蓋其言中可執皆朴實頭有可依泊如何道歸宿不得曰然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畢竟是否曰三箇名目總是一箇體段總是無名之名恐不須更着無極以表之亦決知太極之不墮於方所名象也

先生曰總八卦而言太極爲之體析八卦而言坎離爲之用蓋總只是箇水火兩者在天壤間作用也若非日月往來烏取乾坤覆載不但此也卽六十四卦罔無一而非乾坤之孕育亦無一而非坎離之變化也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者最識此意所以者何蓋坎非他卽乾以一陽爻交於坤而震而艮卽此一爻之流行於上下也離非他卽坤以一陰爻交於乾而巽而兌卽此一爻之流行於上下也故就造化看用神固此兩者就卦畫看用神亦此兩者

先生曰乾坤者坎離之體坎離者乾坤之用艮震巽兌推遷變化於其間矣

羅生懋忠曰頃呈心性之辨辱先生是之未復曰別有商量忠夙夕思之未契其理敢請問先生曰此在拙刻中向已明白道來顧汝存不察耳答汝潛

書謂不詭攝知歸止則恐知字不得落根若執攝知歸止又恐止知漸岐爲二如論至善是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云云正是犯此病痛彷佛舘舍第宅去去來來兩不相蒙涉矣支離於心體往固笑之而今爲吾徒者又坐此病豈不爲可訝之甚者乎汝存主人之説雖出一時指點却同此見又答陳汝愚謂心性之辨大抵難説渾得來旣慮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離轉甚其意亦謂此也忠曰然則必如何下語而後可先生曰子答汝潛論學字有謂知天之生人而發覺也則

學之淵源可識知子之效父而孳孳也則學之宗趣可尋又曰試看嬰兒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升降上下一氣通流則眞可言孳孳而不息也是學之模楷也亦是歸性攝知之旨自是渾融不犯着分析的病只以此意求之自漸近理急切亦未能爲生別下語也忠聞有省

劉生鍾之問如先生云一味歸本太極卦亦可無畫爻亦可無分辭亦可無繫吉凶悔吝動可無占而易將廢矣先生曰是何言之謬也繫詞不云乎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歸本乃見寂然惟無思爲乃能感通惟無思爲而感通乃見天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只是一味歸本然爲君自止仁爲臣自止敬爲子自止孝爲父自止慈與國人交自止信此昭然歸本作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證印也吉凶悔吝趨避必如此流行若不於此見得毋怪乎直以卜筮看易臨事遲回謾爲卜度因以決吉凶之趨避矣

先生曰乾陽物也以三爲成卦之主故於三發體乾之義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陰物也以二爲成卦之主故於二發體坤之義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文言復發之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盡矣所以教天下學者之意至矣

先生曰陽貴復學善反復之爲卦固是五陰一陽剝卦亦是五陰一陽但一陽走向外邊不自爲主而反從於陰也故陰無不剝陽者一陽收歸自己不從乎陰而能主乎陰也故陰無不從陽者推而廣

之三陽並在內則爲泰三陽並在外則爲否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爲無妄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示象之意深矣若陽一往而不復雖天地亦幾乎息矣

先生曰乾者天之道也元亨利貞惟乾備此四德無妄者人之道也人道而無妄亦天矣故亦備此四德以爲其道大亨而利於正不知已無妄矣又何利正之有

先生曰無妄本無災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則所謂無妄之災也無妄本無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則

所以已無妄之疾也畏於匡阨於陳蔡非所謂無妄之災乎子疾病子路請禱曰某之禱久矣非所以已無妄之疾乎不能無災不能無疾果無妄直以不治治之勿藥有喜矣

陸生于磐問書載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倒載干戈眞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一戎衣天下遂大定矣兵可無用矣先生曰生但知武王之仁足以服天下之至却未知武王之作用葢以安天下之心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當時諸侯淫亂之當討者葢多矣紂克之後人心洶洶故放牛歸馬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以安之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張皇六師克詰戎兵豈復收既放之馬牛覊勒之乎後來王允只不達此假令當時有片楮放赦謂誅止一人則李郭張樊何從而再亂乎應天順人自是名義之正弛張闔闢所以制勝於未克之先安輯於既克之後雖聖人豈得一無作用於其間乎

先生曰易與春秋最合但易以天道言所假者象也葢義文之視象猶事也春秋以人事言所假者事也葢宣尼之視事猶象也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正爲此也象無例爻無例春秋無例三百八十四爻儼然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爻發一義一事正一法若必執前爻之辭以格後爻之旨如此其可通乎

先生曰聖人作經只是理到如造化般一切出於無心故橫縱曲直儘意揣量自有無窮之味只如西狩獲麟一句何休謂感麟而作春秋以此始以此終其義固好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其義亦好胡康侯復曰制作文成而麟至至㭊膚齋直以文法解謂文章最難得個結句如

狩獲麟下何可更着一字其意亦好易義如此尤
多未易槩舉
先生曰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道也下經首咸恒
終旣濟未濟人道也
朱生繼堯問曰先生以知本爲大學立教宗特作知
本兩義以教天下學者功至矣只不知如何却揭
修身爲本先生曰生以知本與修身爲本異乎曰
不異同乎曰無不同只似揭知本更好先生曰汝
欽必有見試說揭知本好處看曰揭修身爲本還
着迹揭知本便帖就着本體矣先生曰生未言蚤

知生之見必出此三五十年來爲辨體家風駝滯
學者光陰蠹壞生人命脉如隔手猜枚相似道兩
道三范無實事區區亦爲汩沒困滯者累年直至
壬戌經事勘磨乃斷知儒學正宗與此不同塗轍
搜尋究轉偶觸悟機被褐十年邇緣徵信蓋非循
章句而揣摩寔乃悟經世之宗而適合也歸宗處
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爲本知本兩字
義果何居此謂一言昭然指據舍修身爲本之外
寧別有所謂知本者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
蓋直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舊有說聖人看得

修身爲本何深邇來學者謾說修身修身看得修
身爲本何淺正謂此也然此殆非一人之見蓋舉
天下之見凡皆如此也更請試說所指爲本者安
在曰只此中靈明便是先生曰孔子知靈明否曰
竟有不知先生曰乞若生言心意知已昭然道在
上面了只不知何故不揭正心爲本此其中却可
着一思量也繼堯曰得非以家國天下之本在身
先生曰還包着心意知物否繼堯豁然曰恐外此
亦無別有心意知物矣先生曰是矣更有一問毋
謂大學一書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

却是教以修身爲本更須思至善是何物又將何
處放着曰只在此心曰心無有不善乎曰發爲人
心者非善道心卽善矣曰如此則生所主爲靈明
者靠不著矣聖人止至善直是只有一善豈有二
二三三條善條不善可名至善之理繼堯復豁然
曰然則先生所指爲本體者蓋可知矣與世儒之
見真逈隔一霄壤先生曰汝欽可進矣然亦尚存
隔礙曰如何是隔礙先生曰還看得止於至善與
修身爲本是兩句話頭在繼堯欲再請先生曰姑
置

羅生顧問孔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正指二氣均停之理即堯之所謂執中也後儒乃曰陰陽之迭運者氣也其理則道也審如此則孔子合指陰陽之理爲道又安得直指一陰一陽爲道乎先生曰此義本明只爲文義牽纏之故只一箇字不對同便自起疑詫耳如此看道理即舌敝耳聾終無有融會貫通之日矣陰陽兩字自屬氣言孰主張是故有渾言之者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有析言之者即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是也後儒之說即是孔子之說但不合專指其

中之理爲道語意之間將氣與理截然作兩段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信口道來形上形下兩俱到矣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何取纏縛

李生寅燕見先生問近用何功寅對曰工課之暇端坐寂然此於向時不復大有紛雜間有萌動者只一照便消亦苦不累先生曰不就念上查考則病痛固有逃躲只就念上驅逐工夫又無歸宿予挈止爲主意修爲工夫真孔曾再作不易吾言若無知止這一步轅底立定命脉則雖日將正誠格致如數數珠一般時刻拈弄亦只成念慮之紛馳矣寅聞躍然

有友入齋中見寅屹然靜坐詰曰汝終日疑然自謂歸本設聞喧雜聲能不亂乎曰不亂還聞否曰聞其友曰不亂善矣更聞未必不亂寅舉以質先生先生曰靜而爲境亂者中未有主也固不可言歸本然亦烏有不聞之理若一靜而不復有聞便同死灰槁木矣聞而不亂是矣但於歸本的微細更須查考

涂生宗濬問先生以大學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

者俱屬用說亦徹悟孔曾心髓非人所敢道者亦前此所不聞至善是體名若先生之言然亦苦難描畫先生曰天地間只有這箇主腦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非此爲根本然宰天宰地宰人宰物亦是此爲節度至於包天包地包人包物亦是此爲範圍故執著形容不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端的只有無聲無臭形容得好然爲君依著他恰好是仁爲臣依着他恰好是敬爲子依着他恰好是孝爲父依著他恰好是慈與國人交依着他恰好是信仁敬孝慈信却又形容得好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不可量語小不可間無非此一物以爲之範圍充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却又形容得好

有友傳一士人爲方士惑者歎曰此皆高明輩且久在學問者其人伎倆亦殊淺不省何以致惑如此先生曰歌樓酒肆是處可以迷人勝水佳山在在可以適意所以暫憇而不留一賞而不戀者只爲有家之故繩樞甕牖斗室三間天際懷歸必止於是豈有景物迷人便爲留連之理儒學久不明雖

日相從事於此大率彷彿依稀無有至止歸宿所以誘之易眩招之可遷譬之行脚遊僧隨地掛搭蓋合下來本無有家計故也慈湖所記先訓有曰東坡投老顧以養生爲先追想其情可爲心熱真是痛切生輩不可不戒

先生不戒作詩惟不欲以之相角每謂門人曰昔人謂詩有別才歐陽文忠不長四六楊億生而能之故可用其長不可強其短文身寫意有之何妨卽不能於本領上原非有大欠缺也強所不能糜費精神曾不足以希盧王軌轍而全副當精力爲所牽制過一生矣諸伎皆然只不就伎倆上角競於本領上進修漸就歸一爲有地步矣

蔣生基問符堅之伐晉與曹操之伐吳皆以強衆爲弱所敗不知兩人失處亦頗同否先生曰總論其病大率以驕失之至於交鋒對壘臨機左誤又各自有由也未可一言盡也昔晉將伐宋往覘之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之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率善論強弱者以政而善權勝負者以人吳有孫權輔以瑜肅

晉雖偏安謝安桓冲在焉豈有滅亡之理知已知彼百戰不殆兩人者皆所謂知有強衆而不知敵之未可敗也東坡謂魏武長於料事不長於料人若符堅則併與所謂料事之智兩失之矣

有楚友訪先生蓮槎偶論及告子其友沿舊説謾闢之先生笑曰何但孔曾宗傳千載不明卽告子學問根源亦從古及今未曉其友曰先生何深取於告子先生曰非取之試看名家之作最小文字立論便有來歷況欲以學主持世教而但取辦口給變說徇人又何勞孟子致闢孟子視告子其爲排

斥之難直與楊墨等儀衍不足道也何也以告子之學實於性地上有見而非祗爲謾說也他日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無善無不善則告子見性宗旨也故不但不仁非義見謂性所本無即曰仁與義亦見謂非性所有釋氏所謂罪福皆空無所住者蓋酷似之借當以告子是一箇大禪宗者正爲此也桮棬非杞柳所有東西非湍水攸分恰好兩箇空體生之謂性亦是一切還他的本色而不爲加減也亦是一箇空體惟如此故其做工夫不但外求之氣者以謂爲賊爲戕即內求之心者亦謂爲矯爲揉見如此故學如此此其人地分亦非草草矣非孟子擘出一箇順字直於發用之無心者透見性之本色毫髮舛訛直將覷性爲空寂而仁義之根源不復揆其所自來矣故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外之於此也其友曰如先生言告子學問非淺矣見地亦至矣如何却墮此解先生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雖有離朱之明亦有不盡之巧陽明先生不云乎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君試看此提揭與無善無不善也之見是同是異

李立軒湘問怪神之事孔子不語却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分明又有箇鬼神矣而世之作佛事者輒爲儒者羞稱何哉先生曰世祗知人物之充塞於宇宙却不悟鬼神之充塞於宇宙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是實理實事但人行人道鬼行鬼道自爾其並育並行不相爲妨悖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是實理實事無怍於人者即無媿於鬼真所謂丘之禱久矣敬而遠之正聖人理義之中正也何祈福免禍之有

先生說乾卦無臣位初與二三皆君也坤卦無君位六五亦臣也黃裳元吉以順德而處中此負扆而踐祚遜膚而几几處尊位而不失居下之體者周公身之矣故象之親切有味文言復發之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則宛然畫出一箇周公的模樣矣曰世亦有布衣士占得乾爻之五六者將柰何曰觀變玩占如觀山水隨步異狀此又難以一端求矣但乾坤兩卦之大體自是如此耳

杜生瀛舉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問人只有一心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先儒謂或出於形氣之私或

原於性命之正者其說是否先生曰是也只下文說二者雜於方寸之間又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分明是有二心矣理却不然危微兩字蓋是審幾消息發之爲道心者性命用事也其幾微發之爲人心者氣稟用事也其幾危危即人心不應復有一箇微者以爲之主微即道心不應又有一箇危者以與之並惟有人心之雜此所以須用學問之功惟有道心之存此所以幸有歸復之理道心果能存則人心自爲之退聽矣又安得有二者雜於方寸之間乎

因論詩先生曰文字意止詞中詞多不能盡意詩則興寄言外善歌者縹緲玄微使人咏之不覺一唱三嘆故古人以詩言志又曰文字有百來句說不盡者在詩中則數言便了文字有必須朴實頭將本題目透說者詩則咏嘆之淫泆之直寄之無言而已而其意益盡又曰文字僅能寫得有名有象的若詩則能得於意言象數之外并與其意通不說出而其意益妙又曰看文字須是沉潛貫通方有會處詩則不然直是能令人言下有悟又曰文字在天地間如森羅萬象詩則是神氣風霆要之無非至教故此兩種文字在宇壤間亘古今廢一不得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八

門人記述

謝生雲龍述一士人深於史記云自班書後不復有續貨殖傳者欲補之先生哂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微獨聖人學有宗傳即後之作者立例修文亦豈無個主意史記一書固以紀歷代興亡寔隱隱以發太史悲憤乎準封禪顯然刺時任安一書斷例具在所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則貨殖傳之所爲作也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則刺客游俠傳之所爲作也

惓惓之忠不能自明因爲誣上卒從吏議故引畫地爲牢不入削木爲吏不對則酷吏傳之所爲作也奏薄伎出入周衞中絕賓客交忘室家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則滑稽佞倖傳之所由作也不然忠良義烈有可特立體例以表章者多矣而胡屑屑於此班書巳誤續而存之又從而誚之謂之退處士進奸雄系貨利羞貧賤則古今之具隻眼者少矣作者之心能明於後世者蓋亦難矣眼前淺鮮之見又何足云

郭生煒問孟子謂管仲曾西之所不爲盖鄙之深矣孔子却稱其有九合一匡之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孟無二道何其去取褒貶之不同者遠也先生曰天壤間固只有箇聖賢之學然亨屯拯溺補偏救弊亦自有間生豪傑之才孔子之取管仲者取其功而孟子之闢管仲者闢其學也煒聞躍然因問後儒病管仲謂其假仁借義姑即伐楚一事觀之義正詞嚴亦烏在其爲假仁義名併闢之乎先生曰儒者之爲論要以明學故其闢五伯也盖是誅心伐楚一事功誠高矣至今千有餘年

鮮有能誅其隱者因問試一言之當時所最急者固在猾夏之誅而所最著者莫如僭王之罪管仲之明豈其見不及此却乃尋出一箇昭王之不復來罪雖大而可逬配之以苞茅不貢義雖正而款易服即此便可以知管仲心矣大率取威定霸要以濟事就功而非必有攘夷尊周之誠念也若如世所見冒昧提出僭王一事進止兩難從何收拾即此一事推之餘可類見夫安得不指爲假仁借義爲洙泗門屏所羞稱者乎

先生曰吾學別無長只開口便令學者識得便可做

得直是不躭誤了人

先生曰易以乾坤艮巽震兌坎離羅天地之法象大學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括人世之經綸易本太極大學本至善始終本末則隱然陰陽剛柔之變化也避凶趨吉學之道無他總是個知所先後而已矣

胡生體元問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之當愼如此故舜將禪禹旣戒以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又從而申之曰惟口出好興戎可爲深且切

矣先生曰言行樞機信如子說只出好興戎一句義蓋不盡於此眞有感於天命之不可虛推大寶之原非泛援功高德厚惟禹爲諸兹帝心之所爲簡在也豈有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如奕棋然嘗試而謾發者乎出好興戎蓋亦有畏焉而非秪爲愼言發也

先生問余生邦直近讀康齋集如何直曰康齋負啓特甚每形日記觀其意眞能把扶不爲遇所摧折惜學吉少未透關耳先生因誦白沙墓祭詩云吟殘老杜詩千首勘破伊川易幾分却結之曰未了平生端的事九原風露倍酸辛亦隱隱含着不盡之意雖然到大節處康齋却便有把持不至失着只不做官便不受職此則白沙的步驟反出康齋下也蓋必竟康齋是師白沙是弟子也時黃生重在坐因舉近評謂康齋䟦石亭譜稱門下士若近鄙者先生曰只不受官便見他無干進意渠當時以布衣士窮處卒世受石亨特薦如何忘得孺子最高潔生不應徵没不忘感絮酒曝雞千里致奠賢者用情大抵如此若不就大處看人吹毛索瘢槩而棄之其人用意就可知矣重復問曰當時朝

廷聘禮非輕授以諭德官非小此亦似是正應卽仕何不可者先生曰康齋一到京師便覩見當時的局面光景矣蓋有以知石亨之必敗也其知者以謂爲無禮也不知者以謂爲肉也君子之用心固從來衆人所不識也

熊生尚文曰頃見一縉紳極口稱先生嶺表功且曰不但能使賊畏又且能使賊感所以滿山盜賊商旅宵行反有過於中土只不知先生何以處此先生曰予何足道姑借古人一事言之虞書所謂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文德信可來遠干羽豈

能格苗所謂分背三苗四個字其中是有多少的作用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畏威懷德苗亦有良此所以不煩兵革而就戢也學者尚論古人必知此看來書乃不爲徒讀乃可經世區區小補事緒曾何足論

鄧生子龍問以武侯忠智不能信大義於天下使漢業卒致陵遲此豈非天命限之也先生曰昔唐太宗論魏武謂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果然料事在智集事在才子房掉三寸之舌爲帝者師帷幄運籌千里決勝然高帝尊之爲師而不命之

特將此豈謂子房智不足耶則才氣局量有不同故也假令子房與蕭何易地而處吾尚慮其局不克勝更欲令與韓信易任而當多多益善指揮吞吐吾蚤知其不克任矣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固高祖之所以有天下也亦即高祖之所以爲大也隆中抵掌規取荆益謂天下有事則命一軍從益出秦川一軍從荆向宛洛布局立棋宛如指掌若孔明則真所謂王佐才也帝者師也一入益中竟忘東顧雲長忠勇智不足而不擇人爲之輔佐孫劉外親內踈劉氏與孫氏已忘也司馬懿蚤知之矣顧彼失此戀蜀忘荆此則武侯才器局量亦少不足陳壽所謂蕭何之相漢有韓彭管仲之相齊有王子城父身兼將相盡瘁鞠躬忠則忠矣然天下事亦斷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爲也十牘以上何須親理荆川先生謂無人替得嗟嗟是誠武侯之遇亦即武侯所爲短也

因論詩先生曰子美最攻苦擬古工夫豈有不做想到成家時一切盡付之丙丁矣只踏着別人的脚跟便是陳跡守着別人的家數便是子孫此文字所以必貴出奇也邇來文士學秦漢者聲調字句

宛然秦漢學歐曾者針線關鎖宛然歐曾自謂之逼真秦漢歐曾而不知去古之成一家言者遠矣此雖李何遵巖諸公不能免而况其下者乎擅代名宗知必竟有豪傑士出焉而吾未之見也

先生曰昔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因往推來百代如見湯之問夏革也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子奚以實之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

此卽近占遠事理一致古云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時不同地不同然道不當異也此聖人之學必以經世爲宗而以修身爲本也

先生曰千里之岐始於足下發軔者若同堂而一粤一燕判不同爲途轍者則趨向之差別異之也天之生物真令凡聖同胎何况老佛若只就體上論與吾儒真所謂共堂處也只其學旨之差別毫分致大小公私之隔絕千里老佛之不同於吾儒直無以異於南轅之不可方於北軌也子故曰不急辨體要在明宗體若不同是天之生物也信有二

本矣

先生曰讀書切不可先要立論便不能盡古人之意旣不盡古人之意則所擬議論斷者亦决非天下之實理實事矣子蚤歲病亦坐此先公誨之曰古稱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平氣虛心以身處於古人之下乃稱遜志汝書未畢卷先橫不信之心何由得與理饜乎聞惕然又蚤年好觀史不讀經濂洛關閩之書到口如嚼蠟庚戌侍先公于操江公署先公偶覽朱子語略有云讀書者須先看經後看史伯恭平生在史上入手看道理必竟心

粗先公字加圈點命侍吏持付不肖不肖受而讀之亦用惕然今所以稍自信於學問得有入手者實本先公教也不然鹵莽滅裂徒長虛知耳何益何益諸君有志學問坐此病者不可不戒

會友打坐看書先生曰此三者學之大方也鈌一不可然會友爲上打坐次之讀書又次之

有友會跡甚踈不移時或信宿又輒告去問之則曰子病或妻病又不然則曰自身有病去後先生舉以戒曰生在世中自有不齊之遭何但妻子小災巳身微恙牽纏罣累更有艱於此者就此擬置得

開拔得身子出者爲豪傑因以埋沒了自巳者卽凡民從上聖賢豈有渾金打就了的身材生鐵鑄就了妻子艱難困苦轍環周流卒歲窮年聚頭磨切豈皆輕視其身薄妻子而不顧耶兒女心多則煙霞志少僂家亦病之矣諸友不可不戒

丁生煒問先生云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何孔子稱顏子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又似一善之得便可爲終身之執持也先生曰擇中之義自昔看之不明多岐亾羊素絲悲染周末文勝學術之訛足以

亂眞久矣所謂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益孔子痛之深矣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豈眞貨利聲色正多岐之學術足以亂眞迷世者也如堅白同異談天雕龍略見於傳記者至今洸洋謬悠猶若可以惑人此擇中所以爲儒者要緊事也卽子之所謂明宗者是也擇之固貴精守之又貴一鑿井者必及泉漑樹者不離本二二三三此牽彼搭決無有望成之理此學之所以必先知止也卽子之所謂學必歸宗者此也顏子敏處固是擇之能精欲罷不能請事斯語服膺拳拳固守弗失則顏子之所以學竟底績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豈得以一事之偶善者記憶之欲持之爲立命安身之本乎

先生云天下信有生就了的公卿却無生就了的豪傑有待無待克念罔念眞只在人自做而人却競要爲公卿不競爲豪傑未論公卿不可得就令得之纍祿貪榮其人品之不如凡民遠矣文中子所謂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所謂可求者求在此也

先生每論到學術異同之際剖析分明義正詞嚴毫

髮無所假借時有遠友聞教肅然曰公何得自信如此先生曰若不自信又安肯學旣不自學又安敢以授他人自信兩字允若公言不敢讓然却不敢執半生攻苦博訪深研不但不是干利干名亦且無取虛知虛解落寞有志於聖人學也信者信其學之可以至於聖人非爲執也譬之偶經東海得見孔子守之以爲聖在是矣忽有達者親從西海覿面孔子或從南海北海覿面孔子指而示曰而所見者非眞孔子也我卽憮然從之棄東海如敝屣矣何執乎其友爲之大服

先生曰易象謨範尚是說理孔子作大學則全是說學

盧生大壯問先生說大學以止至善爲宗釋中庸天命章以愼獨爲要曰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也亦是盡出天命的樣子也顯然愼獨之獨卽是知止之善意與知皆其用之發矣誠意章乃曰必愼其獨似卽以獨爲意者不知古人之所謂獨者必竟是指善乎是指意乎先生曰無對者爲獨有對者非獨知中庸之所謂獨者不指有覩有聞則知大學之所謂獨者不指有好有惡但就意而言

自有誠之之功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然到意後着工已失先手到末上推排大都費力故一則曰必愼其獨二則曰必愼其獨此正是知本的消息也借妄毋謂知本者以言乎其訣竅也心意知物總爲修之用神格致誠正總爲修之條理若不向本上歸宗止地入竅而直於意之流轉上揀擇而去取之欲其好惡之必毋自欺而常自慊也得乎故緊承之曰君子必愼其獨也蓋顯然直應上章之善而非指有好有惡但人所不及者爲獨也決矣

鄒生允中問人處世中無一時離却物故無一時靡得知先儒以格致爲學問始事就於致知格物下手入門理亦似近而先生以謂必先知止何也先生曰此亦甚易知顧學者不察耳如要作室必先立一箇規模鳩工聚材自是作室者必備之務若規模不先定而惟皇皇焉講求其所以鳩工聚材者曰我將以作室也試問之可有成屋之理又如行路則必先審定一箇向往之燕之越南北兩分事楚事齊必居一是諸凡戒舟車聚糗糒自是行路者必備之務若向往尚未定持是欲安之乎盤針徑寸取定廟堂跬步所分期通九譯卒無有背馳而狂走者則止之先定故也夫然後戒舟輿聚糗糒與凡所以講求其駕御之方節宣其勞逸之度如百川異趨必歸於海萬國殊軌必宗於京矣旁蹊曲徑夫豈不煩糗糒舟車不經險阻勞頓則其所趨者非其道故也致知格物豈非學者必用嚴整威儀肅恭齋法釋氏有之矣疾徐其苦得手應心曲藝備之矣畢竟宗趣各分所以當下千里曾有一譬假設孔子釋迦老君三人偶然共堂而處其所以迎賓送客渴飲饑食凡皆所謂致知格

物事也據其迹豈有毫髮不同之理若必執格致之似而謂三人學同固不可據格致之迹而謂三人學不同方亦未可何者同此迎賓送客同此渴飲饑食即是同此致知格物矣必竟孔自孔老自老佛自佛其所以不同者安在試思之學海於言下有省

黃生鍊問識仁說謂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審如此只挈識仁可矣何須更説知本先生曰賢試看大學分明只是箇止至善何須委委曲曲又要説出知本知之者則謂此是

孔子苦心不知者則真只爲學問中添出一箇話柄矣賢且試說至善在何處對曰卽仁是矣更思仁在何處曰也只便是至善先生曰且放下試看本在何處曰修身爲本孔子已說定了先生咲曰除此外別何處放着個仁又何處放着個至善予雖說知本識仁一也却斷之曰知本焉斯識仁矣必竟知本到手方有下落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只一拏到修身爲本不覺至善與仁渾然俱在於我不復煩尋索矣錬於言下豁然

賴生維雍問曰嚮晦宴息人理之常夜氣淸明世所

共有何孟子乃曰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也先生曰世人何曾俱有夜氣夜氣一脉自日夜之息生來世人終日營營嚮晦時又爾夢寬顛倒何曾有息只不息便都是斧斤伐之牛羊牧之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息之所以養之也天何言哉時行物生此正所謂常運常息造化的眞消息也若只屛事斷緣杜門却迹亦烏足以言眞息

先生曰停停當當恰好管歸天則止也而未始非修心有不正正之意有不誠誠之知有不致致之物有不格格之修也無非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喻如晴空之鶴止水之魚游泳飄飄纖毫神氣不動誰復是修者誰復是止者悟之則真可以想見止修之妙境也

郭華南春渠訪先生言必道良知先生曰致知兩字陽明先生拏出謂爲聖門正法眼藏猶恐學者牿於訓詁詞章以知爲識故就上面點出良字若曰聖門之所謂致知者致其德性之良知而非指知識也其意亦良勤矣其功亦殊偉矣然其補偏救弊不得已而爲言者亦誰識先生之苦心乎良知

兩字非無底案耶然簡質衆所共知顧習熟先生之論者不復加察耳公試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孟子之意爲發明知能之良乎抑別有旨乎華南愕然良久先生申促之不得已答曰往時誤說良知寔不曾體勘到此承公教而思之似不在於知能而在仁義也敢請教先生曰此易知若果發明良知只合說到孩提之章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而義備矣何取更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宛就知能之良推進一步而說只不知公謂知能是何物仁義是何物華南曰仁

義自是性知能之良亦自是性之用事也先生曰誠然誠然凡物須有根乃有苗根苗非二體然決不可指苗便是根又如有形必有影形影非二體然決不可指影即是形知能之良自是性之用事然不可指知能之用即是性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道性善本旨也他日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正是教人就所發處而信其性之必仁性之必義非直教人執其所發之偶良者據之以爲立命安身之歸宿也雲駛月運

舟行岸移物之感者無停知之應者亦無停夫安得執既往之良知而擴之以爲將來應用之本乎

華南曰公言良是公言良是容更思之就質

先生曰大學一書原說經常之理不爲防患立方然其包羅統括弘大周緻末學支離種種病痛亦若預爲之所如挈知止必要止歸於本則不偏於寂挈知本必要本歸於身則不鶩於虛言正誠言致格言齊治均平必本歸於修身則伯功佛老訓詁支離與夫狥生執有自利自私者一切非所病矣

閱邸報偶感一士人出處喟然謂賓曰學必先知乃能近道此皆是本始上合下不清楚失却先着也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四可字恰好當時之幾四則字宛若迎刃之狀毫髮合情便落後着此孔子所以徹底秋陽江漢也若只懸空形容一個本體如何這等清明如何這等瑩潔到此時光不覺方寸亂矣說甚皜皜肫肫總爲空擲

萬生應乾問胡文定謂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其說是否先生曰李延平說得好謂讀春秋如觀山水隨步異狀大率聖心褒貶即是化工雖云曲當

事情寔則因物付物真如山水之隨步異狀不可一端求也故予舊序家兄修業存稿謂春秋無例以例求春秋者不知春秋者也以匹夫而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是非非而代命討誅賞之寄危矣危矣故韓愈氏謂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何等憂深思遠哉凡所予奪褒貶者皆微詞也隨步異狀例皆變也寧獨定哀之際嗟乎知其無例又知其皆微詞而不執例以求之其庶乎可以得聖人意旨於

十之二三矣

會中有問及閑談者先生正色語曰諸君既從事學問俗務閑情片詞豈宜置口意不到相與歛容靜對有觸處卽與提出知本話頭自然邪僻不干燕咲可絕談徃事說風傳散漫精神耗氣勞心令人最無收拾不可不戒

先生曰近見石經荅刻于曹魏之朝正於賈逵諸人之手去唐初非遠也孔穎達顏師古最博涉不祖之必有故文公引石經嗅作戞見論語必見大學及証大學亦不祖用文成於大學尤注意復古本

亦不祖用焚書後簡牘大率支離石刻何時豈必孔子自勘荅鄙人業道之矣証疏本卽未善要之義順文從比石本爲勝也此諸賢所以屢經校勘必竟以註疏本爲主也豈得無見

羅生繼韓始見先生問格物之義先儒議論不同先生獨云萬物皆備一物當幾格物着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韓雖受教日淺聞之殊覺醒快但格字做手尚有未釋然者敢請教先生曰學問要知本譬如水必有源樹必有根尋着源而後萬派千流有所歸宿尋着根而後萬葉千枝知所從出學亦如此矣大學說明明德說親民必要止歸至善說平治修齊誠正格致必要本歸修身意亦如此學不明本而徒懸空說致說格辯物辯知未論格致工夫無可下手只知與物先自窈窈冥冥無處討歸宿矣此疑辯所以空多至今未解也只是顏子問仁夫子只揭出復禮爲仁待他請問其目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常一及格致由今觀之瞭然實致實格一語不煩俱有下落而知與物亦昭然如在目中矣韓於言下豁然

韓又問韓昔侍諸先輩多有舉濂溪先生學聖章者

如云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果然學問只要靜虛動直先生曰不然此是現成話享用語如何叫做現成話因舉手中扇曰譬如此扇歛之初不盈握何曾有箇風來放之六合彌漫清風自至是扇之體本虛動本直非待人之以氣力加減以言詞粧撰而後有此靜虛動直者也故曰此是現成話扇成之後入到手中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又中其節恰好復得原初歛之寂然若虛用之清風鼓動然却自是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已中其節者能之從前所以講求之者是有多少議論磨

勸之者是有多少艱難今有要見試以舄授之彼初不知其所以運用把持之方也直皇惑顛倒失其所措而已故曰此是受享語借妄毋云云世人全然不曾理會一箇學字學者何所謂法是也凡物皆有法做人亦有法楊子所云斷木爲棋梡木爲鞠亦皆有法而况人乎學也者則正所謂做人之法也吾輩今日所講者只有一箇學字現成的體段何須要你贊嘆他未到的境界那得工夫去思量他明得做人之法學成之後體段自然到手而受享之光景亦現前矣孟子所謂射必志彀匠必

以規矩意亦如此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其意益昭昭明白矣吾輩有志做人若不從學上商量却只懸空贊嘆本體靜則如何這等虛動則如何這等直是真猶之射不志彀而直礐其引弓發矢破的穿楊之巧者也何益何益

時有一老宿欲爲衆剖疑者問曰秉彛好德人有良心學爲聖人人誰不願儘有有志之士大率爲家累所縛不得出頭區區雖老亦願從先王遊久矣只不知此學亦救得饑餓否先生嘆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公之意本欲爲衆解疑如此云云是適以沮衆之志也王曾何人尚爾志不屑於溫飽豈有堂堂聖學闢地開天乃只講求得一箇衣飯的計策者乎孔子水飲蔬食顏子陋巷簞瓢曾子七日不火食尚歌聲若出金石超然貧窶不以動心所以高於萬古豈獨孔子只如後來少負豪傑之氣有志功名之輩如韓信者亦不屑此矣晉他一竿垂釣寄食漂毋豈不能與世人競銖兩之爭爲活計耶彼其志誠有在也今在坐士固未必人人皆貧就令其貧未必比於簞瓢陋巷嘆遇者大率無志自諉者必竟怨天喜得孔顏皆貧假令孔顏

不是蔬水簞瓢則吾今日雖有孟韓之辯到此如何爲衆分說

有友問修身爲本之義忠從傍言曰只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然忠復曰思不出位只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先生曰此處却又有辨大凡聖賢論學旨趣雖無不同然亦有因事發明隨機指點者反身之說固是修身爲本之旨然修身爲本之竅要在明本而不從本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却是就愛人不親治人不治邊說來就事物點歸本上去故明得修身爲本則不必論到人之親

與不親治與不治一副當精神常常只是歸本不明得修身爲本之旨而只從行有不得處求所以自反者毫忽之差尚昧本末之分於知本消息尚隔一層

黃生應虹因歌白沙詩舉惟有堯夫認得真之句問曰白沙何以專取堯夫先生曰白沙之學康節之學也但才氣局量不同耳故作用亦稍異而其學之血脉一也忠因問近世其公之學何如先生曰吾徒淺鮮且毋輕品前輩但就學問論之却原有個血脉亦自有個家法譬如子父相承一脉不絕

張不紹李李不續張此血脉之說也然或質或文或豐或約在張氏固有張氏家法在李氏亦有李氏家法代相種承此家法之說也世間固有親生的子孫血脉真矣又能守其家法者然亦有血脉雖真家產蕩廢詩禮蕭條入其門戶無復有祖父的舊風者是血脉雖真家法却壞亦有抱養承繼之子血脉不真却能守其父祖田宅世其清白家風問其家雖云親支已絕入其門尚爾詩禮整然是血脉雖不真而家法却在學問亦如此矣後之儒者豈不人師孔孟然孔孟亦有血脉有家法曾

曾有書曰儒其人老其學洙泗簪紳葱嶺血脉是衣冠言動非不宛然孔氏之舊而吕嬴共族牛馬一家其血脉則無以異於抱養承繼之子孫也吾輩究血脉固必期於針芥相投如父精母血一體生出考家法亦必要於步趨周折如法祖敬宗相似毫髮無敢背違蓋血脉若真則此家法者自是血脉中一體流出天然的節度家法若實則此血脉者亦自是家法中一體究竟透底的根源有一背違總爲學旨未的修身爲本雖云孔子一口道來究其宗傳寔是血脉準繩一齊俱到吾輩以此

自淑固可保其無爽祖風以此上勘先儒亦可必其不差銖兩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用此道也明得此直是尺度權衡默默在我固無假於方人若此意尚未明得則請姑務自修方比他人所謂夫我不暇

羅生懋忠問先儒潔行修身大率皆是高品只不省學脉毫分何以抵牾如此先生曰此却真難說若說人品之外有學問學問之外有人品卽兩皆未爲到底的議論矣然却有個公案試舉與諸友一證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人至聖品高矣學宜無不是矣却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及公孫丑舉以問所安却又曰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昭然學問與人品成兩路矣夫子之論士也亦有三等其辯儒也曰爾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士之次者其卽指此也乎今有人而果言必信行必果也豈不偉然君子乎至律以學之毫釐是與非也則尚不免爲小人儒也故學問到至處如孔顏則卽

學便是品人品到至處如堯舜則卽品便是學等而下之學是者方可許他學品高者只可還他品執學問而斷謂天下無人品者固非因人品之高而併許其學問者亦謬儒先長處自是昭昭吾輩所當師法磨勘學問則斷以孔子爲宗無容阿徇又所謂當仁不讓師道固如是並行而不相爲悖也

時繼韓尅日赴官復進曰韓雖有幸奉先生之教苦限迫不免別先生之速陽明先生謂人在仕途如失足淖田之中恐終負先生之教先生曰此却不然昔有友問文公曰自昔聖賢成就大率背處做的多文公曰是則是明道則不然渠一生做官一生進學豈有官能妨學之理學不可以當官爲職經世此無他大率病有兩般若非學問之宗旨合下講得不明必是功利之念頭看得此邊較重如何不明蓋其所講者必非經世之學學一邊事一邊故見謂學不足以當官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渾身功利之根步步爲官所縛故見謂官必至於妨學若此修身爲本之學實在明得真令在家身家在國身國雖一日萬機恭己垂裳天下可坐而理

也豈有官能妨學之理韓唯唯曰敬受教矣

先生春會荷塘止於羅黃兩族冬月再會袁熊諸姓並集秩然衣冠以次就坐詩歌二闋先生喟然曰如此一鄉豈不可稱仁里如此一堂豈不可爲勝會昔之有志士將擔簦負笈求友於千里之途訪道於殊鄉絕域之際羣咻衆楚多少艱難今真不越境而享有餘師矣何快如之時余生邦直在首坐顧謂之曰茲事惟清甫最知其難亦惟清甫最美其美清甫徬徨本里何止十年訪友無朋集會無所吾豈學問數載之間雖號輿起四鄉首善必

舉湖茫外此則莫盛於荷塘又此則艾岡之會爲略可觀也可見學問之昌明雖自有時而里閈之同志尤爲難得假令東海有一人焉西海有一人焉川原悠阻吾雖有慕聖希賢親師取友之意安能頓至於彼中也哉然則諸君子之幸生此鄉樂有同心之助者可容虛負

黃生正隨問曰止修兩法先生每謂挈出孔曾心要隨體之似覺止的工夫屬在動若不向靜中求討應務紛紜止法殆難用也先生曰聖門挈止正不靠在靜邊所以與禪者之學異下條不云乎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正教人以求止之方也就於轇轕紛紜之中示以至止歸宿之處緣此生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決無有離事離物之理必欲離去事爲向靜中求討除是棄而君臣去而父子以求所爲清靜寂滅者而後可耳儒衣儒冠以講於經世之學而曰吾欲向靜中求討厭事物之紛拏也恐竟此生無復有至止安立之所矣止爲主意修爲工夫予每言之矣如作文字必有主意豈有向靜討了主意而後向動處結搆詞句者乎此本易知之理分動分靜

自是沿習舊見之深不曾實下學問工夫不復加察耳

黃垣齋舉周子一者無欲也句問曰聞之先輩有以無欲爲體者有以無欲爲工夫者工夫本體自要合一此可不疑只不知此欲字與欲聲欲色欲貨利之欲同否先生曰天下只有一個理亦只有一個欲欲聲欲色欲貨利但境界牽引不同耳而其爲欲之根祟一也無欲之欲不必指定無聲色貨利之欲要之有所向者無不是欲而其爲欲之根祟亦一也體本無欲故工要無欲此本不必致辯

只上文所謂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尚須一思之知其如何而用力乃可入手耳若只就欲上驅除如掃風中葉剗春郊草一番過去一番生矣曰若然則寡欲之方於養心還有益否時先生目病初痊尚厭日色初設屏續移席續掩門先生因指而言曰如此日光擋了一分豈不養得一分神氣寡欲養心效亦類此更須思滿堂賓友共見日光人咸見日而予何獨避日移座設屏要亦不過暫護一時作救弊補偏之法耳必欲目不畏光神氣充足洞開諸門無有罣礙除却設屏移座之外更自有

何方法聞者咸爲躍然

有生言仁卽心者有生言仁爲心之發者舉以請正時文生道宗在坐先生曰宗會試答此語道宗曰先儒謂心如穀種仁卽其生之理以愚言之心其仁之郛廓乎先生曰此與仁爲心之發者義何所異乎答乾齋書謂後之不識仁者覺累之也只此一言斷盡了千有餘年論仁的公案大率皆從有識有知處辯認而不曾從能識能知處推原又答詹覺野書謂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執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

是謂目視耳聽心思非仁之用固不可謂目視耳聽心思之發卽仁亦未可惟如是故不但視聽之發有邪有正不必盡出於仁卽心思之發亦有危有微不可槩指爲仁聖門所謂求仁者要以求仁之體教學者知所歸宗後之所謂求仁者只是辯仁之用令學者知所揀擇其旨似同其用各別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心爲郛廓之說蓋是以心包仁豈知充塞此身無非是仁豈但充塞此身直將充塞宇宙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心特其發機之最靈者耳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有由心者性之郛廓後儒言之此宗會之所爲習而不察也一時在坐者聞之咸有省

先生辰坐默視諸生俱各歛容肅氣而和煦盎然又爾渾無間隔顧謂曰人之取友親師無以異於魚之得水自然天機活潑諸病不生只如此一坐之間爲友多矣氣質之偏嗜慾忿恚平時豈免想有儘力懲窒尚不能應手消化者假令此時有一兇輩攘臂叱罵而來諸友亦必安神定氣有以待之矣此無他則師友之火力爲之銷鎔也三千七十

依依孔氏之門患難周旋而不舍高拱穆清之上兢兢業業望助臣鄰吁咈都俞而罔間成德達材舍此更無良策懲忿窒慾到此真如點雪紅爐絲毫容任不得矣退老西河睽孤析處輒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離羣索處昔賢猶且病之況吾儕乎忠進曰老師不說誨人不倦却說與人共爲之不容倦也則會友者原爲己也非爲人也先生曰然

會止燕坐黃生應桂問曰知本誠要矣但本末之際頗未易辨如以我對妻孥則妻孥自是末若以我

對君父則君父豈得亦爲末乎先生曰修身爲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先生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必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自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應桂曰然則只是一個修身爲本本有定分不待稱量隨事隨物又何本末始終之辯先生曰本之一字雖有定分却又活潑潑地無有定方予每謂蓋孔子觀象於天地之間而得所爲本者挈出以定學者之命以立經世之樞使人握之以自修則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以應物則

均平齊治之用咸宜事事反歸身上即事事止歸本上事事立在本上即事事止在善上所酬者至變而執者有常所御者甚繁而握者有要眞孔子半生磨勘老後經綸而非淺鮮之襟所得而測識也

會事竣立語諸生曰古人之學是就裏面做將出後之學者却與古異似是從外面做向裏從裏面做將出故必刑于寡妻而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從外面做向裏故只就人面上掩護就皮殼上粧點往往講于堂不講於室講於廣衆大庭不講於房帷皆近修身爲本之學隨身所到豈有時刻空閑亦豈容毫髮滲漏不信於妻子者即不信於朋友不信於鄉黨者即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夫子所謂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正爲此也賢輩今日在會堂雍雍如也說義談仁豈不偉然道義退而見鄉黨之異志者即不敢以此開口矣退而見妻孥即不敢以此逼眞矣如此志意何由堅立學問何由充長吾今行矣賢輩非退而見宗黨之人必退而與妻孥處也如此堂中雍雍如也說義談仁庶無愧於道義之稱無辜負斯會諸

生唯唯

先生曰辯體之說誤賺學者彷彿六十年來竟無有一識其眞者當場衆集競以口語互相駁辨以意見競爲摹擬所談者非靜裏之虛光則繼往之陳跡也故予每謂之曰說光景談往事如何叫做說光景或謂之虛或名之寂或頌之靈明或寫其變動不居之景或擬其光輝發越之狀大率皆是強揑世緣抑遏靈體神光迸散閃爍因而有之寔則一氣之暫聚爾於眞體何干於實用何補故曰說光景如何叫做談往事見之者大率數載之前求

之者或在始學之際一日所窺一生執着曰我於某年前見某光景我於某座中得某受用就令果係真體發露已不足當目前之用徒壓追尋秪領口頰而於覿體當場一切皆爲架漏是直以一朝所見便當了一生的話本也故曰談往事且使初學之士乍聞其說者徒見其閃爍靈變而莫測其端則詫以爲實有一段變怪非常不可測知之體而舊學者益復播弄其頰舌騰揚其光怪而不務乎實謂一朝得此聖地立躋不復有功夫之可做天誘鄙愚合下察此壬戌而後卽便當場屢屢折

之而誕者終莫之省其弊于今尚甚故使學者脚未入門先求解脫虛知日長實行不敦言論空高了無事實身心離隔内外判然有講學之名而秪以爲斯人媢害者則此說啓之也修身爲本孔子坦然提挈若原不爲救弊而設而虛蠱方深恰好扶元便爲對證之劑世尚忽之不謂之守局拘方則謂之狥生執有甚或畏其法度之嚴而欲預爲避脫之計肆爲邪說黨同伐異媢害導真則真所謂賊世誣民之甚者也雖然由舊說則言說尚可支撐意氣尚可籠罩雖有忝實德猶若可以欺人由今學則一說到修身爲本便是直呈了底案和肝膽皮毛呈出與人作證印也知見縱工言說縱巧人盡斥不信矣噫有志孔曾之學爲吾徒者可不知畏

丁生兼問孔門諸賢敏悟者多矣何參也竟以魯得先生曰悟學難守教尤難學到是處只守得定便是悟不可云別開竇徑另立法門乃是悟也曾子之責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門疑爾於夫子蓋法門隱隱變矣所以一傳而爲田子方已失孔學之宗再

傳而爲莊周盡棄洙泗之矩惟有參也竟以魯得承傳學脉似續至今曾而思思而孟至於今萬古日星者則自曾子之守教始也諸友中要悟者卽從此悟謹毋妄開徑竇以誤孔學宗傳敬之哉敬之哉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九

刻大學古義序

古岡散人陳吾德

大學古義者何見羅先生因大學古本而釋其義以告門人者也先生之學在於明宗而揭知本一言以爲宗旨此古義之所由作也或有問於予曰遊於聖人之門者多矣乃稱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宗之云者猶之宗以統族祖父子孫一脉而相承者也道統之傳肇自唐虞至吾夫子集其大成而大學一書則孔曾相傳之心印也虞廷授受精一執中先生則以求

仁爲孔門之學而脩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聖學若是已乎其義何居曰此正先生之學之大也葢以吾之一身與天下國家渾然一體少有未仁則私意間隔形骸便分疾痛疴養藐不關涉卽軀殼之外妻子不保而況天下國家乎故修其身爲止至善之身則無弗仁矣公己公人俱立俱達精神氣脉流通貫徹八荒我闥上下同流此真時雍風動綏來動和之風範矣故仁外無身身外無本本外無學更不分帝王韋布完結此身卽以徧珉可比隆崇品故曰先生之學之大也葢先生天資高明廣大論仁似明道論學似西銘其以知本爲宗而以大學爲仁書有以也今取其書觀之明白透徹洞然無可疑者則次第用工以修此本者正今日之所當講也顧以予之不敏實隘且陋固守舊聞頃嘗與先生論慎獨二字葢以爲自危微精一之傳而一言蔽之隱見微顯之間發與未發之際人心道心于此判决惟危惟微於焉貞勝此千古之學脉孔門之心傳也慎獨誠意而已矣誠意研幾而已矣而功自格致始意誠心正而身修則至善止而皇極建矣允執厥中者也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嗟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求諸心

則何內非外何外非內遺物以爲知者則虛寂佛老而已矣逐物以爲知者則支離俗儒而已矣曰致知在格物正以見吾儒異端之辯不入虛無不落聞見是謂真知幾希之間而已者也物不格則不至不至則不止雖曰誠也正也修也而至善奚由止耶如適遠者發軔之初認定歸宿目視足行一齊俱到此知行並進之功也是道也曾子子思孟子以之相授受者也子思之言思誠也始於學問思辯而終之以篤行孟子之言幾希也由明物察倫而繼之以行仁義今先生知本之學似已大行於時則精察敦行以完

此身之分量誠有望於同志者也茲因崧臺門人彙
輯先生古義而重梓之以廣其傳僭爲之序兼以就
正於先生云耳

刻道性善編序

見羅先生曰學不急於辯體要在明宗故道性善者
孟子宗旨也世徒知其答世子辯告子以爲道性善
而不知其全書之旨皆所以道性善也先生發以示
人復摘其最精要者二十四條條析之情才知能指
其爲用之發而所以善者則性之本體所自來也當
戰國時人心陷溺梏於刑名矜於詐力流湎於貨利
聲色敝斯爲極揆厥所由則任情之流弊而不知所
以自反也一時倡道之士知其敝不復揣其原如告
子荀卿輩者或直以爲性惡或直以爲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而性學遂致淪晦孟軻氏有憂之作七篇
諄諄然道性善以挽之然以其無端倪名狀之可即
也故就其發機之順動者表而明之而其意則以道
其體非道其用也故其教人也以復其性非梏其情
也而世顧昧之欲守其乍見之怵惕惻隱爲充擴追
其孩提之愛敬爲本源譬如指日之光以示人善悟
者當因指以信日指枝葉之暢茂以示人善悟者必
循枝葉以歸根乃直執光之照枝葉之暢茂者據而
守之曰此本體之所在也可乎不可乎沿流逐末勢
所必由恣慾徇情弊將必至始之濫觴者卒之以瀾

問則學不明宗之過也見羅先生有憂之旣揭修身爲本教學者以復性之竅復爲是編指出性善之旨以明孟學之宗曰孟氏之所道善者性也非情也卽大學之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先生又嘗有言曰知本修身而不知知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善猶爲見之次也故修身爲本之揭與道性善之編言殊而旨一也嗟乎孔曾之學晦先生揭修身爲本以明之七篇之旨未明先生輯道性善編以表之世之學者苟無志於明聖人之學則已矣苟有志於聖人之學平氣虛心取先生之書復而熟有不渙然氷釋怡然理解

者乎先生是編功葢不在孟氏之下明者覩之老夫耄矣無能爲佞也先生初不欲以示人予從其高第弟子陸廷獻輩得而讀之以爲此尤近時對證劑也亟相與訂之付梓以傳仍僭爲是言弁諸首

萬曆庚辰孟夏後學淸江龔一鵬拜手書

刻道性善編跋

道性善編旨哉有味乎其編之也夫軻之書昭昭也其旨亦昭昭也晩近世之儒習而讀之徒沿章句而不知其指歸皆本於性善卽有起而維之者亦祇對症投劑而和者遂至按方治病愈傳愈遠愈失其眞而此學晦矣天啓

先生妙悟孔曾宗旨提挈示人具載稿刻迺復有是編命不肖訂之受讀六七匝始若平時讀軻書然繼而躍然有所悟終則恍然如有所得矣

先生反之自性而信軻氏道性善之旨不肖亦反之

自性而信

先生道性善之編信乎知能者才也未可以挈宗也學者亦可以自信也先儒曰聖人本天此性善之旨也亦知本之論也敢僭跋之末簡

萬曆庚辰孟夏吉門人陸策頓首書于蓮槎深處

讀道性善編跋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歸本於修身此曾氏獨得夫子之宗矣然孟子七篇其指歸皆所以道性善而又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聖門相傳皆此宗法也豈有他謬巧哉自功利佛老溺人心術而訓詁辭章又以甚支離決裂之弊卽有以明道之責自任者亦皆認寒熱爲水火每别求蹊徑特立門戶以起人之駭異而崇信之蓋將二千餘年於兹矣孰有明性善知本之宗旨而示人以簡易真切之學哉斯道之炳若日星者幾於晝晦矣天啟我

先生以身任斯道既首揭修身爲本以示求仁之方又著是編以究止修之原蓋謂萬物一身也亦一性也知性善而盡之則修身而知本卽止矣卽知之至矣深見孟氏之學與孔曾相爲發明此

先生道性善編之本意也譬之窮萬水之源以得其底止持此以教舟人雖不善操舟者亦可遡流尋源而不患瀾之狂溪之曲也其維世立教之心抑何其明且切哉夫道不宗孔孟異道也學不悟自性木學也讀是編而日用學問之功誠不出此性此身之外

矣然孟子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爲反身不誠者語也吾儒于盡性修身之學有未至而本止有未知者舍強恕又豈有他術哉不肖韓讀有一得以請益於

先生并自曷云非敢曰能賛一辭也

萬曆庚辰仲秋之吉門人羅繼韓頓首書

李見羅先生論語大意序

予自讀論語書葢嘗有志于聖賢之學而繹其旨矣
曰聖門只是求仁故孔子所與諸弟子答問詳哉其
言之也曷爲以一貫授曾子葢可與傳也然則所傳
非所教乎曰曾子仁以爲己任者也及考曾子平生
學問則所省在交諜傳習而所貴在容貌色辭用是
戰兢終其身似又于仁無當者得無所學非所傳乎
而曰曾氏獨得其宗此何以解焉求之而不得牽合
之而不可反覆于斯者葢十有餘年至歲乙亥見羅
李先生得告歸登日侍教于其側乃就所疑質焉先

生曰爾不聞大學之教乎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此求仁之竅也此一貫之旨也于是始
豁然寤躍然起曰一哉聖人之學乎語仁語一貫而
非精也語言動語交際而非粗也大學其仁之爍然
者也論語其本之渾然者也三千七十夫誰不曰求
仁而一貫宗傳乃于省身之曾子獨得焉意可想已
他日論顏淵問仁一條先生謂一部大學皆具豈非
以語仁極于天下歸而爲之則由己哉世之學者與
之語聖門在求仁則信與之語聖道在一貫則信與
之語仁與一貫在修身爲本則不皆信彼葢淺之乎
言修身而于所謂仁所謂一貫竟莫知何從歸着也則
將併與之語仁與一貫而不信矣此先生之所以憂
也此論語大意之所以作也嗟夫仁也本也一也論
語也大學也亦一也善學者必究心論語求仁之旨
而後能信大學之言必深信大學知本之言而後得
論語之旨必論語大學有渾融合一之見而後能明
聖學之宗傳謹序

萬曆十年壬午春正月吉門人徐卽登拜手書于高
原精舍

重校觀我堂摘稿序　稿今改書問

明興博士家言類宗宋儒記註繁蕪採索囍辛青雲之士尊為時制莫敢彈射之紹興起而倡良知之旨學者如脫喧囂而濯清泠之淵其見卓矣然傳之旣久習其說者至玩景象而鄙實踐求本體而厭步趨此見羅李公修身為本之論所以惓惓也公之秉憲南粵雖戎務倥偬不廢章縫講論之益今休于劒水羅山之間日與諸弟子往復辯論直明宗旨諸弟子彙成簡帙為觀我堂摘稿旣而自遠而進者日益衆公隨問條答大叩小叩人人各得其願復成續稿亦

旣傳之矣然間以訛舛讀者至或病焉於是劒浦諸生陸廷獻章取而訂正編次分若干卷翻刻之為重校觀我堂稿余聞之曰遐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又曰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觀我者即所以修身也夫謂之觀則自欺自慊俱真見而戒慎恐懼皆其功也謂之修則一言一動俱實境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皆其事也謂之身則無時無處可離而心意知物家國天下皆其身之寓也而本可知矣此孔門之實學而非涉於空譚者且陸氏之學聖學也自宋以後排之學術之晦幾三百年公為表章與程伯子並傳是日暮遇之公雖嘗梓四大儒以開後學而其立論敷教直接孔曾正脉姝非踐宋儒之迹而且有補於紹興末流之弊也今之欲求聖人之道者此其正鵠矣余辱公世講竊願共學焉因謝生時從持其稿過藥湖之上請序之聊綴數語於簡端而未必其果有當於公之衷也

萬曆辛巳季春瑞郡况叔祺撰

序李見羅憲副摘稿

古和雷禮

昔孔子論聖學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近道在知止及知所先後又引古人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序直斷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葢孔子心與天命通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真知實得者傳之曾子以及子思孟子者也三代以降聖學久湮俗儒拘滞於訓詁汩没于記誦甚或摛繪篇翰以希世用不知反身爲本卽有高明者代著勳業終非止至善作用間有矯其弊者談説性命類假禪幻上乘之王妄附王靜定性致良知工夫將身所備日用常行者目爲粗迹故窮年揣摩無所至止未能措之實用是皆不知本之故一也見羅早承家學已有求道之志及潛心聖經有契於中的然謂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不本諸身卽爲五覇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不本諸身卽爲佛老虛玄之學知修身爲本卽知本也知止也知所先後知之至也葢真見二句非衍文誤置而摽示學本修身可謂切近精實矣夫學者學成其身也身之所寄非家人卽國人非國人卽天下之人皆日不能無者本諸身以應之渾然一至善則齊治均平孰非知本所推乎見羅知身爲本故居刑曹多所平反僉憲飭高肇兵備計除奸宄安良善以平寇聞晉副憲經畫惠州一帶賊巢不忍貪近功遺遠患以狥閫臣投䟽養疴而歸葢仕止久速求不愧孔子之矩而已今以所學引廸後學使皆知修身爲本則明己之德親及于民惟至善是止既不梏于聞見亦不流于荒踈而動靜出處之間必不悖聖經矣况撫按採人望交薦見羅于朝則擴知本之實用不灼灼見天下哉予叨崇階

愧有歉知本實用及告老山居見士習以記誦應也括帖爲尚力欲挽而正之未能也幸見羅揭示聖學之本而諸生忻然從之是反泰之機也因李生大昭黃生銓陸生于磐朱生鐘持觀我堂摘稿請正予幸見羅教人學本諸身與今假禪幻表異者迥異故序以貽之俾諸生知以修身爲本則仕行其義自不待外求矣

李見羅書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李復陽編皆其師李材講學之語材字孟誠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事迹具明史本傳材嘗患世之學者毎以朱王兩家格物致知之說爭衡聚訟因揭修身爲本一言以爲孔曾宗傳而謂知止即知本又謂格物之功散見八條目中以朱子補傳爲誤其學較姚江末派稍爲近實故顧憲成頗稱之然材在鄖陽侵營地爲書院至於激變諸軍狼狽棄城僅以身免及被劾遣戍猶用督撫儀從赴謫所爲當代所非黃宗羲明儒學案記之最詳則亦何貴乎講學耶是編凡大學古義一卷論語大意四卷書問九卷門人記述四卷而以舊本序別綴於末爲一卷復陽爲無錫知縣時所刊也

心學宗四卷續編四卷

〔明〕方學漸輯　〔清〕方中通續輯

景德鎮市圖書館藏清康熙繼聲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學宗四卷》提要

心學宗序

萬古一心外心匪學也千聖一學外心學弗宗也此本菴先生心學宗所由編乎夫心一而已矣心學亦一而已矣曷爲有宗之名蓋人之生也名從始祖立宗厥後則依姓氏支分派别雖世代遼遠倫次賴以攸序支庶且不得而混焉矧異姓乎孰謂聖學正宗可以異教雜之莫之辨也昔仲尼因鴻荒考證弗濟刪述斷自唐虞見二帝三王之世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直道而行縱欲别立宗門以標旨訣卽已異乎先王之法言法行而有不敢矣春秋世降五霸雖雜莫敢悖乎彝倫楊墨雖偏猶各執乎仁義七篇懇懇心性之辨不得不嚴距以豫霜氷之戒也秦漢以來百家横議聖學失眞陋儒不免支離訓詁老釋乘其弊揭虛寂以眩惑人心中間尚賴董王濂閩諸儒樹之的焉彼亦不過流雲浮霧偶翳大空而皎然赤日中天如故也豈若近世躭虛歸寂寰宇悉遵夷教弗之恤焉欲閑聖道寧無恩哉今本菴先生摭其心學所自得者胳合聖宗亦斷自唐虞以迨我明凡五經

四書及諸儒論著採編共四卷益標揭執中道心爲心學之祖也此後如叙族譜惟宗子主宗祧者繫之支裔咸弗之錄如大匠用準繩一循中墨如樂師定黃鍾專尚中聲摘錄雖甚簡遴擇則甚精每段稍加闡明要皆剔發本文之旨未嘗略以已意淆之也俾覽者一目涉而道存誦習者一循言而性徹雖虛寂其心者亦不俟辨說其邪詖莫之能遁也孟夫子功不在禹下方先生功豈在孟下乎雖然無徵不信祖述甚詳君相宗此以定謨猷則心法彰而唐虞可再

覩師弟宗此以端傳習則心矩一而洙泗可復興是編有關人心聖學何異萬派之朝宗哉臨川劉先生于鄒邦父母也爲本菴門人向學甚銳學甚正而不裨益本菴日進之徒也承以是編屬予叙之甚愧莫能叙其一脈淵源之蘊但心同學同前而千古後而百代務心學者不能越此爲宗何待予叙然後知所宗

萬曆丙午季秋南昌章潢本淸甫書於東湖之此洗堂

心學宗序

自釋氏以空爲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適時之論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顏子也奈何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予竊以爲空者名也要其實當有辨焉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混而不察以釋氏之所謂空也當吾儒之所謂空而心學遂大亂於天下非細故也夫善心體也在貌曰恭在言曰從在視曰明在耳曰聰在思曰睿在父子曰親在

君臣曰義在夫婦曰別在長幼曰序在朋友曰信如之何其無之也則曰吾所謂無非斷滅也不著於善云爾嘗試反而觀之卽心卽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著而亦何所容其不著也且著不著念頭上事耳難以語心卽虞其著去其著而可矣善曷與焉而并去之也嗟嗟古之君子所爲兢兢業業終其身棒持之而不墜者今之君子所視爲瑣瑣而等諸土苴者也古之君子所爲孜孜壘壘終其身好樂之而不倦者今之君子所視爲拘拘而等諸桎梏者也視爲

瑣瑣則必疑其落在方隅非最上妙義厭薄而不屑
視爲拘拘則必病其添我障礙非本來面目掃蕩而
不留失善何負於人而不譽之甚如此也是且不識
善安能識心乃影響而混言空始也認子作賊卒也
認賊作子名曰心學實心學一厄耳何者失其宗也
予爲是有慨於中久矣乃今何幸得本菴方先生先
生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
而證諸心爲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竟棄去優
游川巖路然無事而獨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

惡爲宗有憂焉輒進而證諸古遡自唐虞及於昭代
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裒而次之其有引而未發發
而未竟者各爲手拈數語究晰指歸編成命曰心學
宗將令學者一覽而遂洞然見聖賢之心因而自見
其心卽惡言空者於此識得吾之所謂空自不必以
似廢眞而過有所諱卽好言空者於此識得彼之所
謂空自不容以似亂眞而漫無所擇滔滔狂瀾先生
其砥柱之矣會先生之子魯嶽公來按我吳出以示
兵憲盧臺蔡公公趣之授宜興喻侯梓行公諸同志
請予宜有言蓋昔王文成之揭良知自信易簡直截
可俟百世誠爲不誣而天泉證道又獨標無善無惡
爲第一諦焉予竊惟良卽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
惡所本無還其本無是曰自然夷善爲惡矯有爲無
不免費安排矣以此論之孰爲易簡孰爲支離孰爲
直截孰爲勞擾詎不了了然則先生是編正所以闡
明良知之指假令文成復起亦應首肯蔡公亟加表
章可謂於風靡波蕩之中獨具隻眼者也其所補於
人心不小矣因忘其僭而爲之序先生名學漸桐城

人魯嶽公名大鎮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喻侯名致知
新建人
萬曆戊申孟夏吉旦年家鄉侍教生顧憲成頓首拜
撰

心學宗序

蓋文成先生揭宗以良知其證道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而龍谿先生更以無善無惡槩之乎心意知物於是寓內易理學爲心學矣竊良即善也知亦心也一心耳體無善而知有良良何從生焉今寓內貿貿焉以心學自命者必曰文成爲之宗不知宗其良知乎宗其無善乎宗其良知不可謂心之無善矣宗其無善不可謂知之良矣豈文成自舛其言豈有所附會其間耶夫善心之性也在意爲獨在知爲良在

物爲則皆善之呈露也不可以體用有無二之也欲以無其善已不覺其入於惡欲以防其有已不覺其著於無著無之心即有也無善之心即惡也天下有無心之人則可苟有心焉安能滅善而逃之於無哉今譚性者曰人性本無善且不可言而況於惡余則曰人性本善有且不可言而況於無譚心者曰人心至無不可著於惡亦不著於善余則曰人心至善不可著於有亦不可著於無故衆庶之心不著於善則著於惡易明也學人之心不著於有則著於無難明也著於有其爲善與惡易明也著於無其爲善與惡難明也夫心安能無而不之於有哉即無而不之於有亦枯槁寂滅而不可以爲心則心之著於有易明也著於無易明也著於無而不能不之於有難明也大都無者無其本無則有者有其本有無者無其本有則有者有其本無無而空善惡而無之則有而混善惡而有之此必然之數也嗟夫吾　心不容自已之眞如穀種如石火根爲心之獨達爲心之同即體是用無而不可以爲無即用是體有而不可以爲有

此果何物耶將不得謂之善乎將不得謂心之體乎柰何逆而掃之而一之於無耶或曰無者無其對惡之善非本然之善故無善無惡迺爲至善曰然則有二善乎惡非善之對乃善之反也水之體乎清也泥濁之日之體乎明也雲翳之惡濁而曰水無淸無濁惡翳而曰日無明無翳然乎哉今言心學者遍寓內其學也學其無學也其心也心其無心也爲善則理即爲障信心則惡即爲心人心同善彼不謂善人心同惡彼不謂惡以任情從欲爲透悟以窮理盡性爲

矯揉則無其善者祇以有其惡耳無所貴焉故無之旨本以袪矣而無之弊足以滅眞衆庶之失心失之於有惡學人之失心失之於無善著於有者非心著於無者亦非心若宗其無善而猶良知自命則其知不過饑食渴飲之知耳孟夫子所不謂性也所謂害心者也藉令文成復起其以爲然否皖桐本菴方先生嗜心學而嚴無善之防遡唐虞歷魯鄒暨濂洛關閩以迄昭代擇言焉而分疏以巳意闢虛無者十有其七命曰心學宗噫宗之云者一脉相承之謂也山

之宗岱宗其高水之宗海宗其下學之宗心宗其善今時之心學宗也以無善而先生之心學宗也以善若山之崩摧而欲封之若水之氾濫而欲下之也所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非歟先生之子魯嶽公偕孟麟籍鄉書讀先生書而知家學之淵源也邑侯養微喻公授之梓謂余宜有言故述其擇言之意如此云

萬曆戊申長至年家晚生陽羨史孟麟頓首拜書

心學宗序

蓋心學肇自虞廷虞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頑兩之其心乎心無兩也兩非其心之初也人之初者何曰道心而已危之在彼微之在此添以後來岐其本來常人心也非聖人心也聖人之心湛然虛瑩然明純乎道心烏乎微絕乎人心烏乎危聖不自聖而欲常人之皆聖故精以一之則學之所由壓也聖凡之所同也無之非心無之非學也萬古一心萬古一學也安所置異同於其間哉迺世儒之言曰心本

無物惡固無也善亦非有譬如玉屑塵沙入眼皆礙夫玉之與塵善惡則有間矣然皆自外入故目不得而有之若善則心之固有非納之外以增其所無也謂心無惡亦無善是謂目無瞶亦無明之類也弊且薄善而不屑弊且任惡爲無礙放曠蕩佚使天下棄常經而趨猖解慮無不以竺乾柱下之旨爲玄珠神璽也者雜稗於穀混莽於茹朱虛耕田之詠漫而巳乎嗟夫此本菴方先生心學宗之所由作也書凡四卷斷自唐虞爲開祖洙泗爲繼別濂洛關閩爲大宗

江東江門東越爲嫡派而其餘支裔耳矜矜一言之契於心者靡不臚列而彙析之誠燦燦焉思呂之易麤而牛晉之亂與午也其言曰學者好談心體而略躬行聽之妙入玄虛察之滿腔利欲則是以佛緒而飾霸術噫卓哉斯言尤近儒之膏肓而宗門之扃衛也卽以禘舜郊孔何媿哉蓋先生綺歲志學上下數千年博采茂蒐晚應明經辟竟謝公車益研精心與而決其機於大小之觀嚴其防於儒釋之岐至如心無善而理有障斤斤闢之不遺餘力焉是又自我作祖而非僅僅摭拾寄人門戶者所可幾其萬一也巳侍御公箕裘庭訓紹明闡繹按部所至攡臯比談經圜橋觀聽右諫以職事侍左右藉以啟蓮之心焉乃知與儒家學淵源有自且喜正宗之幾晦而重揭也故因喻令授梓而僭綴一以識私淑艾之意云

萬曆戊申仲秋之吉年家晚生豐城李右諫頓首拜書

心學宗跋語

蓋昌侍師門幾兩月強半爲瘧鬼所侵參朮之餘則從師指授身心語雖不甚解而嚮往則銳師嘗語人曰吾晚得二劉蓋指昌及家兄明也巳去師門中間跳之竺乾又與家舅氏講大定之學東西易面恣然久之遂一切棄去甘作鄉人而不之悔癸卯家居師過語昌曰子甚有擔負者迴迺大馳騖可惜昌時瞶瞶如腓而師則間出此編屬愚校之愚始沉心披閱而後得師之涘也夫七情如熾六賊若子與鳥角飛與獸角走數必不得單刀直入斬關破敵非藉大將軍旗鼓偏裨競錯耳烏乎奏功以師五十年來單提一脈諄切示人近接餘姚遠宗洙泗遡此而上虞周嫡祖諸凡閏位旁枝別派不入大宗萬古之權手操卩定矣雖然言言也其不言者非言也有得聞有不得聞師以言教弟子以言學又安能得師之涘丙午秋月臨川令門人劉胤昌跋

心學宗跋

均是心也精識熾則眞體涽故危微精一總之執中正誠格致歸於止善虞孔信此學大宗矣後代儒賢繼起雖學各就所稟而曰主靜曰識仁曰定性曰本心本天曰先立其大皆隱隱指定歸宿蓋非於太虛中故爲揀擇艮謂眞體不離情識而亦不泯於情識云苐數千年間書甚浩繁且多隨機指點而不專爲宗發非單提直解恐讀者誤執情識而忘所爲眞體本菴方先生乃採自虞廷及我明諸公或數條或一二條詎以數語或一二語名曰心學宗蓋義取諸述而儒釋之分岐與動靜有無內外之合一昭昭然如揭日月而行至序中以莫見莫顯藏於不覩不聞爲未發之中而篤信誠身先明善與無善無惡之不可爲訓尤直透宗源而不徒就靈明歸宿先生信河汾餘干儕品哉予方纂集師說忽桐城劉燕及氏持此編示予曰吾向者朝夕師側今漸遠儀刑將付之剞劂以政學子爲一言予曰有是哉吾兩人之宦同師同而不忘師又同乎此脈在天壤間原不容泯滅幸

交勉交黎以不媿厥宗而已知豐城縣事浙語溪晚侍教生陸典頓首拜撰

心學宗序

聖賢之學無他自得其本心而已矣第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爲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榖莠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岐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管牖窺則天牖登泰山而後見天之爲大大不可測仰而覘之曰太清太虛不知清虛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爲天也惟聖人獨覩清虛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所稱繼善非乎是

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爲天也惟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牖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闥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得八荒之際還而內顧莫可端倪則以爲不覩不聞至矣夫心之不可覩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蓋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茂之乎其觀者烏覩心之所以爲心哉吾聞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聞諸孟子仁人心也聞諸陸子心卽理也聞諸王陽明至善心之本體一聖三賢可謂善言心也已矣心之危而微其仁體乎其理之至善者乎仲尼謂誠身先明善蓋明此也上下古今聖聖賢賢因學起見因見立言卽人人殊埒於此心純理無欲不失至善之本體則其致無兩而一聖三賢直指心體尤爲眞切著明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然不明乎善而究之則見以爲心者繆矣安能善身善天下乎王龍谿作天泉證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陽明晚年之密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眞論之確蓋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別之頃頓易

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眞歟此記一出遂使承學之士茫然不知心體之謂何天下稱善我不名善天下稱惡我不名惡恣情徇欲猥云信心使異端得入吾室幾於奪嫡而易宗則不察人心之本善故也學漸桐之鄙人嘗受學於張甑山耿楚侗兩先生髫年入道老而無聞私輯事心之旨自唐虞迄於昭代爲一編而著蔡之竊附私見詮註其下吾恐失吾心非敢異同於人也輯成吾友趙承玄見之曰昔曾子之傳獨得其宗論學於今日必也明宗

予因題其端曰心學宗云

萬曆甲辰暮春之吉皖桐方學漸序

心學宗跋

不肖臥病田間家侍御嘗命之曰學病禪子之病不病禪子且泡影一切法滅離種種緣想以當於火宅之一澍道暍者之一飲乎不肖服之泠泠其有當也久之病亦間家侍御又命之曰子毋乃不病病而病禪人心一善而已善一理而已理非寂感動靜虛實有無之可岐葢天命自然之中而世儒浸淫禪解必寂靜虛無之為見至謂心無善而理有障所空亦空以為妙圓湛覺之性然往往靜時了達動即昏瞶寂時自在感即纏縛不能得之乎實有而早已失之乎虛無文成公有言人有習心不從良知實用為善去惡之功只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爰出心學宗一編不肖跽而受之寖亦恍惚無善無惡之說然吾斯之未能信及奉命來浙性境相對心事交涉平日習忘伎倆似有用又似無用復展心學宗尋繹之始知千古聖賢萬變萬化而未始出吾宗者果非寂滅虛無之宗也要於主善存理以自完其本體而止高明

之士慮執理執善之有蔽遂曰無善之善為至善無理之理為天理此何思何慮無聲無臭之密義夫無之蔽與有之蔽何以異六經語孟言善言理者不一而足未聞於善理之上更加無善無理一轉語也易曰易簡理得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簡者乾坤之所為理為善是天之載聖之一不可思慮紊聲臭覓者也今不求一致者何而漫曰無思無慮不求天載者何而漫曰無聲無臭轉語日增而聖賢實語愈紊求愈入窮寞豈不悖宗門叛正法哉家侍御湙造自

得如有卓爾大都若此今年春行部吳中以質於同年蔡虛臺因質於顧涇陽先生先生大快曰不圖今日重睹正宗欣然援筆為之敘而史玉池高景逸並讚歎不容口豈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耶家侍御何幸而徼知己之言於千里也陽羨榆令請梓行之家侍御學於是乎印可矣方伯子大鎮百頓首於雲間之餘清亭時戊申四月八日也

心學宗卷之一

皖桐方學漸達卿父編輯

堯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之體也執猶存也信能存其心可以繼天立極矣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峻大也峻德合天下國家之德也由家而國而天

下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如此

舜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唐虞之時蓋已有

之舜逆知其流必至放蕩而多岐不得已而言此以立萬世之坊世之慕危而忽微者其言無實可稽其謀弗通於衆無稽易於行詐弗詢易於衒奇乃得肆其無忌憚之說惑世而害道故聖人戒之

敬修其可願

人之所願有可有不可可願者道也敬修可願自無不可願之累精一之訓惟修其可願者而已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凡言幾皆善幾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隨時而謹於幾微以時保其善心所以勑天命也

禹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道必有所止而後可以定極康卽安也審於幾而期於康奚而不安止也止者善而已

臯陶

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

德心德也身之本臣民之樞也君能迪德則必愼修其身臣效忠而遠近向化德之不可不迪也如此夫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窒欲者養心之要淸心者寡欲之本主敬以研此心之幾天理常存何逸欲之爲累

湯

湯誥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大德卽中也昭德義禮融於心也卽心卽事合內

外之德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衷卽中也降衷而有性性一衷也此性善之源也

顧諟天之明命

此理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顯然共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顧耳

伊尹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人心之用有萬其變而主於天理則一所謂一德
也一之說始於舜再發於尹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有於此爲善於彼爲不善者善何常之有期於
純理無欲之心則一矣執一而運則至善矣
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道貫於覺自尹發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乃祖攸行不過止于所止欽之所以率之也

傳說

傳說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
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時敏因時而敏法天時行之學也遜志於時敏可
以會道於一身然道非一身之得私而敎人居學
之半念念常在於此人已交修德日進而不自覺
矣或重罔字以罔覺之覺爲真覺非是

文王

康誥曰克明德
明德始於堯再見於文王大學之所自來也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繼續光明所謂克明德也緝熙自無不敬敬則自
止其所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爲仁敬孝
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仁敬孝慈信根於一心則衆
止總一止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天也在帝左右昭事上帝順帝之則總之心一
於天理所謂明德也不動聲色無所侈革不役知
識惟默順乎天則可謂微矣而其德曰明德冥冥
之內昭昭者涵所謂微之顯乎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
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文王之敬無間顯微如此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帝天之命穆穆之中有不已者在文王之德不顯

之內有至純者存不已者繼善之理純者至善之心卽誠也聖人之所以同天也今人不此之求但詫於穆不顯以附會異端之談誤矣

武王

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省察於心以求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

曰競又曰無競有敬之心無敬之迹有敬之理無敬之意競而無競此武王所執以爲烈者也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奉天命惟一心卽在帝左右之意

箕子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極者無加損之名卽中也蕩蕩平平正直中道也

呂尚

太公望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敬怠義欲之眞勝爲怠欲者敬也而非其至也敬義常存則勝不足言矣

周公

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

敬以作所常存此心而已

召公

召公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眞知不役於耳目紀法之所出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主於道則志寧而知言矣

成王

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文王性之也緝熙而敬止成王反之也單心於緝熙總之常明其本體而已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聖狂分於念不念誰謂無念之非異端乎念非其

念雖念亦罔矣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作德一誠而已誠則心無所累多暇而自樂豈若機變之心憧憧而無益哉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

敬不在德雖敬非敬也心常在德雖無敬迹亦敬也德之所乎不變者寡矣

衛武公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毋曰不顯莫予云覯

屋漏者人所不見之地喩心曲之隱微也此而不愧則愼於獨知而心體渾然一天理矣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乃有德德以制行悟修合一之學

孔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者所以致乎聖人之道也道無方學有矩矩能方其所方亦能方其所不方卽禮也中也一也至善之所在也孔子十五志此矩三十立此矩四十不惑此矩五十知此矩六十順此矩七十而化念念皆矩矣學者當從事於矩而馴致之彼妄談從心而詭於矩者徇欲而已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下學而上達

默識至精聖人以爲何有也固宜事公卿事父兄居喪飲酒日用之常事聖人亦以爲何有則何以

說曰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內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謂其慕上於下之外也顏之愚曾之魯若無異於常人從三省四勿進於大道悟上於下之內所稱中人以上者乎彼局於下者凡庸之徒固不足道卽聰明才辨慕上於下之外亦是中人以下與之語上必將竆高極遠爲道之害夫聖人之所默識者在於學誨所學誨者在於出入吉凶之常禮故程子曰灑掃應對可到聖人又曰須守下學

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則浮慕默識而薄庸行者可以省矣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凡人所可致力者皆下學也至于上達則無所致

力只在下學內悟而達之子臣弟友庸非下學智仁勇亦惟用之於下學仲尼終身懼下學之未能此仲尼所以能上達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中之說始於堯孔子加一庸字以明中不離日用加一時字以明中不可執者此祖述堯舜之心法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不重言而重行聖人之躬行猶天之時行物生不言而自見文雖言之粹者然惟躬行未得之是患焉用文之子欲無言以躬行望子貢也今之人往往不求之行而求之言過之者慕無言爲高而卑躬行於不屑夫求之言不求之行者俗儒之失浮慕無言不求之行者異端之失則皆闇於時行物生之旨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

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中庸顯而隱非離顯以爲隱也素隱而行則怪遵道而行雖半塗不失爲君子遵道之君子必依乎中庸寧不知於世不求述於後所謂下學上達無行不與也者人情好怪卽二三子亦有求夫子于隱者詎知聖人不爲隱乎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曰我則異於是無

可無不可〇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竊疑子絕四一章乃二三子以我爲隱者之言無可無不可乃夫子權衡逸民之言皆非至論惟義之與比一章則聖學之準極也聖人非無意必無理外之意必耳非無固我無理外之固我耳非無可不可無理外之可不可耳非無適莫無理外之適莫耳吾心有義存焉如其義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非其義雖天下共趨可以義斷豈漠然一無

所任之爲高乎任於義者任而無任其心常生一無所任則必任於無而心死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〇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〇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仁者心之德力者心之用用力於仁卽是欲仁以心求心至易至簡心一存而卽得矣故志仁之士所欲皆理何人欲之爲累乎惡不待去而自無也故曰去欲還理權法也志仁無惡本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皆善也元統之仁義禮智皆善也仁統之一誠而衆善集乾道盡於此人道亦盡於此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堯兢舜業孔子好學聖人之所以爲聖者惟是自強不息之心耳

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德業統於誠進修始於知誠以致知德業備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心無內外學無內外直方一理敬義一功夫子分而言之防偏內偏外之弊耳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天下之事管於心中德存而萬事理此執中之旨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簡卽一也卽中也卽天理也卽人心也孔子得之堯舜堯舜得之乾坤異端之徒亦其心而空之

以理爲障而去之亦自誣曰易簡不知求理於心至易至簡而與乾坤合德合理而灰心愈煩愈難一身且不能容況乾坤乎

易有太極

極之爲言始於箕子申於孔子其爲物不二而生二生四生百千億萬以迹觀之渾無一物以理求之樞紐萬物蓋實理含於清虛內也聖人見其理故曰太極昧者惑於迹故設爲太清太虛太空之號而於太極之理無瞻焉學術邪正所由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殺機故曰善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所見亦偏仁者以道爲仁智者以道爲智得氣之濁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爲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寂感合一易道也人心亦若是焉當其寂爲感之體當其感爲寂之用故聖人之寂能通天下異端之寂爲滅而已矣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聖人之德能圓能方能止能貢兼蓍卦爻之德於

一心純理無欲若武洗之純理之心藏於至密而
神智自出不窮而明不殺而武一德之運也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
同歸一致者理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故
終日思而未嘗思終日慮而未嘗慮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學以義爲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

以崇德也崇德尊德性也精義致用利用安身道
問學之事也聖學止於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
於窮神知化則德盛自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
之而談神化乎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成於默信於不言不以徵乎而存乎德行故君子
育德果行以俟其成而無取於窈默者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本渾淪而其中之義則條理精密窮此理即所

以盡性盡性即所以達天命非有二也彼浮慕大
道而忽於義理何足與語性命也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不昧也德人所得於天之理也親不疏也民日
所應酬之人也止不進也至善性之體也學之稱
大者其道在於明明德使仁義禮智信之理毫無
所蔽而已明明德之實在於親民凡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皆有藹然親愛之心所謂以萬物爲
一體也明親之實在於止至善人性原純天理而

無人欲之雜故曰至善學之弊也往往有兢進之
心而求加於至善之上故不能明德親民惟去其
進心退而止於至善則明親一於天理而其爲道
也大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人之不能止至善者以其不知也知之真則惟善
是止而不惑於二三之說此心自定自靜自安自
慮自得之矣知非見聞自心默識得非外鑠自心

復完止至善無他在知之而已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上二節自心體而言猶未及于事物心學工夫必於事物上磨煉方有持循之實故又舉事物言之此一節是下四節之提掇物卽格物之物本卽修身爲本之本知卽知本之知先後卽八條之所爲先後也者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德無所不包人知格致誠正之爲明明德不知齊治平亦所以明明德也修身誠正格致之功合之如貫珠而不爲贅析之單挈一字而不爲偏總之明明德而已知者德性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猶式也物各有自然之格式也致知者非可以虛空想像而致在因物之格而格之自意心達之天下莫不各當其理焉則致知有實功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天下國家本於身則治有本而不狃於功利格致誠正以修身則功著實而不入於虛無故知修身者謂之知本知本者謂之知至道之所由近也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性本無惡故曰善善無常主明之爲難不明則有似善而非善者卽專心而求祇以作僞何身之能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卽善也聖人天縱不思不勉非一無所思勉也甚言明善之易耳其次資稟不逮善爲欲消必待

擇之而後明固執者常明之而已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己者對人之名克如克長克君之克吾心之理已之所以爲眞己也能存此心卽是克己克己則禮復而仁全矣仁則天下皆度内矣爲仁由克己人何與焉已其綱也視聽言動其目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而無禮外之視聽言動所謂克己復禮也復禮卽約禮視聽言動卽博文曰禮曰仁曰中曰善其致一也曰擇中庸曰博文曰四勿曰不遷怒不貳過其功一也主於存心而功夫不離日用孔顏授受之心法與世之窈冥昏默者異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卽心也心卽理也虞之惟一伊訓之克一乃孔子之一貫所來也忠恕心學也聖學盡之矣不求諸心多學而識何爲耶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大公之謂仁取譬之謂恕仁卽恕之至恕則仁之方其理一致安勉非所論也子貢求之外故易視之[illegible]其易之弗及之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凡怨人者起於私已私已者起於不敬眞居敬者視人猶已矧怨之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知其所知不知其所不知眞知也大學知止孟子知性孔子知天命知其所知也舍而問鬼神與死知其所不知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巳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敬則心純天理何所不安達之天下舉而措之爾詳味敬字包羅天下豈空空攝心而已乎堯舜病修巳非病安百姓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者君子之術乃有小人其心者故夫子嚴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程子曰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愚謂忠信篤敬躬修之士也然非洞見本原觸目皆道則亦由而不知者耳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子之言僅見此章首言道體次言教法終言學之所至惟道無窮盡無方體故欲從而末由功濵博約始見其然禮者心之理文者理之顯約禮爲主博文所以約之顏子之學精實如此故程子曰所謂卓爾只在日用行事之間莊子以爲坐忘後儒又疑屢空不知忘者莊子之學空者釋氏之學而附會顏子果哉異端之惑人也

曾點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巳見夫人欲盡淨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
其言志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
舍巳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上下同
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見於言外愚謂域外
之觀似大而實小素位之行似小而實大點見其
大矣

曾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巳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巳不亦遠乎○曾子曰吾日三省
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
三省忠恕也爲仁之方也任之以終其身曾子之
學盡之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誠意者誠其爲善之意也爲善不誠則入於自欺
惡惡臭好好色眞切莫加焉爲善如之有不自謙
若未能者乎獨知卽良知也知而愼之則謙知而
不愼則欺誠意必先致知正於獨知加之功耳朱
子指誠意爲自修之首程子以愼獨爲天德王道
之要孰謂良知非聖學之宗乎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之發也發則身之事矣有
所者著於欲也人之一身必不能無四者之用然
惟理是宜非有方所欲動而有所則以心不純理
而失其正也便是心不在矣心不在則耳目口鼻
四肢百骸皆不免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所驅
使安能不失其視聽食息之常乎是以君子之心
常存天理則身皆天理用事而無不修矣或敗身

有之亦作心恐不其然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命之理具於心有性之名此心順性而發有道

之名事心之方有教之名道在於心故不可離不睹不聞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獨君子所以戒懼慎獨者謂其隱微中有莫見莫顯者存故也此聖人之教也慎獨則未發而中心卽性矣發而和心卽道矣是謂致中和而位育因之矣此章之旨至精至大極於天命不離日用所謂中庸也過而求之只重不睹不聞以附會虛無之說者非是

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不求隱於費之外則素隱行怪非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君子之學尊德性而已道問學所以尊之也道合大小以爲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皆德性中事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之功縱橫曲折靡不研究乃爲道問學而德性始尊矣今人溺於高虛憚於精密名爲問學竟成空疎安能尊德性乎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性者善而已矣誠於爲善是盡其性兼善人物是盡人物之性生人生物天地之化育盡人盡物則可以贊之此至誠所以參天地也大抵聖賢立言皆究其極而言人物之性惟帝王能盡之無位之士各隨其分以人物爲一體亦是盡人盡物其於化育亦有所補皆實事也異端之徒以空爲性離

人絕物坐棲巖洞強以爲一盡百盡豈至誠盡性之實學乎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亾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道本闇也道本淡也道本簡也道本溫也存此心者是謂素心以此素心從事於近自幾微之地其入德之基乎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獨者人所不見也而敬信之理在焉於此省之而不疚則德不可及所謂不疚者心常敬信而已二節工夫較密然非有二致也

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非不賞不怒之爲威勸也必有所以宰之者在焉篤恭之德是也篤恭敬信之極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天之載如上章爲物不二大德敦化實有爲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非無聲無臭之爲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涵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顯而已也章內四德字最實

孟子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知言養氣之說因告子之失而矯之乃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其功不在氣不在言而在心也觀集義慊心語可見戰國諸子談心者寡告子獨談心出諸子之上但認心在內舉一切義理屏而外之以爲制心之捷徑不知心無內外義理心之所具也外義而制心方其制也已不勝拘廹之累及發而不得又不能徙義而使之慊當必有歉然

於心者安能眞不動也學者驟而語不動心孟告若無甚異究其所以不動之故則孟子以義爲主合內外而一之告子謂心無義分內外而二之於是乎毫釐而千里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集如詩集於灌木之集襲如禮襲裼之襲根心之爲集飾外之爲襲有事集義而不強正其心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有間斷則忘有勉強則助勿忘

勿助是謂有事勿正心而心自正天理流行不著私欲卽鳶飛魚躍浴沂風雩之意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至言也但人心汨於欲而不可見惟卒然之感眞心自露卽一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可知卽一端而仁義禮智之性可知人患不知耳知之則能充之四海可保矣此學所以貴致知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性本善氣質乃有不善聖如堯舜不失其性之善而已此謂從繼善成性得來孟子之承往聖以此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孝弟至近且易而可以平天下是堯舜之道也遠人求之不能平天下則邪說矣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禮智樂之爲道也大矣而其實不越孝弟孝弟人之實德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眞心也全眞之謂大非誇闊知能之謂大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之學惟道焉耳深造而必於道則所務皆心性故自得其心性焉心性之道以居則安以資則深以應酬則裕苟非其道卽深求之終無所得居之必殆資之無本施之天下國家無一而可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陽明先生曰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得孟子之旨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幾希心也卽仁義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所以異於禽獸也庶民由而不知便是去之聖人明而察之便是存之明察者明察吾心之仁義也由明察之心而行之非襲於迹也君子存之如此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禮者心之本體君子不失其心之本體而已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凡可爲者必其所素有者也凡不可爲者必其所素無者也人之情爲善則可爲惡則不可此足以驗性之善矣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物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亾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
山木有生機故戕之而復萌人心有仁義故梏之而猶近好惡與人相近者仁義之端因夜氣而見非以氣爲仁義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欲義惡不義之心人皆有之故曰性善豈因天下有喪之者而疑其有不善乎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心出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約者約於理也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

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先立大者能思而已思而得之則心常檢於理大體立而小體從之佛氏不思善惡則憒憒然不知所立何以主持耳目應酬天下哉浪誇廣大實不勝其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盡心之學本於曾子之忠恕也忠以行恕則心盡而聖學畢矣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時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事見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養之常盡心而已矣殀壽不貳修身俟之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吾與物同得此理以生吾心之理卽萬物之理是

萬物備於心所謂仁也反身而誠與物同體一氣流通何樂如之其未誠者推已及物去其自私自利之念復還萬物皆備之初心而仁近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性善之徵也良知良能就不學不慮中之最善者而言如愛親敬長卽仁義之性達之可以保天下非良而何於其良而見性之善也若夫甘食悅

色亦不學不慮然其始由欲根而來其終不能保一身謂之良焉可乎此章首節啟其端次節稽其實末節明其爲良今人不玩通章之意但取不學不慮四字以爲談柄附會禪宗失孟子之旨矣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不爲不欲獨知之心也無爲無欲愼獨之學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天命之初四德原自根心但爲物欲所戕故不見

發生之妙君子無物欲之累培其根而枝葉自暢根字極有味異端以心爲空是無根也無根則無生裸身隳體卒歸寂滅惡睹所謂性眞哉

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性一善耳反善爲惡利則惡之藪也纔出於善卽入於利此善之所以難明而擇之不可不精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生惟性爲宰形乃性之寄寓耳性盡則形實匪性則形虛惟聖人能盡其性故能踐其形苟未至於聖人則性有未盡而謂之踐形可乎然孟子不言盡性而言踐形何也形可見性不可見必踐形而後驗盡性之實也世人高談性卑視形皃謂委蛻流於隳黜而性離矣故踐形之說有功於性學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合猶體也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仁知人之所以

體仁則知道矣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性命合一之理也世以前五者爲性必欲盡之不有命在乎天命之理原不落於聲色臭味則此聲色臭味特起於情欲而非天命之本然故世雖謂性君子不謂性也世以後五者爲命生禀異齊不

有性在乎性本至善有能克之天不能限之則此生稟之異特拘於氣質而非繼善之本來故世雖謂命君子不謂命也葢君子以理爲性命世人以氣爲性命以氣爲性命故有不同以理爲性命則一而已矣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善者聖神之基聖神則善之至也入聖之功始於明善及其至也止於至善而已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聖學事心而已事心者存天理而已天理存則人欲自消多欲之人理爲欲蔽不有以寡之則理不可得而見孟子立此權法減欲一分則見理一分天理既見擴而充之天君泰然人欲退聽矣故論正本寡欲莫善於清心論救失養心莫善於寡欲

心學宗卷之一終

心學宗卷之二

皖桐方學漸達卿父編輯

董仲舒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五伯以求功利之入人深矣正誼明道功利不萌是純心之學也純心之謂仁自孟子後惟董子識之

王通

薛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

元生理也天地以生爲德人以生爲心三才之蘊也舍而談無生其亦不才也已矣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爲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不用小知情識而以天理爲知識是天明也故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問
道曰五常之一也
仁爲善長故曰始性涵萬善故曰本道無所不在
故曰一總不越於五常
薛收曰何爲命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
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子曰命之立
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
得失定於此而吉凶應之理也天之造命人之立
命一稟於理區區氣數不與焉君子所以畏天命
也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
不與也○或問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
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凌敬問禮樂
之本子曰無邪○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
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也
昔聖人本中和察天地爰作禮樂治心飭躬化民

軌物匪直文之不可闕而實情之不容已情之不
容已者因其性而導之也晉人溺於莊老蔑棄倫
敎毀裂冠裳箕踞散髮不知袒裼之爲瀆遂使中
國化爲夷狄文中子知無禮之不可行斥王績縱
心敗矩求禮於身存道於禮推本於無邪之心殆
灼知禮樂之所自不可斯須去身者乎
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
聞銘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
功乎
誠謹之至自不覩不聞至於有言有動常存敬畏
學問之功密矣
魏徵問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安得不憂乎
問疑曰天下皆疑吾安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樂天忘憂而憂天下之憂窮理決疑而疑天下之
疑無以有已者乃其有天下者也
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
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

道行自近始實際也

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原蒼生也

天下本於家蒼生本於我修身齊家端其本也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先儒謂博愛行宜仁義之用未及仁義之體此泥其辭而不達其意也曰愛曰宜孰非根於心而發於事者乎

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老子小仁義而大道德岐而二之其小之者不知仁義而大之者亦非知道德也韓子明仁義卽是道德合而一之以公私兩字判邪正之辨可謂卓然有見矣

古之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宋人謂韓子引正心誠意而不及致知格物爲無頭學問非也身心意知舉一字而四字之理備矣佛氏以心爲空韓子明心之非空治心而有爲於天下國家者聖學也治心而外天下國家者邪說也其旨重一心字卽誠意亦爲行文況格致乎

周子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周子此圖重於太極不重於無極故名太極圖不名無極圖其曰無極不過形容太極之妙耳朱陸爭辨無極二字一以爲秘傳一以爲贅語皆過也二五重理不重氣乾坤男女萬物化生雖屬於二氣之交感乃周子立言之意不過發明此理之流行變化而已太極流行爲二五二五變化爲男女男女交感生萬物既著於物不能無形生神發善惡分萬事出之不齊乃其靈秀之鍾原是太極故其性有善而無惡聖人立極立此善也君子修之修此善也小人悖之乃爲惡耳此以知陰陽剛柔仁義綱紀三才總之一道道爲太極先天後天之易皆不越此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乾元坤元卽誠也誠卽善也陰陽卽道卽善卽性卽誠之通復也以氣論陰陽者淺矣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

五常百行之統於誠卽五行萬物之統於太極總之一實理也

誠無爲幾善惡

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爲惡是善本嫡派惡乃孽支善其本來惡則半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存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不思則失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荀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其通之非鬼神之靈精誠之極也思之可以

作聖甚明也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則思非乎曰
思作聖者思其所當思也何思何慮者不思其所
不當思也理中之思不可無理外之思不可有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
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
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乎
欲對理言無欲者純乎理也靜純乎理則有主而
虛動純乎理則順應而直常虛而常明常直而常
公聖域庶乎可入矣後之人曰欲爲惡固欲也欲

爲善亦欲也善惡兩無欲焉而後可以學聖人此
卽釋氏無住之說也烏知欲仁得仁之爲無欲乎
烏知一念不起之爲有欲乎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善則誠不善則妄於羣妄之中察其善端而復之
復而充之還於至誠則聖矣

程伯子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義禮智信皆
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
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
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
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
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
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
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
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

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萬物皆備仁之體也識仁則見本原故學者先之
然非一識之後別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
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
一時有識祇爲虛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安得謂
之真識乎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
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

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性無內外內之一物不容而莫非外也外之萬物皆應而莫非內也君子之學廓然大公內涵外也物來順應外根內也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無我無物是謂兩忘雖紛然有事亦澄然無事聖人之順事無情天地之普物無心可幾而至矣是謂定性性即理也定性定於理也定於理則以無物之心行於有物之內安見外物之爲累哉忘怒觀理則怒不爲累一切觀理則一切累不爲累而咸通矣

止從可識矣衆人逐逐外物不知求定固墮於自私用智異端求定而不於理則將定於無物而惡有物亦歸於自私用智而非眞能定性者也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不志聖人之道是無志也

學始於不欺闇室

愼獨之學始終以之

知性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天下之道誠則大僞則小

顥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程子識仁始此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

形卽是器所以形是道道不離器亦不倚於器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夫婦長幼朋友無所往非道此道不可須臾離也

所謂道不離器也

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

非空抱一敬便能位育也敬則心存而理得推之物各得所矣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萬物春意無間動靜但靜易見耳動而能靜則動亦見之

心要在腔子裏

腔子天理也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

道合內外者也心一於道故無在無不在心乎空則無在而已矣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體道則順其自然而道外無思謂之思而無思可也不加體道之功而求無思則忘而已矣程子不取坐忘誰謂顏子坐忘乎

謝良佐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以養生者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如此也

習忘之術病時偶一爲之病愈卽止則忘亦道之

所在無病而習忘死其心矣心本活而故死之其
害道也不亦大乎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廣居者以天下爲家仁人之事也靜居獨處以其
身爲私匹夫之事也
內之得有淺深外之誘有輕重內重則可勝外之輕
得深則可見誘之小
惟理可以勝欲
不立己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

己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
立己則有一體天地萬物之心不必擇好而爲之
雖事有不堪亦是理境苟無是心卽擇好而爲之
亦私意耳已不因而撓乎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地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有多少不盡分處
理本各足而分多不能盡君子所以不敢不勉也
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類看大小大快活
萬物一體樂莫大焉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天人一也有二之者而後有合之名旣二之又從
而一之卽言合亦無害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原無次序
理命於天具於性一窮理而性命舉之矣
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辨王霸於誠僞之心無論治天下學問亦然
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今人有良心卽堯舜之心在也

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也
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所能爲也聖人能盡之耳
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
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天機流行不待勉強聖學順之而已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天卽理人卽欲凡知能根理而來者良也根欲而
來者非良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

執事之敬以存心也
語道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所貴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只說必有事焉槁木死灰却於何處有事
體道之士終日有事而未嘗非寂也終日寂然而未嘗滅也
聖人心至公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

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乃知釋氏苦根塵者乃自私者也○禪者曰此迹也何足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乎○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先生出入禪家十餘年始逃而歸儒知之稔矣故判儒佛悉中窾會如此
先生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眞心之發與見孺子入井之心同
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
中無定在而有定理堯舜之執有定理也程子以爲不可執無定在也
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程子以理言性得之矣他日又曰性卽氣氣卽性取告子生之謂性之言其在出入二氏之時乎
盡心知性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下學上達之說也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
止者止於理也止理則能物物
人心不得有所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係者係於欲也不係於欲則常活而不滯

程叔子
學者不可不誠不誠無以爲善
　忠信進德之本也
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濬思而得之也以無思
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濬思得之卽得無思無慮之理不思則不得矣
今日學者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更無可思
　性分之內不可增亦不可減有生後大都從外增
之減者減其外增者耳

大賢以下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
　聖人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無能而無不能衆人一
器而已有能而有不能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惟涵養本原得之
實理得之於心自別
　見理眞切者以天理爲作用利害生死不入其心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
都無事了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
說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者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靜時能敬則無
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
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敬者攝心歸理而已不分有意無意不分時動時
靜有意則如臨師保無意則不顯篤恭靜則尸居
龍見動則兢業萬幾總爲存心之要法
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使之不思慮唯是心有

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
　主者天理敬則攝心以歸理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心本不息要息之心卽妄也
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萬物皆我惡物者起於驅物而外之
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
　君子以無私心爲無心異端無心卽是私心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

下爲輕惟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入則孝出則弟之類是也

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輕重無定衡以理權之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忘物累物皆無奈物何見理不見物何累亦何忘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一段無形無兆待人旋安排引入塗轍

根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只見冲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芟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之道大小之勢不一而其道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事有大小道無大小隨事盡道以煉吾心一事煉心卽所以煉萬事之心也

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仁心之生理也

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亾之故曰情其性

君子養性以和情小人從情以滅性今之學者以情爲性以恣情爲率性蕩檢踰閑無所忌憚驁然自以爲見性是性之賊也

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

心有主則虛

一理爲主謂之實纖欲不容謂之虛

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

理制欲志御氣也欲勝理氣役志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敬者以理治心使不淆於欲致知由此心之理擴而克之使不蔽於欲其致一也

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

有利之利有不利之利大爲言而私其身者利也

矯爲名而彰其身者亦利也廢爲功而徼其庇者
亦利也故儒有小人焉
尸居御龍見淵嘿御雷聲
知微之顯者可以立本矣
造道淺後雖聞常人語淺近事莫非義理
聖人聞一通言沛然若決江河非以博聞其理與
心通也
知天命達天理也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
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命即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命知其理之可
易則立命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
理也
造次顛沛必於是者知其理也顛倒是非則以昧
理故見羅李氏曰學爭一是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
得而移之

智者不惑有惑非智也

張子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西銘前一截仁之體也後一截求仁之學也天地
萬物本吾一體人能以事親者事天則能一體乎

天地萬物而仁在是矣

大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知無物非天則無之非仁矣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

西銘論之備矣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大其心卽孟子所謂盡其心大者非馳騖空虛但視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隨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心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合天心

天無外亦無內有外之心非天有內之心亦非天惟無內故無外天之道也

聞見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德性所知良知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由象識心卽象亦心矣徇象喪心卽心亦象矣

成心亡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有我之心也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學莫要於窮理理無所不通有欲則隘矣

釋氏忘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六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明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知天性之爲誠則觸目皆實理理無大無小無所不貫何至妄意空虛自小其身哉彼所以塵芥六合夢幻人世者不知性故也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

知至者知心體之爲中非窮高極遠之謂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不力行非眞知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

有無虛實內外合一心之體也卽性也執有者偏外淪無者偏內各自以爲心性不知秖見心性之一偏此皆梏於聞見者也梏於俗學之聞見者執有梏於禪學之聞見者淪無惟聖人會而通之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要洪放

曰大曰洪放非馳騖也不自私而已矣

誠者虛中求出實

此善狀誠之體也但虛原有實不待求而後出學子之妄只爲不見虛中之實耳

書所以維持此心

古訓攝心之資非蒐羅以爲博也

禮者聖人之成法也

禮者吾心天則所謂矩也孔子之不踰矩自然有成法顏子之約禮遵聖人之成法後之學者不以禮自範反薄之爲亂首於是置身禮外而爲無所忌憚之小人矣

朱子

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致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非虛語也

實事中有實理卽性命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亦未嘗不善至於物化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不節於內物化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人生都是天理人欲是後來生底○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

物而然也

得孟子道性善之意

學者須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心無不善只

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

盡心所以能知性也

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

不同然抑只是此日

與物同體以此

孟子論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韓諸人雖是

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聖賢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

只是不識性

聖賢之論性也以理諸子之論性也以氣朱子見

已及此然又兼氣質而言性何也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

天地之氣以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天地以生

物爲心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故語

心之德雖其總攝條貫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

仁○古人只在心上理會今人只在事上理會○敬

拾放心乃爲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

但專一於此下功不必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

且看直截明白處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

裏○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古人言志帥心君

須心有主張始得○心在羣妄自然退聽○心常惺

惺自無客慮○今於日用間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

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

來隨其是非便自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

天理常恁地收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學

者常用提省此心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心本自

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要

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閒有所主○心

若有主邪自不能入

學問在專心聖賢相傳之要法也朱子論之詳矣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

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

以內宰外制外養內古人善事其心之法也世有

廢禮敗度而心不放逸者乎
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自家身上推究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近儒不能爲朱子之博又因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一言遂疑其學而影響之何襯朱子之淺也夫學
有四一則事其心而誦讀是資卽蒐獵足爲心助
一則專事解悟不由聞見而自得其本心是二者
皆得與於聖人之道一則博聞強記無得於心祇
以誇多鬬靡爲文人之雄一則師心自用憑高翼

虛將流入於異端是二者皆不可與入聖人之道
朱子雖博極羣書而躬行素礪心得銖淡古訓之
探不過事心之考驗所謂博學而反說約者後學
安得輕議之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
於中外邪不能入〇誠者實有此理〇天下之理至
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〇吾儒
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〇爲學工夫只要著實操
存密察體認自己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暴引惹外

人論辨枉費應酬損卻向裏工夫〇陽氣發處金石
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〇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
已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
只是爲利其實與不講者何以大相遠〇程門高弟
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
程先生當時說得高了他門只轉見上一截少下面
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聖人教人只是說孝弟忠信
日用常行人能就上面做將出則心之放者自收性
之微者自著〇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

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去
理會便自見得
聖人之學一誠蔽之存實心敎實行見爲實見修
爲實修至於純熟則通神化達天命其自然之妙
謂之若無若虛可也苟無其實談玄課虛不免有
過高之病卽名爲正學而無日用實修之功亦將
流入於異端矣
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〇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
自有得〇學則處事都是理〇天理人欲決不兩立

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存其心○若收斂此心都在義理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稱合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流入世俗功利去矣○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

義功深那利如何著得○學者只求一箇是天下理不過是非兩端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見得是則心裏方有主

理者心中之條理存天理求心之要法天理無定在惟其是而已實見得是則心有主天理爲主則人欲自消不明天理而規矩人欲之務去欲其可勝去乎

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曰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不曾有高遠之說又問古人亦有高遠之說曰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

當然之理具於心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一一反之於心以求其理則心存理得矣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誣○學以知道爲貴知道則學純而心正○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洪慶將歸

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洞然通貫圓轉又曰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自然道理透徹遇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皆學者之大病也○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

道統之傳在於見知聞知知爲理不知爲凡民知

之於學大矣

若能於一處大者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且道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一箇道理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學須先理會大底理會大底了將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

綱舉而目自張故學先立乎大者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問靜中常用涵養曰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明道教人

靜坐李先生亦教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須是靜坐方能收斂○若以世之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物各付物○人心無不思慮之理當思而思自不必苦苦排抑反成不靜

初學從靜入門以攝浮躁則可稍有所得即須合靜動而一之若偏靜則將厭動而流入異端矣

敬者聖學之綱領○問敬曰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工夫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敬者常存此心而已

禪家曹洞有五位法可笑以黑為正位白為偏位皆是要從心中流出不犯紙上語○被異端說虛靜後直令學者怕得不敢睡○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日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於此者

儒者曰自心流出佛者亦曰自心流出但儒之言心也實佛之言心也空儒以純天理無人欲為靜

虛異端不分理欲以無念為靜虛故儒者心逸日休異端怵不敢睡自私之弊程子論之頗明率意妄行今日尤甚衛道之士可為痛哭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亾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求放心只是求仁其要在謹獨謹獨即是誠敬切

問近思其事之切實者

皖桐方學漸達卿父編輯

陸子

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與草木同腐之耻卽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

有必為聖人之志則涵養磨礪自不容已

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隨處自家用力撿

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陸子重正心而以讀書為有益豈偏於內者乎

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與曾宅之書曰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曰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

則自有實行實事○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不說閑話所指人病卽實病○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言也○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求其實而後已○只就近易處著著就實無上虛見無務高遠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

陸子之學眞切篤實或者疑其爲禪何也陸子之言實也精世人之言實也粗以粗視精故生疑耳

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不待費力驅除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致知學之首事也不明善者不可謂知

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

固有二字足破無字之失

與潘文叔書曰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

道無動無靜者也動靜皆主於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所能知惟淨靜可入

淨靜者沉潛篤實闇然淡簡之意非枯槁靜坐之謂也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逕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途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放失之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性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戕

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也此乃爲聖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〇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當如救焚拯溺而求所以正之令邪正是非之理旣已明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求正也哉〇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

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卽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卽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

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曰當論邪正不可無心也以爲吾無心此卽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矣智者之過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梏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〇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〇有議先生者曰除卻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先生曰誠然〇楊顯道舉荀子遠爲蔽近爲蔽重爲蔽輕爲蔽

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亦不蔽重亦不蔽〇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〇楊敬仲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四端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

而納弟子禮

先立其大陸學之要也豈惟陸哉千古聖賢靡不以心爲樞此心之發有邪有正正者本心也邪者失其本心也心正則四方上下往古來今亙證皆同遠近輕重皆不能蔽懲忿窒慾自有主人陸子之學眞得孟子之旨乎指點敬仲如乍見入井乃心之眞厥後敬仲從無意起見非其正也失陸子之旨矣

或問先生之學當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復齋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曰只在人情物理事勢上做工夫○曹立之書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曰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陸子居象山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自立而已○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莫厭辛苦此學脉也○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至哉眞聖人學也

日用行事卽心體之形見以事煉心陸子所以立乎其大也舍而求之虛寂大何能立乎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污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聖賢同於理不必同於迹也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亾藝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天下無小人異端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端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矣城狐社鼠托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藏之者

是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人家之興替
任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
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
正爲家興○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
於義理不任己私耳○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
實理常理公理○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
鋸鼎鑊有所不避○古人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
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此道充塞宇宙
天地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斯須不順是謂不敬○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
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不亦
樂乎何必紛紛大小之辨也○此理在宇宙間未嘗
有所隱遯天地之所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所違耳
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
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
乎大者故爲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
似○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自伏

立大之學立於理而已理勝則欲消順理而動則
　與天地相似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必
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
鈎深致遠者爲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擬之
後言議之後動擬議以成變化者爲非道也耶精勤
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亦是尋常本分事豈可必將
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有理會不得處卻加
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持

此說者元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
事實
　邇學者昧良知之眞傳徒勦不學不慮之說以不
識不知爲堯舜以何思何慮爲仲尼一切擬度思
爲皆詆之爲非道空談虛渺竟無眞實繹陸子之
言不可省乎
是非之夬於其明不於其暗衆寡非所論也
　嗟乎以明暗決是非此陸子獨見之語也昔聖人
之設教曰顯道曰明德曰明命曰明威曰明訓曰

明法昭然與天下共耳目之合此者爲是違此者爲非故儉人不能售其詐百姓不至受其欺古治之所以隆也晚季舍明而索隱標其不可見聞者爲高妙爲秘訣爲密傳顛倒是非無從質證詐僞雜出而天下始大亂矣無稽之言帝舜不聽無徵之善子思不從大明中天萬象畢照惡用夜遊之狐鼠爲哉

今世卻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卻可爲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繆妄之說他特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

寧取朴實未學之士毋寧取談學不正之徒可謂善取友矣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敍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能爲崇無世路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公私義利之辨邪正之分也邪正之分儒釋之彙也其言有似是而非者君子當明辨之

邵子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

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故知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不重言而重身心歸之善事心焉此實學也空言不若實行實行不若實心此心必純天理而後可以無愧人欲一乘卽有餘愧是爲過矣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至命實功也有實功者其知始眞無實功者雖有所知罔見乎臆想哉眞知者當於其理性命而止無過也過之者自謂高出聖人之知而實人之所不必知也人之所不必知聖人弗知之

矣

心爲太極道爲太極

天地萬物之道太極也人得之爲心心一太極也太極實理也舍實理而競虛見非太極矣非其心矣非其道矣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出天地之中知人之中由人之中知易之中邵子一撰其權者也知心之爲中則知堯舜之執中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心一而不分一於理而不分於欲也一於理者有主而不動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此亦君子貴中之意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廓

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不求道於

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

楊龜山

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權其時宜乃中也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吳康齋先生詩曰私心盡去不爲難要識時中是孔顏若夷惠已無私心但未時中

毋意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楊慈湖在無意上著見非也

聖人作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不爲已甚而已

依乎中庸不爲隱怪非至聖曷能安止乎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心純天理不爲欲所動乃眞寂也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龜山嘗言天命是性人欲非性也指天理爲天命

所見最眞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

程子曰學以致乎聖人之道也

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意象之表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更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常存天理是謂致一

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則欲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

入聖之途約之一善此語最喫緊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

無私心可也無心不可也去其害性者以養性謂之修性亦可也

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無故不徹

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古人操心甚密升降上下莫不有節刀劍戶牖莫不有銘後人苦而去之曰一心自足安用彌文使古人爲玩好而設去之可也爲操心而設豈可去乎今之學者雖不能如古人之詳密亦當謹禮奉法不失古人之意毋徒樂放縱而憚檢柙也

謝上蔡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心一善耳意如有流於惡者
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此下學上達之意
敬是常惺惺法
此語狀敬最切
聞見之知非眞知也如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
默識心融而後爲眞知

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氏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有道則有主可不可一裁於道君子之比於義也無道則無主可不可任情所之雖似無適莫而於義則乖矣
雜錄章
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
蘇季明問求中於未發之前伊川以爲不可盍默坐澄心從容體認則未發之中氣象自見有心求之卽涉思慮思慮則已發矣明道亦曰靜坐可以爲學豫章以靜爲入門李延平教人於靜中體認未發大本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大都始學之士非靜坐不足以息塵囂旣有所得則宜動靜交修不可有偏也
李延平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未始有惡乃見性善見性善者乃知性眞有眞無僞雖謂之靜可也此聖人所主之靜也
此道理全在日用處若曰動處有靜處無則非矣
前靜以理言此靜以時言周子曰靜無而動有此言靜非無而動非有則又周子所謂靜而無靜動

而無動之意

講學切在涵濟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

槩論理一其蔽也混細察分殊乃異而同此三千三百所以爲道之大而崇德之在於精義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用力於此庶幾心體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體認天理則人欲自退心之所以有主也

答朱元晦書曰常存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當見涵養處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

夜氣者仁義之心有仁義之心眞能涵養者也

胡文定公

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身爲度矣

聖人之學存天理焉耳志聖人之學求以去欲而存理理明則不失其本心投之所向皆一理之流行也

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理明則心公而順應從此出矣

司馬溫公

學者所以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用學爲

學以治心得其本矣心無體以天理爲體理無定用惟時之宜溫公念一中字未免執著眞誠有餘通變不足其治心也精義而未入於神宜二程先生之不滿也

蔡西山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

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實用力於致知則有眞知眞見矣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頁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之理得矣

非實致其知者安能不怠且棄乎

人心動靜情性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

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敬者敬其所知知者知其所敬凡以去惡爲善復其性而已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伎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禮者理也適道治民總歸一理數其小者耳

張南軒

事有其理而具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

○人之性善天下所同然自非上知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居其善也

存其良居其善學之道盡之矣

或問務實曰當於踐履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無非實理

求實於踐履是誠務實也由踐履而悟其所以然之實理可謂實學也已矣

聖學無所爲而爲也凡無所爲而然者皆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不窮也皆義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也皆利也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判義利於有爲無爲之心則五伯之伎義不爲義三王之利用不爲利而義中之利利中之義始不相淆矣

黃勉齋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

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無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襍人欲之私而已

以天理之當然言道精語也

進道之要在刋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動靜語嘿皆是道理

君子行素狂士必簡大學知止中庸尚絅皆是淡泊淸淨刋落浮華之意入道之基也

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

制心制事之語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

古訓雖切不反諸身心則雖有存天理去人欲之方而於我乎何有

致知非易事須要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只是講說文字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動靜表裏未能合一雖曰為善卒不免於自欺也

實有諸已始為眞知

胡五峰

皇皇天命其不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道體不息聖賢之體道容有息乎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而後君子之學成

見理而不見物則合動靜而無不樂矣

陳北溪

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道之

大原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此理便有是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又何干涉

此理涵於物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爲迹而玄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爲粗而馳騖於物之外見以爲高也而日用則疎矣詡詡然浮誇道妙而不足以修己治人其不流入於他逕者幾希

呂東萊

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異中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求異中之同而於同處著力千聖所以同歸也

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遠邇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無實修之工夫學雖正也非實有之識雖明也非實見之欲以不誠動物可乎

士生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

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

學爲善耳擇善而從不善而改總之取人爲善也

沈煥

嘗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國人可欺妻子不可欺旦晝之事可飾夢寐不可飾此可以驗眞心爲兩者無愧非有慎獨之學者不能也

李果齋

先生之道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主敬窮理分之有二合之則一苟非躬行有得則所謂主敬窮理亦卒歸之於虛故論學貴實也

尹和靖

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是也皆理也造次顛沛必於是利害禍福焉患在
孰非以爲是耳

范浚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攻心者衆欲勝欲者一理誠敬以存理則天君泰然矣

許魯齋

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志於道精神意氣畢萃於道矣

仁爲四德之長元爲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大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有至大之心胸方能合天地萬物爲一體

聖人之心如明鑑止水事來不亂物去不留工夫主一也

水鑑有照之理明與止不失其理是謂主於理是謂主一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撥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其爲聖人之學乎

凡行之所以不力只是知之未真果能真知矣行之安有不力者乎

知行合一者也力行由於真知則知爲重矣陽明以致知爲宗而曰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則行又所以實其知也非知不能行非行知不真二者只是一箇工夫

吳草廬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年餘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間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而未有

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質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蹟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

也墮此窠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篇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草廬惓惓於尊德性痛懲朱門之弊直遡周程之學可謂深探本原矣諸葛之才司馬之行忠誠篤實正大光明斷斷爲千古之大賢自成一家之學雖不必盡符於仲尼我知仲尼之必錄也彼自有所著察槩之以不著不察亦後儒自尊其學果於伐異之過乎

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爲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於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人也公而人之受於天者同而不異雖或氣稟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

約天人於一善可謂確論

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爲妄思豈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

深造非道不能有得思之所以貴愼也

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源心理之發見如水之初出毋滑汚毋閼絕舜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淸矣

孟子所謂有本之泉也

三卷終

心學宗卷之四

皖桐方學漸達卿父編輯

薛敬軒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天行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

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若胸中無物殊覺寛平快樂○絶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無欲故無礙無礙故無涯何樂如之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神龍有欲人得脯之鬼谷子謂蘓秦曰以子之術何任不售但遇無欲之主必不收矣嗟乎天下之環向而竊伺者獨一蘓秦乎哉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

心其本也意其萌也言動其用也謹言愼動察於初萌正心之學也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自消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操心之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法也○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思天理則心廣而明○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義理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皆自此進

主敬所以操心操心即存天理天理存而人欲自消矣此謂知本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

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予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動矣○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愼獨者聖學之要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內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着工夫內觀此中稍有染着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掃而去之復見本體遏欲以還理是第二着

工夫兩者交修乃愼獨之全功譬之田然布穀爲
主去莠佐之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時隨處必體認得了了
分明方爲見道

聖賢所謂明德明善黙識精察盡心知性工夫如
此而已矣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學者之所講明踐履
仕者之所表章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學

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五常成性三綱立身人之所以爲人也遠人求之
雖極玄渺不可以爲道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時隨處省察於言黙
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
進德之地

今人看實字太淺但知實事之實不知實理之實
遂謂眞實不若空虛之爲妙夫萬事萬物皆迹也
所以主宰萬事萬物者理也未有實理而無實事
者也知理之爲實則知空虛之非矣

德進則言自簡○常黙可以見道

語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黙惟有德者能言亦惟有
德者能黙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造化翕聚專一則發育萬
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靜虛則
入窻玲瓏無不融通

學以靜爲根聖人以主靜爲極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道心事豈與險阻闇
昧者同哉今學者之心可令人見否

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離常持此心而不失則見
道不可離○要見道只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値
心不存則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爲道

道心發于舜心外無道也存心卽見心見心卽見
道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黙之間
涵養之功始於靜黙終於無靜無動無語無黙

經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
相資不可缺一
居敬即所以窮理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百姓無覺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循理則事自簡
理者勝私之轍制事之樞也
虛明廣大氣象無欲則見之○古人從無欲而學故

理會利害即是義理今人從有欲而學即理會義理
亦是利害○聖人無欲君子寡欲世人汨於欲○寡
欲便無事無事則心便澄然○學者用功只求日減
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
脫灑何等簡易
寡欲養心之要寡之以至於無幾乎聖矣
凡人纔學須知着力處既學須知得力處
着力在本心得力得其本心
心有主宰動靜各得其所未發湛然在中不惛已發
惺然中節不亂
夜氣如源泉淆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存息
也
涵養之端也
心有開時見此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
矣故為學要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有事時不教心亂無事時不教心空
只主於理有事無事此心如一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腔子裏即是天理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
以來新意○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
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德日新新者心體之發
生也患不新耳新者生舊者自去
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什卷茫然
悟在書外不役於書書固心之註脚也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撤去蔽障而天理自著為學

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戒愼恐懼何之而非是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白沙先生曰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必有存者也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淡泊愈高明好爲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知者明理故不惑

胡敬齋

學不爲已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已之物○爲已只把做自已分內事爲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箇當然道理其餘都不見

識眞已始能爲已不然則溺於一已之私

事事循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着些計較便是私心卽流於伯矣

以理欲分王伯豈惟治哉學問亦然

退藏于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自在也

密者理密非虛無之謂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

顏孟之學只是爲善一念不放過人人可學而能也

天地聖人只一箇誠私意間處便不誠誠實理也不可以人爲雜之君實雖無僞然與聖人之誠不同以其實理未盡乃無私之私無僞之僞也子路之欺亦然

實理之誠自然神化不測理未透徹卽誠猶有意見未化處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

實理未發之主

天下古今只此一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竊者爲奸未有捨此而能濟者也

非理不可以治天下則亦不可以治心矣曾謂不可以治者反以爲高妙而尊之乎

只從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眞實道
理
達道是實道所以行之者實心也
今人不知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未方而語圓未立而語權滑稽脂韋入於機械道
之賊也
淸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
欲所屈
集義所以養氣

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
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
皆自聖人心胸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當由
此以窮理
君子之學必約於禮知禮之情則知天性含禮之
卑求智之崇則疎矣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此理須從優游涵養中出來則意味自別
從容自得乃爲眞得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
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惛了天性大本所以不立也動
而無主不是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達道所以不
行也
孰主宰是主善爲師協於克一者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識快樂此是未學行先學走
如何不猖狂顚倒只當教他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
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樂
滋味快樂効驗也窮理力行工夫也有工夫自有
効驗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
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
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纔有志事業
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
似是之非當於本原辨之
程子之學是裏面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
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裏面以克諸己
程朱入門稍異其有得於心不詭於天理則一也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最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理無定在默識者自得之不能默識則雖讀書講論思慮行事未必有益於得也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人不能處事只是不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

有德者必有才理明故也

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一不已

一誠以充之而已

程子曰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卽義也於此會得則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有事集義卽是主敬

心不操則無主放者固馳於外物而不放者亦入於空虛

人心要淡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程子以性靜者可以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

操心改過之主心一不存誰爲改之

人好閑散虛寂者不入於老定入於釋好事功者多入權謀順理則無病

循理者不厭事亦不喜事故無二者之病

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

悖理

儒以理爲精神二氏以氣爲精神理則天下之大公舍理而言氣則一身之私耳

異端之道只是安排造化儒者只順其自然之理

異端逆理而煉氣名爲自然實則安排儒者順理卽有作用亦是自然

老子雖背聖人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害道至於侮天地聖人極矣今且非聖人小天地

狎侮滋甚寧知天命聖言之足畏乎

儒者敬以治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虛是無主人矣又有只緊制其心使之存者便如殺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主人不會理家事

心存理得則有主人窮理盡性則有賢主人

靜坐中有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無害○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

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乃滅絶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愼恐懼主一無適工夫

戒愼恐懼則心體自明是明善之學也

程子曰有主於內則虛是裏面潔淨明瑩無昏雜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無人矣

明理不明理之別

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着箇操字若操時便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入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字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虛此學所以易差也

不主於理非操也即無思亦是放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

以理存心則心有主非理則光光明明秖爲昏昧

釋氏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滅絶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任此心不令走作然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弟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心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絶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壞心之體絶心之用兩言切中釋氏深痼之病

陳白沙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

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理本自然流行不窮人之所以不見理者欲蔽之耳忘巳則無欲無欲則理明執理觀化樞機在手何往而不宜乎

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巳

氣質限於天習染成于人不變化不可以入聖不入聖不足以語學

夫動巳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巳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愼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

未形虛矣而形之者未嘗不實也見其虛不見其實微有過高之病戒愼恐懼以立大本虛其心實其理致之云乎豈曰閑之云乎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即靜中看未發氣象也

復趙提學云僕才不逮人季廿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　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推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有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先生在小廬山十餘年而後悟道得之靜者淺也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乃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耳

有志於聖人之道當於性善求之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

覺者非見解也必默識而後爲覺天下眞覺者鮮矣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

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者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文炳宇宙而不以文名功奠乾坤而不以功名節爭日月而不以節名大道不器故也

與林郡博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

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止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天地萬物上下古今有理則安無理則危理者經綸宇宙之欄柄也此理實而虛方而員其機鳶飛魚躍其功勿忘勿助先生可謂得其大矣然曰都無分別亦微有病

與時矩云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于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

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先生嘗曰有覺無覺有學無學覺之早者爲先覺惟其有之是以知之非虛見也

與張廷實書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道外無事謂之中庸過與不及胥失之而過之爲
害滋甚故先生有偏高之戒

承諭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秪益
動耳惡在其能靜也耶必不得已如來論搆所居傍
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輿容一之諭李廣射石沒
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
事不辦此理殊可悅

初學之士且靜坐以補小學工夫可也既有所見
即須動處磨煉若專求靜反不能靜小搆別處秪

增守株之障耳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
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
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
得自我者也

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
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
獸草木昆蟲一之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
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
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生生之機即仁也

心之所有者此誠而天地之爲天地者亦此誠也天
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
開哉作俑之人則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
以有後耶

先生重致虛此乃貴誠是有主之虛非禪家之虛

夫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
吾心之安焉耳

察其所安則知所謂中矣

示湛民澤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
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
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
着意理會

自然只是順理而行不着一毫勉強非漫然無着
任其所之而可謂自然也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
時之人可也吾以待門人小子不已薄乎

萬物一體與兼愛者迥別

與世俗渠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先生重禮教重名節則致虛之旨可識矣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儱侗與吾儒似同而實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

不辨儒佛于毫釐間所以疑先生之似禪也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

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動靜之間善端來復見此者即是識仁

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則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狥外自欺之獘此心學法門也

虛明靜一者天理自然之妙合理而樂光景則自欺而已耳

王陽明

至善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眞切○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或問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不是有一箇善又有一箇惡

來相對也○心之本體所謂天理也

先生見性之善可謂分明矣不應後來有無善無惡之說恐是門人好高而附會其說也

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還太古之俗即是佛老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計較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近者學者好談心體略於躬行聰之妙入玄虛察之滿腔利欲則又以佛緒而飾伯術也

致知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

此陽明獨見之語可謂聖學嫡派自虛寂之說出舉一切格致明善窮理問學博文惟精工夫漫不著力空談本體而學者流入異端矣

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存天理切實之學也

問靜時文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以事鍊心實功也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絶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重循理不重定氣是謂致中

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淺得上下一理之妙今之學者好離下而語上豈能有達乎

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

人知培植灌溉之兼于枝幹刪鋤之在于稂莠不知皆爲根而設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

喜怒哀懼愛惡欲皆人情也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也事變在人情裏從此致中和是做工夫致中和只在謹獨

人情事變對境之時藏於中者是獨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程子所謂腔子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腔子

徐曰仁云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了後亦未嘗廢照

近時學者亦云磨上用功但以不當磨者磨之反傷其鏡陽明則以當磨者磨之故能使之明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見在者天理非拘心於一局也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釋格物者數十家惟此最善

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學者學聖人不過去人欲存天理耳

只論理欲不論成就之大小遲速

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爲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

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

心則全無務名之心

問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憒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聖學在克念不在無念

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

隨事煉心有許多次第在

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

天理爲良人欲爲不良

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

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

精察工夫不離事物但其主意在攝心而歸之天理耳

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然之體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思一於理理外無思故有思而未嘗思也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

陽明論良知根於性善學者不此之求浮慕無善無惡之爲高而衍爲虛寂之說益徒有見於不學不慮而無見於愛親敬長漓聖賢之旨矣

常知常存常主於內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

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

理欲分動靜其說最精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

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也
未萌之先誰爲防之方萌之際誰爲克之惟天理爲之主時時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愼恐懼求當于天理而已矣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不見不聞而炯然於心者固是良知有見有聞而不昧其本心者亦是良知

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體而後見即格物而後知至也
陳九川求屏息念慮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愼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
戒愼恐懼求合于理即靜也屏絕念慮理必不能亦動也
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此爲好靜而厭事者發聖人之學一稟於理不論有事無事其工夫一也
聖賢雖不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功業氣節名矣
一切嗜欲情識循乎天理即便是道不可以嗜欲情識名矣
樂是心之本體
心之樂從天地之太和元氣得來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方是精一工夫
宋人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語亦相似但從物上加功不免徇外陽明在良知上加功則向內尋求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
聖人不以博物爲知能惟一理以貫之

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
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
是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
天理一故動靜工夫亦一也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
去求之靜反養成一箇嬌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
復于靜處涵養却好
非心一於理者不能不以物爲外而厭之
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

夫釋氏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
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先生此語分別邪正於幾微疑似之間可謂明切
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
異端
聖人之所爲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爲者也但聖人
執中而運之耳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
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
心無體以天地萬物之感應爲體知無體以應感之
是非爲體
應感是非有理焉理者心之體也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良知無所不貫致知工夫無處不用
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實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
縣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
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此先生着實之教也知此則知無善無惡非着實

之教也後人舍其着實者尚其不着實者倡虛寂
之說病痛豈其小哉此先生之憂也
格物即愼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
是以那數件都來做格物之事
以格物爲愼獨非隻眼洞千古者不能見到此
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
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莫非天則流行矣
克己復禮在視聽言動上用功即此也致良知之
學真實如此而其徒流入虛寂不亦悖乎

夫了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相遠了

相近即同也相遠即異也孟子道性善本此

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

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思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强制正助之謂也

循理爲靜而無取於坐忘之說陽明之學粹然出於正如此

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今人以無過爲聖賢惟其過而文之以圓滿求聖賢惟其未至而馳之去聖賢遠矣

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學者却須先有明鏡工夫惟患此心不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

非空空之謂明純天理而無人欲乃明也

日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冲漠無朕之中有萬象森然之理必求其象則病

矣求象不得說箇無朕則又病矣

未發之前雖未着相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未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者既謂之有

不可謂之無則全體廓然純是天理者亦謂之有

　不可謂之無惟其有之故曰大本苟其無之則無

　本矣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柁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此心主于天理所謂頭腦工夫也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内遠近凡有血氣皆是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

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通小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昆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以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流行於父子君臣夫婦兄

　弟朋友之間所謂以一行三以三行五此愚夫愚

　婦之所能而聖人有所不能者也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端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孔孟之後百家爭鳴其最甚者莫如釋氏惟取宗

於孔孟則釋氏之謬自不能惑令孔孟之徒反信釋氏又取釋氏之說解孔孟之書而淆之繆益甚

矣

一者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落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在天理上所以居敬卽是窮理

　敬主於理則有主而不空活潑而不滯矣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由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虛靈中有理爲事之根柰何以虛靈爲無乎朱子

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解最眞切今學者刪之曰明德

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體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明德之本旨矣

王心齋

或問中曰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時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日用者中庸之道也君子知之凡民由之仁知各執所見薄中庸爲無奇而失之過矣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先生曰體用一原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則自是佛老之體也

世混三教而一之者曰三教之體原同但作用不同耳夫體用一也知用之不同則知體之不同矣知體之不同則知三教之非一矣體之不同者見不同也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談虛無者自以爲不執意見而未免執虛無之意見見以爲有者固非也見以爲無者尤非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身則以天地萬物依于已不以已依于天地萬物

修身則本立而握位育之樞本之不立而天地萬物是狗即昕周胥壤勳瀾海甸亦末耳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

利欲爲害非理之理尤爲害今之爲心害者莫大

乎虛無之說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

白沙先生曰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陽明先生曰悟後六經無一字學古有獲則六經印我本心自得則我印六經故黃虞羲軒不聞讀何書仲尼乃讀墳典丘索其悟道一也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便是人欲

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即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

存理中之欲循理則苦心亦天然從欲則適情亦
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
有心于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無父無君有心
于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弑父弑君
理以權之時輕時重夫何弊之有
即事是學即學是道
隨事煉心斯善學矣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葢功利陷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然後能宰萬物

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樂者心之本體得其本體常自泰然先生有歌曰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
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
一友初見先生先生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
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
執厥中
戒懼是執中工夫一雜他念則非中矣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
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偏向偏見是欲是妄主于天理不落一偏是名向
道是名見道雖謂向而無向見而無見可也誰謂
非太極乎
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未必合良知之妙也
良知純任天理世有真實而不盡合于天理者其
真實所發秖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
矣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良知即真實真實即良知

心學宗續編序

吾友桐城方子位白而知理學之宗主爲吾師方文忠先生也願爲弟子而受業焉及讀明善文孝貞述三先生之書益知淵源有本至吾師而集大成矣然不歷刀兵水火患難生死不足以見吾師之學不歷才人孝子忠臣善知識不足以盡吾師之學天之所以厄吾師者正天之所以成吾師也夫復何患世之人將曰二氏者楊墨之後裔焉有歸夫釋而猶可爲孔孟之徒者乎此不深知佛祖爲孔孟之護法弟惡其門庭之別而已又將曰宗語禪談非滑疑之耀卽罔圖之圖使人不可究詰此又不深知空門爲聖門之良醫第厭其機緣之隱而已夫聖人出明示人莫之從佛起而令一切掃除之聖人施參朮病莫之却佛起而用硝黃推盪之其立教異其向上同其參悟異其操持同其表法異其願力同是誠爲吾儒之一助也而況乎世有不同勢所必至不如此則身不可存不如此則道不可行道爲重而身爲輕寧屈身以伸道此吾師所以通乎世出世之法而後以出世爲

入世歟宜也時宜也不求人之知不自已之心固無我德我之寶濟也吾故信天下後世之儒者必崇吾師之學而復何疑哉位白爲吾師中子旣有得於先人之學不敢聽其淹沒而又慮四世之著述盈案恐不復盡傳於是錄其要領而編之釋之續於明善先生心學宗之後繼往開來之志遂矣孝子慈孫之事畢矣於是乎序

宣城友兄梅文鼎謹書

心學宗續編自序

余高祖明善先生由堯舜以來及於王心齋凡五十四人采之乎經傳語錄舉其心學之相傳者而釋之名曰心學宗誠繼往開來之要會也心齋而後不乏其人方內學者應有踵是書而錄之者特非余小子通所敢妄論也惟是家學相傳自明善先生至先君文忠先生四世理學先君欒廬合山時通得侍杖履逮後青原主席通復隨侍三年稍稍得聞四世之學四世皆有書行世今茲舉其槩使學者便於披讀附於心學宗之後曰心學宗續編通何所知亦不敢負先君之教以負吾屢世相傳之教耳獨先君遭亂出世以象數講三教以柏樹子講木鐸知者固知為孔孟之功臣而不知者祇尊為菩薩佛祖而已門庭各別心雖可原而迹實莫掩時乎時乎此通之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也然而邵子藏身於數一行藏身於曆伯休藏身於藥君平藏身於卜先君藏身於佛異類中行捐軀救世甘人之所不能甘苦人之所不能苦而千古之天荒於此破聖人之大道於此

明用後天之別路以結先天之正教亦可以化其迹矣通嘗埽先君之墓有詩曰生前應出世身後合歸儒故通兄弟之事先君也不作佛事葬祭仍行儒禮夫世之論學者必論心論人者必論世讀文忠先生之書當必有以定文忠先生之位是所望於天下後世之仁人君子

皖桐方氏子中通書於恩州之隨寓

心學宗續編卷之一

方明善先生

先生諱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篤行講學著有心學宗易蘊性善繹桐彝邇訓諸書以子貴封侍御史後贈大理左卿門人謚爲明善先生奉　旨專祠春秋俎豆後學戴移孝識

五世孫中通編錄

聖賢論本體只一善不必更言惡論工夫只一爲善不必更言去惡堯曰中不患偏舜曰一不患曰善不患惡謂性非定善而有加於善之上者性之本體謂盡性不止於爲善而有加於爲善之上者不知盡性之工夫

通曰先高祖以明善爲宗以躬行爲本以崇實爲教嘗謂言非行匹惡非善匹蓋知聖賢之所重也又謂聖學種種是眞邪說種種是假特創會館名曰崇實所以救天下之虛無也

至善卽大中也然天下有中而未善者不觀子莫之執中乎有善而未中者不觀鄉人之小善乎聖人執中執大中也聖人明善明至善也

通曰中無一向而理之所在者當執理之所在者善之所在也此之謂時中時中而始爲大中善有大小而理之所在者當明理之所在者中之所在也此之謂擇善擇善而後得至善

水性本清以泥沙而濁則失水之性矣人性本善以氣質而惡則失人之性矣故天下有濁水而水無濁性天下有惡人而人無惡性

通曰水性之初生於石者有清無濁及自石中流出漸染塵沙而爲濁水然極濁至於汚泥可使濾之復清是其初生於石之清性雖爲濁水而猶在也故曰水無濁性人性之初得於天者有善無惡

或受孕適値風雷之變或妊娠感觸穢汚之氣或乳哺浸漬暴厲之習不免於善沒而惡生然皆因氣質而惡非性之惡也故自爽其失則心怔人察其私則面赤小人必假君子以爲貌俗類必託士輩以藏身是其初得於天之善性雖爲惡人而猶在也故曰人無惡性

以功利爲實者俗以飾行爲實者粗以篤論爲實者華以用世爲實者末四者非吾之所謂實也吾所謂

實太極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物之則也事之幹也

主善而協一者也

通曰精實以務外必遺其內崇實以成己自能及物夫務外則中無所主安能協一崇實者務本之學也

王談致知湛談格物蔡談誠意陸談正心李談修身各隨所見而入及其入道未嘗不會而通也攷之於古孔子之求仁孟子之集義顏子之約禮曾子之忠恕子思之誠明其理未嘗不會而通也區區一得惟盡心爲實學盡子之心是謂實孝盡臣之心是謂實忠盡弟之心是謂實悌盡友之心是謂實信崇實之學無他盡其心而已矣從此門入亦自會通

通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有此可盡之心也盡其在我不必求之遠自盡其分不必求之高崇實者期於至誠而已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盡性贊化育參天地豈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外耶

一事盡心一事見性天一時盡心一時見性天無往而不盡心即無往而不見性天

通曰愚不肖有一事一時合乎聖人之道者不可以其終身之愚不肖而不許其爲一事一時之聖人也人孰無此心心孰不可盡特汨沒於習染遂致心放而不存耳豁然猛省一事不放過一時不放過此眞爲聖爲賢之捷方也

人皆曰未發之前無惡可指亦無善可名不知未發之前光光潔潔即是善之本色何必添一無字

通曰有善可名乃善之一端無善可名乃善之全體全體是善不可謂之無矣

死生不入於心釋道亦能之然只煉氣神無當於天理命天理也修身俟之存天理以終其身也如孔之窮顏之殀氣數之命制於天惟修身則孔能通於萬世顏能壽於不朽乃天理之命孔顏之所自立也

通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盡性所以修身也君子知命故能立命彼所爲投胎奪舍囪產嬰孩以及坐化飛升世縱有之亦止修煉之伎倆區區之小術耳延生不過空歷歲月及死仍與凡夫無殊遺却綱常倫理不能扶世立極其於天地

何浙禆益哉
冠無善於善之上者兔角也係無善於善之下者蛇
足也
通曰人性之善渾然一善而已不可云無並不可
分上下
舍明德而言親民則爲王霸之功利舍親民而言明
德則爲二氏之玄虛
通曰明德者內聖也親民者外王也合外內之道
也故以經濟藏於理學由理學發爲經濟方是堯

舜禹湯文周孔孟之學
天下有理之理有理之欲有欲之欲有欲之理如仁
義是理有殺之而反爲生舍之而反爲取德無定用
惟時之歸是理之理也如仁而流於兼愛義而流於
爲我意見用事執是成非是理之欲也如男女飲食
是欲居室之倫察於天地頤貞之吉通於養德是欲
之理也如宣淫放肆至於亂倫口腹之人養小害大
是欲之欲也
通曰欲仁斯仁欲不踰矩欲即理也執中無權仁

知偏見理亦欲也故克去不可由之已而後可由
既克之是同一已也未克則爲欲既克則爲理總
之所爲公所爲正理欲皆理所爲私所爲邪理欲
皆欲
陸子立大之學眞切篤實慈湖一變爲無意遂使天
下疑陸子爲禪不知非陸子禪而慈湖禪也陽明良
知之學亦眞切篤實龍溪一變爲虛寂遂使天下疑
陽明爲禪不知非陽明禪而龍溪禪也
通曰傳道流弊皆由傳非其人陸子陽明尚不知

人耶甚矣哉傳道之難也
以理存心是有心而無心以理應事是有事而無事
非以灰心爲無心以廢事爲無事也
通曰既曰有九思又曰何思何慮既曰必有事又
曰行所無事蓋存所當存應所當應無理外之心
謂之無心可也無理外之事謂之無事可也
學者當於無聲無臭之中尋出一誠來作主仲尼曰
誠者天之道也是道也伏羲謂之乾文王謂之元書
謂之明命禮謂之至教繫辭廣之曰道曰易曰神曰

生曰太極一言蔽之其誠乎惟人亦然曰中曰敬曰信曰德君子之實學也不得其實學而浮慕不覩不聞不動不言不顯不大之名則淪於無矣惡足爲至乎

通曰不覩中有覩不聞中有聞不動中有動不言中有言不顯大中有顯大非虛也實也此誠之蘊於無聲無臭也不徒曰不覩而曰戒愼不徒曰不聞而曰恐懼不徒曰不動而曰敬不徒曰不言而曰信不徒曰不顯不大而曰德實也非虛也此誠

之極於天地位萬物育也其誠若此故曰至誠至誠者天人之合也

學以德性爲主問學所以尊之也朱陸之學從入雖異尊德性則同門人各分門戶自爲標榜陸子之門人稱其師以尊德性爲主遂疑朱子道問學已耳

通曰上達不在下學之外主教者必以道問學爲博文約禮之序

聖人所以敎人爲善者以其性之本善吾因而牖之非性本不善吾矯而使之善也非無善無不善吾强而標之善也非有善有不善吾偏而重乎善也非可爲善可爲不善吾獨以所爲之善與性也或謂孟子不攻三說又謂孟子黙兼三說是誣孟子而爲異端助戈也

通曰姑以色喻之其曰性本不善者是以白爲黑無足道矣曰無善無不善者是不知白之爲至色而以白爲無色也曰有善有不善者是不知色之皆始於白而見諸色之有明有暗也曰可爲善可爲不善者是不知諸色皆由白而染而見藍之可

變爲青朱之可變爲紫也夫五色在後一白在先由先而論則白外更無他色由後而論雖染諸色而其白仍在諸色之內性善之說亦猶是也復何疑乎

目之視耳之聽心之知氣之所爲也視所當視謂之明聽所當聽謂之聰知所當知謂之善是理也理即性也氣之所爲者性之寓也非性也

通曰性之源有善無惡性之流有惡無善非竟無善也爲氣之所習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大人不

失赤子之心無他不爲氣轉而能轉氣是徹始徹
終一天理而已

善言心者必證諸事隨事精察者精察吾心之天理
也

通曰心不可見而事可見心可假而事不可假故
以事視事則事至泛然以理視事則應事有準

本心可以操食色之柄食色不免鑿本心之天

通曰食色不可任無所閑則入於邪食色不可廢
有所主則歸於正

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夫子雖並提而論其實吾
道之害非不及之害而過之害也堯舜之道中焉止
矣夫子加庸字以防其過也

通曰過與不及皆爲道害但不及之害在一身過
之害在天下夫子曰中庸而又慮人之輕視其庸
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不有竊善以濟惡者乎貪者曰吾將以養生暴
者曰吾將以懲愚人將曰善乃爲惡之口實乎此竊
之小者爲惑易解也有竊之大者以清淨爲貪以慈
悲爲暴貪在福田暴在滅絕人將羨清淨而不知其
貪羨慈悲而不知其暴高明之士且猶聴焉况愚不
肖乎此之爲惑未易解也

通曰種福田而不種情田絕人倫而不絕人欲此
等人不但害儒而且害佛釋之流弊不可勝言故
論門庭佛固可廢然其用空藥以救世病有如硝
黄驅積本非欲人人滅絕已也故又轉一語曰用
妙藥以救空病果能服此妙藥仍是五常五倫之
天下矣

後生可畏不可失時夫子所以進少年朝而聞道夕
死亦可夫子所以激衰老

通曰少而姑待老而隳頹眞自暴自棄也

聖人所不知不能只在庸言庸德內此王化卿不易
之論也

通曰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誠如此解則知禮知官者豈又居聖人之上乎聖
人所不知即夫婦之與知聖人所不能即夫婦之
與能也曰天曰日愚不肖知之日用此天日用此

曰愚不肖能之及天之所以爲天日之所以爲日
聖人不知也所以可用其天所以可用其日聖人
不能也

貴爲王公事固多可樂者而非快樂人故不樂貧居
陋巷事固無足樂者惟是快樂人故樂

通曰俗人以貧賤富貴分苦樂大人以人欲天理
分苦樂

人皆有忠信之心不知其爲主宰故孔子有主忠信
之說人有忠信者不知好學以充之故有忠信如丘
好學不如丘之說

通曰忠信得之於天好學盡其在人蓋天人各居
其半有其天而不可忽其人盡其人而始克全其
天天人交互而後學始成也

中者渾然一理發則著於氣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
中節者氣與理合不中節者氣與理乖故合而言之
理卽氣氣卽理分而言之氣者理之郛郭理者氣之
主宰自理而言始終惟一自氣而言其始雖一其終
則千百千萬之不齊矣

通曰由天而言則渾然一理而氣卽隨之是氣與
理合也由人而言則著於氣而理反隨之是理與
氣分也故須有戒懼愼獨之工而後始終惟一發
則中節勿謂人卽是天而不求以人合天至於始
一而終百也

易之造化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節文春秋之是
非都是指點吾心之本體

通曰善觀吾心之本體者鳥啼花落秋月春風無
往而非吾心之本體也況聖人之經傳乎顧善讀

者吾心與聖經爲一不善讀者讀盡聖人之經而
吾心仍是吾心也且有藉聖人之經而肆其邪心
失其本體者矣

學不厭敎不倦是無我無人無始無終之理默識者
識此而已善默識者卽語言文字亦是默識

通曰子欲無言重在行生一邊子曰默識重在學
誨一邊一語一言無非道此理一文一字無非寫
此理是無往而非默識也此正所以爲聖人而註
謂非聖人之極至此語尚可商

蘇子見文章觸處皆文章程子見道體觸處皆道體

通曰蘇子見在外程子見在內夫日用而不知者不見其所見者也隨所見而遷者亦止見其所見而已也

許平仲言學莫先於治生亦實語也帝王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孔子論治先富後教孟子謂菽粟至足而後與仁周禮理財居半大學理財居終治天下如此治身亦然學者何必諱言利哉但所重有在耳

通曰菽水可以承歡使弃菽水而無之亦能承歡否乎陋巷可以安身使弃陋巷而無之亦能安身否乎特所重在利則仁義皆變爲利所重在仁義則利亦化爲仁義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孝子不敢毀傷其身毀傷云者失其身於非禮者也非斷肢刻膚之謂也如其禮禹之胼手胝足脛無毛股無膚非不愛其身也比干之剖心關龍逢之休於炮烙以成仁也非毀傷也申鳴赴敵死其父而身從之以成義也非毀傷其身及其父之身也曾子之啟手足明其身之無所失而已矣

通曰有所先則有所後有所重則有所輕平居無事小有毀傷亦爲不孝殺身成仁雖大毀傷亦爲之孝毀傷其血肉之身而不毀傷其所以受於父母天地之本體也

養性靈之方不離言行而歸於慥慥慥慥卽至誠也

通曰五常之德具在五倫之中而倫常之道惟在言行之顧一言一行失而破國亾家者有之矣蓋言不顧行則言失於妄行不顧言則行失於妄失於妄則不誠不誠則無物是倫不倫而常不常雖有性靈而無性靈矣奚其可

時時習之卽是勿忘從容時習不加些子意氣卽是勿助有當忘時不着一念頹然欲縻亦謂之勿忘有當助時寢食俱廢銳然直前亦謂之勿助

通曰重在勿忘便有欲助意重在勿助便有欲忘意此似相反不知相反而實相成也習所當習習爲勿忘忘所當忘忘亦爲之勿忘便是勿助習所不當習習卽爲助助所當助助亦爲之勿助便是勿忘不可偏重惟視當與不當耳

方文孝先生

先生諱大鎮字君靜號魯嶽明善先生子也萬曆己丑進士淵源家學歷官有美政與高顧鄒馮講學於首善書院爲陳憲章胡居仁請諡官至大理左卿魏璫時毀書院先生因使蜀告疾自號野同七十廬母墓而終生平强半家居講學有易意詩意荷薪義文集語錄數百卷門人諡爲文孝先生

後學吳雲識

曾孫中通編錄

虞廷曰中夫子增一言曰庸中者體庸者用耶庸者體中者用耶無聲無臭之天卽時行物生之天不覩不聞之性卽庸言庸德之性初無二體亦無二用

通曰體用本不可分立敎則不得不分也聖人傳心法止言中而卽兼乎庸聖人敎萬世不言庸而中無所寄中而不庸者子莫也庸而不中者鄉原也況乎藉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之說而抹去言德亂其行生非庸之一字何以距天下之異端乎

以存天理爲主意遏人欲爲工夫卽孟子所云先立乎其大者其小弗能奪也此第一義也以遏人欲爲主意存天理爲工夫則明道先生所云規規外誘之除將滅於東而生於西也落第二義矣

通曰有生之初有理無欲故上智不移不移此也繼之者善能繼此也有生之後欲生理泯故加操存存本來之理以遏將來之欲也盖人欲非天理之敵也

人知室西北隅爲屋漏不知妻孥臧獲之爲眞屋漏也又不知大庭廣衆之爲眞屋漏也

通曰眞不愧者不愧於十目十手之地更不愧於不覩不聞之時不愧於綱常名敎之大更不愧於起居飲食之微不愧於正人君子之前更不愧於宵小鄙夫之側以爲屋漏何莫非屋漏乎

孔門傳心之訣不越禮之一言孟云盛德之至不越中禮一言輔氏云不言理而言禮者理虛而禮實也

通曰惟禮存心惟樂養性禮非徒玉帛也戒愼恐懼亦禮也樂非徒鐘鼓也手舞足蹈亦樂也而孔孟獨舉禮者蓋視指既嚴始得其潤愧怍俱無始得其樂言禮而樂卽在其中禮本統乎禮樂也

窮理者非逐物而思如悟竹之說居敬者非閉戶而

守如面壁之說蓋居仁由義歸於至善時時良知之謂窮理時時窮理之謂居敬紫陽主於居敬窮理誠善承鄒魯也

通曰人知物成而理始具不知理具而物始成自其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理自其合而言之萬物本乎一理一貫皆備之謂何而謂逐物而思乎既非逐物而思又豈閉戸而守乎故窮理者必居敬入戸之視必下出門如見大賓皆居敬也敬者視聽言動之不越乎禮也禮者視聽言動之無不仁

也

不說人所不能行之語不行人所不可言之事此為毋自欺之第一切已者

通曰行之能不能無關於善不善也才之有餘不足耳言之可不可善與惡之分也心之一存一放也故以恕接物躬必自厚以忠處已內必自省焉有自厚自省而猶自欺者乎

既埽道理又不學問事事不中節但曰吾不自欺此則并毋自欺三字而竊之矣故易經以无咎為公印孔門以好學明善為正印

通曰明明埽理不學而事不中節者已可慨矣今且儼然聖賢之徒而講毋自欺之學不惟有欺人之事并有欺人之學更有欺人之理世未嘗不受其欺也然而反之未有不自餒者久之亦未有不自敗者不學之學無理之理其取咎也總歸於不善而已蓋欺人者實自欺也

放勳曰溫恭夫子曰溫良中庸曰溫而理溫之一字最難體貼

通曰溫莫錯認為和光同塵也威而不猛不惡而嚴夫不猛不惡溫也而威嚴在焉推之即之也溫者溫也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者皆溫也寬裕溫柔者皆溫也發强剛毅齊莊中正者亦皆溫也此所謂溫而理也

凡人精神所注形亦隨之韓子画馬閉戸想像人窺之則馬也月光童子作水觀人窺之室盡水也故吾輩講學既久氣質自化倘亦令人窺之卓然有道之品乎則今日屋漏既從容而自得異日彌留亦可卜

共逍遙而無憾矣

通曰道不深造安能自得故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豈别有鬼神哉吾之精神所注也今人讀書不能身體力行講學不能黙識理會氣質何自而化卽省一藝稍涉皮毛便以絕技自負胸懷茅塞手眼荒唐豈徒生死到來必至手忙脚亂卽此飲食常餐未免傷饑失飽人可不眞心實學乎哉

聖人以善爲己不以己爲己以善爲人不以人爲人是無我無人止至善之學

通曰患己之不善不如人者無足責矣嫉人之善愈於己與夫逞己之善掩人之善者皆非所以云善也聖人視天下一善而已矣人己同在善中而又善敎自任故爲己正所以爲人而爲人始得謂之爲己無我乃能備我無人乃能成人也

學貴見大

通曰大者小之對也有大卽有小所見者輕則必小所見者重則必大所見者偏則必小所見者全則必大所見者近則必小所見者遠則必大不惟此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見亦小見此身爲參天立地之身見此事爲繼往開來之事見大則學自大也

當下二字是前輩苦心從時習中脫出來妙語所云時時本體時時用功於此省察於此克治最是直截最是簡易今學者承虛接響每每冒認又復錯認若云吾視吾聽吾言吾動種種是禮絕無非禮安用省察安用克治是謂冒認因而妄視妄聽妄言妄動人皆看彼不成禮而彼且自以爲合禮也是謂錯認以

冒成錯以錯成冒病入膏肓無處下藥奈以醍醐翻成砒毒戒之愼之

通曰猛省回頭亦當下也當下猛省從此時時猛省則時時當下也不肯放過亦當下也當下不放過從此時時不放過則時時當下也能猛省則自知其錯矣不放過則不至於冒矣

學必以沉靜入門而躁者不可入必以恒久造室而倦者不可造

通曰躁起於虛而不實縱使十行並下終歸一字

不弊倦起於僞而不眞雖欲頃刻千里卒之半步未移蓋實則靜氣日生浮氣自滅眞則不覺其久念念日新苟能如是躁可變爲不躁倦可化爲不倦矣

諱疾者自懟也護痛者自病也不諱不護而不急醫終自誤而已故遮掩彌縫爲害大孤陋寡聞爲害尤大

通曰聞過則喜聞善則拜舍己從人如此方成聖賢學之不講安能及此學不講則自孤陋寡聞孤

陋寡聞則疾痛自多疾痛既多則反距人千里矣人可一日不講學乎

欲爲聖賢須換一副冷心腸始可進步纔熱相便已隨波逐流要通義理必養一個活機括乃堪讀書纔死相便是膠柱鼓瑟

通曰冷非槁木死灰但無妄想便是冷活非移情易性但無執着便是活達摩教人除妄想執着可見亦是吾儒之理

聖人之學只在一念而一念初起全在知覺知覺既眞全在保任知其善而勵精勇往則聖可成知其善而故因循則難爲聖矣知其不善而畢力埽除則狂可遠知其不善而仍因循則終於狂矣聖人知之衆則不知聖人好學衆則弗好此奚啻千里哉學庸言獨書云昧爽詩戒鷄鳴孟子儆平旦皆指一念初起處爲訓耳

通曰或云一念甚微或云一念旋亾夫此一念固微也又一念繼之繼亦微也更一念終之雖微而不微矣夫此一念已亾矣又一念思之思亦亾矣

更一念成之雖亾而不亾矣勿謂甚微而旋亾也天下萬世關乎此一念也念之初起我也知其善不善亦我也勵精勇往畢力埽除亦我也豈有三我哉良知在無念之先力行在有念之後聖人不失其良知而又好學衆人不存其夜氣而無力行耳

學者之於道非其身體之非其心悟之必不可幾非歷歲月亦不可幾也顏子從夫子年最少而幾於道最早雖其聰明絕倫要亦欲罷不能之志竭才之功

諸弟子莫及也悟者必從實體中求悟體者必從心悟中求體學者但希顏之志慕顏之功而可矣

通曰學有頓漸有漸中之頓有頓中之漸故安其漸而不求頓者終亦必至於頓恃其頓而不事漸者究且歸於不頓矣

窮經博物詞章訓詁非學也哀衣博帶堯趨舜步摸擬古人一二行事非學也驕語岩穴而不能兼善侈談經濟而不能獨善非學也學者覺也覺吾性而已矣

通曰聖人未嘗不博學修辭但博以文而約以禮立其誠而居其業聖人未嘗不則古稱先但傳其心而不襲其貌行其道而不逐其影至於聖人之隱居不廢乎立教聖人之經濟不外乎性學獨善始能兼善兼善始爲獨善也蓋吾性中有自然之文吾性中有與千聖相符之處或出或處皆發吾性中之知覺而後謂之學學可易言乎

沈約有言曰五十者可以衣帛則四十九年以前所衣宜布矣七十者可以食肉則六十九年以前所食宜蔬矣世風日薄人情日奢不事蠶桑而人人欲帛矣甚且襁褓亦帛矣不事畜牧而人人欲肉矣甚且孩提亦肉矣加以不經之費無名之施汰侈而罔節稱貸而弗償纔一小眚束手向人良可歎也

通曰人帛我布人肉我蔬旣不能自容而仰給於我者更不能容我衣帛食肉旣視爲當然而逐時趨新至於衣必屢易食必爭奇凡此皆不志於道故也儼然士君子而猶不免於衣食之累況婦人女子乎

寸絲挂體一錐卓地猶是粘帶然寸絲不挂體一錐不卓地亦未便許其透脫此中細微最宜理會

通曰以爲粘帶莫粘帶於言顧行行顧言矣是可謂之粘帶否乎以爲透脫莫透脫於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矣是可謂之透脫否乎不能去粘帶者雖無絲可挂無錐可卓猶爲粘帶而眞能透脫者雖萬絲挂體千錐卓地亦屬透脫

願外者願於性之外者也此願不可有也若性體無外以匹夫而繫廟堂之思居室而來千里之應亦屬

之素不謂之外也

通曰四者之位皆能行而後能素其位而行非能行此位而不能行彼位也位之所遇在時而性之所素本乎自得故凡屬性外者雖素亦外凡屬性中者雖願亦內

我能通天下爲一身天下亦通我爲一身我能通萬世爲一身萬世亦通我爲一身是謂無內無外無古無今之學

通曰不能通天下者一身亦不能通不能通萬世

者一日亦不能通天下萬世同此一理卽同此一性本無內外本無古今惟窮理盡性者通之非窮理盡性者不能通也

學須默識本心默非無語識非强記

通曰不言而喻者默也不忘於心者識也然非立志好學潛神靜氣安能默識耶故顏子不以如愚爲默識而以足發爲默識也

人生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時不發無一處不發安所得未發者而觀之但時時發者卽時時未發者也處處發者卽處處未發者也不分動靜語默起臥共獨皆此未發之體之所貫皆此大本之體之所達也

通曰喜所當喜謂之無喜可也怒所當怒謂之無怒可也哀所當哀謂之無哀可也樂所當樂謂之無樂可也喜而無喜怒而無怒哀而無哀樂而無樂者已發中有未發者在也故埽除喜怒哀樂而別求所爲大本者隱怪也究之喜怒哀樂終不能離却發則不中節矣縱情喜怒哀樂而指此卽爲達道者無忌憚也卒之喜怒哀樂必至於顚倒發

不中節而且無節矣若是者發亦不得謂之發而其未發者早已失之矣豈不哀哉

耳目非不欲其聰以明也而不欲其以搜奇鈎詭爲聰明精神非不欲其流以貫也而不欲其以同塵合汚爲流貫操厲非不欲其固以執也而不欲其以傲然自恃爲固執氣力非不欲其慨以慷也而不欲其以好爭喜事爲慨慷才情非不欲其圓以通也而不欲其以踰閑蕩檢爲圓通此闇然之學也

通曰闇然者務內而不務外務本而不務末務正而不務邪也

顏子坐忘非槁木死灰塊然不事事之謂孟子勿忘非胼胝黧瘦僕僕往來之謂忘而不忘不忘而忘獨處非逸羣居非勞顏孟無二道羣獨無二心

通曰忘者放得下也不忘者提得起也然非放得下安能提得起非提得起安能放得下或以一事不着而見本來之體爲放得下或以百事畢擧而展肆應之用爲提得起皆非也舍用求體則涉於

虛無舍體求用則泥於形迹不牽於事而又不遠於事如禹之行所無事而後知放得下卽提得起提得起卽放得下矣忘而不忘不忘而忘之旨其斯之謂歟

世人但知藝故溺於藝而不能游聖人知道故游於藝而不可溺

通曰塞乎天地貫乎古今充乎事物無往而非道之所在也寧獨藝中有道乎惟是藝者道之所見端也志於道而據德依仁又繼以游於藝者德仁爲道之根幹藝爲道之枝葉也藝而不能通夫道亦不足云藝矣何從而游之

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悔之一字轉凶爲吉轉失爲得之門也然聖人下一震字謂旣有悔念便須如雷如霆奮迅撼動遷善改過一悔永不再悔耳若今日過而悔明日又過而悔晏子所謂愚人多悔也輒自侈然曰吾未嘗文過也不亦盜鈴掩耳者乎

通曰悔過如已知其病震者大黃芒硝之劑去之務盡也夫悔出之中心非由外至出之隱微非由

人覺悔過必期改過改過必期遷善如此而後謂之眞悔震无咎者此也若悔過而不改過則待人也僞轉而文過矣改過而不遷善則自待也亦僞必至貳過矣

人欲日長天理日消何曾戒愼何曾恐懼而更爲之說曰若纔起心動念戒愼恐懼便是違悖本體此說出所謂不肯醫病更欲敗壞藥方者也

通曰聖賢名理有被人講成者有被人講壞者故學不可不講而講學之人亦不可不擇

心學宗續編卷之三

方貞述先生

先生諱孔炤字潛夫文孝先生子也以家有逆理號日仁植萬曆丙辰進士在職方著全邊畧記忤魏璫削籍後撫楚以議剿穀城忤楊嗣昌逮獄楊死賜環起屯院後奉母歸隱三徑五經有論易日時論闢秩序變化無我備物之旨終於墓側門人諡爲貞述先生後學梅文鼎識

孫中通編錄

莫非道也聖人範之圍之洋洋優優而道遂爲聖人有矣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心之精神謂之聖古今之主也

通曰聖人未生道之權在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聖人既出道之權在聖人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權皆歸聖人矣聖人者何也心之精神也存其心則人皆可以爲堯舜失其心則人不異於禽獸然則是道也心之所以爲心也是心也道之所以爲道也

固通者時也得失者理也知隨者天也完其理合其時還其天必其在我者而已矣

通曰人但知我無如天何也不知天無如我何也不能必其在我者我固無如天何苟能必其在我者天亦無如我何

以我視我一我而已矣以物視物一物而已矣無我無物而後備萬物無我無物而後育萬物

通曰非物物之之爲備也範圍其化則備矣非物物育之之爲育也曲成不遺則育矣曰範圍曰曲成一盡性而已

事物即止定也天淵即戒懼也

通曰能止能定可以通德類情能戒能懼可以參天立地故事物當前而若爲無事無物天淵甚遠

而隨在皆天皆淵

泰之有否也復之有剝也聖賢莫能度也窮理故不惑遂志故不懼樂天故不憂

通曰不爲己惑不爲人惑不爲天惑方可謂之不惑不因己懼不因人懼不因天懼方可謂之不懼己無可憂人無可憂天無可憂方可謂之不憂曰至於命曰致命曰知命命聽於天而未始委於天也

或問三教之言生死也殊塗而同歸乎曰聖之於君親也無以有已也曰知生曰事人有生必有事矣事盡其道卽死得其道矣老氏之爲我也較隘也釋氏之兼愛也較廣也辭世獨修靈明近捷然而後君遺親之迹不能免也通於竭力致身之道者無往而非無生也洙泗之爲卑邇竺乾之爲高遠是豈眞知生死者乎

通曰原始反終聖人未嘗不知死祭祀如在聖人未嘗不事鬼但知死於知生之內事鬼於事人之中竭其力而力有一毫之求生不得謂之竭致其身而身有一念之求生不得謂之致如此而事其所當事不事其所不當事如此而卽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聖人固統乎二氏者也

易襲春秋春秋律易

通曰易敎萬世以趨避而春秋之吉凶莫能逃春秋敎萬世以尊卑而易之乾坤不可易春秋者人間之定法也易者天地之生機也春秋者病證也易者醫方也

仁者天地之精神也天地壞而仁不壞苟志於仁自與天地通其精神矣

通曰天地得仁以爲天地人得天地之仁以爲人人有終始而仁無終始天地有終始而仁亦無終始也夫人無不得天地之仁者也而違仁與不違仁又在人而不在天地故志於仁而後依於仁依於仁者不違仁而人亦渾然一天地矣焉有不通者乎不志於仁則必遠於仁遠於仁者與仁違矣求其通夫天地也得乎

不必言有無也惟因動靜之間事其事物其物著其自然之節使之適得其中而已辟之乎門開非閉也閉非開也然開卽所以閉閉卽所以開因急口而倏忽之曰此本無開閉者也因委化而聽之曰此本無者隨其開閉者也然善前民用以出入其門者責在明其可以開可以閉之理自有當開當閉之節也不可言隨弃不可言本無矣

通曰論其源則在開閉之先更在無門之先其語太高不可以訓世故止明其現在而已可開可閉

者不然之條理也當開當閉者應時之中節也此旣明矣而出入此門者又不可不辯何也夫禮門也義路也門之開閉固當而出入非義并其開閉亦非義矣試以體用言之以可開可閉爲門之體則以當開當閉爲門之用以當開當閉爲門之體則以宜出宜入爲門之用如以宜出宜入爲門之體則必以可開可閉爲門之用體用又安可不合一乎故窮理者窮中節之理也中節者中窮理之節也

顏之夭也長於老彭者爲其通晝夜而可朝夕也不則椿亦菌耳

通曰人有夭壽心無修短人有朝夕心無晝夜無晝夜者心之配乎道也心配乎道然後朝聞夕可此豈凡夫之朝夕乎蓋無晝夜而後可以通乎晝夜通乎晝夜而後可以朝夕耳

知相反而實相因也

通曰卽以知愛論知人則有損於愛愛人則有損於知主乎知一邊必至區別分明不使遮藏掩飾近於刻而不愛主乎愛一邊必至矜惜包容未免匿形護影近於暗而不知知愛似乎相反然而聖人有舉錯焉則知愛實相因也直爲聖人之所知枉亦非聖人之所不知舉爲聖人之所愛錯亦非聖人之所不愛況知卽知其所愛愛卽愛其所知乎動靜山水從可推矣

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寧慕富貴乎所重者崇高不重富貴也

通曰崇高則不崇卑可知矣夫高者不可不行之

事不可不傳之言爲天下後世所仰望而願見願聞者有其力而後能行之言之有其位而後能行之言之此之謂崇高也今之所崇者仍富貴也抑知自以爲高而人以爲卑乎

曰素曰俟毋貳乃心已矣

通曰矜高鬬勝不屑居人後者無他不素故也憤懣湮鬱不自安其分者無他不俟故也不素不俟者何也在內無徹始徹終之明在外有得失憂樂之惑也然則不願自得居易修身寧有二道哉

心學宗續編卷之四

男中通編錄

方文忠先生

先生諱以智字密之號愚者貞述先生子也崇禎庚辰進士筮仕翰林簡討後屢遷至宰相十詔不受高才博學著有通雅詩風物理聲原諸書世變遯跡志在繼千聖之心傳闡三世之家學更著有易餘炮莊鼎薪會宜編浮山口袇中旁通太平鋅及詩文集語錄合前後共百餘種世出世間備萬貫一以病終於惶恐灘頭三子德通履扶歸葬於桐城之浮山門人諡爲文忠先生弟子郭林識

性天不待學修格致盡心學修之力也盡古今是於移之體盡古今是學修之用隨人言學言修無非性矣學事皆學道矣

通曰上達在下學之內先君不言上達使異端無所藉口專言下學使賢知有所依歸聖人之道大而歸於三百三千德通於類情之中化敦於川流之際故舍事物別無格致別無盡心學修者學修此本末終始自還其性天矣

固其生之所本曰性無所不稟曰命無所不主曰天共由曰道自得曰德密察其中曰理虛靈曰心稱性其德曰善稱本體爲善猶稱本色爲素也非惡所敢對也

通曰不得已而名之既已名之名之必有其所以名也不得已而分之雖云分之分之必有其所以合也

人不知而不慍是無我之眞闢學而時習朋自遠來是用物之薪水

通曰好學不欺因物善用此吾家四世簡易平正之學也好學始能無我無我自然不欺因物始能用物用物在乎善用葢用物卽所以無我也

有物理有宰理所以物所以宰者至理也三而一也

通曰有物必有則物物自爲根本自爲體用是物理也而以道義爲主才能爲僕從則宰理也其所以爲造化者則至理也先君嘗以燈火光喻之其用乃顯其用中之體乃顯

有親本末德爲本才爲末是也有細本末物物事事各有本末是也有冒本末一切可覩聞者爲末不覩聞者爲本是也

通曰偏執畫前之易以奪人情見者是欲以冒廢

親頻細也而執親執細者又不能精入故必時宜中節而知變化乃能全身是易即費即隱亦無從分之矣

有知行本一之知焉有行前行時行後之知焉有知前知時知後之行焉

通曰明知行合一之體而後可言分知分行明分知分行之用而後可言行中之知知中之行曰前曰時曰後事事物物有之人特忽却耳

有顯動靜焉晝動夜靜語動默靜之類是也有細動靜焉念茲也事事也幾幾也起止互用是也有冒動靜焉亘古此一動亘古此一靜是也本無動靜者即在一動一靜之間有時動時靜之交幾有以靜制動之逆幾有動中常靜之順幾

通曰周子主靜新建曰循理故靜莊生有言善故靜也夫主靜者非廢動也仁者靜知者動仁雖靜而未嘗不動知雖動而未嘗不靜故須靜亦靜動亦靜乃爲真靜乃能以靜制動動中常靜而無碍於時動時靜矣

有質稍有通幾據形氣事物而比知統類此質測也虛靈不昧寂感倏忽深而至乎智力不及之處此通幾也

通曰非質測則言通幾必至洸洋自恣而流於隱怪非通幾則言質測必至膠滯固執而不知變化藏質於通者精義入神也以通用執者利用安身也

有正知有徧知大畏知本代錯知用隨其時位事所當事不爲巧言鑿知混言埽知者之所惑

通曰無所不知而歸於一無所知一無所知而始能無所不知如鑑如水物來全現鑑水無加物去不留鑑水無減有真知而正徧合矣

有公因有反因公因在反因中不以反因没公因

通曰陰陽剛柔晝夜水火内外分合一多之類凡有兩端交幾皆相反曰反因兩端皆互成皆互用曰公因所以互成互用仍在相反中曰公因貫反因而陽統陰陽剛統剛柔晝統晝夜火統水火内統内外合統分合一統一多是又公因反因之大

因伏易之方圓圖對待處絶對待是也

請以屋喩曰屋總也門牖梁柱別也門牖梁柱無非屋也同也門非牖柱非梁異也折之各一壞也合之共一成也是之謂六象同時象固歷然而寂然者寓其中即爲寂歷同時各不相知各互爲用各盡其分各中其節此同時適宜之故也

通曰大本達道亦猶是也貫中於和始謂之致而知寂者不知歷知歷者不知寂知寂與歷者不知寂歷之同時苟知其同時則知舍歷無寂而惟以

時措之宜爲當務矣彼顢頇者豈容開口

請以火喩曰火無體而滿空皆火鑽燧擊石則見灰斗承之用光在乎得薪用薪在乎釜竈致知猶鑽也擴充存養猶灰斗也博約藝事皆薪也情田學耕是各安之釜竈也薪盡火傳可以悟矣

通曰火本無形有功而無過借物爲形則有功有過矣正用成功亂焚成過也惟無形斯無在非形惟有形須求合無形故無形者既得之于天而有形者當盡其在人

請以金喩曰執鑛爲體者誤矣金之本體乃堅氣也治之乃精成器乃適用也治理器理用理皆在堅氣

守赤子可以爲大人大其赤子良乃不失

通曰謂大人不藉赤子而自能成就者是欲耕而廢田也謂赤子即爲大人而無事節養者是不耕而求穫也

請以水喩曰甘在水中一盂皆水一盂皆甘而水之味則甘苦不及不得謂之苦正名爲甘也理在氣中教者正名爲理猶辯水之稱其甘也

通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同有此甘也不能保其幾希則苦矣是苦也豈人所本有者哉

邵子曰心爲太極子文曰不可以有無動靜言而未嘗離有無動靜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而陰陽程子曰尚且無分又安有合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朱子曰太極不襍於陰陽不離乎陰陽愚者曰道如何體德如何疑用如何貫非愼獨直塞之士死其俗我而自見其備我者終不知其故也

通曰指無極在太極上者頭上安頭指陰陽在太

極下者是丁添足本無可分而不得不分者分之
始見其合是無徃而非陰陽卽無徃而非太極卽
無徃而非無極三而一也俱置勿論請從愼獨入
門以直養其塞天地者可乎

虛空皆象數象數卽虛空秩序藏變化變化仍秩序
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簡道一物也物一道也蒙引
曰天地間一部現成易經開眼卽見

通曰象數原具虛空以知來也變化方成秩序以
知神也險阻始得易簡以知幾也聖人知之而利

用百姓用之而不知故六合之內統一全易也三
才萬物各一全易也日遊於易中而爻位錯亂因
應乖違出乎易外豈不辜負同患前用之意耶

禮義智信皆仁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卽無生理非
如退之但以博愛訓仁也

通曰仁者貫乎始終內外之生理也如樹出於仁
樹成而仁壞非壞也仁之形壞而樹卽仁矣凡樹
之枝葉花實無徃而非仁安可指一端以爲仁乎
先君曰全樹全仁此之謂也

道理爛熟曰伶俐漢志堅固曰擔板漢明明看破一
切曰無事漢三者皆透則無敵矣

通曰非窮理則不能看破看破而志不堅理雖熟
不能善世亦必不能獨善矣

惟學問可以平心學問本於立志責志在乎知恥

通曰先廷尉曰讀書安分是眞修行分安心自平
矣讀書變化氣質當從知恥入

努力學問第一要識量方能容人方能用人工夫在
遇事能忍老子用柔忍莊子用曠忍佛用剛忍聖人

用中和忍

通曰圖利而忍辱非寵辱不驚也圖名而忍貧非
素行貧賤也中和包乎剛柔曠任故能成其忠孝
節義之忍也

世間不過理尒勢尒情尒不爲已甚則裕能留後手
則寬

通曰此三者有兼得之時有專重之時隨時之義
不可不講

大人何嘗不爲我但以公受用爲自受用大人何嘗

不兼愛但即差等爲平等

通曰能成物而後仁知合道有等殺而後尊親生禮是所謂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

理一者根本智也分殊者差別智也捨根本無差別者捨差別無根本也

通曰差別俱從根本而出既明差別則不必復言根本而根本即在差別中矣

凡窮辯者必爲兩末之說求偏快者必爲一徃之說守常法者必執折中之規叩其兩端而竭焉亦兩末之幾也對病而治一徃乃專幾也隨時折中則過與不及亦中也寧可執一乎

通曰兩端亦兩末而用中仍在兩端之內兩末而非兩末也治病須一徃而藥與病務相對一徃而非一徃也折中不可過不及而隨時之義不在過不及之外執中而非執中也

聖人悟方圓而表規矩學者由規矩而知方圓豈許知方圓而遂廢規矩哉知其故則有時創一規矩而依然謂之善因也

通曰不知因之之道而言創是求方圓於規矩之外也不知創之之道而言因是求規矩於方圓之外也有日用之規矩有變化之規矩知此始可與言方圓始可與言因創

中庸統中旁奇庸者也非執中苟庸也執中更不如旁流之得用矣苟庸更不如好奇之可激礪矣

通曰中而不知通變則中亦旁旁而適當通變則旁亦中奇而合乎時宜則奇亦庸庸而合乎時宜則庸亦奇

慎獨戒懼貞元之幾夜氣平旦直塞之幾

通曰時時不忘此戒慎則此心之元亨利貞週而不息矣念念不忽此晝夜則此氣之通乎天地神而不測矣

言酸味而口中次生言懸崖而足心酸起以是知盡心之可以奮至也

通曰一切惟心造制之一處無事不辦人但不自用其心耳即用其心亦不能自盡其心耳

君子知生死以盡人道不荒人道以超生死

通曰即云超生死亦非無生無死出乎生死之外也盡此人道生得其所生死得其所死然後謂之超生死夫非知之又安能超之哉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窮理而已矣

天道不過寒暑二幾人道必因喜懼二幾中庸首言戒懼論語首言悅樂豈有異耶

通曰正如大學誠意有自慊之喜幾即有誠中形外之懼幾有指視之懼幾即有心廣體胖之喜幾也

以天下萬世爲心故無其身以天下萬世爲身故無其心

通曰無身者修身之極也無心者盡心之至也不爲血氣所使乃能享其血氣心自神靈虛則能照物自獻理知則用之

通曰血氣能壞人亦能成人惟有主之者彼自聽令耳心虛而後物至無隱理明而後心能用物

爲學日益猶飲食也爲道日損享精英而洩泄之也無我故爲損用物以爲益

通曰由此推之克已損也由己益也有所不爲損也可以有爲益也因而知君子藏身於末世損也垂教於萬世益也益不離乎損損所以爲益也

恕爲求仁之要量爲行恕之要

通曰不惟淺薄之士無量也深刻者以隱於心爲量巧詐者以僞於色爲量皆非所以爲量也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克有濟

凡學先苦於不成後苦於不化教人救其所短用人用其所長道以無所得爲歸事以有所成爲用

通曰曠達者不能深入膠執者不能透出不成不可以言化不化不可以言成學者須於此處進步無所得者非竟無所得也無所不得而後一無所得也

即外而擴內謂之學由內而決外謂之識合外內而公容謂之量學識量之從容中節謂之度

通曰識生於學故以好學爲主量生於識故學又以思爲要三者皆屬知一邊從容中節則屬行也然皆所以爲學也

萬物皆備於我萬我皆備於物

通曰我亦物也物亦我也豈復分物我又豈待合物我乎先君嘗云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故忍性盡性節性率性見性本一貫也

至人無情無不近情但化其驕妒鄙吝之我善用其心即謂無心豈必土塊

通曰各安生理是眞無情無作非爲是眞無心

通身皆靈知也寒暑中於皮毛而臟腑不知經脉時動而心不知者何也知而無知也

通曰未有舍臟府而能治寒暑舍心而能察經脉者也知之理本具於中而特不見有知之之跡耳故人有知而天本有知也氣質有知而虛空本有知也

人情孝父不如愛子聖人敎孝詳於敎慈何也曰叮嚀其向上耳性有率之而不善必待修道主敎之聖豈性有不備乎日天待日而後明可日天不備天不善耶性本皆善衆人生性聖人始是成性

通曰水順流則易逆流則難從其難者敎之耳衆人與聖人本同一性無聖人之道則止於衆人已耳故衆人有性而未成聖人成性而設敎千言萬語惟此善世之心豈肯作自了漢耶

博我以文春夏之勤也約我以禮秋冬之儉也

通曰更有一身之勤儉研幾精義勤也訥言節欲儉也有一日之勤儉夙興夜寐勤也惜陰愛日儉也有一事之勤儉勇往擔當勤也審愼周密儉也推之無往而非勤儉矣

聖人知智不足以勝物故愚知勇不足以勝物故弱

聖人之愚非愚弱非弱也

通曰智藏於仁中不見智而見愚勇藏於仁中不見勇而見弱此仁之所以統乎智勇也智勇不藏反受智勇之害矣

用世貴分別其權乃行高世貴無分別其懷乃遠末季高世用世者皆以嚴分別吹賢者之疵而以無分別掩自己之鄙聖人知而容之

通曰高世亦非一端有眞願力者有不得已者甚至有藉此以爲法界者無眞學問一味欺世屈人

究之自敗互相敗終不免識者之分別也
人心債驕不可無法不可必勝以法制情於未發者齊以禮也和其禮以薰心者鼓其學也因物用物養之即節之者道也
通曰禮亦法也學亦法也道亦法也惟所用之耳然而禮法必先教養敎之又必先養之也富足而後知禮義禮義而後守法度天下之通情也
質測天地格物之一端也泰西有日晷置一豆而吹氣鼓之豆正在中黃帝明之矣黃帝問岐伯曰地爲

下乎岐伯曰地人之下天之中也黃帝曰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韓子曰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正謂地之圜也邵子曰天一停息則地陷矣朱子曰正如勁風旋轉是以地得兀然浮空不墜耳泰西但知質測而不言通幾受命如嚮之理誰信得及耶時宜迭徵爲之一關
通曰宗動天之東升西降也人身之血脈亦然地在天之中故水火旋轉而無上下血脈在人身之中故亦週身旋轉而無上下無上下故不息不息故不墜所以然者氣也所以爲氣者天亦不自知也而其幾人與天相通焉
天生人身而五其官四其肢十二其經絡三百六十五其骨節是何故乎於穆之天生天地而二其曜五其緯四其時自乘其通期爲元會是何故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爲表法無非表法也象數至理萬變全具豈智慮造作之所能及乎
通曰萬物莫不有象有數而虛空中已有象數矣聖人讀虛空中書本畫象畫數非徒近取遠取已

也故知一天一地表法之大者也天之生物表法之細者也一時一事不離象數得其理則用之中節不得其理則用之失宜道以數用數以道用謂數學非理學者彼不知理又安知數耶
治天下在安人心安人心在治自心治自心在明公心
通曰私則不能得一己之心公則可以得天下之心公而不明者有之矣未有明而不公者故明德而新民也

食出於農器成於工自商通之皆貨也富乃可教士
士於敎學所以足國裕民今之士徒坐食耳迂言無
用但相令設事固有實寧可諱乎王者之道以予爲
取利農而取利商而取利於農利於商舉事而但以
自利者未有成者也舉事而以利人者未有無成者
也利物足以和義豈迂語哉夫利從仁義智信而生
智者覩利知害仁義務於與而取之道存旣以厚人
己愈有信行萬里踰數千百年而可以相稽堯舜之
法首同律度量衡君不立信法皆中梗不通上下之

情信必不可立帝王爲天分富貴與天下者也歲月
者天也毋權子而歲月自生餘羨道里者地也行愈
遠而所得倍贏商能用虛況人主乎天以日月生物
王以名號生財易曰理財正辭神化之幾也

通曰地丁榷稅鹽鐵錢鈔皆帝王生財之所也而
商與農則生財之人也農爲國之精神商爲國之
血脈而恤商之道惟在乎信例定於上布於下勒
諸石載諸籍商固信之矣耗羨者亦情理也但知
獘生於縱而不知獘生於禁愈禁而商愈病莫若
正羨皆盡一於例毋苛毋滯毋增毋改使徵者納
者永以爲信天下事盡以勢而復盡以權也信尚
有不可行者乎若夫管子所云官工官賈益一損
萬斷斷不可行之於今者也夫鈔久則必朽易則
多費鼓鑄務使天下之錢同形同色同重同則爲
公異則爲私夫鹽引餉正羨旣有不易之例矣宜
授商以權勿奪其利商無累民自無累也使商司
轉運久而售以武職亦屬可行然而有治人無治
法亦第衡其經常而已

世不知井田之原存也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夫
殷更五十爲七十周更七十爲百畝藉令必易井而
更界之率天下以奔走阡陌之間其纍甚於商君是
所謂在籍不在田者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此其
籍也兩稅之中不失什一之意卽井田矣

通曰由孟子絕長補短之說推之用勾股方田之
術山谿險隘咸可成井蓋所重者不在井田之形
而在井田之實也兩稅已定不可復減特繁於同
省而郡異其項同郡而邑異其欵生於其鄉而不

悉其名者因名之多多而且變也數因畝科畝因則定今其數既不可減各省郡邑之科則又不能盡一惟有仍各邑之舊數而刪去其某項某欵無用之虛名隨其邑之多寡而均之其邑之田畝少一名斯少一累均一役斯均一累使民易曉易納冊易造易核支費有經橫歛無術非井田而井田非什一而什一矣今之田既已聽民買賣又何用王田均田限田諸議紛紛爲哉占宜禁荒宜免旱輸宜賞富貴不欺貧賤官吏不奪農耕如此而猶

不古若吾不信也

敎士與取士之權不可以不歸於一也權歸於一則敎之必行取之必精兩得之術也古者治之之人卽敎之之人敎之之人卽察舉之人非一人而舉之也多人而舉之非一日而舉之也積善而舉之三代人才之盛概繇此也宋紹聖崇寧間詔取士一於學廢科舉法不用又立八行取士法以三舍遞登而羣奸擅國法雖善未得所以行之其後朱熹著論亦以爲學校之師必選士之實有道德可爲師表者爲學官而久其任使講明道術考察其德行之實以開加以守令四時課之三年大比升之太學敎職以得士之高下爲差次大司成誨以時務習之國故然後分別用之則無不善矣且天下固未有無獘之法也然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

通曰敎舉之權歸於一此固不易之論也特敎之之人不正不可以爲師而選敎職之人不正不可以主選大法小廉等而上之宰相正斯百寮正而

天下無不正矣顧取士之法有可推而廣之者專以科舉取文學而別開理學科治學科兵學科曆學科律學科算學科醫學科各選其通一科之學者爲一科之師使之主其敎而舉之蓋天下士之聰明才智一門深入則業專而易精博覽兼習則涉獵而多疎無一事不爲國家所需斯無一人不爲國家所用分科並重而取之誠所謂無求備於一人也天下士莫不人人鼓舞而從事以冀一端之見用是天下之才德皆成學問盡出不惟士於

此取以輔佐治平而天下之聰明才智皆歸於正既歸於正則無不正之他虞矣

破格用人可行於開創之日而不可行於守成之時可偶行之以洗發天下之精神而不可常行之以廢棄一朝之規畫蘇軾之論可采也州縣遷轉不可太速人知不久不憚其吏吏知遷代不盡其能盧懷慎之論可采也專引知識嫌於私比止循資格則官非其人司馬光之論可采也胡寅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用人莫善於因人任使莫

不善於任非所長夫皐陶知人官人之謨盡性術之變而至精也是故推讓之道興則賢能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日見排詆且也以逢迎爲喜怒以喜怒爲賢否其弊至於奔走應對爲職司臨政蒞民爲餘力造請勤渠爲恭謹直躬守道爲悖戾望百職修舉吏稱民安亦何可得耶夫尚賢好德人之秉彝上好下甚王治之大幾也上爲天下先而執此之政又如金石四時堅久不易則天下之士爭自刮磨舉人者求無負於知人舉於人者求無負於所舉三代兩漢風俗人才之盛效可睹矣

通曰立賢豈有方哉是其人循資格可也破資格可也非其人破資破不可循資格不可此其道惟在知人惟知人始能善任惟善任始可使之久居其任也莫患於牽制過甚小之受制於大也此之受制於彼也綱維所在舉錯宜嚴乃行之既久有不敢越次踰分而敷陳者有不敢鄰嫌涉疑而籌畫者是制馭之道變爲閉塞之端也且制而至於牽必有時一決而不可復制者矣故制不可廢而

於制之之中選擇賢良通以商確之情予以行止之柄然後責其成效而舉之彼未有不披瀝竭誠而爲之者也又莫患於循例過甚下無敢專之例必待命於上上無徑行之例必督責於下上下往復而時日踰矣不惟是也重大機務一惟有例是依舉天下雷同而莫知其雷同也更慮越限違期而預爲之計惟其例之可依也故可以預計甚至國家之因革損益咸不得而主之而一歸之於例是誠不可解也是故有制而不至於牽有例而又

審於宜循與否人如此用事如此治舍知人之道復何由哉

且官授職級不可疏也亦不可促也員有宜多也亦有宜少也周官九命以爲差數然自君及民無過六等漢官以祿爲紀凡十六等而實不相懸周漢設官上於民事故促於其節唐宋獨取階級之多便於陞遷此其失於疏數者也周漢建官在下者多在上者少今之在上節制者多何啻牽制直束縛耳是多之而非宜者也在下鄉亭不尚詳密又少之而不得其

宜者也二者皆失未若多於監制者之失之甚也夫多於在下者則祿薄多於在上者則祿厚多於分職者則事舉多於制馭者則事廢多於小官有以盡人之才多於尊官則更以束人之才槩論國家之法求治之意少防奸之意多耳夫橫而散國勢者官多也縱而緩國勢者級多也互相牽制互相可否則事難行多所關會多有經繇則行難至也

通曰級者尊卑之等也員者分職之名也級促則輕級疏則緩員多於上則難爲其下員少於下則難應其上操其疏與促之柄權其多與少之規使有尊卑而無隔越有職任而無虛糜豈非建官之要道哉故級可以酌定縣令以下之亭長三老嗇夫游徼如兩漢之制者亦易舉行若夫邑自一令一尉而外郡自一守一佐而外皆冗也一藩一臬並爲監臨佐以糧驛鹽之監司而統理於撫軍之一人而又令其文武兼攝是此一省之事於是乎畢舉矣其他固皆可裁者也然而書吏之害又三代以前之所未有是又不可不省其名而去其冗

者也今之官今之吏爲之而非官爲之也外而州縣極於中丞內而六部極於宰輔莫不有吏彼其業傳自父祖童而習之長而成之不必其讀聖賢之書不必其聞義禮之教而其所知所行之事謂之精詳精詳至矣謂之周密周密至矣謂之妥確妥確至矣官有遷轉而吏無遷轉官有參罰而吏無參罰即期滿出役轉售更名仍復盤踞罪列案牘黨羽周旋終難盡埽且尓無吏則官不諳其行宜無吏則官莫識其可否官既藉吏以爲官吏即

借官以爲官不惟握一官之權而且執一朝之政矣先若晉云以不肖之人與以便奸之路更處制馭不及之地將安不至哉苟能於此察其冗而去之去一冗吏甚去什百冗官也雖然官習吏故吏自不能作奸去其冗也復何難哉

穰苴之誅莊賈猶孫武之斬寵姬也尉繚子則以連誅之法行不過以一其心比其力耳曾知以勢脅者爲淺而以情用之者爲深乎曾知一旦驅之者淺而以積素用之者深乎人必相爲以生也而後可相爲

以死天下者情而已古人知其故故一以情行之夏商以前不詳詳見於周周之爲國其名以禮名以義名以文教者細思之舉歸於爲兵而人不能測也事起於法道成於情事起於情道成爲勢事起於相生道成爲相死此其所以比而能周安而能殺歟後世明此意者無過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盡以爲國者爲兵兵有積素其孰能勝之

通曰曰募兵募其人耳曰選兵選其身耳曰練兵練其技耳是皆治兵之常道也曰養兵養其口腹耳曰勵兵勵其器械耳曰恤兵恤其體膚耳是皆安兵之常道也曰禁兵曰邊兵曰郡邑兵是又設兵之常道也而所以治所以安所以設之道不在乎此何也兵不用之則屯用之則戰其道在將而不在兵夫所屯之兵糧實而數虛名强而實弱將知之而仍之者利已之心徼幸於無事也一旦驅之對敵遇大寇則逃竄而亾遇小醜則藉名而擾卽平居無事不與民雜處亦與民交易受其凌虐固非一端夫臨戰之兵聽之天時聽之地利聽之

人事豈特人人知將意人人曉兵法而遂可決勝哉而況乎其不知將意不曉兵法也卽曰爵祿賞賚用此之情以感之父母妻子用彼之情以繫之紀律約束用彼此之公情以制之此亦兵家之常道而其所以用情之故在乎將帥之得其人耳通其幾達其變以理勝以氣勝以虛勝以寡勝不牽於法而不離於法是其人矣故募兵莫若募將選兵莫若選將練兵莫若練將而又厚以安之感恩之念重死生之念輕屯則無害乎其民戰則能衛

乎其地如此而兵農可分可合詎止禁兵邊兵郡邑兵之有益無損哉先君有云備天下不盡在兵兵多適足以敝天下安天下不盡在食食足亦足以淫天下知此者始可與言兵

張仕學曰天下交於地而成泰心下交於腎而成丹君下交於民而成治交則通通則無所隔矣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明非武也然稱神武焉明非能殺也可以代殺焉故明者天子之上德也主陽用明君德畢矣夫明者非求物而知之物固求

君知之也故明者使物自明也凡爲奸邪必有所施所施必受其害受其害者不得言而其事行矣受其害者得自言而其事敗矣邪人之敗術聖人之明術也此之謂彼自明非我明彼者也大公至正之道也君之心固臣之膽也君不予之以心臣卽無所得膽未言功而先懼罪未計得而先懼失但循套例以苟無禍責誰敢言天下事爲人所不能爲者哉而事在難爲之時又嘗九失一得九敗一成不能拚一失何能取全得不能拚一敗何能取全成也

通曰通上下之情非盡人可叩君門而言事也民去君遠守令可以通之小吏去君遠大吏可以通之外臣去君遠內臣可以通之杜壅蔽親士民明君良相是皆無難也夫通上下之情在乎開言路不惟使言官言天下之人皆可言也獨是言事者甚難不難於言而難於迂儒腐論必期援古以證今又難於循規蹈矩必期趨同而避異不知因革損益古今之勢所必然今之援古猶古之援古也推之上古必有創舉之人試問上古之創事者又

何古之可援乎故知事以當乎時宜中乎節度爲務豈拘拘於援古證今而已哉士大夫舉朝之見同偶出一人之見異不必其異者之非與是也信如其非非之可也若或一是將牽於舉朝而詘此一人乎故議毋論其同與異一惟其是而已言者公心而言之聽者公心而聽之是自可采非亦無罰奸邪無所容偏執化其滯凡下之情無不上達矣又焉有不通者乎

爲天下之共主而欲盡收天下之忠以一已率之此

不得也上下闊遠情有間而欲義相切豈勢所便哉大較之於散者薄取之於少者專今使民遠爲忠必不可得使各忠其所屬則便矣爲僕者忠於家主爲家主者忠於令長爲令長者忠於長吏然則脫然有變大吏急天子小吏急其長民急其上爲天子者收忠義於二三大吏而固已盡收之矣彼之所爲死其長者皆長之所率以奉一人者也故爲天子者莫若使其下盡有權如周漢各署其屬生死予奪令得專之而彼已取下之心矣

通曰收天下忠義之用善矣而天下之奇才不可不收奇才不世出然亦未嘗無之奇才不輕爲人用然亦未嘗不可用也特不可以待庸衆者待之不可以待貧賤者待之不可以待富貴者待之彼雖出庸衆之中居貧賤之地而其精神求爲聖賢不安夫凡夫俗子學問通乎古今不泥夫陳言舊說識見合乎時宜不惑夫多端衆論不必其全才也視其才由德成爲天下國家所需即盛朝之佐矣蓋其志不在富貴而在功名也雖然舉天下人而稱之爲奇才不可即舉一人而稱之爲奇才又何從而知之信之是當於鄉舉里選耳聞目見兼收之而加以異數殊等可耳先君浮山日御中有平衡一卷專言經濟茲錄數則數則中亦未全載略舉之以知經濟皆心學也合外內之道也

時時變而中不變者時中也時乎羲則畫時乎禹則範時乎文周則辭時乎箕子則會建極明九用時乎孔子則聳太極貫三極時乎周子則貫無極於有極時乎邵子則衍中五而四用三時乎今日之午會而

寂歷同時兩端用中乾乾不息安敢不闡連理野同鹿湖之家學耶（先高祖有連理堂先曾祖別號野同先祖晚年隱居鹿湖）

通曰先君以無我爲過關以毋自欺爲薪火以不恥衣食不忘溝壑爲操履以秩序變化寂歷同時爲統宗以代明錯行悖三竭兩爲藏用以古今爲茶飯而其學本時中直接孟子集三世家學之大成集程朱邵蔡之大成集古今來諸子之大成從未有如此其闡明者也方內學者知不以余爲私書其親也

心學宗續編跋

吾師方陪翁先生其祖貞述先生名之曰中通其父文忠先生字之曰位白吾師因自鐫中立通變守位知白二章夫立而不倚者道之通也變而知神者時之中也守而知其所守者黑外而白內也知而守其所知者位一而仁全也即此可以見其學矣而其學一惟旁觀不居正坐故又自號爲陪翁也文忠先生既在世外吾師隨侍如衲子聽鐘版出坡苦行者三年逮文忠先生晚遭風影吾師挺身就縶一聞惶恐灘頭之變踰禁弃喪置家不顧身繫患難者又三年扶櫬歸葬服闋而後出遊家本清白既破於難復破於災故嘗自謂生於憂患安之若命已矣而其象數物理曆律音韻六書之學則從憂愁抑鬱困苦疾病中所得學悉經夫悟非成於習才本授之天不由於人所著數度衍篆隸辯從音韻切衍律衍陪集諸書亦已行世而吾師之志在乎闡先世之心學傳之於其人甲戌之冬出心學宗續編見示璧拜而讀之始知方氏之學自明善先生而來及於吾師凡五世矣

以方氏世相傳之學爲方氏一家之學然方氏一家之學實爲天下萬世之學也繼之者復何限璧不敏不敢謂能讀是書之人幸而獲居弟子之列又何敢謂不讀是書之人更願有志之士咸舉是書而讀之以毋負吾師陪翁先生之至意云爾故敢勉書數語附於是編之末

受業弟子何廷璧拜書於粵東之惠州

心學宗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有桐彜已著錄是書專明心學自堯舜至於明代諸儒各引其言心之語而附以已註其自序云吾聞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聞諸孟子仁人心也聞諸陸子心卽理也聞諸王陽明至善心之本體一聖三賢可謂善言心也矣蓋學漸之說本於姚江故以陸王並稱而書中解人心惟危爲高大意解不愧屋漏爲喻心曲隱微解格物爲去不正以歸於正大意皆主心體至善一闢虛無空寂之宗而力斥王畿天泉證道記爲附會故其言皆有歸宿憲成序其首曰假令文成復起亦應首肯蓋雖同爲良知之學較之龍溪諸家猶爲近正云

諸儒學案二十五卷（存二十二卷）

〔明〕劉元卿輯

首都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儒學案八卷》提要

諸儒學案序

昔者孔子罕言性門弟子至以為不可得聞偶一言之弟謂性相近而習相遠乃輯畧論者首曰學曰時習意殆以學而時習為盡性耶嗚呼何其顯也下迨戰國言性者紛紛矣孟子獨道性善顧其言性也言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且明言盡其心者為知性抑又何其顯也孔孟而後溺其旨矣竊為積惑於斯累緜而未嘗汰者嘗試妄

述之以詔諸有道令夫性非可
見矣以後之言性者敫敫焉惟
恐其弗可見也者性非可得聞
矣以後之言性者呶呶焉務令
為可聞也柔多則稱主靜矣夫
人生而靜安所加一主為屑則

稱識仁矣夫仁去人也何處著
一識為其他言空性言涵養推
此類求之愈鑿愈深則又有言
自聰自明本心具是者乃當時
或疑其墮於禪於是反索之窮
理矣窮理之學言而信於域中

者蓋三百有餘年乃後稍厭其
煩之煩也復反而冥契於內安
知他日不又以為墮於枯也惧
且更索之外乎耽罔是穴中之
闚終世已時即乃乃知孔孟之
學之大也乎夫不必言性不必

不言性言外未嘗非內即言內
又未嘗外彼斯或聖與儒之別
由岐者耶雖然諸儒固皆衆曙
於聖路者世無孔孟將安取衡
吾姑為數先生具案云爾若夫
判斷聖儒令予之積惑且決也

令雖老猶庶幾旦暮遇之焉

安福後學劉元卿自序

學列聖宗。子何知ㄧ敢仲以劉生知時述於以山農顏先生以概二代之間是則吾鯀徽之矣劉先生之為是書也其尚友也論志精也文不在茲乎先生曰古今無斷而不續之脈夫八儒者精精相授也夫薪盡而火傳火傳也寧復有書哉顏先生名鐸著述多逸佚予異日編次今不具

生名學新吾畏友也因知鄒多〻奇君子矣

萬曆丙申之仲春

諸儒學案目録

濂溪周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illegible]

雲陽後學尹　廉校刻

先生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潘邸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登進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母鄭氏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珦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因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恥也改太子中舍人僉

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清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子顥

服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
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
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盖自先生
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賢不
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乏困嘗聞先
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
無及也惇頤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
生語盖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
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

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
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
家止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
喪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
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發
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潘興嗣士
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
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

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
王之道足矣此殆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黄庭
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與民決訟
得情而不喜其爲使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
不冤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
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
尚友千古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明道
曰某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後自謂

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
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
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
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
叔來耶其會開發人類此○先生每令二程
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
矣又明道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

吾與點也之意○聊菴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焉南安獄掾日惟程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夸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無極而大極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右大極圖○附錄廬山胡氏曰昔陸子無極太極反覆數千言予以爲無極可無辨其不可無辨者圖與說也蓋據其說曰無極大極訓者曰是無形而有理夫既稱無形之理矣則惡可以形圖哉今

夫圖天者蒼蒼然日月著也圖地者莽莽然山川布也而天之上地之下可復圖乎豈惟不可圖亦有不得而指言之者假令有人指言天之上何狀地之下何形則世必咤爲怪誕人矣何况大極所以生天地者而可圖乎今乃規之而若輪圈之而若鏡與丸也是之謂而孰傳之耶非獨大極雖陰陽亦不得圖也據其說曰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陰陽特一氣猶夫水之有寒煥亦一物也今

乃自而陽之黑而陰之外之則左陽而右陰內之則左陰而右陽是果然哉自畫身者以一爲陽以二爲陰其取象亦足矣今又爲白黑而左右之不既贅乎大極陰陽之不可圖明矣而其說則尤有不可通者說曰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則太極先動而後靜也夫先動後靜則未動之先果何爲耶且既穆乎沕乎其無極矣而又何動靜之可言又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當其混淪未生七政未

立不知[illegible]何時其爲動之極也幾何時又爲靜之[illegible]也且大極之理果獨立而動靜耶抑附氣以動靜耶如以其獨立則穆乎沕乎固不可以動靜言如以其附氣則氣之轇轕泱軋不可停止謂爲動極猶可言也至其靜極則又何狀是必疑久爲塊而已其可通乎既曰五行陰陽一大極大極本無極是無極與二五始無不合也則又無得於妙合而凝云者既曰五性感動是仁義禮智信始無不定

而後爲定之者也既曰中正是不可以動靜偏言之矣則又何獨以主靜云者以五性之感屬神發之後善惡之分出五性之動則與書之恒性易之繼善益遠且悖也蓋其辭繹其意非獨是非繆於聖人即其所自言者亦首尾衡決而脉理殆不可尋矣是可謂周子之書乎古之會言至理者莫若易其次詩與中庸易止言大極生兩儀而未言兩儀未生

之前有無是次第也詩止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中庸止言天命之性天地之道而未言天地未生之前有若是之次第也有闊天之外者或對曰氣也問氣何所際際之外又何物焉則雖伏羲不能以對非不能對也不可得而對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而況二儀之生與其未生之故又可以次第詳言之乎後世推三墳爲書則有大始元始大極父母之說周子豈效之乎曰若子之言則

周子手授二程子非歟曰然二程子嘗遊於心
而求二程子之書其見仲師友天人至理殆
罕所言獨未一及圖與說者二程子豈以師
之所特授者而故將遺之也歟考之胡邦衡
謂周子[illegible]亦未及焉周子自爲易書言大極
而不言無極言仁義中正而不言中正仁義
則其非出周子亦明矣或謂出陳希夷爲之
[illegible]與嗣誤以入誌予則曰周子必不爲此希
夷亦未可誣或者希夷之流爲是以附聖人
之教未可知也曰然則朱子表章亦非歟曰
朱子尊信周子之篤者也古之傳僞命者雖
忠臣孝子或信奉之非不察僞命忠孝至也
朱子其亦猶古之忠孝者與夫朱子何可尤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
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
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
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
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
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
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
故曰誠神幾曰聖人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
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
廓耳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
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

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

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

兮其無窮兮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
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
動可不慎乎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
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
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
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
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

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
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
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知焉爾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
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
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
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
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
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
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
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
公而已矣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
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
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
惟孔子乎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

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静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右通書

明道程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美校刻

先生名顥。字伯淳。父珦。大中大夫。生而秀爽。異於常兒。十歲能為詩賦。貪泉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思永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進士。調鄠簿。有監酒税者以賄聞。然怙力競能殺人。先生一言論之。其人卒以善去。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調江寧上元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税買之。小民苟一時利。久則不勝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加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

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命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聽訟月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不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時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如是苗稿久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發卒塞之歲大稔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遠近爲伍保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

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民稅嘗運近邊載往則道遠詭

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先是民憚差役役及則相訢爲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嘗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待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教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

四字云顥常有愧於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去晉城十餘年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初公著薦爲中允權御史帝問所爲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搜抉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野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前後進說不飾辨以誠意感動人主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

為先帝嘗使擇人才所擇者數十人而以張
載及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弟不得窺其稿
嘗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為將安石益信用先
生每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帝始惡其迂而禮貌不衰安石與先生雖道
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每與論事心平氣和
安石多為之動安石方怒言者厲氣需之入
公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之安石為之愧屈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

改鎮寧軍判官守者意先生常任臺諫必不盡
力職事又慮慢己既而事甚恭雖茺庫細務
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無不從者遂
相與甚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盈十
數先生為治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知扶溝
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
盜謂妻曰今何面目見大人竟自經嘗曰今
之職必使民饑歲免於死亡飽食而知禮義
然後為盡後以論新法黜為汝州監局入對

屈公公處之甚恪曰執事安得不敬帝崩詔
至洛先生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
二公當何如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太過
之禍未艾也胥曰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
可從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
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
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
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
之行吾黨亦與有過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

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
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茍如是尚
是為己其心却不在朝廷天下以為知言先
生氣象清越若不能勞苦及遇事每與賤者
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
請老而歸家甚清窶儉居洛城以餘俸給族
中外孤幼窮無託者皆收養之嫁女娶婦皆
先孤遺而后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
長過期至無資以遣其徒有貧者以車衣衾

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盒得先生之身教
云先生之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
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
要泛濫於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
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
性致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
樂其所知上自堯舜三代之治下至行師用
兵之法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防
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

法簿書又皆精密詳鍊謂孟子沒而聖學不
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
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蓋足以祛千古之惑矣呂氏
稱其逾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
朱光庭稱其得聖人之誠殆知言哉○河東

則賦若道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
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
常度所需使富者預儲定其價所出之富室
不得增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不過二三○伊
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
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
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
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
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先生爲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
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
處之綽如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
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
生所爲紀綱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
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
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聞人一善咨嗟獎
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

不至○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立之父與先生交好尤密父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笑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嘆服○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川直曰不然伊川與君

實語無一句相合先生與語直是道得下○温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强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斫地黄明道辭伊川伊川以前輩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識邑田税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

惠澤始均○內侍都知王中正延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伯淳在澶州日修橋

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

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欽納焉

明道作洛河竹木務嘗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閙守本分將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

張子厚問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

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頑。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得行之。

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

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
而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
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
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我欲仁
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人性善是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
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只曰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
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
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萬物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
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
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
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
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
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
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
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
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
而已斯道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
子只在慎獨

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
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
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須
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
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是二
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
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
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
亦可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
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已物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一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
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
之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辨者聖人所不能遠然人之知愚世之治亂聖
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

故也。

覺。悟。便。是。性。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實可稱耳。非徇名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有責志。

立之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別求。

凡學之雜者。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天理云者。這一箇天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怎生說箇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以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若不

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先生告神宗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輔成德業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聞知益明王猷允塞矣

論養賢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

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
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別人吃飯從脊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去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
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如游
騎無所歸也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和靜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
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治民者須之敬讓而爭自息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自不同故
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
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
損益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伊川程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芳校刻

先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
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舂陵周敦頤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神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
不報問遊太學時海陵胡瑗方主教導嘗以
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
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
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
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珦屢當得任子恩輒
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
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
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
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
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
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

召對大后而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頤辭不
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其二請上左右內
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
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敢不
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

郎充崇政殿說書頤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
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五
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
監條制六月上疏大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請令講
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禮仍選臣僚家十一二
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又講讀官例兼他職
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
兼判登聞鼓院頤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
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上疏奏
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
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
展邇英閣頤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
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
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事非
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
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
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頤在經筵每當進

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
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
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
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
乃復言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
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
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
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
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
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頤曰不於此盡心竭

力而於何所平上或服藥既日就醫官問起
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大師
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
不去也人或以問頤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
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
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
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願陛下推
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

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
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講罷進言曰人
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
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
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
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
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頤
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

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在職累月不言祿
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
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頤曰某起於草萊二
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
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頤曰吾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
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頤講說退相與
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
頤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是時

同朝之士蘇軾以文章名世疾之如仇其黨
類巧爲謗詆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
日頤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頤
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大皇不當獨坐且人
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頤言
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
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
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開亂
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

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頤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頤初在經筵。蘇軾在翰林。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爲蜀黨所擠。蘇轍執政。纔進稟便云頤入朝

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得復召。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頤力辨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頤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

有父老問曰。當舡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徽宗即位。移陝州。權判西京國子監。頤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

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退。所復官依舊致仕。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頤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二年九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頤力疾

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覆門而辛頤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謝艮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

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韓維與頤善屢致于潁昌暇日

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頤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頤與韓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其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汝

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頤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維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呂大防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頤曰勿爲已甚姑受之頤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不能周也頤被謫李清臣尹洛令都

監來見頤才出見之便請上轎頤欲畧見叔
毋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
明川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清臣遣人賷銀
百星頤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
時乜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頤毋有知人之
鑒二子幼時勉之讀書因書殘帖上曰我惜
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
壽明道幼時名次曰處士頤後皆驗毋乜知
之於童稚中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

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 幼有如是才識
初顥嘗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
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
焉蓋顥德性寬大規模廣闊 頤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顥嘗爲條
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
事顥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頤乃於西監一
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顥所處乃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頤所

處雖高然實中人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
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二程隨侍大中知漢州
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
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某不
及家兄處蓋顥和易人皆親近頤嚴重人不
敢近也 張栻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
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
之事儘記得熟 胡安國曰昔嘗見劉志完論
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

物各得其所 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
道 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 游酢
楊時來見頤 一日頤坐而瞑目 二子立侍不
敢去 久之頤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 曰莫矣
姑就舍 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
厲如此 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
問明道行狀 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不識孝
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 曰後人便將性命別
作一般事說了 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 就

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凡人別事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

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顯道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顯道云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

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

人注擬差遣欲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

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克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須

不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問學者須志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

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卻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

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

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友云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胷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頗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學也者使人求於内也不求於内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内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

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竊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周恭叔行已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鋭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豈得不害義理竟因問伊川謂恭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屛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若是合有又安可屛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屛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敎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和靖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六經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人家法須令毋間隔有族人往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論經筵第一劄子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

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不移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孰勇於顏子如有若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橫渠張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調甫編輯

後學陳應詔應試應泰校刻

先生字子厚。長安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及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為足。又訪諸釋老書。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其學學焉。為雲巖令。嘗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

民。召鄉老于庭。諄諄口諭。及民至庭。必問之。故一言之出。愚夫稚子莫不與聞。歷渭川僉判。渭帥特所尊禮。事多咨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募土人。民便之。熙寧初。用呂晦叔薦。召見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以新法嘗先生。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誰敢不盡。若教玉人雕琢。則人亦固有不能。執政嘿然。既而命校書崇文。復按獄浙東。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稱病居橫渠。橫渠故僻陋。薄田數百畝。供歲計。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而苟門人之無貲者。即糲蔬亦共之。嘗曰。仁政自經界始。乃與學者議古法。買田畫井。以明其可行云。初先生不輕與人言學。曰。雖復多聞。而不務蓄德。徒口耳已。明道先生曰。道之不

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之多。與洛人並。先生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甚眾。一夕聽二程先生論。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爾輩可師之。徹坐輟講。其治家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

親祭祀供酒漿歲[illegible]蠶將蠶

之先生曰饑殍蒲野蔬食且媿安忍擇乎至

之日囊中索然無以為歡具先生平日教人

以禮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之道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

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

就之晚所著有東西銘正蒙諸篇嘗言知人

而不知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

學者之大弊故其學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大平蓋其自

任之意云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

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

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

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

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

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

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

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

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

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猶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

曰己矣乎思之甚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
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
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
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
問乃有知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

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
以舉直錯諸枉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
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
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
色之欲必達諸天下而后已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
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
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
人大人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
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
也不宿怨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
生所以縻縶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
之在我爾不為己甚也如是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

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子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

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大平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

尚書難看蓋難得胷意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矣至於事不干礙處則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

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
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僃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諸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illegible]則居之安矣
心解則文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爲道則凡爲貧者皆道爲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

外人或隔墻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
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
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
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
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
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
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
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
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
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
而棄去者有之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
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
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
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
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

康節邵先生要語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調甫編輯

後學 趙士美 彭士曉 王元臺 彭士晞 校刻

先生名雍字堯夫河南人舉遺逸試將作主
簿後又以爲團練推官辭疾不赴雍始學於
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
數年衛人賢之雍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
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
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
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初爲衛
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毋憂於蘇
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
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
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
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
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
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
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

易名世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
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益
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
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
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
風雨躬樵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
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
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
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

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
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講學於
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遠近遵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之
雍之廬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
表襮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
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群居燕
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于人顧所樂何如耳
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出乘小

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
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
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
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
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
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雍之
功多矣雍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
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
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

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
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與富弼初入相
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
官職起之不即命爲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
告雍雍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
閑安更用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
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
時文彦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
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

王拱辰尹洛乃以雍應詔頴川薦常秩皆先
除試將作監簿雍與秩皆不起獨時已丁憂
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
擇皆薦雍時歐陽修參政素重秩故頴川再
薦秩雍除秘書省校書郎頴川團練推官辭
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
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秩以職
官起時王安石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
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

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主之
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雍於是始爲隱者之
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
衣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
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雍
曰先生可衣此乎雍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
之衣光嘆其言合理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
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弼曰自此可
時相招矣雍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

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戒
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弼嘗令二青衣蒼頭
挾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
獨步下堂雍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
却拄杖矣弼嘗患氣痞雍曰好事到手畏慎
不爲他人做了齗齗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
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
不萬全不發雍因戲之一日薄暮司馬光見
雍曰明日僧修顒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

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
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雍曰恨聞之
晚矣明日弼果往後雍因見弼曰聞上欲用
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
起否雍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
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
也弼以雍年高勸學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
行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光曰雍
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雍笑曰死

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雍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于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元祐中韓維爲請謚于朝謚曰康節先生雍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二程訪雍於天津之廬雍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程顥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所言何如曰内聖外王之道也雍謂程頤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頤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雍曰子知雷起處乎頤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雍愕然曰何謂也頤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雍曰子以爲起於何處頤曰起於起處雍愕然稱善頤答人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二十年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知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恁地聰明○雍疾革頤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頤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

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此

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雍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富弼一日有憂色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

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絶人遠矣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雍與惇同會惇議論縱橫不知敬雍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雍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惇慙服嘿然趙因謂惇從雍學惇從雍游欲傳

數學雍謂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謝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

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物有十百千萬億兆之殊等人亦如之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物之至也聖人之至也物之至者物之物也人之至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非聖而何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雖聖人亦不得而知之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心既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

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萬物與萬民亦同一道雖萬世無以異也矣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春夏秋冬天之四府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四府也禮樂汙

隆于其間矣昊天四府時也聖人四府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爲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其斯之謂與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

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毫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人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正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

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有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

則五霸不謂之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

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自古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因而因者也二曰受命因而革者也三曰改命革而因者也四曰攝命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千世之事業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百世之事業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十世之事業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一世之事業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

一世者霸。十世者王。百世者帝。千世者皇。萬世者。則仲尼之道也。是知皇帝王霸。繼世之謂也。仲尼不世之謂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其所以爲仲尼。一天地也。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其所以爲天地。一動靜也。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也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知仲尼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故有求而得者矣。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是故君子之所求。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併。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取。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禮義之師也。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係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故唐堯有三凶。而不能肆其惡。君子多也。殷紂有三仁。而不能遂其善。小人衆也。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係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係乎人也。係乎天者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

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義利之相去一何遠耶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存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收功焉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譬之蘆葦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長者是則消者非也何以明邪正之歸乎是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謂之正反是則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亂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

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及漢唐者乎其興
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
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反是噫二道對行何故
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不
曰陽一而陰二乎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三皇春
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
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
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
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
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
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
出之星也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
後百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
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強或羸或唱或隨
未能有兼世而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
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
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
而興焉則雖氏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
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
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
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非至物乎生一一之
人當兆人之人非聖人乎固知物有大小民
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非至
神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非至聖
乎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非大聖
大神之人孰有不負于天地者矣夫所以謂
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
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焉性焉命焉理窮之而後知
也性盡之而後知也命至之而後知也此三
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而過
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
明者謂其不能隱萬物之形也然而未若水
之能一萬物之形也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

未若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人之能一萬物之情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能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聞矣用　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其

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

不我物則能物物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神無所在無所不在也

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神無方而性有質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剸劇者才力也明辨者知識也寬洪者德器也

三者不可闕一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人患乎自滿自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能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失在得之後則失

雖處矣必至於隕獲又必有德器然後喜怒
皆不妄為卿相為匠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
若無有也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
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
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言發乎真誠則心不
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
欺人持久必敗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
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有君子處畎畝則行

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而
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
地同久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
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中庸非
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
為得矣斂天下之智為智斂天下之善為善
則廣矣自用則小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
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

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
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
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
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
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方為知易孟子之言未
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人能
用易是為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所謂皇帝王伯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

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
則王也用智力則伯也伯以下則夷狄夷狄
而下則禽獸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
之謂量治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
五伯絕于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
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薄者乎
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

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伯
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
以録於書末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云云所謂無爲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
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
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
言也心迹之判久矣造化之言也荘子氣豪

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
柰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
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又言有爲無爲之
理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金須百錬然後
精人亦如此荘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此思不出位素位而行之意

上蔡謝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用章校刻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
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間號四先生
初良佐往扶溝見程顥顥語人曰此秀才展
拓得開將來可望良佐學甚篤顥一日謂
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
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 靜坐顥每

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顥每謂良佐雖小魯
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額有汗憤悱如此
良佐將歸應舉顥曰何不止試於大學良佐
對曰蔡人尠習禮記决科之利也顥曰汝之
是心也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曷常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
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
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
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是

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建中初良佐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良佐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良佐云恐亦不免一播除書局官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或問良佐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

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家道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致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底心所着有論語說文集語録行於世

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

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别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若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内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乃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

局亦不謁執政或問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
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
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
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
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
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
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
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

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
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大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
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也不用否曰未
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
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
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
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
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

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
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
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
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
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速
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
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
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

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
悅懌筋力彊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
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大學與弟子權
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
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
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
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且飲酒五行只
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

見齋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凡人應事心先困故言有止）而大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

竪腦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

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天明道嘗

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來。

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呂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發處。只爲泥却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裡。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裡也不得。

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凡事只是積其誠意。自然動得。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學者且須是窮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不能窮理。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或問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爲私心（一本作意）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李泌不要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

不能與天爲一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予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龜山楊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友文校刻

先生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關西張載常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

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踰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

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中

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衆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録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

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愨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

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

最爲親切。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仁乎。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爲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

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有辟之流。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因論爲政，曰，書云，毋忿疾于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

周道衰。而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篤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所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所謂喩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從故也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取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常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

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

孝悌而已矣其爲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顔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辭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所資以爲學者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其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稽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或問學諫官如何作曰剥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

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見矣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物有主角多剩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

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常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真宗問李文靖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爲用矣其勢須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以此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于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耶

舜可謂無爲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

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衺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學案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覇。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臥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壩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能得節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在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

順則非所謂經義。
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絶之使無也。

豫章羅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陳汝懷校刻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劍浦羅源人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適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

先生一人而已常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常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奥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爲先生山居有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録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追熙寧閒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卒稔夷狄之禍未常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辯中庸説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録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

四○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既其義以呈龜山云此説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常及伊川

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

陋妄意於此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學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累哉○羅公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

皆自公廢之。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亂。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歟。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姦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鬬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

反不用其爲君可知。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衮爲戒。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常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大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邪。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邪。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

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
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
愛子然三者未常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
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
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
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
常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爲戒援引

古今至於千言其後盖寬饒楊惲以無罪見
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
君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
幾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君不知民可畏而知
民可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
爲讐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惡人異於己也
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

爲心也以出乎衆爲心則以其不大故也雖
大爲能有容善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攻之宜
無彼己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
此而已矣若能存心至大而樂與人爲善不
以必出於己爲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雖其
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
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
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

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
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
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濂雕開之學
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
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盖許其進也
此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
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
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
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安其
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
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
被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
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
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
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
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
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
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
有甚高難行之事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蓋典
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
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

延平李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相賢校刻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孝
友謹篤已而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
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
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
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
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是退而屏
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
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初楊時唱道東南士之
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如從彥一人而已侗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
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
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
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
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

各有條理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伺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

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

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侗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黙動靜

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松與侗

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侗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士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侗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侗庶幾焉晚以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一

侗嘗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侗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唯不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
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
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
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
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侗村居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
多。毎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
水。亦自有餘矣。

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
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
道衰。夷狄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
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
言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
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此二事。皆今日之急
者。欲人主於此。留意二者。苟爾。則是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也。
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
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語所
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耶。
舊見李先生。嘗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
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
時常只存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
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
不熟耶。

李先生不要人强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
然處。
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先生不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夫野老。
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
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
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
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
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志校刻

先生名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熹幼穎悟莊重能言從父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

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

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除武學博士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與栻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熹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卿至不敢就出處之義稟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送祖

謙至鵞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叅政龔茂良以熹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至郡懇惻愛民如子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

人者陰執其柄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宇宙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八年二月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七月呂祖謙卒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術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

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使
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群小相結人人
皆得蒲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
顧乃獨受其弊熹所對奏劄皆自書以防宣
洩先是熹以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
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成變
熹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
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熹初拜命即移書他
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日

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
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
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屛徒從一身所需皆
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
人不知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
水利爲急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
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
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狀
疏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

亦自辨熹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
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辭不拜遂
歸尋令而易江東乞奉祠時從臣有奉將相
意上疏毁程氏之學以陰詆熹者十年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重十
一年熹還自浙中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
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
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未康陳亮以文
雄於時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熹嘗與

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竝用亮有書來辨難
熹數書往復極力開論亮雖不能改未嘗不
心服焉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
年促奏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
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
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
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
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
勞卿州縣除兵部郎本部侍[illegible]林栗前

數日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趣即
道以供職熹以疾告遂劾熹欺慢帝上意方
嚮熹欲易以他部郎帝相覺請授以前江西
之命熹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
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
之寄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宫栗亦罷帝
廟堂知上眷厚擢熹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
悟復召熹受職名辭召命又促召具封事投
匭以進其畧曰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

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
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
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
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
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宰相不得
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
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
王明矣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
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

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
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
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
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
際常先排擯此等寘度外而後取凡庸懦軟
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
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
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

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
天下之第一流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
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
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
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熹既雖
切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進言皆痛詆大臣
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
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
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興元

年赴任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俗大變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祈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明年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四年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熹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熹為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寧宗

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為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脩撰奏言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自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不報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容與知閤門事韓侂冑謀之侂冑於大后為親屬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志熹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延留身復申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誣以

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覲新政熹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熹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

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稾焚之自號遯翁沈
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
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
所請六年三月熹寢疾命移寢中堂諸
生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
用書儀乎熹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
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帋
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
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

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非
建縣唐石里之大林谷自熹去國侂胄勢益
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科舉取士
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
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
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致卿相熹
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
笑而不答熹既沒會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
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

社而生靈塗炭矣後侂胄伏誅函徒險覺稍
株斥戮嘉定元年賜謚曰文熹平居惓惓無
一念不在於國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
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
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
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
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
舍為加損也自父松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
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論大學中庸以用

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熹蚤歲已知其說而心
好之父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
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
死不恨矣熹既孤則奉以告三君而禀學焉
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
歸趣訂其是非李侗學於羅從彥從彥學於
楊時侗於松為同門友熹歸自同安不遠數

百里徒步往從之侗稱之曰樂會好義鮮與
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自是從游累
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
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
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
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
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威儀容止之則
自少至老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謂聖賢道統

之傳散在方冊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
之經訓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
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
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
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
藏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
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
感於人者深矣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
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

常病其難至熹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熹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與門人
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
言熹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
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楚辭集
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爲恨又嘗編
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
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

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
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
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

論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
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
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
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
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
賢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

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是什麽骨肋
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且決裂勇猛於世
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
脚住若不能如此卻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
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始得
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

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孟子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户自在
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
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
後性見則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
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淨而天理存非六
用不行之謂也
或問予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
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

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
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
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
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
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
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頼其
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
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
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

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
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
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
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
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
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
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
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
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

其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麁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至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

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直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眞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

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謂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古今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

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讀大紀、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旣有以得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

其所以修己治人而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違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其可得哉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

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亙古今本來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覩也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説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以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

秉彝之衷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説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説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悦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説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

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説以張煌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説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説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

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答連嵩卿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所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

於自己身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爲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死自生更

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量必有說却以見諭

答德明來書云德明平日所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形及氣散而

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享也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享與不享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享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
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
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
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
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
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答云賢
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
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
受命雖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

得私也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
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
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
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麁
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
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
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
出以享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
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

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
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
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
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
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
聖賢所以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
乎天之理則所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
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
得以宴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謂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
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
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答詹廉善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
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
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
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

正在是耳。

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務勝之爲善近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于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

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耳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面前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礙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明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有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而月化便是長進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太銳之時乃在工夫

有常之後

不曾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不好底心從後面牽轉

去。這只是知不切。

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不可以不審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

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曰：只是亂說，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或勸先生人事之繁，曰：大凡事只要柰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

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化，亦非極至之語。此處儘見得分明，便不動心。只莽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

答任伯起所喻，已業荒廢，此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淺，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

樞亦何難之有。式意裏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意、流竄放逐、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待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腳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成得。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不生。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他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底。此事以涵養本源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此。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

方是快活。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要緊切。人心至靈、千萬

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它自旦至暮只管展轉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

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

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近覺向來所爲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

答何叔京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灑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須臾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

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方好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

觀書不可只觀緊要處閒慢處都要周匝

意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驗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答潘叔昌示諭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意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恭叔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

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班矣茂實近來自覺向裏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竊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雖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直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周禮畢竟是出於一手。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今訓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

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大簡而已。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

跋王仲本朋友說。人之大倫。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敍。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其孰能深察而亟反之也耶

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終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得益厚矣不然則亦何補於事

康節先生謂其學於李挺之每有叩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只要待自思量得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別卻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成其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程正思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

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
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
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胡寬夫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
已脚根却不點地
答資文炳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
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
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與陳丞相云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
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大抵諸公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輔
戊子賀陳丞相云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
之望自知政事論執皆繫安危甚者以去就
爭之今乃爲相亦既餘月政令黜陟未有卓
異於前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
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及其
一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

訪請求以進其知擇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
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
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
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
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
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
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

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已丑有
書又云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
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際忠讜競勸而臣
道上交則天地交泰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
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
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
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
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

用之於有事之日。
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
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
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
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
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
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

如何說功名事業。
如今未論人會學。吃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
先生。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
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
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
第也。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
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務是非善惡。只
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
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
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謂寬者
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
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
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
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良
善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

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
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法可
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
大於此者乎。
公等他日仕宦。不論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號
一簿穿字號録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
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許多事都入分
得方不被人瞞
又言仁不可以主兵。義不可以主財。熹謂唯仁

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卻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朱流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無疑。

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

謂丘曰。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日卻恃箇什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跋趙清獻公家書。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凡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空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纖毫不雜。又數以公私謹畏戒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且藏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顚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

有小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晩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

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汩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絶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晩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大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

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

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氷。無眞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求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一

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象山陸先生要語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雲陽後學張自新校刻

先生諱九淵字子静撫州金谿人生而清明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于不食宣教公訶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

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巳分內事巳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二十四歲復齋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先生荅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

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三十四歲先生為貴生與徐子宜同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為貴論先生謂子宜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賞識之云一見此文心開目明必江西陸子静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誨之只言辨志常曰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淳熙

二年為鵝湖會時朱子意欲令人博覽而后歸之約先生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覽取証云五十歲先生居象山學徒結廬聚居或問先生之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嘗謂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勸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嘗曰念慮不正

須刻而知之。即可以正。正者須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以形迹觀人。不足以知人。以形迹羈人。不足以救人。朱子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着實工夫者。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淳熙十六年。知荊門州。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

日。凡訟應追逮。不特遣人。唯命訴者自執狀以追。計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辨求決。初保伍之制。有司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匿藏其間。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盜刼掠鄉五遐集。擒獲不逸一人。羣盜屏息。先生嘗曰。

古人明實理做實事。即荊門政如此可見。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的。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大事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

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

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

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的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縱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甚毋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的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党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此理在宇宙間何常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的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

彘雖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的討箇甚麽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可惜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体力亦隨壯也嘗云吾人於践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

立而已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與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卽是邪說

見卽是邪見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文王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江泰之問某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皐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行與事之間徒使人作僞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

仁盡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為說存養一節。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校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歘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為規。又頃問曰：何者為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易簡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

方與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提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曰、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一事是當爲不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伯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

一丕伯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會我畧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已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

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已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

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人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不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則後來夜間亦不能息夢寐顛

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說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

讀書屢有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
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
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
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
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
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
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人之處

已大卑而視聖人大高不惟處己大卑而亦
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
不知天之與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始有
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
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都有自爲斧
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
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
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
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
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
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
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文子云某初來見先生若發矇然再見先生覺
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
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
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
而不由我乎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
要箇說話去講

晉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頃先生且將孝弟忠信
誨人先生曰立之之學如此孝弟忠信如何
說且將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摶制人如
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猢猻失了
樹更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
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
吾亦只有此一路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
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
反改過遷善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
議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一學者自晦翁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
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
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
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
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
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會討談學問

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
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
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
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
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
自荒怠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

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
偽却是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
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拾
精神在內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
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
次第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却
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

相似。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猶尋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游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此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

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狠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劃地難理會松云如丘丈之覺先生遂有力反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

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有彼我之意又安有爲之意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講究磨煉一朝自省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也缺何以謂學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

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直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工夫非此之謂也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應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爲私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

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某求放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

先生曰某開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規矩嚴整爲助不少又曰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

東書不觀游談無根又曰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大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先生與張輔之書云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

又書云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淺病吾非不知子之践履尚未能不自愧飯以爲践履未至此節也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

況践履既至自無愧于心其爲病可勝言哉

與曹立之書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賤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

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一存字自能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予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吾友者正謂此理

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以予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豈不重可憐哉。使生治古盛時。家被先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與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均於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也。愚不肖不及焉。則蔽於物

欲而失其本心。賢知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狥物欲者。既溺而不知反。狥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稱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人能知與焉之過。無知識之病。則此心烱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知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孔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由孟子而

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公論。終不可得而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履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

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
天下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
聞見之支離蔽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
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借傅會蠹食蛆
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又何可勝道哉不爲
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
又非難行患人無志及其有志又患無眞實
師友轉相眩惑眞可惜也
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

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
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
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
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
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舜居深山之中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及其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也有過而不能勇改此天下之通患然今世
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
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
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
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所守所
行者未有非則固不當改又不當論速不速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狠狠
如流俗人不肖子蓋皆放古聖賢言行依仁
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愿之類是也此等不
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
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所

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尊聞行知要須本
正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個擔板自
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誠斥累百世而
不赦豈不甚可畏哉大抵與流俗人同過其
過尚小擔扳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眞所謂膏
肓之病也
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
如二人居荊楊一人聞南海富犀象其志欲
往一人聞京華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問

途啟行。有兼日之力者。其所向巳分於此時
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
急。氣禀有厚薄昏明強弱利鈍之殊。未可處
論也。
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有終身之大
念。方能着實尋求。近日儘有堅實朋友。與之
切磋。微理風退怯。不肯向前。毎毎尋軟弱浮
泛之人。與之閒話。以爲有益。良藥苦口利於
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
通體皆是道義。今人大頭腦。既汩沒於利欲
不能大自振拔。於是附託其間。行或與古人
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
義。則自無聲名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
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
下。澤及萬世。初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
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忘
帝力於何有。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
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
不順。便是不敬。雖然。巳私之累人。非大勇不
能克也。
某嘗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先立
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嘗言仁以
爲巳任。又嘗申之曰。誠能仁以爲巳任。必不
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

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語。盡無差失。猶無益
而有害。況大乖。其旨盡失其實耶。
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
三仁。亦各自獻于先生。不容一槩。至于此心
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者。
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故言
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
之衰。文貌日盛。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
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

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得扶
而師承之尚未免此尊兄之才未知與子貢
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淚於子貢者矣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
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
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知慮非知此者特習
其說附會其私意耳知此讀書殆將食[illegible]
矣前言往行所當傳識古人興忘治亂是非
得失亦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

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
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可
勝慨乎
近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証惜不得與子淵共之
朋友講習而悅有朋自遠方而樂不可以泛
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在吾人不幸生於後世
不得親聖賢而師承之故血氣向衰而後至
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
人之滓豈不厚而其爲害豈不大哉
人不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
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爲之杜絕於
此勇往圖新精神筋力皆勝其舊此日新之
驗也
學之不能知至久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
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
子大學中庸之言正謂陸沉真柳子厚所謂
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雖得而稱之
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
先生長者亦須贊子弟爲之先後附號吾嘗謂
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十一以供
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皋陶同心同德故曰比
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謂之於變時雍
吾人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
勝其憎嫉嫌惡乃爲近正
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

之志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簞食瓢飲其父之貧可知而其子乃從師周遊天下厄宋衛陳蔡之厄而不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

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中見前輩議論偶起爲學之志未免悠悠一出一入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抉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仇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

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日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此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慈湖楊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楊時雨校刻

先生諱簡字敬仲其父通奉公亦知學常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至廿八歲時居大學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于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始信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空言也三十二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象

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二歲素相呼以字爲友交留半月將別去敬仲念天地間固無疑者但以平時企慕愨未忍遽離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因象山數提本心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象山曰

問過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省覺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揚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納弟子禮焉每謂感陸先生猶是再荅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乾道八年秋七月也敬仲嘗自謂稽衆舍己從人惟己有之一日覩大禹謨舜以稽衆舍己從人惟帝克能是是謂自

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舜心沖虛不有己舍雖稽衆舍己從人亦自謂不能此所以聖也簡晰省及此已年六十有六矣所著書甲乙集冠昏喪祭紀己易諸書行于世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

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

道無異殊統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体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巳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大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爲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

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又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地此物也人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巳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晦明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顚也此又我之變態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

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
兩剛又外陽而內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
☲也天下又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
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
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
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
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
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
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

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
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
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
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
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
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
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言
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
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

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
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
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
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
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
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
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
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

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
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
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
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
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
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
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
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
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

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illegible]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

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横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

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

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何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illegible]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
何害於事箕子曰思作睿孔子曰學而不思
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
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
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
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
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
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
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

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
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
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
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
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
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
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
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
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
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
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
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
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
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
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党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
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能遂領孟子之意
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
子言必稱堯舜于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
當時之聽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
人自疑自惑向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
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

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是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彊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爲之顛沛間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

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

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

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

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
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
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
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親之亦曰人之
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
豈擬議而成之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
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

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
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
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
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
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
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
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
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已之中而以
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

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
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
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
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
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
二體也閫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
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

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
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
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右已易

文清薛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井世伊、陳嘉言、嘉猷校刻

先生諱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父貞，配齊氏，一夕夢紫衣人謁見，而公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為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

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結為小友，不敢以師自居。公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從父教鄢陵，時例庠之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應之。強公應河南鄉試，公勉就試，遂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子，公固辭。敘公居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于録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公，因召為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

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恥。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辨其冤。臺臣諂事振，劾公受賄出入死，請逮鞫。振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公居家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

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以天時人事驗之。策賊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餉。公贊都帥先布諭恩信。然後耀武。貴州遂平。事竣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殺雇人命者。獄久不決。或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他平反多類此。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公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

屈耶。午節餽扇。公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司寇揚寧。中丞張純。俱負才望。及與公同事。嘆曰。薛公當於古人中求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公粹學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先生力

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而竄海中。時遣王文廉之。坐謀叛。文時以宮保兼總臺憲。衆莫敢與爭。公抗章辨之。乃已。是歲。公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一日召入便殿。　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　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于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

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居數月。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諫。不聽。又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　勅。即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乃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甚衆。公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

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云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恬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亙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訃聞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辛未允議從

祀孔廟　耿生曰關中呂涇野記公祠述立朝風節詳矣釋褐始元輔延館之固辭列豸初三公思見之靡得秉義特立不濡迹于權璫執法理冤甘致命于圜室避罪蹈海刑坐以謀叛則固爭之寧失貴臣之歡端午餽節禮嫌于上須則力郤之不恤嬖倖之怒承召而次且思長孺之必冠決退于先幾槩移生之廢醴諸如此類何皎然烈也然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緒言蓋亦

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曰應事以理理在此元不隨去余惟先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諸緒言誠亦知性者哉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鮮不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何賴焉

六十四乃三十二所分三十二乃十六所分十六乃八所分八乃四所分四乃二所分二乃一所分至一則隱矣微矣非耳目思慮之所及矣孔子所謂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此果何物邪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邪　不可得而名也

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

有本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為一體者不足以語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人倫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矣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此理真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喻之即滯於形器矣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即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天之外無人物人物之外無天

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說言天道之至妙處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

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矣

理直是難說謂無形則須有理謂有理則又無形惟默識之可也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

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大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尊彝魚肉之有頒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閒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己所能私也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天下古今之書無益也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有所自樂則不爲外物所移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忠知人之不明不忠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

一端矣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其風俗必不淳矣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別之可行而無敝者則播告之既播告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是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因思千古聖賢垂訓蓋欲人讀其書而行其道也苟徒資為口耳文詞之用即先儒所謂買櫝還珠也可不戒哉

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常默可以見道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秖見其不知命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循理則事自簡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猶惡覩泰山而喜丘垤也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
念此意而不敢忽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
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爲人臣
之法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須有展步之地如使
太狹無以自容矣

戲謔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衛武公善戲謔從
抑抑愁懼中來故不爲虐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
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
消矣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寃抑一切
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所得其死者多矣可
不戒哉

深以刻薄爲戒所事當從仁厚

余不欲妄笞一人前將妄笞一人或終日不樂
或連日不樂

快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我有此理人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
不能全者憫憐之引掖之可也如鄙笑之棄
絶之與不能全者一間耳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
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
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聲比
擬前賢難矣哉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
動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
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學得雖是自身卻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卻只是庸衆人。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便是與萬物爲一體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理非利口辨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嘗深體而力行之。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白沙陳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陳嘉猷校刻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父琮號樂芸

諱琮配林氏宣德戊申先生生于白沙里樂

芸公先一月卒母林抗節鞠之先生身長八

尺目光如星面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警悟

絕人兒時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有天民

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遂自盟諸心曰爲

人當如此正統丁卯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

中乙榜告入國子監讀書越甲戌從吳康齋

學康齋世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生治田

獨優遇先生講究當竟夕丁亥先生卒業成

均司成邢公試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

龜山不如也眞儒復出矣于時一峯羅子倫

定山莊子泉爲之左次遂陽賀子欽信從受

學焉弘治戊申李世卿箕來學築楚雲臺于

白沙居越七月別歸先生語之曰子淩邁僑

遂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

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

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

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

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

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

愛於言也甲寅湛民澤若水一旦焚去會試

部檄來學先生以楚雲臺居之爲語曰意久

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虛受道然而虛

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休而非休矣又曰學

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覺病便是

藥也目前朋友難與論學無奈不自覺也民

澤問隨處體認天理先生首肯語人曰此子

爲參前倚衡學者看此一段何患不到古人

佳處又曰適千里者起足不差將來必有至

處世學求自得者必不意晚見同志可托區

區于無窮也先是成化己亥方伯彭韶副督

御朱英咸薦其才邀之北上先生懇疏乞歸

後欽又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爾爲書歲至
不行或勸著書不答民澤白夫不辭以實係
仕猶與康齋之布衣被聘不同也屢薦不行
遂可行也其夙志也或勸之著述不答其著
述之粹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進退而不失
其正焉耳矣晩以江門釣臺付民澤申之詩
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云弘
治庚申二月十日卒葬于皂帽峯下越萬曆
乙酉從祀孔廟　焚黃耿生日維文恭云先

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
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
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
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余惟先生
之學蓋識其大以自然爲宗者乃先生至性
天植事母林朝夕不離左右至母有念輒心
動母有孤姪雖寠極剔廬田聯之母以期壽
終先生年已七十矣雖衰病甚居喪猶毀事
伯兄如父買婢出良族輒選配爲婚隣婺貧

窘饑推衆布以賙其孝友殷恤之行類此列
年嘗略相知者憐其貧遺之職田若干推與
交朋共臺使檄爲建坊力止之藩司遺金爲
新居固辭總憲爲買園池于會城居之不受
提學某縣尹某各遺金若干一因其卒一因
其去悉封還之制府檄有司授粲具輿夫不
受江西臺司幣聘主白鹿洞教固辭其辭受
取予謹嚴如此或遺之桿具良材友有歆羨
者即以畀友有貴之名畫者或愛之亦即以

畀于世諸曾孫祁如也不絕係籍之朋日猶
賢于呋雪以全交也已絕意任進矣猶尋上
公車以避難也服闋終身不衣文綺被褥
謹乃母氏好浮屠病作佛事以禱從俗而令
遠邇旅惡少之侮辱里鄰侵據其基田咸置
之不校而或竊塋先塋者則諭亟敗而后已
諍其正行不泥容忍而不逆也又如此美仁
夫一見先生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耳目
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賀克恭薦

寸朝曰先生作止語默毫釐不苟其根心生色也蓋如此於戲先生見大矣而故明察乎倫物學宗自然矣而故致慎於幾微蓋道貫本末合內外當如是也承學者自省於此何如哉

谷張東白云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大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與賀克恭云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復趙提學云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與林郡博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

理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
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
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
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
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
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
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
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
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

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
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復彭方伯云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
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
合然後事可成也

與駢矩云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
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
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
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

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
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乎大哉前輩
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語畧言之以諷始
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
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
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
玉耶

與羅一峰云非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書若
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議論者

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
否

又云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
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
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

與董子仁云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
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然
豈可不知自貴重自與逐逐者伍耶

答冰其云鳴虖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

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君子莫大乎
愛親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
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
我者固惘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
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
不得其位 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
之徒於杏 之擇善力行以底治功
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
絕學與來世開太平令父兄愛其子弟教以
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
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於身之所教與七十
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
人要學聖賢必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
之心却恐未稍不勉轉泊卒至廢弛若道不
求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凡得

不名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
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禪宗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儱侗與吾儒
同而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
之精也如此辯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問者
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
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
也
為學莫先於 之辨此是舉足第一
善學者主於 之所本察於用以著
之所存
脩矩語道而遺事事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
師也過乘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
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
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
上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
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陽明王先生要語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陳起鵬校刻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進士及第第一仕至南吏部尚書母鄭夫人娠十四月而誕先生五歲始言及十齡就塾問塾師以科第為第一等乎先生中不然曰科第上有聖賢事當為者。十五遊居庸慨然有經略四方志。是時畿輔秦楚患盜擬上書闕下尚書

公斥之。乃止。外舅諸公官豫章。往就甥館。閒步鐵柱宮見道士靜坐與語。說之明年歸越。過廣信。謁盧一齋。說。謀故游聘君康齋門者。為語聖人為必可至。深契焉。先生故好謔。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已未成進士。應詔上邊務八事。踰年授比部主事。請告歸越。究心二氏之學。築洞陽明麓。日夕勤修習靜。常思遺棄世累。而不能置念于祖母岑及尚書公。久之

悟此念生自孩提。人之種性。滅絕種性。非正學也。與甘泉湛公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后吾志益毅然不可遏云。正德丙寅。奄瑾竊柄。恩南臺省戴銑薄彥徽等攻之。逮繫詔獄。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杖先生。謫貴州龍場驛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舫。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扣寺求宿。不納。則之別剎。剎故虎穴。先生至。虎遶剎

咆哮不入。及旦僧知先生無恙。異之。乃要至寺。則前鐵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道達遁意。道士曰。公有親在。且名蒲朝野。倘不逞之徒假姓名倡亂。家族危矣。為筮之。遇明夷。遂決策歸。由武夷出廣信。省尚書公于留都。丁卯。夏徐曰仁愛及蔡宗兗朱節受學。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鴃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始教之範土架木為小茇巳就石穴而處。從行三

僕以歷險冐瘴皆病先生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目同旅行者父子主僕廝育病死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爲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啟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明不昧者相爲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久之

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庚午量移廬陵令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道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后幾無訟陞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甬贄受學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大僕少卿進南鴻臚卿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黃叟菜先生

征德末俗卑污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接時見有流入空虛爲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爲存天理實功謂黃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體入微處用功乙亥臨川陳惟濬洲見先生于龍江丙子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刧掠爲患累年而時宸濠已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期

率諸道進兵漳南以兵號上本兵復請改授提督兼巡撫得便宜行事意蓋微也陞副都御史先生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且論其勛至兵之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綜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矣第疏通鹽法復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申保甲寬論守分以純立社學舉鄉約以和厥中已斷縣治置巡司移衛所以圖存厥終經界周齊令矣先生在事無害

則挽强習勞出兵則躍爲先驅即侄侈中時
聘朋來聞學極慶談道志珊跳擒先生訊之
曰汝何策得衆若此珊曰平生見世間傑夫
必多方招結不輕放過先生退謂九川曰吾
儕求友當如此矣已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其
年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
反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
定等定謀徼兵各郡并傳檄鄰省扶義勤王
先生于時以兵難卒集且慮南都之無備也

乃爲先聲張疑以遲遁賊兵而又多方行間
以離其黨濠果遲延至七月初始發南昌攻
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亟救
安慶先生曰南昌既已從逆南康九江又失
守而我師深入與賊交持如南昌絶我糧道
南康九江之兵從中夾擊安慶必不能援是
腹背受兵非策也不如先擧南昌法所謂攻
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漳樹授文定等方畧如
期俱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龍奮登城越

遂拔擒諸從逆居守者先生入城籍封府庫
撫集居民時賊攻安慶方急聞南昌破大恐
李士實等謀乘南昌徑趨南京或從蘄黃直
犯北關濠入前聞不聽悉衆還救謂賊衆盛
欲堅壁待援先生度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
氣已消沮出銳擊惰便遂迎戰于樵舍三戰
大破之執濠并其宮嬪暨偽相李士實等
捷奏不宜諸奸佞江彬等沮　上南巡下
制親征遣先鋒諭先生縱濠鄱湖俟　駕至

臨戰執之爲悅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
俘　行在而彬等率兵至南昌飛語四出先
生道遇近侍張永諗爲璫中之有良者爲語
江西隱禍可虞即以俘屬獻止　上親征而
卧病杭城寺中取進止久之　勅兼巡撫還
江西明年上在晉都諸奸佞百方譖搆屢僞
旨召先生意圖之先生知不赴因諸先生有
無將心試召之必進命先生因永知其謀時
聞　召即乘小舫取漁艇數十爲衛星夜破

浪趣　行在至上新河諸奸佞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已待　命九華山踰月　上使校視之諗先生宴坐草菴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復　命還江西其年夏復如贛至則閱兵偃武如常門人危疑甚間請釋兵還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佞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稔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也世第知先生擒濠之功之偉不知先生催時沉機曲算內戢兇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凜凜乎如履春氷夫濠誅咎部院雪冀元亨元亨楚人濠以禮招之元亨至以學規濠濠不懌而返先生衛之歸後讒構先生者波及之故先生爲雪云其年秋還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贄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與反覆論辯致首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艮字汝止（辛巳）遺議之書曰近從

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無不具足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耳先生五疏乞省塋其年始得允歸越錢洪甫懋德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受學時輔臣忌本兵王瓊甚而先生奏捷輒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提督得便宜行事爲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嘉靖改元始　詔錄先生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宴勞使至門而先生宅憂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踰年四方求學者彌衆甲申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遂納贄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禮遇之門人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

未融雖石動機乍鮮見同答異一裁之二實
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大山在
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大山不如平地也黃岡
郭善甫挈其徒吴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
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吴質之先生方寓樓饘
不答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饘盂語曰
此盂中下乃能感此饘此案下乃能載此盂
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唯
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

吉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
樂道至老不負師門云謂黄宗賢曰凡人躁
浮忿慾皆緣良知蔽塞而后有非大勇不能
制而克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恥已良知蔽
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為恥以意氣
不能凌軋人為恥以憤怒嗜欲不得直意任
情為恥恥非可恥而不知恥所當恥舛矣宗
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戇直風故進之如
此寓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

非爾酒罷先生謂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
也友不逢請過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問汝止
曰適大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
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
者覺而止至洞坐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
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日市人鬨而詬
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
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
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云學曰汝不聞

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為學又焉
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
邇言謹細節一語點撥人煅鍊人類如此丙
戌先生居里謗議百熾謂門弟曰吾道非耶
何為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威位崇娼嫉
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
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獻吾
自知尤切也蓋吾往者名根未能盡脱尚有鄉

愿攙護意任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閣所
覆藏進于狂矣是年報聶文蔚豹書謂孔氏
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
自已非祈人之信已知已也文蔚初見先生
未納拜后按閩聞訃始爲位哭稱門生云先
是岑猛叛廣聚兵討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
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
不克嶺南大困乃　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征思田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

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
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
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剩語者時同錢洪甫
質証之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
齊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
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
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
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

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
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其年
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
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
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
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拘顧借以文過
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叮
嚀若此抑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盡身之
矣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爲訏謨者晚自

省曰語中多抗勵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
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
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又自省曰善歸已
矣如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規門
弟至相牴有遺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
徒騰口說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
訟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媿矣平贛賊后語
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
對時則不安或曰[illegible]一番事曰[illegible]只合如此

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
更別也其反已之切而用工之密類如此比
入粵沿途咨詢悉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
者處之未當念二酋既已授首其遺孽億萬
生靈可格而撫者惟是斷滕峽及八寨諸賊
盤據反側久爲嶺表爲患苦耳既至梧乃開
示恩信蘇受等遂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
人先生薄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
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

趾蔽遣蘇受將先生諭之曰 朝廷宥爾宜
有以報衆皆頓首願效死蓋欲借其力剪除
斷滕峽及八寨也乃姑令歸農以俟征發約
期日至七月先是召討思田永順保靖土兵悉
還道出八寨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
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
後或張左右翼夾擊誅斬剿賊以萬計悉定
其地親行相度夷險疏諸經畧甚悉霍文敏
廣人也言于 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

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
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積叛稽顙來服雖舜
格有苗不過也至于八寨斷滕之舉尤有八
善云捷奏 勅使賞獎至而先生病矣懇疏
乞歸遂班師至南安舟次年五十七嘉靖戊
子十一月丁卯也夙忌先生者從中譖于
上抑其賞請削奪官爵賴 肅皇明聖憐先
生功以封爵本 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
子不得嗣封隆慶改元 上會言官請贈新

建侯諡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伯億卒億子
承勳嗣越萬曆十二年 俞廷臣議從祀孔
廟

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
又爲無師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
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某無大知識
亦非好爲人師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
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
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

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
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
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
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
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
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
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而成德達材者
鮮，又何居乎？

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
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
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
以爲不可爲，雖高明特達，皆以此爲長物，視
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
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
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宜不忻忻然以接之乎？
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
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
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
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
聖人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即謂之異端；
非此而論者，即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
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詞；背此而馳者，謂
之功利之徒。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
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
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

也不亦繆乎？
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
匍匐，踝跣顛頓，扳懸岩壁而下拯之。士之見
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衣
冠禮貌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
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
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
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

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訕乎。而又況於靳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

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靳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

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

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

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命之方也已。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不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

與共學。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

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惟以此爲學是皆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皡皡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唯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閒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

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相競以聲譽相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

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士生斯世而尚可以求聖人之學乎尚可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身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非真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

強而作之也蓋本分之内不加毫末焉

學以明善成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厘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

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
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
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
乎一切屏絶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
未有得力處故云爾
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
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
爲聖賢之志雖不習舉業日談道德亦只成
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
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
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
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
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
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
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
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
以最要在潛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

耶知此則知學矣
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
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
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
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爲求之於内是以己
性爲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
性之無内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
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
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
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
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
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
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
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
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
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

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爲非心齋生忘亦勤
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
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
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
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
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
傑之士而任重道遠稍不力卽易安頓其中
者多矣

某近來却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
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
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
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
字窮刦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
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寔見得耳近有鄉大夫
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麽說得某
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麽說得

益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
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孟
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
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
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
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
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
自慊而已
我此間講學却是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
助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

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
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
出箇甚麽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
先破裂矣
所疑拘於体面格於事勢等患亦是見得良知
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体面事勢中莫非良
知之妙用除却体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
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
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

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

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

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

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為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于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

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已。

釋氏輪廻變現之說。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逆之途。倏然而流入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廻。多少變幻。但人不自覺耳。釋氏言語。多有簸弄精神者。大槩當求之方之外。得其意而已矣。

或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

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

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治。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霸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循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行矣。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

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道之精粗。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

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

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

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

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

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
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懸未識斯言味永而意
懇也僕近特與友朋論學推說立誠二字教
人須就咽喉上着力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
微處用功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直是
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
比擬凡平日所爲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
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

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
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
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
周旋然道理寔如此也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
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
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
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

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
獨不以異俗爲心耳

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
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

孔門高第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
也不能無過況吾儕乎

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
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

人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
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
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
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
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
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
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
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

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

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寔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

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爾

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

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間語說時其間豈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

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

抵極今欲救之惟有反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夫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

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
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
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
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
勇者不能也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
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
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

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
之外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為之竦息汗
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
可哀也已
自滿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
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
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
之意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
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
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
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
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
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
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
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

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
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
其中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
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
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

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也

君子之學求以變化氣質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爲患不肯屈下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凶頑鄙倍

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說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須放着不循講人欲須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

人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分之不明則不肯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養生之術舉業之不習不過無進身之階耳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何哉

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若輩從事於學願隨俗合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敎過恐無是理

東廓鄒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雲陽後學鍾期桝校刻

先生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生而頴敏循齊九歲從父南大理官邸羅整菴公見而奇之棘寺寮寀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毋周宜人卒治塟廬墓側越辛未會試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引疾歸侍養四方人士來受學一日

讀大學中庸謂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已卯就質王公于虔臺王公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先生豁然悟遂禰贄師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先生聞變率邑季群從趙吉從義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嘉靖壬午世宗登極録舊臣踰年先生始出如越謁王公恭訂月

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護之之深也王公曰曾子云以能問能不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　經筵會大禮議起先生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于越省王公而後履任先生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

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大間志學風至今冠江左先生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王公卒于師先生服心喪在部日與井泉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王公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還里會程大史文德將量移爲安福令贊之方田均賦不避嫌怨邑民至今賴之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洗馬當事者以非己出不悅會[illegible]霍公上

聖功圖因搆之禍幾不測頼救免充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從祀議時與徐文貞
羅文恭趙浚谷唐荊川相頁切侍御毛介川
張浮峰胡梅林咸從之游上類興起甚衆居
頃之陞大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盖當
事者忌而遠之也毛介川上疏留亦謫外任
尋改南監祭酒先生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
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
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先
生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
壬戌先生年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
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當疾亟時走而
禱者交於途訃聞哭而奠者屬於道爲位以
哭服心喪者幾徧域中羅文恭銘其墓邑人
士呈請祠之學宮左穆宗改元　詔贈禮部
右侍郎謚文莊○楚黄耿生曰孔氏學脉歸
于求仁學不識仁而師友道喪久矣惟先生
以天授瑰材弱冠魁天下邁迹金馬蓋不待

脊躋崇膴而煒煒清華俞後其地望滕重矣
顧一聆文成致知旨而遂委心遜志俛就弟
子列何自抑損如是綜其終生几形之課著
見之咨問家庭燕稚之訓飭屛帷閨閫之諭
誡一惟師旨是發不少遺異豈不能增一
新諦特標一異幟哉蓋天寔啓之妙契神解
的見夫師所授旨是孔氏爲仁正脉肇之屬
庭者本諸身心推之家國達之天下俟之百
世不容易矣且玩其緒言因証諸日履跡其
顯行究厥隱衷蓋以身發師傳非若世學徒
以言詮知解承接者是故進而立朝抗論正
議納約矢謨至忤權貴觸雷霆屢蒙嚴譴迫
遭沒世而無悔非以爲名也致其獨知不欲
負所學以負吾君也退而林居力贊有司方
田均賦卹災賑饑與夫繕橋梁捌義倉廣陂
堰凡創利剔弊雖冒嫌怨而不避非以爲德
也致其獨知若瘝躬納溝不容自已也自南
雍免歸繕室之嘉禧甫成踰月即出丙申請

學明年游南嶽尋游廬阜若越之天真閩之武夷徽之齊雲寧之水西咸一至焉而境內之青原白鷺石屋武功連山香積歲毎再三至遠者經年近者彌月常會七十會聚以百計大會凡十會聚以千計惟一啓雲擁星羅或更端承稟于函丈之前或聲筆記述於此席之后負牆側聆者有摩環擠跂觀者林立而先生温言和氣隨機轉授曲譬廣証隨事發揮若無往非可教之人無感非可動之物

然者蓋先生居嘗齊順逆之境若晴雨視榮貴之遇如浮雲而于會友明學則若饑之于食寒之于衣植根自天而不容自已矣緬懷自受學后四十年間歷壯至老歲正抵暮月朔至晦日夕達旦心之所營趾之所措曷常一息一念及私圖哉蓋亦無間矣又輓近承學有以縱任爲性體自然者先生肫肫焉申戒謹恐懼旨明自強不息爲真性蓋懼后之流于蕩而約之于獨知也有以寂靜方爲知

體之良者先生肫肫焉示天運川流之幾明寂感動靜無二界蓋懼后之倚于內而一之于獨知也又有以學從無極悟入方透向上一機者先生肫肫焉揭庸言庸行明下學上達無二途轍蓋懼后之離而流于邪而實之以物格知乃致也凡以弘師旨之傳廣與人爲善之量者心獨苦矣羅文恭誄之曰先生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其深知先生之獨知也哉善乎王心齋氏推言之也嘗

寓書謂先生曰堯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孔子以不得顏曾爲已憂位分雖殊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一也愚謂姚姒以君相爲仁而仁覆天下孔顏以師友爲仁而仁流萬世矣孔之顏故堯之舜也昔文成稱先生幾顏子所期者遠也王心齋發所自悟大學止至善旨于先生智亦足及之乃先生則固神明默成之矣惟我　昭代嵬科膴仕奕世雲仍多有之顧此學一脉淵源世濟如先生

齋衞不少槩見識者僉稱先生弘大惻厚歷
石浸昌浸盛有以也夫
撰主客題名記略云夫特有動靜學無動靜者
也疲精外騖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
也命之曰動而動疑神内照而人倫庶物脫
略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慎
恐懼無繁簡無内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
性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定而中和備矣中和

備而禮樂興矣以主客之靜宜可以學也或
厭靜焉以消於動或喜靜焉以溺於靜是官
不負吾輩吾輩將不負若官乎
有所忿懥好樂者好惡之滯於中也親愛賤惡
而辟者好惡之偏於外也是誠意格致之功
未盡也故無所滯於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
矣無所偏於外則物來順應達道行矣故格
致誠正修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家治國
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所接

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鄰里鄉黨也非
鄰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惡行於家
庭而無辟是謂修身以齊家行於鄉黨而無
辟是謂修身以治國行於四海九州而無辟
是謂修身以平天下故修己以安百姓即是
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
學之教所以教天下之爲君子也故曰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未嘗分
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也而其

目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之特有廣
狹衆寡之分耳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
利害須是吾輩自致自證無一毛夾雜始得
故言足以興非以干祿也默足以容非以避
禍也此皆明哲之流行時而措之不可以人
力加損
簡歐南野畧云往歲侍先師于虔王巴山自廣

歸先恐咳與談談則復咳咳止復談答退請北故曰是定山將有文學後輩所歸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上皆可轉矣乃知仁人以萬物爲一體惟恐一人不獲盡其性便是自家盡性工夫若稍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矣

或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信斯言也則天命之性不大汚濁乎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也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或曰若是則有性善有性不善又

何别焉曰若是則謂有目明有目不明豈知本體者乎

簡唐荆川戒懼中和位育此是聖門相傳教率若律呂曆數所謂有司存者曾氏既得其宗豈以道器爲二觀依仁游藝緩急自別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脩德礪行範世澤俗以對而富貴弗齒或以病焉故肆志一時者爲牢豕爲軒鶴尚友千古者爲畏壘爲喬嶽

先師有訓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安之何以主善協一秉彝之良必不能安自戒自懼務以顧明命而順帝則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無愧怍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只是一矩

性之必善水之必下萬古無異焉愛親敬兄忠君信友睦族和鄉卹貧宥頑皆盈科境界也

簡聶雙江畧云兩城公相晤論學別後有數條

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攖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攖不興意尚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則意發即誠第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即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脉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無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擴
直欲其溫寬欲其栗剛欲其無虐簡欲其無
傲共見唐虞篤恭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
終不免有弊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
症淺深承歸大和乃是濂溪傳千聖敬學正
脉

簡劉師泉云所示在家非不學而頭不似在山
時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靄魍魅
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欲惟聖踐形

只是大公順應之耳

咋語蓮坪子此學如鎔金鎔一番又精一番古
人所以望道未見欲從末由正爲實見得與
博聞億中襲取殊科世人眼淺欲速見小燒
茆作低銀取快一晴運用于九轉七返火候
縮手不敢承當正爲少千載志不肯買純陽
真丹耳

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
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

節檢點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是皆有中和豈
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
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
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

答朱調書略云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
動分靜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于天
確然常運矣俯察于川潰然常流矣內省于
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
水潴深潭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

慎獨之學通乎晝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
何以言學乎

會江裘子瑶湖王子偕諸君聚清真論心體自
然曰天行常健而不已聖學常強而不息犍
是大極之自然強是真性之自然邇來學者
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
瑟僩幾若長物恐非自然宗旨

少初徐子至自東鄉慨然切砥真性超脫之幾
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亦近始悟得此意

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

介菴章子問靜中體認覺得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此莫是未發時曰公看得喜怒哀樂粗了既云體認既云覺是有情無情曰謂之無情則不可謂之有則未形吾更思之曰昔人謂體用一原或譬諸鐘曰未叩而聲在及叩而聲出或譬諸鏡曰無時而不光無時而不照公所言鐘說也某所言鏡說也近見東石子錄晦菴公一段甚精確曰有天地后此氣常運有此心后此心常發惟當于常運處見太極于常發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太極離常發而求本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也公請從心體體認莫從書策校勘明日聚擬峴臺

曰吾得之矣情是常發性是常未發戒慎恐懼即是情故程門慎獨不分晝夜破我數十年之疑

往聚青原夢與同志聚講衆小成虛遠之旨以爲勸戒寤而惕然曰此考亭公神明訓我也世之安于小成者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故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騖于虛遠者寥寥自衒而不察實病故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其能一切磋琢磨瑟僩赫喧以求大中至正者鮮矣

晚景侵尋猛自怨艾取善四方不遑寧處答聶雙江云反覆此義以爲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則字在其中稱字則名在其中故中和無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乃毅然自信從寂體處用工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無所用其力雖素所知愛環起而議之若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于未發之中街無已有倚乎良知二字精明真純一毫

世情點污不徙一毫氣質夾襍不徙一毫閒見推測穿鑿附會不徙真是與天地同運與日月同明若倚于感則爲逐外倚于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于本性均也

避暑武功發明千山之木章云此是孟子示人改過之方樂詰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大王興王之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助吾孝養之資者而可咎耶

諸兒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己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知其出己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避處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得而無形無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與神明似處尚隔數層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脈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數句見之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不覩不聞非無覩無聞也即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莫見莫顯即體物而不遺故曰微之顯微字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是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穆穆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爲學誨人不倦者以此爲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者

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黏帶無往非黏帶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脉各異戒懼于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于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覩不聞常規常矩常虛常靈

則艸湞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既應非後
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
極
從古聖哲皆從不求安飽煅煉出來故稱顔之
不改其樂在節食菲飲陋巷稱禹之無間然
在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至理不有不無人生而靜以下原無二致故中
庸爲德與鬼神爲德只是一箇矩以爲有則
無形無聲不可覩聞以爲無則莫見莫顯體

物不遺程門謂亦無無處無亦無有處有亦
無因甚無亦無因甚有可謂知微之顯矣說
到此處易使人鶻突故提出齋明盛服工夫
使學者自修自悟方有持循據守先師於洪
湧章點破齋明是恂慄盛服是威儀不論智
愚賢不肖皆從此中道而立日用切磋琢磨
不離此矩
寄季子善略云筮仕之初如新婦入門一顰一
笑不中節衆皆指議之財穀官爵命自有定

隨緣順受不可萌一毫出位之思東山劉公
簡肅張公力辭中秘盡職部屬咸爲世名臣
彼崇虛浮競聲勢附麗脂人不免爲有識嗤
罵講析律令習諳招擬此正素位實際於此
得力將好吞猾吏不敢爲弊同年中豪傑林
立擇善而親當不汝棄舊事利器聖門之律
令也
簡羅念菴云古之言聖學必歸諸天道言天道
必歸諸聖學其寂感微顯通一無二今靜定

天道中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
開歛若謂寂感有二時體用有二界竊意雙
江之明睿終當照破特一時寂體成見不免
作障耳客歲閉樓之約欲兄與獅泉兩峯三
五人共之箴砭薰蒸大家混融不以一毛障
肫肫本體庶不孤師門一脉以疑來學千載
之快未審天從人願否
夏會白鷺書院發學庸合一之旨曰聖學之裂
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

之也謂扑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即物以窮理則萬物備於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孔曾思孟師友之授受也而幾若分門以立將奚從而趨之陽明先師以大學古本約來學將以一所趨也而異者猶如聚訟其證諸中庸乎思子攝一部大學作中庸首章良工苦心協于克一千載精一之蘊可以渙然氷釋矣諸生請曰幸究其一曰大學以國家天下納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萬物納諸致中和天地萬物者家國天下之總名也中和者明德之異名也明德即性也明明德親民而止至善安焉謂之率性復焉謂之修道而本本源源不越慎獨一脉獨知之爲德也其神矣乎

謀道謀食事異而功同講說不可以謀食開見不可以謀食思索不可以謀食無智愚信之至於謀道乃倚是三者爲功而弗蹊其實是晝飢而充饑也自戒自懼顧諟明命人倫庶物須臾不可離庶幾耕道熟仁肥身肥家四海共賴之

問子思子費隱答云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脉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宜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册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命之曰費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從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不覩諸鬼神之費隱乎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而莫見莫顯體物而不可遺不觀諸天道之費隱乎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於穆無言萬古如一日故非齊明盛服不可以通神明非亦臨亦保不可以昭事上帝吾儕果能知費而隱隱而

覺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則日用云為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有見無矣未嘗見真無故見見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竅穿坏道術必為天下裂

問孟子性善答云孟子道性善正是大學明明德中庸率性修道一派源流性字從心從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何嘗離得氣質別可求天地之性善乎先師之訓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形色天性通一無二以盡性而言性即是氣以踐形而言氣即是性故一念靈明則鬼神如在一念昏縱則禽獸不遠噫其幾微矣目之本明皂白粲如也或翳之則泰山秋毫莫辨氣之本順榮衛盎如也或逆之則呼號而欲絕人之可使為不善何以異於是善療目者非能別求目而增其明善調氣者非能別求氣而增其脈只求復其初而已故己百己千必明必強始朴朴實實有下手處下愚之言孔孟自釋之矣困而學之則知之成功可與生知並科困而不學則不信不為始與暴棄同歸若從困上做下愚便是天降的從不學上做下愚便是人自取的學者不肯怨艾其自取而誣諸氣質以自諉是亦荀楊而楊其波也荀楊以習為性正不識帝降之真

或問未發已發是一時否先生曰後儒只添箇已字便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的主宰發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觀諸天道當自得之四時常行而行行者未嘗言百物常生而生生者未嘗言無言便是未發常行常生便是發而中節今若於常行常

生處別求箇無言的時節如何可得
三子言志似實而虛曾氏似虛而實有勇知方
章甫小相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
何時可到手不若春服風詠更無等待故無
所擇於境者始可語安土無所擇於時者始
可語樂天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最分曉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也就
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

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非二物也今
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
喜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
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覩聞指爲
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
爲和何得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
非是槁木死灰
吾儕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一體之間心
腹至髮膚兼所愛則兼所養何處下刀割之

使小故總說讓第一等與人於範圍曲成體
段多少分裂學詩學文皆學也以道爲志乃
是第一等學術詩人文人皆人也以聖爲志
乃是第一等人品
天下之道二誠與僞而已矣天下之學二言與
行而已矣庸德之信庸言之謹時措於子臣
弟友期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教宗也
言弗謹則無物行弗信則無常將奚以拔乎
凡民

心齋王先生要語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相和校刻

先生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顯先生生有異質少食貧父曰紀方服役于公一日天甚寒盥冷水先生至親所覩之痛哭曰爲人子令親寒盥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給經孔林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

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孝經章句誦習至顏淵問仁章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令人口耳也製古冠服爲笏書四勿語手持而躬踐之推謹居後築斗室晨昏定省也閉關靜思至忘寢食者累年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族長老諗其有志天下每以艱大事質之立爲

碩畫存中機宜里俗故好奉佛先生勸令敗佛像祀祖先會僕璫佛姓者矯上旨索鷹犬于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故先生曰吾自當之躬往謁璫璫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格欲[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謝歲薦于　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遯[illegible]以[illegible]經証悟以悟釋經多發儒先所未發先是王文成論良知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先生論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

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于父如豫章至則以詩爲贄踞然由中甬據上座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文成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時無少動今爲斯人動矣居七日告歸省歸無何擬復往父以險阻難之先生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旱族長老曰若能致雨天信可動也先生秉虔籲天澍雨倏降

乃得父命復如豫章過金陵愚甫雍爲首會
地欲以所學諭之至太學前六館士覩先生
冠服異常環聚問所治經曰治總經惟事此
心耳司成因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
須越王先生成之乃文成以外艱家居先生
從居越四方求學者咸屬先生開導爲久之
嘆曰風之未遠學何由徧乃製輕車詣京師
所至講說人士聚聽多所感動爲書千餘言
諄諄申孝弟擬伏闕上書同門力勸止乃還

渥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
痛自省悔久之乃見無何文成復起征兩廣
瀕行先生陳格物指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
也後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
家而還開門授徒遠邇皆至先生與邁天拱
初頗[illegible]既受學文成養粹氣和性靈澄徹音
咳指點使人意消往往見人眉睫間知其心
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illegible]舉處皆
舉啓論就正語悟呂涇野寓書發六學止至

會吉于劉文莊晚作大成學歌進羅文恭洪
濶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童不嫺文義亡所
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先
生兩策救淮濟饑所活人幾萬計夫以草門
儒生功伴宰相先生之學豈窒於用者乃總
漕劉公節推法吳公悌皆特疏薦聞趙文肅
曾疏請用真儒意實在先生俱格不報嗚呼
天亦將以先生爲木鐸也與我于時親炙速
肖欽風興起者非獨纓綏詩書士雖莊豎工

役一聞謦咳咸若湔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
機矣里有樵者朱姓名逸日樵莊易麥糴擇
精者共母而粜其糲粃爲糗以樵一日過先
生聞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離山一
里薪在山邑先生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
之遁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則
即近非已有矣樵因前而負糗竊聽先生語
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饑取所
裹糗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疲

擲與所樵薪于地。趺坐以息。逾時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適然得也。先生門徒或覘其然。狎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諗子雅志。顧苦貧而勞生若此。願奉此為子生理。能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量。其樵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曰。子非愛我。吾茲目此。此衷經營念慮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卻之。其後又有陶者韓氏名某。居蓬屋三間。陶甓為生。常

假貸于人。為甓。雨壞甓坯。貸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處窑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歿。卒業于先生仲子門。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常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宴如也。年逾三紀。尚鰥。仲子倡義。偕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且笥餘一二裙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綿日為程。令織坊易糯。以給朝夕。

婦朝夕作餉。已而供之如賓焉。先生學既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為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群弟子班荊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拏舟偕之。賡歌互咏。如別村聚所。常與講如前。逾數日。又移所如所欲往。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泛泛。下上歌聲洋洋。與棹音欸乃相應和。覩聞者欣賞。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閬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

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鍰。稷而還其金。致書謝畧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援粲。拜領一石。廉貯。以給數月饔飧。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逾溢。非窶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輔于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間有譚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為此閑泛語。或循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

會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
講肄耶諸名公咸爲悚息云
大學是經世完書要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
如止是止至善
止字本文自有明解曰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
敬止慈止信是分明解止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下數句是釋格物致知
之義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于
已不以已依于天地萬物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絜其身於天
地萬物者謂之遺末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
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也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
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若說己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
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
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一友謂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
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工夫

去較量人過失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于此
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
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

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篤己之學自脩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處之有未洽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至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若必知此之用功也

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寧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己之責也引滇之不將亦己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容是己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己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己者非大人之學也故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斯而已矣

中庸中字本文亦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illegible]日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戒慎恐懼不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塵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爲超脫。

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先生常誦白沙此詩。以省學者。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即無極。一即太極。無極是無欲到極處。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纔落意。便是私心。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有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傭斵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

何嘗廢事。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故曰曰如此而已矣。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擾。要之自然天則。不著

人力安排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工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則恐所為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戚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會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所中全在韋編三絕

教了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當自別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為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指摘舉業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舉業何可盡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來書所謂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事矣足見用功精密契一貫之旨可慰可慰

即性性焉安焉之謂聖知不會之動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日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
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合外內之道也。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先生曰。體用一原。有吾
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則自是佛
老之體也。

來書謂虛靈無礙。此云道之體也。一切精微。此
云道之用也。体用一原。知体而不知用。其流
必至於喜靜厭動。入於狂簡。知用而不知體。
其流必至於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

切精微。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
曰精則一。一則精。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
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
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
脩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隱則如
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群者
是也。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
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桀溺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
子之意同。故喟然與之。

陽明先生詩曰。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
荷衣。先生曰。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暮
春衣。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

之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
顏淵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
之。終當有悟。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
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傅
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
孔子則不然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
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謂命。則聽命矣。

故曰大人造命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一偏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稱山梁雌雉之時哉正以其色舉而翔集國故其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妾婦之道也先生

嘗誦此教學者以立本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己故出則必為帝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為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人之仁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人之仁也吾未見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也

學者但知孟子辨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知其辨堯舜孔子處極有功於聖門

或問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

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為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道出處必稱孔子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

軻[illegible]一[illegible]道着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麄處以多忽畧過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象之麄未甚害事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朱之周程邵學皆已到聖人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而止至善安身而動便智巧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玄微處至其易簡宗旨却不曾言

昔者堯舜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孔子不得顏曾

爲己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學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故通書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于此雖然學者之患在好爲人師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無斯患矣是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也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歸於自家不智以此爲學只見自家不能是以遷善改過日入於精微也不然則抱道自高未免於怨天尤人此所以爲患也世之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者亦不足以與此也大學釋止至善必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問將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常事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

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爲家
舍
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也卦初爻便是聖人
濟世起手處
聖人濟世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
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輕
於出則身絀而道不尊豈能以濟天下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故曰安其身而後動身安而
天下國家可保其身正則天下歸之大人者
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是爲物格而后知至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
切應用失身失道皆謂不知本而欲求末治
者末之有也其如天下國家何哉故反己自
脩皆是立本工夫離却反己謂之失本離却
天下國家謂之遺末亦非所謂知本本末原

是一物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
有不襲時位者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
其時大丈夫存不忍之心而以天下萬物依
于己不以己役於天下萬物是故進不失本
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世知明德而不親
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
善亦不足以與此大學釋止至善必曰止于
丘隅止之時義深乎哉

龍溪王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甘相明校刻

先生名畿字汝中別號龍溪與陽明王文成公同郡人也正德嘉靖間文成倡明理學其說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先生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先生固以高才蚤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於文成出爲諸士言之辨而核約而盡士始悟舊習之支離轉而從文成推恐後嘉靖癸未先生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者猶種種生得失心然則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務焚之而請終身受業於文成文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遂悟虛靈寂感通一無二之旨丙戌士復當試禮部文成命先生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

毅覲試仕士咸集念非子莫能闡明之故以屬子非爲一第也先生曰諾此行便了試事縱得與選當不　廷試而歸卒業焉文成曰足惟爾意乃竟入京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以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披閱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有及試事者曰業已仕之矣及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争迎先生與相辨證由是先生名盛一時在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襭程式賴有識者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緒山錢公亦在選士咸擧手以慶然京國大吏多不喜學先生語錢公曰此非吾與君仕時也且始進而遽信于師何以自立乃不就　廷試而還其後文成之門來學者日益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先生與錢公等高第弟子分教之先生性坦夷寬厚其與人言或未深契從容譬曉不厭反覆士

多雜從先生而興起者亦視諸君子爲倍
有加玄理於文成者文成以有心無心實相
幻相詔之先生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
實非幻纔着有無實幻便落斷常二見譬之
弄丸不着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機先生亟
俞之文成卒洪都鄧司成東廓暨水洲南野
諸君卒同志百餘人出謁文成曰吾有向上
一機久不敢發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
該洩時吾方有兵事無暇爲諸君言但質之

汝中當有證也其爲師門所重如此文成平
思田歸卒于南安先生方偕錢公赴　廷試
抵京聞訃即同馳還迎櫬經紀喪事廬於墓
服心喪三年又建天真書院祀文成像其中
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論者謂自文成歿其
教久而益彰先生之功也初先生赴　廷對
故相永嘉公欲引置一甲先生不應開吉士
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
終不應久乃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痊待補故相貴溪公議選宮僚其塚吳儀制
春先生門生也首以先生薦貴溪曰吾亦聞
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先生謝
儀制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
伋若懷乃收卻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爲何
如人遂大恨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會
爲先生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　顧問輔養
聖德貴黨者詆先生僞學而罷吏科都給事
中戚賢官先生時爲武選郎兩疏乞休銓司

懨與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南京薛考
功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當首及之
考功與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先生者交以考
功怒遂力去先生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
溪故先生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先生不以
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爲務嘗謂天下
無不可與之人淑慝賢愚皆可取資於已所
至接引無倦色故自兩都及吳楚閩越皆有
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伯人先生年八十

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謝曰子誠愛我我亦非故好勞但念久安處則志氣日就怠弛欲求與朋友相切劘自了性命非專以行教也所著有大象義述龍溪錄留都峴山東遊南遊諸會紀水西沖玄雲門天山萬松華陽斗山環瑛諸會語羅念庵冬遊松原諸悟語聶雙江致知議畧別曾大常趙瀫陽漫語答王敬所論學書及中鑒錄凡數十種士皆傳誦之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

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晩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

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

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

成滲漏德洪知須進此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脈始歸于一云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拘不可

以爲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已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而止

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搀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

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今日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這意見是良知之賊。一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幇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不知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密，不得出頭，便是認賊作子。此是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成己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

遵巖子問曰：荊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

遂齋子曰：諸公兩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卻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過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遇處引觸，得個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美精，竟從言而入，非自己証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樸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間，久久自當有得，不可欲速強探也。

習氣爲害最重。一鄉之善不能友一國，一國之善不能友天下，天下之善不能友上古，習氣爲之限也。處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故學者以煎銷習氣爲急務。

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

山自家所見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校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乎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為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強以推之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此千聖學脈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為典要揣摩依倣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

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

君子處世貴於有容不可大生揀擇天有晝夜地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並生之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作意矜持如引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柰何。曰。家庭之間。恩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從之默化。

先生入安成。語三峯劉子曰。不肖與兄同事夫子。餘四十年。兄好學清修。不受汚染。向處華

端。不數月。即拂衣歸山。此豈常情所能測。兄保身。如韞玉。如幽蘭。但過于自愛。大會中不屑時赴。未免有揀擇心在。此亦清修中一魔事。先師倡此學。精神命脈。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諸兄。傳法者衆。興起聚會。在在有之。雖未能盡保必爲聖賢。風聲鼓舞。比之他省氣象自別。不可誣也。弟此番入境。殊覺悵然。吾山洛村。以衆指背。東廓雙江。明水念菴。瑶湖晉江。先後殞落。同志寥寥。如群蜂失主。亂飛亂集。聚散靡常。無從收攝。盛衰消息。時乃不道歲犯龍蛇。亦吾道之一否也。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卵上。含覆煦育。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迺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

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子充繼實號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静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

爱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爲事又成辜負矣特當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婢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酢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沖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己分内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閑關獨善養成神龍虛蠖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蓋不忍也

良知無奇特相無委曲相心本平妥以直而動愚夫愚婦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纔起於意萌於欲不能致其良知始與聖人異耳若謂愚夫愚婦不足以語聖幾於自誣且自棄矣

南野歐陽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王國楨校刻

先生名德字崇一泰和人弱冠舉于鄉聞陽
明王公講學虔臺往受業焉不赴春試者再
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祲捐俸倡
賑隨所在設術活數萬人已則興罷所急境
內大治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脩尋擢南
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脩身之學

尉貧病均勞逸恩義兼至士心悅服遷南尚
寶卿大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聶
貞襄羅文恭諸公聚講于青原梅陂之上及
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大常卿　召入掌
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
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以　國家選庶
吉士教之號爲儲相不直工文詞已也每試
服輒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
之實際丁內艱服闋　召拜禮部尚書踰月

遂　召入直同輔諸臣奏　賜劄與聞大
政　上諭或稱秋宗或稱大宗伯而不名時
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以
茟斯世而先生疾遽不起年五十有九　詔
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初陽明王公得先生大
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先
生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
諸公公荅以自私用智丧失良知之語先生
遂悟良知真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

理自周於天地民物未見有動靜寂感內外
之殊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繇是沛然
不疑躬行益篤蓋遺日履而上達淵微其教
人一以良知爲宗隨方開導根理要而切事
情條晰而疏暢其說可因時達變盡分而
行吾道聽者皆洒然知先生爲適儒而其學
果可適於用也先生學主於經世不屑屑爲
匹夫拘謭之行而洞達融渾與人交不矜不
激出其肺腑以致忠告之益遇事處之精理

曲當眞誠自然非由矯飾至開　國家大計艱危紛錯之際衆相顧驚愕先生神閑氣定徐出片言立解自以身沐　特知欲從容醞蓄迎機啟沃格心而扶化理以大行其學而年不副心識者謂先生抱經綸匡濟之宏猷未竟厥施爲世道惜云○劉廬山先生曰良知之體其本無一物而其究則所謂周天地民物者不可以聲臭求而形跡隔故先生雅言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眞致其良知者

是以先生之學務竟可備採擇而直見可爲廣心其能自任天下之重良以是也雖然是道也廣矣向使有一物岐於其中則擧乎其爲之隅矣又烏能通於天下之大彼隅焉者不足言而世之學者又多以有物之體依傍於無外之道遂至縱任自恣無復格致之實以致褻道君子又復救以虛寂若指良知爲不足者誠如是則異乎吾夫子所謂易簡理得者矣噫此非良知之不足由學者未能眞

見良知故也

志其學之幹乎果確無二悠久不息學乃有成今以欣羨激作之氣未有果確悠久之實而自謂有志然則說巽言而從法語者皆得稱志士矣而孔子猶以爲未知之何者何哉故非知恥發憤學之不厭者不足以言志

己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絜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其恕乎

知愛知敬自赤子已然大人者達其赤子之愛敬於天下者也故仁義不可勝用今見人蹈於不善而不思援之是忍而弗之愛也弗愛賊仁謂人不足與爲善是慢而弗之敬也弗敬賊義故善與人同者然後爲愛敬之至而盡仁義之道不知是而曰我能愛人我能敬人者色焉而已貌焉而已豈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哉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致知而學問思辨出焉一以貫之矣謂學問思辨以開吾之知多學而識者之所以二之也

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說爲學者以知識爲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載籍者已往之師友師友者見在之載籍其用一也然人往往樂獨學於載籍而不樂其學於朋友可不察其故歟朋友規切則人己相形情僞將無所容而勝心爲之牴牾載籍則其人已往或得緣附意見而勝心無所拂逆故凡學載籍而無朋友之助鮮不錮於勝心而流於自用多識以畜德者其無以取友爲末也歟

古之明明德者非徒飭躬正行已也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充實光輝明於天下是之謂大人之事古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非徒意念及之已也亦爲通天下爲一身孳孳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悅是之謂大人之志夫志乎其大而務誠諸其身則所以格物致知者莫非廣大精微之實功矣獨知也者良知也而感應酬酢萬物皆備矣視聽言動感應之物也而是是非非良知其則矣物循其知而不自欺故各得其則知周於物而無所欺故各極

其至夫物循其則而無不格斯知周於物而無不致脩身之要也然必有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而後可以與此志之不弘則其從事於脩身者或未免爲硜硜信果者也其究爲小人儒也已矣

學者於人之是非得失義利公私雖其疑似難明者猶能辨之至於吾身雖昭著可知者或莫之辨焉自欺耳矣於人之隱過微惡猶憤然惡之至於吾身雖大且顯者或未嘗惡也

自欺耳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察己之會惡而誠好惡之求諸己者也察人
之會惡而誠好惡之求諸人者也出此入彼
間不容髮可不慎哉

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
之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
己以自盡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
好勝者也是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

稱之以警其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顏子足
以當之無乃以為成德之驗而未知其為入
德之功歟今學者自是好勝之病雖精粗深
淺不同未必能脫然而無有也苟自諉曰惟
德成乃能脫然無病則立心之始既以容晋
潛伏而未有拔本塞源之志將不終為自是
好勝而已耶

孔子稱聽訟猶人必也使民無訟夫聖人不垂
難能之訓不期難成之功非故為近易也道

則然也然自今觀之民好訟而求勝至械于
兄刻肌膚幽囚折辱猶趨之不厭如是而求
其無訟不亦迷且難乎聞古之為治者感人
以心使人自畏其心後之為治者威人以法
使人畏上之法畏法者法或玩而心貼故輕
犯而倖勝於訟畏心者心恒惕而法宜故重
犯而恥以訟勝

立志雖淺近語却是真實根腳稱種結稱稈種
結稈假托不得

習心難消而流俗易溺今之溺人者莫大於美
文詞崇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溫恭允
塞不異深山之野人文王之所以為文純亦
不已故君子貴乎道也又曰離群之患君子
患之損友益友孔子惓惓焉故知所貴者則
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取友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知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
己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
用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

蔽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妙識開見莫非實德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以之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好善不擇小惡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人意非惟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

吾人只是爲道之志不切若爲道之志如取科第之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爲心矣此學者深痼之病宜實體察

朋友互相規切須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爲道義扞格外物亦是聖門別派但恐爲此說者尚多意見想像果能如其所說實落用功亦自有疑有悟自然覺得先師所教愈更精一不若彼說能統闕漏終不足以盡性也朋友好立論者且可默然相與黽蒸磨礪切其內省之心若與一一解駁祇恐成口說耳

棲息南明日與諸生從容枕下檢點從前種種世味濃處冷淡一番始覺吾人赤子本心地本自平易只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徒自受累

吾儕爲學須要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切篤實而日就身心感應處物物格之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求不欺其自知之明而常自慊然後能止於至善後進喜脫略而惡拘檢只是未嘗實有此志或粗有志而攙以意氣認爲真志志既不實則其以妄念爲真乃是自迷自悞

古人之論齊家曰宜兄宜弟論治國亦曰宜民宜人其論人情曰虐我則仇其論虐則曰剛而無虐曰善戲謔而不爲虐然則必以處家人之心處國人而後能得其宜之之道必不過用其剛雖辭色之間如戲謔之可以傷人

者亦在所必容然後爲能無害

有病爲政尚嚴者先生曰人心縱弛之久非加繩檢雖有慈政終不得行古之人以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爲嚴之過至如信賞必罰雖堯舜舍此難以致治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嚴與寬皆仁之用

合本體乃是功夫用功夫即是本體良知本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用功亦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初學如此深造亦知此本無二也生熟之間而已矣

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而能自慊之爲難也

今之人稱之功名之士弗貌也曰富貴之徒艴然矣此良知也然而非知之艱致知爲艱故

曰功業惟志志者自致者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孟子曰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之謂失其本心是欲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可以言志必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後可以言志志定而知至矣此謂知本

良知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所欲而愛護之也見人之不善若疾痛在躬而撫摩之也有善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於其兄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足之行而取決於目也有媢嫉惡矜能耻負之意執依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可入於善然後爲致其知

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濟斯民於安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毀譽利害皆不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爲慮也

有苗負固益贊禹以謙受而道舜之事夫舜何罪可引何愆可負以爲毫髮有所未盡猶可自致其力不必責之人也父子兄弟免後世喋血禁庭之慘益謙損之益仁義之利如此

君子隨其所至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故弦歌簿

書。惟科舉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判爲兩途。便未免涉於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忌。或失則哦。或失則迂。皆意必爲之蔽也。

君子之學。得其本心。寂無聲臭。若赤子之初。種種毀譽利害。若無所聞。一切可憂可懼可驚可愕之變。若寒暑晦明之固然。無所怵于其中。然後庶幾古人膽大心小之云。然後可以任重致遠。

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然後爲龍德。未至乎此。遽可自欺自詐。以爲能見能躍者耶。

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悲痛哀苦之情。或流於大過不及。而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故爲此扶植培養之計。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

吾儕大患。在未有真志。志不立。則因循鹵莽。言行背馳。亦勢所必至者。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良知心之神明。貫乎動靜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

良知不待照檢而有。而照檢即良知之用。一不照檢。即不用其良知矣。大學言致知。正欲學者時時照檢。勿欺其獨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此也。吾輩未能如顏子之知。正坐因循將就。不能照檢耳。

良知人所固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賤利。崇忠信而鄙詐偽。崇恭敬而恥傲惰。尚孝慈而羞狠戾。其見之行事。得其所好。而所惡者不加乎其身。則其心泰然矣。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心歉然厭然矣。夫良知本明也。而至於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免於歉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然則雖小人之良知。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以致其明。雖有存焉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

不有焉者寡矣質其獨知而罔有所欺克其
所惡而勿施於人改其所歉而求快於己明
之之功也及其至杳渟渾化萬著勤變我固
有之豈待於外哉
至道未嘗外世之所務而世務亦莫非道德之
用推狥世者脩之以成能狥道者脩之以成
德志有不許焉耳咸能放可與名世成德故
可與遯世可與遯世者非世所囿者也然後
能範圍天地裁成萬化孔顏所以為百世師

者忘名世之心成遯世之德而已矣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
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
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
蹊徑議論曲折也
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衣敝縕袍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恥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須心
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無益也
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着此最不
可不察
凡事而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為難能也
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怨親之欲其貴愛
之欲其富始得浮文虛禮不足用也
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粗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
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
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創定得安
穩其成也
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己之見自是

學者病痛惟聖人為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
恂恂似不能言者
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
心若之何哉此強恕而行之道
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
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
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
毋忍恬淡寂寞非必強為於外直從心體洗濯
得恬淡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illegible]

不免爲俗人。古之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得此滋味則雖袗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居之而不淫。亦不失其爲恬淡寂寞者也。

君子之學。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然非此心知止水介石。則意動情勝。不能行於妻子。

凡處事。不可作好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作尊長。能鎮服得人者。亦自凝重端詳。不因人而遷喜。因人而遷怒。然後心定而應事精。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薄。以作好惡。所謂眼花則五色眩。非定論也。

刊落浮華。真實乃見。消融客氣。良心自妙。此語不可忽也。

古人明德親民之道。直須以爲已任。未可草草於世俗中。支撐補湊。粉飾得過。便謂做得箇人。試仰頭一看。前輩多少豪傑。豈是吾輩這般樣。千古之後。多少豪傑。豈不將吾輩作話柄。相術尋思到此。今日所作種種氣象。無纖毫著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處。此不可以意氣激作。須貼底真心。踏着實地。乃有出頭處。不然終身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緣淨潔也。

明測尋意。必以知是知非者。心之用也。感物而動。莫顯於見者也。心體真靜。隱微。所謂未發之中。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體立用行。靜麗動直。而是是非非。各中其節。不得其體。而從事於用。則未失執事。盡操存涵養。實見此義。非得之口耳想像者。故參稽證據。自信而無疑。其之所聞無以異此。然亦微有未盡擬者。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異耳。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真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

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其靜隱
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名也
嘗謂人之為學但當各自立箇欲明明德於天
下之志而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各以修身為
本各務親師取友求啟助之益凡有問辨各
務相下相師見會思齊聞過則改其於他人
所見苟有未協則陳述所疑忠告善道而不
敢遂以為非己之所見苟有自得則傾吐底
裏就人求正而不敢執以為是非故為是不

情也自大賢以下學固未必盡是不會固未
必盡知過固未必能盡見而內自訟所資於
問辨者正惟在此非必以己為權度而一天
下之長短輕重也況至於詆譏辨詰如訟如
仇此中不無亦有心病故嘗疑魯論攻乎異
端一語恐非謂專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志
同學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惟取以相輔則
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己見
為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使天下之

人無志者得精一以自娛有志者亦皇惑而
莫知所從此其害又有不可言者當稍孔門
諸賢恐亦不免有此故聖人言此以警之其
在吾黨則朱陸以來為鑒固不遠也此雖鄙
淺之見然或愚慮一得公以為可采幸以告
諸同志

莫先於辨志志精斯精志一斯一夫此志精一
而氣習意見消融不盡力不逮志者有矣未
有志不精一而能精義入神者也

念菴羅先生要語 卷八木

安成後學劉元卿調甫編輯

雲陽後學劉世棟 世偕 世振 世標 校刻

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吉水梅溪人父循進士仕至按察司副使先生生而神穎殊絕比長喜爲古文辭方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或嘲誚之不爲動比傳習録出先生夯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脫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舉于鄉以憲副公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谷平李公學李公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詐偕聞同郡黃洛村弘綱何善山廷仁二舉人曾受文成學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先生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公言動如常裏疑之一日論學何君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稟微類先人心耳先生憮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已究文成致知旨年二十五舉南宮 廷試 肅皇帝親閱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說而意必中必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時外舅曾公官大僕聞報初下趣告先生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先生聆之面頃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逝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既授官翰林院修撰常心怦怦念憲副公不置踰年遂請告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愈乃謁谷平公于浙以訂舊學方病時有瓜州富人王紀者坐事爲項甌東公按治乃餙名姝介萬金謁求解已峻拒之夬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項嘆服遂定交爲深分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録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爲之憮然是後二年先生侍憲副公于家公訓餙不殊童稺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拼席授几惴惴從事焉入京補原職時南野歐陽公德文貞徐公皆共事館中先生每過從論學

歸輒綴記久之遂載帙矣嗣充　經筵官一
夕忽夢別憲副公伏地哭大慟悲極而醒淚
零枕席心悸不能出戶日未晡而公訃音至
先生痛欲絕奔歸至楊子江用人難之先生
曰吾不得見父奚用身爲疾驅抵家即喪次
三年啜哀不入室疏食水飲葬祭以禮携二
弟常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友因而依歸者
衆或諷之謂居喪講學非宜先生報書謂處
此蓋竊倚廬意且以病便靜擯求免於原喪

間側聆諸長者緒論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
講也服既闋之二年母李宜人病痺先生廢
寢食烹藥共饘衣不解帶者數月諸婦請代
宜人不許曰出吾兒躬親者吾安之既喪痛慕
執禮彌敬一日玩内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
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顔貌驚服先
生忽自省曰噫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
篤志聖學正脉必繇濂溪無欲旨居常與同
卽東廓鄒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推補宫

寮改左春坊贊善赴　召道南都兩入城晤
同志與王龍溪幾諸公質辨累日大都主無
欲旨至維楊趙泰州安豐場訪心齋王公艮
心齋時病不出先生就榻傍語述近悔恨處
求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
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云語具冬
遊記時心齋作大成學歌以贈先生感切記
末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
仁形神皆非真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

知百年内二義無疏親詳記先生于時發廢
求友意殆若無若虛矣踰歲抵京入春坊進
講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居相比浚谷一日
邀先生出遊屬其内子謁曾夫人閱室中一
無有乃曰羅君内外瞷然若此由是三公交
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
之曰三翰林云時儲位未定浸聞有他異先
生乃與三公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議爲言
忤　旨謫爲民先生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

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運甓意旣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先生盡推先世田宅咸令主焉乃于舍外別建一宅僅尺避風雨仲弟病卒哀楚累月寢食失常其友愛篤至如此先生自歸田削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世局騰移秋毫靡徇嘗曰此吾當然非祈免毀譽也郡中東廓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千人先生每與抑抑求龍溪未嘗以言詞先人然

瞻其容止者非辟潛消一時薦紳縫掖快覩景行有不假告語之表者久之遊衡岳爲文盟告岳神及白沙先生祠語在集中登山過觀音岩有僧楚石者出迎私曰吾嘗師受異僧外冊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先生拒不受丙午送季弟如南雍過毘陵訪荊川夜語契心相對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荊川自以博大不如先生雅曰念菴之學平正云冬闢石蓮洞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偕龍溪邀會

如青原士友至者百數十人先生多告以去欲除根云己酉先生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邑令以先生聚講無所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庚戌聞虜逼都城先生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不起尋愈聞龍溪論良知當下具足意速人悟先生曰吾人注念及覩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顧以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至以

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之人蕩然無歸悍然不顧斯爲病道不淺甲寅避近王龍溪于海天遂同舟西歸會玄潭龍溪曰何以贈我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公等受煅煉最久其得證悶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也語具夏遊記會以示荊川公

公報書云兄爲世設法不得不爾若爲己必命須死心塌地静求一番始得也乙卯春先生因偕龍溪遊楚甯黄陂深山中龍溪先返先生獨留栖一樓日夜趺坐牛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來夜坐詩十首貽蔣道林書蓋雪然見大矣尋病作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先一旬矣踰年水漂沒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先生自登第后臺省爲建坊咸力辭則又餽坊值先生悉却之然有司仍將藏

積累數千金撫臺鍾陽馬公知先生家故窶又罹水灾檄理前金賙之業已入墨吏私囊久矣先生恩爲官屬累致書馬公以悉領爲辭遂得寢同志因醵金相助先生用構正學堂於洞南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岩共訂出山先生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即某自效奚必我出荆川意乃寢時分宜既推轂荆川公因致惠問以出處嘗先生先生報書辭謝甚懇乃已是冬以病謝客屏居然四方書問未嘗不應

族戚交游之休戚與　國事之然否開知未嘗不致意蓋嗒然玄嘿而物無不綜澹然無爲而自無不爲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雙江公書駁其專主寂静又以佛氏之異吾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其誤人易入者惟在幾微似是之間乃著異端論三篇明似是之非龍溪復來訪信宿語別作松原志晤常移書致規切至是復發其槩云次年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

末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容証殊資。嘿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如。是歲先生年六十。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先生教先嘿識。重躬行。日以精神相蒸。初至者。誨令静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每日環坐。先生相對嘿然。時起立循闌。吟哦上下。從容指發一二語。聞者莫不興起。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后不絕。先

生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洽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八月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覩無長物曰甚矣窶也答曰窮固自好中秋日門人託等扶翼危坐正巾歛手而逝年六十一 隆慶改元 詔贈官謚文恭方先生之歸田也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弧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

當其職皆吾事也年至五十前後覩時事日非始絶意仕宦然饑溺由己捷市引莘之衷未嘗一日不業業也先是邑苦虛糧貽書上官力請方田里大猾飛言撼阻不爲動促郡邑竟成之邑人又爲兌米輸將苦言之邑令建倉同江水次又邑籍苦虛丁力言諸當路覈之減去二萬邑人咸稱便后同水鄉饑移書郡縣請賑爲立法周密推之一邑民賴以不飢閩廣寇起流突吉地移書當路提兵臨捍而密畫豫之一境以全時當攢戶籍戒其鄉分置區域按畝出収擇士夾公正者尸之俾人得自盡一時稱平當事者例薦特薦章固歷歲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云

答王龍谿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兄之精義盡在於此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捄其病者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工夫固當合一原頭與見在終難

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工夫之持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兄謂弟落在着到管帶弟實有之安敢隱諱在弟之意以爲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着到愈無執着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既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着之有來教云提孩精神有着到也無此誠是矣兄又謂提孩身着物否又云鳶之飛魚之躍有管帶也無此誠是矣

又謂處寂寂存寂念者

吝陳明水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肯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著己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來教云：欲於感前

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肯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為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illegible]

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

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者，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龍溪曰：試言之。曰：當時之為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為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彼此

既分動靜爲二此乃二氏之所深非以爲邊
見而害道者我固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
必至重於爲我昧於應物而有不自覺者豈
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旨哉蓋久而復
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
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
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
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
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

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
吾心之本然也
東廓公謂予曰獅泉與龍溪有未了語待公而
判予曰願聞於是二兄各述所言往復者二
日獅泉大意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
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
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
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
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

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
二者不可相雜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
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亟返而得之也龍溪
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否獅泉曰不同曰知
何日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
譬如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爲金其視無聲
無臭本然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
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
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

期矣龍溪曰謂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
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决非光被四表之
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雲霧曰譬之今日之
日非本不光却爲雲氣掩昧指愚夫愚婦爲
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
未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即成再造之功
依舊日光照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予曰獅
泉早年爲見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
心察識立說學者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

流行兩項工夫卻難歸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卻須體獅泉受用見在之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始是真悟不爾只成玩弄始是去兩短取兩長不負今日切磋也若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前夏遊記中亦嘗叙及但不至如獅泉云云大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引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爾別將一心換卻此心且如孔言開天闢地叩立乾坤以為吾自創業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成

懸空做得只是將來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精日健不可直任見在以為止足此第與二兄實致力處耳

予問於龍溪子曰吾記燃光樓若何曰將以救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為予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溪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饔飧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予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祗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

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惟言之近於蕩也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敬所王君訪予石蓮洞中與坐垂虹巖論學焉君問予曰聞公歸靜為說有諸曰有之請問靜何歸予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而聞也雖然豈惟君不得聞吾

亦不得而撊之。茲月至靜為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而無思者。思之位也。知是而思。思則得之矣。又曰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其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

龍溪自懷玉訪余松原。余不出户者三年。於是連榻信宿。盡得傾倒。龍谿問曰。近日行持。自覺比前何似。余曰。往年尚多斷續。近覺工夫只是一切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此是年來尋向路徑行持處也。問曰。工夫有先後否。是時余為閭里均平賦役。因衆似曰。即如均賦一事。吾奉行當道德意。稍為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常敢憎厭。未嘗敢鹘着。未嘗敢於縱。未嘗敢張皇。未嘗敢饕倦。未嘗敢偷惰。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甚紛紛。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着靜處也。問曰。君信得乍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堯舜無差別否。信得毫釐金即萬鎰金否。曰。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時

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次早縱論二氏之學。及叅同契。龍溪曰。世間那有現成先天一氣。先天一氣非下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不是現成可得。生機出於殺機。不殺不生。天地真機。故水能制火。不激不滅。木能出火。不鑽不燃。此一部叅同大旨也。余應聲贊曰。兄此言極是。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不是現成可得。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

弇放馳逐無有止息汗蕩一生有何成就諺云現錢易使此最善譬今人治家亦須常有生息方免窮乏若無收斂靜定之功却說自有良知善應即恐孔孟復生亦不敢承當也於是龍谿爲余發揮此段意義極其痛快以爲學者無工夫只說良知不獨無所於得將使後生又其恣縱助其輕佻妄毀儒先凌傲尊貴此真吾輩所當領受非細事也予因請曰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遂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麵未易脫離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皋陶所言九德皆自質之相近而言但能不墮習氣中便是成德即堯舜亦且兢兢業業以應萬幾况吾輩耶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弇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龍溪聞

之不以爲妄盡吐心腹彼此愧責各取短長無復隱匿一時感觸真有一日躋此矢不復生之勇既而徧訪雙江東廓諸丈重來話別因念九年一晤時不易得切磋真誼可質鬼神即恐諸語又成虛易瀕行乃出一冊索書前語於是次第默憶不加文飾聯綴筆之冀別後時一展閱常如於原對榻時是別猶未別酬予畢命駕之心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

良知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着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

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心也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人雖有美惡得失而吾曲成之心無時可已譬之冬寒已得衣矣遇人之寒者亦示

之以衣乃為一體彼病狂喪心者雖未必從
而稍知痛癢者也得其所此聖賢之所以汲
汲而未始少休暇者非求以自見誠以達吾
一體之愛也吾待其相信而後以告雖於困
才成就之義相近尚不免有揀擇去取之念
横於其間易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恐不如
是之拘也是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為善
教而有教無類者猶為至情若謂人之東講
論者多陷求知之病而以此為救病之方則

當自誠意始恐亦未可以言不言為病不病
也譬之戒貪者止當去貪之心不當以避金
為事避金尚未免有貪心在非所謂蕩蕩平
平之道也且君子志在善世也而乃遯世志
欲以善養人也而人不以為是如是而無悶
無悔乃為至德無悶悔者言不以是動其心
也若只以不求人知為心則只成孤高一節
即沮溺也能優為豈必聖者能之乎今之間
學日益陋風俗日益乖人才日益靡正望著書

與人同與人為善縱不能一言回其久迷亦
當積久待其觸悟必可得十分之一二為益
亦不小矣若持謙德未敢自是則好問察者
正大舜之智而資啓助者實孔聖之慮
日至月至不息之說甚善但古人所謂至者非
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
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
知識推測想象模倣為間斷蓋與今所云者

大有異矣
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
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汨沒歲年今春得與諸
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千古聖賢工夫
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
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
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擠下直任本
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
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

道流行，豈容人力摻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
識，已非所謂帝則矣。

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
所奪也。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
舉業者，百十爲群，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
也。爲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
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之未必盡可望也。
然未聞有舍之而非學，而舉業之精，咸是之
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心待之也。誠於
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
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夫又安知其不皆空言
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于忌言學者乎。夫不
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夫又安知其久
而不化哉。若是則吾兄之言或過於刻，而所
謂工夫者，或不免於意見也。孔子曰，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
窺也。同參之外，數子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
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

聖人之虛中也，存其意，廣其意而有之耳
喪矣，況非善乎。

良知一語，乃陽明公拈袖以示人者，自此說一
倡，漸失其真，至有以恣情縱欲附於作用變
化之妙，而此道未始離人一語，遂爲出脫私
意旁門，流弊而目爲話柄，其爲害乃甚於未談
學者，豈不甚可惜。凡譬之童蒙學字，稍能指
認點畫，雖未執筆，亦足朋願以其將來可馴
進也，已而弱且冠矣，已而壯且室矣，猶不知
旁通其源，惟指向來所認點畫，任意塗模以
爲能書，其不見笑於人者幾希。

近來與同郡諸君相聚首，始覺會友之樂，吾人
包裹護持，各有所在，會友則有無長短相形，
誠不在言語間，而可以得悟。

細玩來書，發揮後輩講學之病，既原其起於意
見，究其巧於機關，若此則過在見伸，更無可
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
自責而責人，則有是已非人之見，橫於胸臆。

將來對境不免爲受益之累是邪魔作祟尚不自知又欲向人乞求符水鮮不爲邪魔所迷矣此病惟聰明能知解者特甚其他篤實者便自可免人之患已非人者其所見常近高明所見既近高明則足以安其身而又可以形人之短宜其不自責而責人也然却不得見此輒有尚赤追悔作書之念此念起即爲邪魔知此念作祟奮然悔恨斷在必改即是降魔符水

顏子克己復禮大舜舍己從人孟子舍我惡頼學孔子濂溪論上賢直欲希天豈故誘人妄擬哉不如是不足以盡心亦不足以事天此戰兢所以終身也

夫良知之出於陽明先生是先生之所常嗜也今而人人曰良知良知未必嗜也即嗜矣因先生而始嘗之未能畢嘗百草而獨有取於此也

答蔣道林入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兀坐一

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

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東南西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大平非自任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饑溺由己饑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蓋已未見其人况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

先於己無見於物者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于掃除防檢之物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非暗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其視大人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何說也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書册所

載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趨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曰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

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爲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

蹊徑。人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内。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脚。後儒失之。只作衛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篇。稍盡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

吾人今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工辦之分。與尋常講究理道是非。迥是殊別。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態。古人汲汲皇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今人言學。不免疎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絶不見有一人

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聞之生嘆羨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耶。區區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以出於天之誘衷。却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理合如此。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底道理。能有諸己。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也。

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用力全

體不相染汙。乃有此景。乃有此事。如無爲惡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子良頗識此脈絡。至於負荷出頭一着。亦儘窺見吾輩。非此安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後儒規矩準繩。雖若不失。第於舊時家當。不免損壞。如萬金之產。僅比中人。自身且不能庇。况望遠貽惠澤耶。寥寥宇宙内。誰可爲此。兩年稍有尋向。却又遭多故。恐精力

從此滅絕不久人間擲而不獲千古之悲不
但一人一家小小關係也以身在天地間負
荷即一切俗情自難洗汙從此用力有本領
夫舜有大於禹能與人爲善指歸正在於此
雖是全體出頭却又不曾加得分毫與一人
於浩相似此所以無異深山之野人到此地
位何所依泊何所比擬此之謂大此之謂獨
此乃天地之心此乃生民之命此吾儒之功
所以上下同流也用力則從人所入原無定

說論語一部便似藥方因人異施或以靜入
或即事爲隨地措足不容等待蓋無時非心
無時非學其有艱難與齟齬乃各人病痛深
淺未可據爲定說也
書來所言精神着裏誠爲善但着裏要有安頓
處安頓有是本色者有紐揑者此處在自己
試驗得停當便是可久之物自不費氣力矣
雲南與江西鄉音遠不相同而所指物件則同
若盡各執鄉音稱物件終不可得也來諭所
指誠是第又於鄉音一一求同似費口舌且
不足以示後後之人只曰執鄉音者也甚心
意情在佛家分析則然吾儒立言與佛逈別
虞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
心言意不言性情孟子言心言性又且即情
以驗性如此者不一而足即爲吾儒解此種
語言亦當隨其旨意爲說必欲膠於一言便
自虞書不通矣
聖人之學與二氏斷斷不同近已分曉不混此

心果一體更何內外去取之別大段但不屬
見都是實用便自條理只爲尚是見中人始
有倒一邊病耳
執事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
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
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
見得分曉則過於讀萬卷書却從自心自性
上磨研真意所在朝暮溫繹使此處時時了
心時時滿意時時不敢放恣便是千古真正

美業。
學者談道譬人問途途之次第指歸一言可盡
若經歷終年不能徧也志意定則無適越北
轅之患此却須早決
往於靜中喜佛氏談且覺用之有力久之漸有
厭動喜靜之病數年來益見吾儒與二氏分
別處
余與南山龍溪連臥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
旨龍溪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不然皆

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凡觀第識性否龍溪曰
全未因與南山歎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
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我因各惕然自懼寺
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
僧煉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
處歸臥禪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
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
聖便覺與人異若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
有不同即非大聖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

蕩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湊泊作平蕩
作平蕩便是不平蕩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
至此余嘿然領受龍溪諭余曰汝學不脫知
見虛知見有何益有來總未逼真若逼真來
輪刀上陣措手不快直息直心人人皆得見
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
不能有成過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
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溪
令余言渠病各有呈似護相省發因倦就寢

至中夜南山熟睡龍溪覺余問曰如何是真
為性命龍溪曰拚得性命是為性命余曰如
何龍溪曰如今為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
下如今說着為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勝
皆是隨人口腳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
若是真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
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為性命能真為
性命時時刻刻只在道裏着到何暇陪奉他
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

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為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個甚。便說打破。也是可歎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須徹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溪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癢矣。

至安豐場。見王心齋。心齋時以病不能出。就榻傍語。余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

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真却不過一節之善耳。再見因論正己物正處。此說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歸仁。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惟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有深省。出謂東城曰。余兩日聞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物正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

余以近歲所學質龍溪。且述逃世之樂。龍溪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為流通。人有所著。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己心有礙。故此身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二氏見解。吾儒之所不道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

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溪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說本之西銘。西銘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時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為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為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眾始嘿然。

夜與龍溪共偶言別因請指予之短龍溪曰念菴須欲破除私欲但又以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把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以爲疵而不爲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爲在下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謂生與死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蒙爲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

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義論所遽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上以兼倫理遺事物爲釋之謬而毫釐之間舉不可指信乎以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獨覺其進也

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遠人爲之也夫惟常若未能也見故言不敢盡其有餘行不敢不勉其不足蓋其視己與無以甚異於愚與不肖其相異者特學與不學焉耳釋氏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爲五濁而讚自性本覺圓融淨妙至爲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夫獨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

一衆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冤親恩仇平等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己溺之由己饑之然可逝不可陷彼則割截支體行其布施又何慈乎夫是三者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太遠即不敢矯強爲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而至是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

持載亦何以成參保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
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高卑兼該聖
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進上而不限于下周遠
而不詳近好縱而不拘于常是爲難能而
不切乃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能所求不
可以思議議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
非大智慧大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大焉也惟
其大高故卒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惟無
是心夫然後張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業祇

畏之真一無所動撓之中庸非過歟
夫身毒之國處中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
民剛梗暴烈健鬪喜殺淫酗貪盜而無紀度
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
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之於
是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
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之果報迴輪之說以
恐怖其愚爲之舌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
上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咒讚
唄以暢其情即息之所使安而陰以爲利使
之聽順而不擾故列于部之西方之聖人蓋
謂其不以刑罰法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也
然自西方言之斯可耳今居中國情發而出
詭説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禁
嘿無爲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
以行於倫理事物之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
限之即一家之內父祖子孫所遇之時不同
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後世是也

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
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
未開也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世
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
非三皇之治不知變者爲之也
大學學之大者也學其大者爲大人合人已而
一之者也明德本明也明明德學也民而
曰親莫非已也與已不下絕物矣是謂異端
非大學也

告子以無所事爲心之正。故孟子曰。我則必有
事而不正心。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
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
中必有一竅生生。覺然不類。
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
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偽
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

廬山胡先生要語　共八本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劉國柱校刻

先生名直字正甫泰和人生而頴慧不群亂
齡即嫻古文詞負才不羈慕古孔文舉文信
國之爲人而著論駁文成之學歐陽文莊公
傳文成之學者倡道里中公因友人固要往
謁一見喜曰子來何晚維時文莊與同志講
論語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謂惟仁者有生
生之心見人善若己有之未嘗有作好意故
能好人見人惡若瘝在躬未嘗有作惡意故
能惡人云公素性嫉惡嚴矜之惕然有省始
執弟子禮顧任放習未格也文莊語以立志
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古人爲學之志而其功
在致良知又曰惟致其良知自無虧蔽處心
契其語嚮往志益欽晌自省多忿多欲好文詞
之癖自勉克制而不能恒也飄然有遐舉離世
與因友人往訪羅文恭聞其歸寂旨不甚契

而日多其精神日候裹有感發乃北面稟學
焉寓部州因病問神於鄧仲質爲休心息念
之學久之有見益究心出世之旨而疑儒學
有未盡既歸念其父大事未襄毋太安人仰
事不愜意快快無以自遣始隱隱有儒釋旨
歸之辨而未決訂偕浮彭鄧伍風濤所幾覆
不動自謂得禪定力以質於文莊文莊曰可
以爲難仁體未也臨危不動而又能措畫綢
摎乃可爲仁公領之時亦未深契下第謁

選得數句曲公時所出世見而又負高氣處
上下多窒毋自夜已因課博文約禮義含然
思曰此孔顏授受旨也日夜默求忽恍然有
悟遂著博約說自是酬世應感咸得其理而
上下亦相安始契前聞文莊仁体之說爲確
論公之學至此蓋三變云丙辰進士初授比
部主事時分宜柄政慕公名欲羅致之公掐
之飲公晋以疾辭因銜之出爲楚臬僉事領
湖北道公治湖北令學爲政與教章賢省賦

懲墨有苗內訌溥城公伏奇擒之俘獲甚衆
晉四川參議治蜀如治楚創水利復流民授
計討逆苗也其勛之鉅者晉本省督學副使
絹止學心法以倡多士要旨歸於求仁蜀人
士因有興起者無何逝病乞歸已用臺省薦
起督楚學晉廣西參政府江之役公實畫之
萌連跡疑者悉力爲白所全活甚夥晉廣東
按察使懇疏乞養時江陵柄政因寓書規之
一日正聖功二日豫人才三日培元氣念雖

决退不忍忘國恩云既得俞旨歸侍太安人
晨昏不離側太安人病公侍藥視溲溺拊摩
抑搔不以假女奴已而臺省薦剡又日至特
起福建按察使公日坐私署猶披積牘檢中
法不應死者數獄手署平反之越月卒公性
孝友撫弟姪愛加于子於師友無間存歿隱
顯恩義篤至加于天親其至性天植而學宗
盡性故然與公自有聞來有鞭後錄有補過
日錄困學日記又有翊孟錄所著詩若文九

十數卷又有大壐軒稿求仁志而衡飛八篇
則專明學的以待後學者　耿氏曰天地之
所以不毀而世之所以又安帝平者以斯道也人
參三才而爲天下萬世立心立命者以躬斯
道也世固於道而不知者纍然藉聖賢之教
以範圍之於道固無恙也彼以知道自命而
故決裂播蕩焉者是以道爲玩而視天地民
物爲不相涉其自待亦薄矣余取友海內獨
欽公之於道也斤斤焉廪廪焉如護珙璧如

肩鉅負辨析於毫芒而兢兢於屋漏聞吾黨
一言一行之不軌於道者輒攢眉捧心若冢
蒙刺若天方墜已彼喙譚上乘法者見以爲
未達或姍以爲鈍也由余觀之彼所自負而
倏然謂有得者公蚤已能及之顧恒懷靡及
而不自以爲得也乃公之所日省時救所謂
忿慾矜名云者故彼所時有彼悍然安之而
公不肯自安也至其敦倫盡分是不可已矣
彼以爲情緣塵迹而已之公則以是爲性眞

不容已不肯自已也是欲舅姬子厚之逃禪
而尤壓莊周之瓠後吾埒敬仲之見大而不
忘聞道之告天盡誠見夫道通天地民物而
所以立心立命者若有所受而不容諉若有
所督責而不容一息懈已於乎斯其自待者
爲何如哉
道之弗明學之弗一則弥見者之爲祟也弥見
如雲健言如雨以弥見出健言而天下束書
始業業乎若嶽汸汸乎若海矣今夫實其人之

子見一金一綺則唇然矜闌閼之士見一溪
一壑則爽然詠惟夫宅通都而擁瑣廉戶蕃
蒼而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不見非不言非不言此
全不全之分也易繫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
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備矣此明聖人之爲言也而教無窮
也世之爲言則不然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
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健語遠
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則之遠大深精簡上而

內焉健健於此則不得不詆於彼當其健雖君之王之不啻也當其詆雖仇之虜之不啻也彼惡覩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非不賢也見仁則病知而亦以病仁見知則病仁而亦以病知僉見之為祟久矣見弥而言彼未有不剖落道真者也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之謂也老氏見無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健彼固不知健無之賊于有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佛氏見惡不見善矣斯以言惡焉健彼固不知健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以甚惡也楊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健彼固不知健我之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唯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健彼固不知健人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健而雄者也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為教也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冥然遊乎天

地有物之表故其為言滋健而世儒之病之也滋甚總總焉憑藉其實而健言之則世儒之家似也夫世儒豈非执亦唯弥而健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今夫天下健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十一健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十九世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鴻猷聖神之懿軌在焉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欬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為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見也譬之指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栢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反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栢源竭則焉有江淮是故不見固見之從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其見蔀不聞固聞之從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其聞聵昔者子思之語

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其語聖人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爲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爲全也。今之君子。必知文之所以爲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平。朱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朱儒則幾於不知爲知矣。雖然。俾朱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于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學矣。評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如是。何其博也。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

發與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不可觀諸鑑乎。鑑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曷可執言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性。會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與。古之君子。語体而用無不存。語用而体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体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

截然曰是不可為体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
於心而局於字也是亦泥文牽義之為賊也
亦猶為火爭明與光為鏡爭明與照焉爭
者方紛紛分別而火與鏡固未嘗分也豈不
贅哉且体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釋氏有之
釋氏曰吾言如黄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今
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
成四片自以為分更漏箕兩繇不知其文義
愈析其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其又不可
悲乎

有天者有天天者有地者有地地者二氏以為
吾得其天天地地者足矣吾焉知其它不知
聖人得其天天者以成天而物無不覆得其
地地者以成地而物無不載是故二氏之私
不如吾聖人之公者也二氏以為天有時隳
而天天者無隳地有時裂而地地者無裂吾
得其無隳無裂者足矣吾焉知其它不知聖
人雖物無不覆而不隳者固自若也雖物無
不載而不裂者固自若也是故二氏之偏不
如吾聖人之全也

夫研窮非不學也然而滯物高儒未嘗入其門
焉視備非不學也然而泥迹通儒未嘗入其
門焉主敬而靜主靜而寂非不學也然而涉
念聖儒未嘗入其門焉大聖儒名宗宗乎盡
性而已

仁者才之泉源也不得其源而欲其放海稽天
不可得也今夫人一也唯其生則膚甲怵于
心脈其不全則肝膽同于楚越此仁不仁之
辨也聖人之心無弗生也則無弗怵也故其
稱曰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有溺者由己
溺之又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夫人當飢
溺鼻齧怵於其躬則雖鈍者靡有不敏怯者
靡有不勇短者靡有不長拙者靡有不工狹
者靡有不廣彼其措畫而營救之者曾不知
内交誰何也要譽誰何也惡聲誰何也而才
不才非論矣聖人之怵而生者亦若此聖人

豈復作而致其意哉夫意與仁奚別也意者
忻于名義因于往蹟生夫人自外入者也仁
者觸于不忍發于一體生夫已自內出者也
故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
意之也夫唯非意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
同流然則才者聖人之神用者也

夫道之在天下有本有末本者人見其藏於內
也而不知非內也末者人見其散於外也而
不知非外也非強一之也雖頊臾不得而二

也不覩諸日月乎今日月真明之體至約也
而其耀下土徹八埏鉅而山川細而草木莫
非日月之末光豈嘗有二物哉自人之求日
月者或獨索諸貞明之体則嘗拒山川草木
之光而眇忽之是固謂失也而愚者謂日在
淵而逐於淵狂者謂日在江而攫於江則其
失益遠矣是本末二之也嗟乎此所謂後世
之語道術者也

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仁者非他人心生生之

理靈乎中而體乎物有天則存焉者是也故
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皆求仁之實功晚宋儒者不知生生之理靈
乎中而體乎物而緫指在物者之爲理其失
爲支離不誣也近年有明乃又不知靈乎中
而体乎物者之有天則也則懲而過之往往
重內而輕外喜妙而踰矩甚者恣慾放情疑
阻來學猶自爲超形器而越方體之極此其
學既已遠於求仁之實功而適以增老釋之

藩垣其病視晚宋則若加甚矣

釋氏誠虛矣吾儒則不專實而已其謂虛乎則
三千三百非專虛也其謂實乎則無聲無臭
非專實也然則斯道固至虛而至實者與子
思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蓋儒之所以異
釋氏者以其虛而實者異也非曰釋虛而儒
實者也

學問工夫頭腦亦只一語而已無欲即一體也
非謂先無欲而後能一体若先作無欲一段

工夫則當時豈能離人倫事物而爲雪山少林之事止于一身而已耶况吾輩已臨民施政矣此心之體本時時與物相通故謂之一體時時與物相通而不以形骸世界之故二三其念也故謂之無欲一体即仁也而非有內外無欲所以爲仁也而非有先後也

夫道在人心本廣大也而精微者廣大之實本高深也而中庸者高深之極今之學問士爲廣大者至于宕情爲高深者至于遺物其語

道者首圓妙襲圓妙者則放而爲玄虛其行也先活變席活變者則肆而爲猖狂進退之節取予之義蕩然與世無底其極至失已徇物妨人利已皆所不免蓋已大阻天下向往之心而與于競墨之徒猶自以爲超形器而脫意見之極若此者以不知人心之有天則故也

今之君子非不知無內外之体以爲吾心既無他而外之弗檢固無足爲恙也彼一輕重之間而其弊已滋矣昔者伯子不冠而霧使其

于心體無恙也則未必即同于牛馬然而太子痛訊之者何也蓋使已常不冠人亦不冠天下皆從而褫冠焉恙不亦甚乎此夫子所以訊之痛也不冠猶訊之痛而况進退取予之際乎故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出門使民若承賓祭孔子且以之告顏仲焉而况始學乎

大抵今之君子崇二氏而畧孔門固無怍也雖然此猶高者之失彼遁此者其亦藉而言之者與此天下所以弗信學也

夫人心之體無虛實寂感一也故語虛則與實對語寂則與感對有對則二矣彼以爲得其虛寂則無心而天下之物綜焉而不知有二之心終與天地萬物爲對欲其有兆禹伊尹之大且周不可得也而要之必窒於天下國家之理是故有虛寂而不足以語仁者矣未有仁而不虛寂者也

今良知之學之行於天下幾何年矣然學者談先飛龍而行後跛鼈語析毫芒而事遺丘山

壯爲天下師而皓無真得此豈良知之罪哉其志病也昔者念菴先生嘗憂之矣揉之曰歸寂然後知良嗟乎使斯人而果有斯志則良知者使果無斯志也又安知不以歸寂為療疣乎非但療疣又妻藥也故志非始學事也雖皓由之也孔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而後志始成今學者語志則曰此始學事不足言嗟夫吾未見其入且成也子不見吾儒之趨二氏不有載其家孫而獲況湖水者乎不有觸碎實器而棄官西游者乎已而二子皆有成若今之以儒趨儒者果有斯志乎儒者之道不捨所事而捨所慕將有不下不與是也

近溪羅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彭繼志校刻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建昌其父前峯公娶甯氏生先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今言五臟能積其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先生學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躰先生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躰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前峯公憂之授以傳習錄先生讀之大喜病遂瘥丙申年二十二入郡學庚子入省見吉州顏山農先生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制欲非體

仁也。因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先生悟。遂師事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聞前峯公病。不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於楚人胡子宗正。都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奇、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閱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耶。先生畧爲解說。胡嘿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至三月。然後見許。忽一夕有所悟。

趨前峯公榻前。前峯公驚起拊之。跪曰、兒尋有所悟於格物之旨矣。前峯曰、何也。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前峯公大然其言。癸丑廷試。受太湖令。先是邑多盜。先生脩勃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擢比部主事。出審大同宣府獄。過魯。問道於泰山丈人。學益進。迨守寧國。教化大行。以崇學術。

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先生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先生。獲罪監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竟得釋。尋、復丁內艱。壬申、當道引泉詔。促起復。補東昌。先生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墾城壕。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無何轉藩參。賚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會廣慧

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命。先生欣然曰、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疾。乃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瞿疾。手書七十字字之。自是絕筆。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隨拱手別諸生。初二日、整衣冠坐而逝。

年七十有四先生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身所
止處弟子滿座既殁門人楊起元等私諡曰
明德先生
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
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
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
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
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

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莈蕩
者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浩然剛直
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
欲遽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况
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
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
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
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
必遇至人方纔有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

人豪然獨是輸與孟子何曾告子此後直至
秦漢晋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
杳然絶響却總是諸大儒先初起志向要好
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強生見解視
燈影而忽多紅黄睒淵日而還增光耀遂指
一蜉蝣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
一竅視諸塵衆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
一學好無奈覓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
一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間一

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畐共濟反詆爲狂妄
而疾之茲幸斯世忽躋大明吾道也逢昌運
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友間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無大失
錯即齊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
如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
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予指而嘆之
曰君視家中臧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信
得更無兩樣頃之予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

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沾滯。予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沾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起曰：我看並未翻帳。予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付而與之。君若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其友乃恍然自覺，怡然解顏，笑而謝曰：吾輩果平日用工未至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問：昨來論心，雖極詳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吾儕須是靜坐日久，發出端倪，方纔下手用工，不至浮泛，而有實落處也。曰：何曾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悞却平生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為宇大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

問：大學首知止，中庸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為心，專在明覺。但此明覺，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

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緘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嗅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聽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

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体即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

噫。聖人於此。蓋亦盡心之極也哉。

先生云。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說人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爲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爲賢人可大之業。分明說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先生復嘆曰。爾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

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麽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也被集說等書。妄肆攙宪。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体。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白。緣映物以成。若者指爲定

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譬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已見上此等理趣亦只自已見上生來一見作崇則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蚤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齒些小便宜直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

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義軒闔與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一友是同年子弟予訊以家學所傳應以質胥無所知識予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及至坐下恭敬溫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

非學如何顧在汝自擔當爾於是請曰擔當果是要緊但須以何爲先曰以信爲先蓋聖賢垂訓決非相誑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昧本心而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來孩提知能良善又皆可指及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謂吾性爲皆善

又斷然謂聖賢爲可學便精神意氣忻躍奮揚所性發端如奇花瑞草潤逢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哉其何有哉

問經書所論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便了况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爲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予沉默一時對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請先以末後二句爲

之盖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恐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已亦無從增長纔是有志之士亦不免含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君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懼而漫爲之耶也須

小心查考立言根脚盖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問今日大要在此學問亦儘講得明白然只少個發憤不知何如乃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事但點檢從前豈無人得之點檢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此以爲聖以爲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者却又不思發憤是尚爲

能充其類也抑諸君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充類之甚者矣大衆乃悚起問曰不知孔子當時果是爲何乃如此發憤不能自已也子嘆曰此却用得一個渾話盖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

「備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畢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

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與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絶形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則爲至聖之道。其德則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達則浩浩矣。豈一切群

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言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脈。何等相親。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

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乎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也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

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見他甚麼來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緊於學問不是小可盍吾夫子學主求仁而

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

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箇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說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將不短而夫子之子終

亦可免乎喪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晋保百世諸人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桎梏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處可以動活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

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寗及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

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也

一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也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則出往游衍夫孰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爲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雜原本

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恐懼驚惕而莫敢邪妄旣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有極也然聖賢之慈憫吾人也亦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於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

主而只從過處檢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厥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喪室狂肆者不將千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夫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自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乎紅爐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其患伊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晚學茫然乃射未曉鵠設何處先望其能發彼有的舍矢如破也耶曰汝果欲智巧以爲入聖耶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之矣夫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看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亦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最先津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而已是則世俗之常談愚蒙所

共曉可謂即孟子之巧於學孔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頰乃起立衆中而呼之曰諸人試看其今在此講學攜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爲仁又指此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

勁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
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
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
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卒若
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
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
徹内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
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
天之明命而日監在兹者也愼則敬畏周旋

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工
則獨便是爲愼的頭腦愼亦便以獨作主張
愼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愼獨之功原起自
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當其
茲蕩之時縱說已是息而忘勤已是輟而靡
作然反思從前忘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
一可以指數則汝故說心爲茲蕩而獨之所
知何常絲毫茲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

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
畏

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
爲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爲之了
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
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然非氣質生
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
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
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

言之者也

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
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
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
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
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
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
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
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

是慈統天徹亞形因圓融出內反外更無分
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賢人亦能事若吾人
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
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
的行一往[illegible]行雖說出門將且先向南後
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由勉而安
方無躐等僭說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
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

卻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安
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
學術不興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
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
處行仁義行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
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
不慮不學處著腳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
節節都要精尋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便從
外面比傚倚爲摸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

慮不學之体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開熟一分
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儅則去真
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
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遠心孤負一生志願
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卻豈不
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偏將矣蓋
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同看

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
必反己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慍焉前
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
難難字不讀作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
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
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
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
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

恐心巧者也其有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
然於聖賢成法忽略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
何以立是巧匠之徒游目力而不以規矩者
也舍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
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
通典禮直至胎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
是大匠之爲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
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
而覆廣厦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

世無疆也哉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聞
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
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子若知
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
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
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
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便傲然謂可順適
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弟子聞言

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此即便是戒慎
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
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
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
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氣量褊淺便
欲任天之便而遊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
爾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

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
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
學脈果爲的確而畏敬天命處未知緊切似
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

問定性書每以喜怒爲言何如曰吾人日用總
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
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
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豁如故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

為天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世道，欲一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体仁之意何如。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体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体之非物，而物体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眾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

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眾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之學何別。曰：體之為言最可玩味。夫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体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其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故今日須先克去己私，使心中淨淨地，便天理流行而樂矣。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

問孔門恕以求仁，如何致力。曰：芳自知學，即泛觀魚鳥，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

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

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諸友笑談有及其素共講學而未嘗捨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其何嘗不賣酒但耻用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日此個酒海浸入臧頂汝自不知耳既而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彞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為式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闇然媚於

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者正恐此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嬴於敦匠之餘固為天下生民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

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耶故常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背天之喻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盡了子貢不

知只管在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又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墓六年不去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其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而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

把封人獨得之見亦與子貢一類看了今日非敢故爲異說蓋因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大衆皆爲慨嘆

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黙黙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

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蓋此個念頭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齊齊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体處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用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爲

我一可南面自是此個休段承當得來便與
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于張子
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
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
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
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
失則大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
怠倦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
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說聖人為

學央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汝諸士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遍晝徹夜
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昔
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
戒慎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
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体認承
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
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
實受用以無負　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

生育之德不必更立門户不必別做工夫惟
即汝諸士子之今日讀書作文他日之中舉
登仕胥俤可以上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
勉之
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
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
水禽獸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
天地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
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獨貴者

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
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
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
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
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
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
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乎成乎山川
調用乎禽獸裁制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
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差等

一次序以爲長幼之道辨別嫌疑以爲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爲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所爲之道濕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蓋人叫做天地的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爲主却像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

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大舉鄉約畢乎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總汝爲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自領教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乎顧諸士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乎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了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

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斯然以所持只是意念而不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乎浩然發嘆曰以意念而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瀆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也須爲諸生指破瀅方不至錯用工也乎嘆曰若使

鼎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力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覘始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即如今時見人氣質從容應事妥貼亦有目爲中和者此則僅足善其一己而天下國家未必推行得去故大學中庸開口便說個

天下正欲恢弘吾輩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爲大中和則爲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自愼獨中來所謂愼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爲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爲一己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包涵無外天下事幾皆從其中妙應而爲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可以

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爲天下之達道也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愼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愼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中和既致果是包含徧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矣

先生謂友人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

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牀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爲怖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而即外窺中可見頭不間足心不間身我不間物天不間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觸莫測底

裏譬則寄眷嬰兒於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
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灰躍然有
或疑心之明所有去來曰耳聽目視果即天性
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
不明耶曰無時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
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
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
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眼黑
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
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
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
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
嘗增減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何如曰後世儒者多以此
治心非孔孟宗旨也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看
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或又以磨
鏡為喻付觀孟子謂知皆擴充果要光明顯
現但吾心覺悟之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
鏡面光明與塵垢是兩物吾心先迷後覺一
也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
覺心為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
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
俱不足為喻必欲喻焉氷之與水猶相近也
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
譬則氷之遇寒而氷至共師友講論胸次瀟
灑即是心開明譬則氷之遇暖消融而成水
也故氷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俱
在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
欲慎獨請自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
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
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
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迟
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叶

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如此而慎則人
將不自此而成耶
學者曰仁者人也孔子之言仁何其簡而盡也
先生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
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犹禅家所謂自了
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己字未
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己所不欲亦己字未了
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
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之人而

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
人共聽着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人人
共看着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又人人
記憶吟哦着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
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
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簡而盡哉學者
曰然則奚以求之先生曰仁既是人便從人
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
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

親自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而齊治均平也
此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
為一人者也
孔子大聖人也萬世無及焉然其實非孔子之
異於前世乃萬世之人自忘其所同於孔子
焉耳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
子之不慮不學與孔子之不思不勉渾是一
個吾人由赤子而生長則其時已久在孔子
地位來矣今日偶自忘之豈惟赤子然哉孔

子宗旨只是求仁其言則曰仁者人也彼自
異於孔子者或亦自忘其為人也耶省之省之
先儒謂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始諸風俗最為根
極要領之談但予又敢謂教化風俗槩乎講
求學術講求學術急須明正經書語道務以
德性為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提孩之素
造道必以中庸為至而聖神功化咸歸百姓
日用之常至若多聞多見而擇識論語明言
其為知之次而非虛靈之体克伐怨欲而不

行[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惜其用力之難。而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尼。雖
學者全功。均所不廢。然老農之於田也。佳禾
既植。如事刈除之圃。場師之於圃也。芳株已
樹。乃勤培灌之力。如或次第少差。畢乃徒勞
無益。
畏者以殺夫。則火無乎不寂。照德以寒適則道
親子不狎。兄弟合循。須教以孝弟之道。
親君養者。必示以乳哺之愛。此則帝王匡扶
世道之弘規。聖賢主張世教之善則也。

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
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
此心在人。亦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
言且難以着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不
知爲學者。始置勿論。已即雖知爲學者。而工
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原求箇清楚。輙於
未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張主。或於有
感之際。而盡祛除。然見未透徹。把作愈難。不
惟寂体背馳。即感應未能安妥。惟夫明睿通

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
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謫求哲士。体察沉潛。而
性命之蘊。能黙識心通。使自朝至暮。纔應感
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
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滞泥於應感之
偏。而至人則無月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
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
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詎其終不能寂
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

惟事變不動。禅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
有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
是凡夫。而此心真体。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友人自叙中常炯炯。以爲工夫得力。先生曰。聖
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微諸庶
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心中炯炯。去赤子原未
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
人爲。天人之分。便是神鬼之關也。其友遽然。
大學規格。多重設施。而中庸平常。乃其根本。李

天下萬民萬物俱平常過日只講學者便難語此其病皆以最初用功不開心體廣大止去執持念頭不開知休本明止去求講物理今欲反歸平常千萬無一二肯轉不思平常不轉則千百無一二可成蓋是以荑稗爲種而欲五穀之收以荊棘爲根而欲桃李之結也

好爲人師夫人固皆知其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是則方事於學而即志於師亦是好爲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爲學

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有見其偏者若衆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故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夫能舍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

夫元德溥施含生無擇非不物物具足也然雷厲弗振風力弗揚則萌焉而不暢茁焉而不充者亦多矣況夫習染之移人形氣之汨性如淨几浮塵力拂而猶增寶鑑輕氛盡滌而愈翳彼孩提之愛長作大舜而少知之慕不免於屢遷蹴食之卻清甄伯夷而萬鍾之受難辭於非義此豈所性之固然耶直養之弗充而鼓舞之無術則林林赤子鮮不以善始惡終矣是豈父母斯民之道而亦豈國家注望之心也哉

靜宇游大夫問曰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先生

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人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氣之術何如先生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形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先生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斯和矣天臺耿先生聞之嘆賞

或思整頓世界而不能自以爲大憂曰此豈是

覺象山所謂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也但
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
其大耳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小且不能焉
圖大曰小大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
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君試
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
捷於己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
而禦之學既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
外之

友人終夜興歎問其故有一弟而不能化也曰
君曾擇好友與之處乎曰未也曰此即便是
汝愛弟未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瘡
血則呻吟呼痛求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此
友感悟先生因偏呼諸友曰手足且然況君
父則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
游卒歲護持鮮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
切徒悼嘆於君民堯舜之難而治平之不可
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

先生同徐啓泉公謁徐存翁於西苑翁言曰我
初不欲煩子以冊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也
先生起謝且請曰老師加意於具不過爲世
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尤大
幸耶翁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
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
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歿在武后之先志且柰
何先生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
公翁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先生曰梁公以人

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
先歿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
柬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翁首
肯先生復曰老師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
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
學脉不講則心事難一老師趣此合并一番
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
偉也哉翁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
學者須是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則

小進。既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
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
有成就。
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今若說只知是個靈
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愈要他精愈
不精。要他明。愈不明。若肯一切都且放下。坦
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
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

用不靈者哉。但此要力量大。又要見識高。稍
稍不如。難以驟語。
試看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
笑。夫嬉笑之語言。最是淺近。閭閻之村婦。最
爲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及是仁
義之實。而脩齊治平之本也。
易之乾二。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
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
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學此便是眞誠。而天下

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
萬世所當共作防閑。
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息。但大暢出
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睹。乾綱獨攬。標持
八荒。孰非內統。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
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萬左史問。狹先生命具脩箋。手書曰。此道炳然
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
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后來見之不到。往

往執諸言詮。會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
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焉。無惑焉。

諸儒學案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是書輯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謝良佐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陸九淵楊簡金履祥許謙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羅欽順王守仁王艮鄒守益王畿歐陽德羅洪先胡直羅汝芳二十六家語錄而益以耿定向之說元卿定向弟子也其學本出姚江於程朱一派特擇其近於陸氏者存之耳

憲世前編一卷憲世編六卷

〔明〕唐鶴徵輯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
純白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憲世編六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曰所由以生〻不已之理也亦天地民
物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〻不
已之理也惟爲天地民物所資以生今
日所由以生〻不已之理則知一人之
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理惟
一人之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
生理則知天地民物莫非吾性中之物
亦莫非待命於吾性者吾欲盡吾之性

非盡天地民物而俾之各盡焉烏可言盡哉吾于是而知窮理者窮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而已盡性者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而已至命者至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而已理也性也命也安有二道窮也盡也至也亦安有二功特欲盡其性

序　二

而非窮吾性之所以為性安能盡也言盡其性而非至於天之所以為天何言至也窮者極盡而無餘之謂生理本無限量非窮之極盡無餘不得謂之窮何也未有知之未盡而行之可冀其盡者也至者渾合而無閒之謂性命本同一源非至之渾合而無閒不得謂之至何者未有不盡天之所以為天而謂能盡

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盖吾性無體天地民物實吾性之體吾性無盡盡民盡物盡天地之化育乃所以盡吾之性夫民物之衆天地之大若此吾不過萬物中之一物爾謂可以盡民盡物盡天地之化育不幾于妄乎易言之矣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則知天地雖大以乾元視之亦與吾均為萬物中之一物爾物有

序　三

小大而乾元必舉其全德以資之故物有小大而咸有乾元之全德特在天謂之命曷能視資始人物者而有加在人謂之性曷嘗視資始天地者而或減記曰天命之謂性言人之所以為人即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之所以為人不可不知天之所以為天也何以言人而必準之

天也蓋以天之爲天以此乾元始之耳以此乾元統之萬古此天命萬古此乾元亘萬古而不變者也一界之人遂隨形氣强弱昏明乖之情偽智故援焉人之所以爲人其變不勝窮矣非準以不變者又安知其變者之所自来未嘗不與不變者渾合而無間哉何世之言窮理者毎支離于事々物々之間而不知求之吾性之端緒言至命者恍惚于杳杳冥々之域不知默運化育之微權求之不得其門造之又焉能入其奥也盡性之宗自晦且極矣吾於曾思孟而得窮理之說焉吾性至靜無感之先淵乎寥乎不可意識々々不可見聞知欲見性者非窺於一善之端倪無由得其至善之全體也曾則以止定静安而闢能慮

能得之門思則以戒謹恐懼而呈其見其顯之妙猶未也孟則以不學不慮則靡徧其自然之天機知處知數則併示其本来之面目此正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々不已之理雖在紛紜萬變之中而確乎其不能變者同其一端之發見而窮其全體之極至真與天命之亘萬古不變者渾合無間性可得而盡矣吾于仲尼之彖乾而得至命之說焉其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此自體乾之君子言也夫天有天之元亨亦必有天之利貞何待於體乾々君子始稱利貞也天能生物而不能俾物之必遂其生夫能付物以性而不能必物之各盡其性剛昏明强弱情偽知故

之變至于不可勝窮盡宇宙而觀之其剌謬乖戾吾不知其什伯千萬也保之既不可保合之又焉能合哉必且散渙而無統跌鑑而失倫是始能以一乾元散之萬乾元終不能合萬乾元為一乾元乾坤或幾乎毀矣惟君子捺乾道之變化而變化之吾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令日所由以生〻不已之理令物〻皆

盡其始之所資以生令日所由以生〻不已之理于是乎以命言者各正其命以性言者各正其性合萬乾元而為一乾元矣一元之氣與萬物之氣通一無二而毫無繆戾于其間夫是之謂保合太和豈特君子之自盡其人之所以為人而通極於天之所以為天者哉天地之有憾[illegible]子且為之彌綸範圍合天與

君子而完一乾元至命之極則于斯見矣故曰乃利貞夫由三賢以窮理導乾彖以至命盡性之學無餘蘊矣何宋之諸儒乃謂夫子所分付顏子之事業竟不復傳又謂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無窮者惟顏子欲學聖人者惟學顏子為不錯誠莫知其解也豈有出於窮理盡性至命之外也哉雖不越乎窮理盡性

至命而不盡于三賢一彖之旨也無論仲尼自謂無隱自謂不倦即所語顏子者具見魯論當時諸弟子誰非習見習聞也者其語至命恩未可窺觀于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〻服膺而勿失之則顏子之窮理又孰能外三賢之旨哉獨其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則他弟子不能與也其自

許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許顏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吾意其所有之是即其所有之樂乎然亦不以許他弟子也雖然即其獨許顏子亦未始非以教諸子也奈所樂何事則自及門諸弟子以至後儒並未有過而問焉者春陵忽有尋樂之云伯子謂以與點之意可謂日之中天矣二先生歿又成絕響湖南始判之曰尋樂即是求仁愚因觀伯子於師門所受特舉以孟氏樂莫大焉一語河津又曰曾點言志只一個仁字乃確然信湖南之不我誣也然求之孔門疇不以求仁為事何仲尼絕不與其樂且尋樂果即求仁則遵聖門之遺訓以淑萬世可矣二先生安用別

為名目以駭學者之聽聞也愚求之二十年始知尋樂雖不外於求仁實求仁最捷之徑亦求仁詣極之地也何者孔門求仁之弟子多矣仲尼曰日月至焉而已矣當其至也焉得不謂之仁然亦必不敢遽謂之樂必也三月不違者而後可言不違必也中心安仁者而後可言在中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吾于是而知不言尋樂則一至之仁亦且自信其為仁以樂取徑非全體此仁而與之混融佁暢不敢即安矣伯子曰涵養者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然則尋樂豈非求仁最捷之徑與求仁詣極之地哉雖然亦豈有出於保合太和之義也太和者固太極純粹沖融之氣陰陽參和而不偏者也

以資始則為元以復命則為和非有二也盡虛空貫宇宙無時無處非其所為絪縕摩盪者天地立命之樞紐人物成性之淵源生理所由以醞釀而不窮真樂所由以鼓舞而不倦者也然其一混一闢吾之一呼一吸已爾其陽舒陰慘吾之一顰一笑已爾惟吾能窮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而盡之則已自其樞紐淵源處搽其契而司其鑰矣太極二氣之絪縕非我之絪縕太極二氣之摩盪非我之摩盪育神復命凡太極二氣之妙用非我之妙用薰蒸融液翕皇周浹與斯世並育於一元之中萬物不知也君子不知也必至是而後可言仁可言樂可言太和渾然非窮理之始灼見斯樂而捷

趣之安能免曲徑之趦趄中道之作輟哉故伯子論窮理曰若窮得到性命亦可了旨哉言也然則顏學之不傳者非不傳也真傳之也諸弟子之所不得不讓于顏子者也仲尼如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嗚呼此豈可以學力及哉伯子又曰後來曾子子貢數學到上面獨於孟子指其秋殺之盡見亦為學脈剖盡肺肝矣有宋以來春陵伯子默契聖真所不待言紫陽湖南河津敦有真見其他諸儒以窮理之極致律之不無得失即其所學亦皆有見于吾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者藉令有仲尼為之依皈俱可就其學而一蹴以至之者也愚不肖幼而失學

老而無聞實竊自愧天假之靈偶見一
斑以為盡性之學始之窮理終之至命
者如此不忍菲薄自棄且棄天所以闡
發斯文之意願與天下後世共商之
萬曆甲寅六月
毘陵後學唐鶴徵譔
吳郡諸生陳元素書

憲世前編
目錄

孔子

後學毘陵唐鶴徵輯　孫

孔子之先宋人也初微子國於宋微子卒弟微仲立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嘉為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始為陬

人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一曰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顏氏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三十二年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二十四年壬子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二十七年乙卯六歲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昭公四年癸亥十五歲志於學九年戊辰十九歲娶宋亓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而異之蓋未有知之者十年己巳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子鯉生十一年庚午二十一歲為司職吏

畜蕃息十二年辛未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十四年癸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十六年乙亥二十六歲毋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十七年丙子二十七歲適郯子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於四夷猶信其之郯也遭齊程本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子路取束帛贈之十九年戊寅二十九歲適衛學鼓琴於師襄子師襄子曰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迨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二十年己卯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獵魯界因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二十

四年癸未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

禮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伯常騫問曰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

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者必折徑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無不救及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二十五年甲申三十五歲昭公遜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公善其言竟不能用景公遣孔子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二年辛卯四十二歲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

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四十三歲是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亦專季氏嘗囚季桓子盟而釋之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

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腳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三年甲午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年乙未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嘗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

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五年丙申四十七歲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責之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九年庚子五十一歲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山不狃與陽虎同惡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

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遂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又爲大司寇助祭入太廟每事問十年辛丑五十二歲爲大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敎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敎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

也何者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

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敎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

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一年壬寅五十三歲初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之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至是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十二年甲辰五十五歲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今三家過雉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魯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
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五十五歲由大司寇攝行相
事有喜色仲由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
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
亂政者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
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
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
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
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褎熒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
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
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
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與聞國政三月魯
國大治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
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

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
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
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
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
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
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
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
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不
脫冕而行宿於屯師巳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盍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巳反桓子曰孔子亦何
言師巳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
也夫孔子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
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
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
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
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
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於是拘孔子五日顏淵後
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
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
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遂解孔子去即過蒲
月餘反乎衛主遽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有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帷中再拜
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
厭之天厭之十五年丙子五十七歲衛靈公與夫人
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
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
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

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
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
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哀公元年丁未五十八歲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
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
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
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
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
湣公使使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
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
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
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
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

之二年戊申五十九歲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夫已而已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不果往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

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吾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三年己酉六十歲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

衆以子道来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遂赦所執吏魯桓宫僖宫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子贛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四年庚戌六十一歲孔子自陳遷於蔡蔡公孫

翩弑昭公楚侵蔡明年五年辛亥六十二歲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来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遂於

六年壬子六十三歲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来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

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

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

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来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来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

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於是自楚反至陳十年丙辰六十七歲孔子猶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自陳反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出公輒立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國人多予輒孔子既至衛而弟子疑所予冉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輒也時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問治衛所先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他日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年孔子夫人亓官氏卒十一年丁巳六十八歲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

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不知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遐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

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泗潺湲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哀公問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乃詳告之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戊午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弔適季氏季氏不絻孔子投絰而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

詩書缺乃刪詩定禮正樂叙書其以垂世教於將來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年子鯉卒十三年己未七十歲顏淵死孔子哭之慟孔子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不敢嘗子路請禱孔子不許子路又使門人爲臣孔子病間責之十四年庚申七十一歲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齊田恒弒其君孔子齋三日而請伐齊哀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十五年辛酉七十二歲是時孔子著作

既成叙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爲百篇删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世不復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至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蓋晩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絶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周室東遷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復因魯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約其文辭而指愽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迄絶筆蓋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雖有春秋無所復施故以獲麟終焉其實田恒三胥自是起也孔子之於當世其志見於春秋故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以春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時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

退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詩書定禮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興素王乎夫何其盛也冬子路死於衛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

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illegible]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
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
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
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雖帝王亦以弟子
禮事之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
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
白字子上年四十六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
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
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

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
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
孝武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論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至大而不可窮至神而不可
測先賢稱之者不啻詳矣率各以其管窺之爾謂非
聖道不可謂盡聖道亦不可愚嘗讀周易乾之彖傳
而知聖人之贊乾者乃聖人之所自贊也其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人以為第言乾元之生物而已其曰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人以為第言聖人之成物而已

乃人之恒言則曰太和元氣則是即元即和即和即
元非有二也蓋天地間非和不生非生不和惟乾元
乘此太和而洩為萬有惟聖人乘此萬有而還之乾
元乾之為乾聖人之合德於乾此太和而已故程伯
子曰仲尼太和元氣也孔子之自言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春秋之作一文武之道所由存將以反成
周宇宙之太和於萬世也孝經則愛敬之德所繇行
將以顯本來知能之太和於一心也子貢稱之曰溫
良恭儉讓記者又曰申申夭夭非見而知之者曷能
及此學聖人者顏子其得髓後　儒則茂叔伯淳仲

晦三先生其繼述之善者乎魯論所載罔敢去取諸
子所述莫詳真偽姑以史傳稍為刪潤俾履歷之先
後可考云

又曰孟子於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文拈出
一時字直曰孔子聖　之時者也已為萬古開隻眼
矣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所以乘斯世而直還乾
元之妙契聖之所以為天也故曰乃利貞孟子乃以
不恭之和當之謂之曰柳下惠聖之和使聖人之太
和因之少晦獨柰何哉然時亦所以成和也

顏子

顏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以德行首稱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註曰大都入聖人之門悉知克其有我之私矣惟聖人然後能渾然與之爲體而無物非我矣

孔子亟稱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註曰世人有過執以爲是者多矣亦有雖無執見而是非不能全審或疑於是或疑於非乃所謂貳過也顏子之過原出無心而本來權度昭然不昧一念之過爽然自知矣知之旣眞安得復行也

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註曰在我不起一念卽應感萬變皆謂之空

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註曰私者日用間也發者發之日用間也道之流行無間可息人或以私忽之顏子體仁之功純矣故其日用之私無非道之所發見流行處矣與時行物生之機同矣

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曰人人皆人也猶待於爲者欲盡人之所以爲人也欲爲人則擇善要矣何言擇乎中庸也卽其平常日用間擇其眞性之所發見處也由戒懼之功而得其眞見眞顯者是也蓋性固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旣謂之性本兼萬善而曰一善者何也性體不可見所可見者當時感應之一端耳故曰一善自非率性之聖則善念欲念不免雜出必精以擇之而後可得耳此見性之學也然得一善卽拳拳服膺而弗失則與得一察以自好者何異不知善念雖就所感之一事而發乃其所由發總此本體因一事以識其所由發之本體而保任焉靜與之居動與之游必期觸處皆此本體之作用故曰服膺弗失豈膠於當時所發之一念哉此由悟而修之道也學知利行事也已該明然一貫之義矣可見仲尼之知顏子與顏子之自知無異矣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註曰仁者生生之機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惟人由之以生必全此生機而後可以爲人惟天地人物之所由生必天地人物咸得其生而後吾之生幾可全生幾全而後可以言仁是以聖門之學莫大於爲仁顏子以仁爲問求所以爲人也卽求所以使天地人物之咸得其生也然此仁見見成成各在當人之身何以待於爲卽爲又何言乎克己也自吾合耳目口鼻四肢而有此

身以對天地人物而言則謂之己惟此己實與天地萬物一體而分則反之而與天地萬物渾然爲體者此己也惟與天地萬物一體而分矣則執之而與天地萬物藐焉隔絕者亦此己也正仁與不仁之介不可不辨之甚者何以辨之也惟動以天則耳目口體悉以效吾生幾之用視以天明爲明聽以天聰爲聰毛髮頂踵不敢自愛則我全賴此己時時與天地萬物相流通焉得不渾然爲體動以人則耳目口體悉見其爲我起因目惟其所欲視耳惟其所欲聽四肢百骸惟其所欲便安惟恐

天地萬物之或妨於己也焉得不藐然隔絕然動以天者乃本來之己動以人者則生後外誘之私耳卽下文所謂非禮也本來所無也亦謂之己者何雖曰外誘實亦吾耳目口體之所爲者故也克己者正克其本來所無則本來所有自還矣夫本來之體一還卽與天地萬物爲體而仁矣又何言乎復禮爲仁也不知仁以愛爲道愛無差等反爲仁之害矣仁之所以普物而不失其中正之則者以有自然條理在也所謂禮也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記曰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卒之肫肫之仁惟在於經綸天下之大經則知典之惇全在於秩之庸而經理綸合得其等殺乃所以行吾肫肫之至念也二程理一分殊之論正本之此朱子言吾儒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此耳以此爲仁則非獨生幾之渾然其克足而條理亦秩然其精詳物物之各足亦物物之各正天地萬物之位育咸在吾生生不息中矣故曰天下歸仁蓋天下之取足於吾仁與萬物之資始於乾元無

二矣或疑分析之精非所以爲渾然一體之義此不然也譬之一人之身五官九竅百骸該而存焉惟各效其職各安其分而後可合之爲一體藉令雜然並出爭於其所不能其可爲一體否是故必百體之從令而後可言天君之泰然必性命之各正而後可言太和之保合必復禮以爲仁而後可言天地萬物之渾然一體也然禮而曰復可見禮乃己所固有之則特以外誘失之而茲復其故耳天下而曰歸可見天地萬物原是生幾中之物非禮隅之而茲得其歸耳吾故曰克其本來所無則

本來所有自還矣夫己之當克如此何以爲仁之必由己也正以宰我之生幾而不得與天地萬物爲體者固此己也不得不克者也運我之生幾而與天地萬物爲體者惟此己也不能不由者也何者人必有此生幾而後可以宰制此形體亦必有此形體而後可以乘載此生幾藉令無此形體則此生幾亦非我有但當還之天地雖廣生大生之用不息而裁成輔相之道竟屬之誰耶蓁焉而生混焉而盡何以使性命之各正太和之保合資始之功幾於不終天地之化至於無紀矣豈成世界

故必有人而後可使天地位萬物育有此形體載此生幾而後可以盡此人道舍此己別無可以爲仁矣要知自資始以來物物具此形體物物具此乾元各各具足無少剩欠新會所謂甲不問乙借乙不待甲供者爲仁之力取諸己而自足絕無待於人之助者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善乎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又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天下萬物泰州謂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

萬物真得由己之傳矣顏子之請問其目蓋欲求其細細實實下手處也夫子直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視聽言動即此耳目口體禮與非禮正生幾所由以通塞仁體所係以完欠之大關鍵也然耳目口鼻原是形體一涉形體易墮非禮一涉非禮則種種皆足爲生幾之害一禁非禮則種種皆足效生幾之靈故此耳目口體反若能握吾爲仁之樞機者舍此無從下手也顏子嘗苦其爲累亟欲墮肢體黜聰明以求之將併其視聽言動而絕之是且併其生幾而遏

之矣不知耳目口體無一物之可廢視聽言動無一用之可不行蓋以生幾雖神化莫測必不能舍此諸體別有所發故人之爲仁必不能舍此大用別有所致力惟克其非禮則物物皆生幾之發見時時皆生幾之流行矣此爲仁最切最要之實功也亦即曾思所傳愼獨之功也夫以顏子之見地其於非禮當若紅爐之點雪矣勿之爲言猶若力禁之然者可見人之嗜好即根此形體而來一與世涉漸染日深非力拔之何以能去生知之聖或無待禁制學知以下未有能不用力而去之者柰

何世人之輕言無欲也恐非有悟入即用力禁制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安能掃除擴清哉請事斯語正其欲罷不能之幾也嘗謂顏子而非先之悟則其四勿一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而已顏子之悟而非實之四勿則其見地一曾點之春風沂水而已悟之與脩兩不可缺如此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註曰心即仁仁即心此言不違猶若有二何也蓋念念不息則心即仁仁即心一念有息則心自心仁自仁矣三月不違與日月至則有眞見與未有眞見之分耳未有眞見即至處亦未可謂之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註曰此顏子既見道後而自言其入道之次第由悟而入由脩而成以定萬世爲學之準也道體本是發育峻極焉得不高道體本是渾淪堅固焉得不堅道體本是變動不拘焉得不倏忽先後顏子灼然見得道體如此故描盡曲盡其神妙將欲不

落階級不事脩持仰之鑽之瞻之一超直入矣不知其見雖眞終是虛玄之悟境非實際腹地也非有脩證道亦終不可超而入也即能超而入終不爲我有也何也道雖隱而不可見細細皆發見於費而不可窮之中乃其實用故學者雖欲於無聲無臭處見道尤必於實脩實証處勘驗眞眞身體而力行而後有所從入而後可與道爲一耳故夫子引而裁之由而成之使循階級而脩持曰博曰約曰文曰禮巨細精粗一一有個次第一一有個會通如初學一般循循有序審審做去故不特曰

誘而曰循循善誘不特曰善誘而曰循循善誘然文非
他也即高堅前後之散見於應感而粲然具大節
目之詳者也禮非他也即高堅前後之統會於一
心而天然歸於一定之則者也驗之於散見故謂
之博要之於統會故謂之約蓋道本由一本而散
之萬殊學必由萬殊而趨之一本則見不流於素
隱脩不墮於支離矣謂之博我約我則顏子灼見
我之爲我知文爲我之文禮爲我之禮與君子之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畔者相懸矣夫人
惟未悟而脩則不無勉強不無苦難即有才而未

必能用而作輟乘之矣顏子既已悟矣又用力實
做確然見得世間文禮無一非高堅前後之所發
見非此博約必不能操此高堅前後之欄柄舉吾
身無非世間文禮之作用亦無非此高堅前後之
流行此心逞逞真如不及片容頃刻之懈弛聖人
之勉焉日有孳孳亦以此耳謂之曰如有所立卓
爾非道之果有體段方所也顏子初時之見非不
確博約之功未施只見得一個活活潑潑的大意
未有個拿手既從博約用功則知此文禮即此高
堅前後吾博此文約此禮即所以操持此高堅前

後道能隱於高堅前後而不能隱於文禮尤不能
隱於吾之博約蓋道雖變化無方有一事必有一
個定則吾於事事見此定則則時時見此道矣總
之欄柄在手則操縱由己身與之爲體神與之爲
用三月不違在此天下歸仁在此不改其樂亦在
此矣向非夫子之善教俾從博文約禮以進雖欲
從之徒苦高堅前後之恍惚末由得而從之矣顧
能俾之卓然見邪此其意蓋重於悟後之脩所以
歸功於聖人之教如此曾點諸人雖未嘗無見而
終於爲狂皆不知脩之故乎故夫子曰不知所以

裁之顏子特發此俾萬世知高明之士所重尤在
脩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飯蔬食
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註曰程伯淳
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至今學者莫得其解既而曰樂莫大焉樂在

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何事信曰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猶無悟入處惟加一樂莫大焉則已洩盡孔子傳顏子之密義矣莫大之樂惟是反身而實見萬物之皆備於我而已則知孔顏之樂亦惟反身而實見萬物之皆備於我而已何言乎萬物皆備也仲尼之老安少懷朋友信而已顏子之天下歸仁而已天下林林總總之物無不發育於生幾而此生幾無不根本於太和惟孔顏之一物無間一絲不累純然太和之醞釀萬感萬應渾然太和之流行此生生之幾培之愈厚養之愈宏真有與

天命同其不已者物之生者生長者長形者形色者色無不取足於吾之生幾恬恬愉愉志願俱遂無一不各得其所則亦無一不共其樂當此一時上與天地同其包涵下與萬物共其飛躍知識盡忘形神俱釋有不覺其融融洩洩之至者欲指其樂曾無可指欲指其不樂其何能而非天幾之順適耶蓋天下之至和固天下之至樂也疏水曲肱簞瓢陋巷雖一物不能及及之吾身所謂萬物皆備者未之有損也其太和之流行生生而不可已固盎然於吾中也他日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非他即此樂也行者行此藏者藏此則疏水曲肱簞瓢陋巷特藏此耳安得不在安得有改耶乃世人看行藏二字甚忽以仕爲行以不仕爲藏夫君用之誰能不仕君舍之誰能不退以此爲行藏人人皆然何必孔顏所貴孔顏惟有是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

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註曰不遷怒者有主而虛不因怒而遷動也不貳過者有過即知不以過而疑貳也夫易發難制者惟怒爲甚而曰不遷大人之過或見以爲非又或疑以爲是而曰不貳此非真好學者不能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註曰道本無窮一止即退仁然無止也進而不止正是顏子可惜處非病顏子不到當止之地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註曰此可想見其虛己之衷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註曰此用行舍藏之一證也孔子於簞瓢陋巷稱其樂孟子於簞瓢陋巷稱其與己飢己溺同道皆以其仁信之也

論曰夫受業仲尼之門者孰不以學爲事哉毋論四科十哲及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即所謂三千人者要未有不學者也仲尼僅僅稱顏子好學且斷之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何其斬然絕人之進有如此邪抑果顏子之學與他人異哉顏子之好與他人異邪世之論者乃謂曾子之學獨得其宗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顏曾將比肩而事仲尼者何好學之稱曾子亦不得一與也豈入聖與好學猶有二乎至舂陵始曰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於無窮者顏子也程伯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又曰學者要學不錯須是學顏子紫陽之言曰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金谿氏曰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

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繇諸子之言則知得聖人之真者惟顏子觀孔子自言樂亦在其中獨許顏子以不改其樂則知顏子所以與聖人同者惟此樂耳周元公令伯子尋其所樂何事宜也當曲肱蔬食陋巷簞瓢一念不能施一物無所濟果何所樂也渾乎生機之流行融融洩洩舉一世而納之太和以還之乾元資始之初者無虧欠也此仁道之全體盡性之密義至命之極功也顏子之所謂好學與獨得於夫子而爲不傳之秘意者其在斯乎

意者其在斯乎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與顏閔伯牛並以德行稱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註曰仲弓於時想只是天質之厚重簡默可稱近仁實未用力於仁故觀者以為仁而孔子未之許也然其問仁未必不以此啓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註曰人之為人總一仁體含仁論

學無學矣然求仁原有兩門一者由悟而脩一者由脩而悟由悟而脩莫要於敬何者敬者使人收斂其精神反觀內照以察其發見之端而得之者也故中庸以戒謹恐懼迎莫見莫顯之機不必更言恕也由脩而悟者莫要於恕恕者使人力袪其間隔而反己觀人以致其推心之術而得之者也故孔子他日語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不必更言敬也顏子於仁蓋已有悟故夫子但語以悟後之脩然克己亦是通仁之路子貢未免以脩而入故夫

子但語以取譬而久之始語以一貫於仲弓之問
乃兩語之豈仲弓可以悟入亦可以脩入邪出門
使民微細事耳大賓大祭敬之至者也其無往非
此敬可知此正戒謹恐懼極嚴極密之功也夫人
之情有欲有惡聖賢論所以通於人己者每每以
惡論如大學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中庸之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亦言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豈以惡之發尤重加人尤易而不及檢耶至於
家邦皆可使之無怨必非可以襲取者非其於人
己間確有一段真精神之自然流通處焉能得之

也以此造於欲立欲達萬物皆備境界夫豈達哉
一念之微耳然悟在脩前其悟猶虛其脩貴密由
脩而悟則悟皆實境苟敬與恕交進則悟與脩並
力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註曰易乾之九二
曰見龍在田君德也夫九二臣位也而標其爲君
德何也文曰體仁足以長人可見仁之爲君德也
仲弓已於敬處有悟於仁故曰可使南面子桑伯

子蓋是遺落世故之人想其見趣亦在曾點琴張
諸狂簡之列見得天地萬物與我爲體之一大意仲
弓似猶病其不本之敬未爲眞見故以爲問蓋治
道固在函蓋一世乃其中調理節目之許不可厭
也夫子曰可也簡謂其所可在簡非謂其簡之可
南面也仲弓知徒簡非所以爲治必其由敬入者
始可致用蓋敬則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之心也
其精明愼密必不至忽畧敗事綱領體要自我操
之普物無心順事無情之道行乎其間矣此仲弓
之可南面也苟以遺落世故之心主之則一切皆

視之爲不必爲縻弛而不舉者多矣何以通天地
萬物而與之爲體也顏子之循循於文禮顏子之
所以爲邦仲弓之學於敬恕仲弓之所以南面
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註曰以天下之賢成天下之事以天下之人用天
下之賢而我不尸其功此非特忘己之學即天地
萬物一體之道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評

論曰仲弓與顏閔伯牛同稱德行宜其所得不甚懸也閔子伯牛獨無所傳何耶若仲弓者夫子許之以君德期之以必用於天德王道必日其備而用行舍藏之與猶不之及又何耶豈於孔顏之樂猶有間耶嗚乎此其幾亦微矣聖賢之於天道信有至不至哉

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聖門以言語稱曰宰我子貢侍側侃侃如也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徼以為智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又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季康子問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註曰未悟時下學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既悟之後下即是上學即是達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夫子信天之知我信於天子之知天而已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註曰聞一知十乃即始見終徹悟之知也德性之知也聞一知二是因此識彼推類之知也聞見之知也夫子恐子貢不知學以徹悟為貴而以推類之知聞見之知自滿問之而得其說則知其必求徹悟以還德性之知矣故與之卒之聞一貫之傳其無所不徹可知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註曰不欲勿施子貢嘗以自許矣夫子莫之與也豈其時猶在聞見言語中着力耶無言之訓莫知之歎大有以動之始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仍以始之所奪者與之其造就之

方至矣實則夫子所謂仁之方而曾子所由悟一貫者也其旋以一貫語之宜哉然於此亦見聖道之無他岐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註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人得之以生則吾一人之生理即物物之生理必與物爲體而後吾之生理始全耳故論仁者論其心之能與物爲體而已不問其及物之功何如也子貢以博施濟衆

爲問不特欲其施之出於我者博且欲其濟之實惠於物者衆是取必於及物之功也彼徒有與物爲體之真心而力有所不及勢有所不行者皆不得言仁乎仁道其荒矣故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要之聖非有加於仁也乾九二之見龍未嘗不曰君德而物各從類之大業畢竟歸乎得時位之飛龍此則仁與聖之辨也堯舜已自爲得時位之聖人然其心兢兢然猶恐於施濟之有遺而以爲病況時位之未及堯舜者乎是世之終無仁人而仁終不可爲也不知苟能與物爲體已立立人

已達達人人已原無二視立達亦無待推心此則吾心油然不能自已之生幾亦渾然與物爲體之實驗乃所謂仁也即不然取已立達之心譬人立達之心則其視人如已而與之爲體恒必由之可以與仁同方矣又安待於施之博濟之衆哉要之施之博濟之衆亦豈外此立達之心爲之哉故存此立達之念而與物一毫無間則一無所施一無所濟於仁無損也力有所可及勢有所可行則盡天地民物而施濟之於仁無加也但求之心則人人可以爲仁必求之及物之功則惟得時位之聖

人能之豈所以論吾各足之生理哉程伯子謂孔子語仁以教人惟此爲盡蓋搆爲仁人之心與求仁之功極爲親切矣不然則蔬水曲肱簞瓢陋巷正一無可施一無可濟時也聖賢之心當有不勝其戚戚者何以云樂又何以言中心安仁三月不違仁也耶須知聖人言此惟恐人視仁之難成而阻其進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註曰子貢稱孔子一則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則曰又多能也畢竟以多學

窺聖人不受命而貨殖畢竟以多學學聖人其於
聖人之空空顏子學聖人之屢空未之知也孔子
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多見而識之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雖不専爲子貢言子貢
應亦習聞之矣至於下學上達而歎世之莫知明
示子貢以萬殊一本之道矣子貢猶未之悟也雖
然子貢亦豈樂於如此哉就其資之所近學之途
徑不能不然耳夫子漸漸提撕子貢亦漸漸融會
夫然後有一言之問始有反約之機故呼而告之
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仍從其素所窺聖

人者而探之也子貢對曰然非與且信且疑猶未
確知前日之非也乃明語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試嘗論之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
寂然不動非夫子之空空顏子之屢空乎當其時
一且無有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萬事萬化孰
不從此寂然者出之乎大本達道理有固然又焉
有所謂貫也此豈特聖人爲然人人皆然者惟知
識既開雜念紛擾不惟不知其寂然爲何若而自
私用智亦豈感通之常惟聖人之洗心退藏適得
其至虛至靈之體而天機自動一出於不思不勉

之良本原之中條理具備無乎一無乎不一無乎
貫無乎不貫故曰予一以貫之夫豈逐於聞見之
末狥其支離之學哉非與與曾子之唯領受者何
其殊也豈曾子之日有勉焉者行子貢之所致力
者聞見言語乎且曾子之三省其病在人己之未
一故悟之爲忠恕而人己一矣子貢之多識病在
內外之未一悟之爲性道文章而內外一矣聖人
之一貫其渾然以天地萬物爲體者安有所謂內
外人己之分世學將有悟不過各借聖人之藥以
自藥耳卒之曾子貴乎道者三子貢之不欲勿施

既悟之後亦寧復滯於人己內外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註曰此正子貢所悟一貫之旨
也文章性道原無有二性與天道亦無有二時行
物生天之文章即天道也作止語默即夫子之文
章即夫子之性也曰知天命曰知我其天夫子之
性即天之道也故夫子每每曰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正謂夫子一身時時
是動以天時時是性術之流行欲觀夫子觀之此
而已蓋凡可以言語示人者終淺以性術之自流

者示人則深切而明者由言語而解悟者終龕因其性術之流行而默有會焉則微妙而精實聞者聞道也言語道斷思議路絕而神領心契之謂也蓋耳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不可以人力爲用者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非不善言亦非不時與弟子言然從門入者非家珍因之聞道者蓋寡矣其可得聞性與天道乃在夫子天機性術之所發見流行處默會之耳故曰可得而聞也此章正與予欲無言章相應學者當諦思之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註曰溫良恭儉讓五字即夫子之文章也分明畫出太和元氣充周於一身望之者心醉覩之者鄙吝消之景象矣夫子與顏子之同其樂與分付顏子之事業竟不復傳者俱在於此此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也其終所詣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櫃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庸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註曰子貢非徒

尊聖人也知聖人之至也聖人非易知也見道之至也

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論曰聖門諸弟子其生質之明睿顏子而下無如子貢聖人之所惓惓致意而必欲竟其成者顏子而外亦無如子貢故夫子絕未嘗以他人與顏子較獨於子貢有與回孰愈之問意可知矣柰何其務博於見聞求解於言語稍涉支離之途故夫子一則曰不受命而貨殖一則曰予欲無言猶未悟也至於立達之答已吐一貫取譬之方即是行恕猶未悟也直待一言之問一貫之傳而後知爾我欲惡性道文章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視顏子之速肖霄壤矣然夫子之惓惓不舍或抑之或進之或誘之或砭之不知費却多少提撥而後竟其成於他弟子夫必皆然也其成也雖未明言其得與孔顏之樂而俱立俱達弗欲勿施則已渾然與物爲體之太和溫良恭儉讓之形容則又灼見聖人之太和矣焉有見之若是其審而體之不由其道者乎吾不信也即萬世而下想其獨居三年之心不特見其感夫子育成之恩爲獨至亦以知其得夫子之道爲獨深已惜乎其學之獨不傳也

曾子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曾點之子點字晳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皆以次對子曰點爾何如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註曰言童冠則舉萬物矣言風浴則舉萬物得所矣

純是一團太和之發育

如晳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曰只爲少却顏子四勿一段功夫所以脚根不曾着實只可謂之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參也魯久之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註曰一貫之說已見子貢傳夫道者古今聖愚所共由者故中庸不曰聖人之道則曰君子之道未嘗私之已也夫子乃自謂之曰吾道曾子亦曰夫子之道若孔子得而私之何也不知道雖大同而聖人之所以聖各有個見地得力處因挈之以爲敎人之法如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則曰執中湯猶未之改也孔子之學在於求仁眞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有生人人物物以至禽獸草木何莫非吾一體而分亦何莫而非吾一體所可合提此一念萬事萬化悉相攝入而無遺矣故曰一以貫之蓋自然一貫非夫子之以一貫之也語顏子之天下歸仁亦斯旨也然學者可以語此者鮮矣故孔子每每提出忠恕以爲敎使其實實落落以已之心通天地人物之心則其可分可合之體於斯而還其初矣亦何者不在

攝入之中乎雖不言一貫已暗暗令人體當却一貫之道矣故曾子以而已矣三字斬然盡之然則一貫其名義忠恕其體當一貫之法也直透乾元一路前此聖人俱未提出實自孔子始盡發之孔子焉得不以其道自屬而受其傳者焉得不以其道屬之孔子也然非孔門之師弟欲立門戶也不如此則其敎不行也說者以一唯見曾子之速肖愚則以爲曾子悟稍不徹安能撤却一貫二字而以平日所常言之忠恕斬然盡之乎此師弟子之授受悉以神遇也且非曾子以忠恕二字指出一

貫眞面目則人將從何處體當一貫乎孔子以立
人達人告子貢而其下即懇懇指出取辟之說益
所以信忠恕之爲一貫也子貢之所以終受一貫
之傳亦以此

先是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曾皙耆羊棗而曾子
不忍食羊棗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吾
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註曰曾子之所由以孝稱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脅肩
諂笑病於夏畦又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
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曰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註曰曾子之所自勵與教
人率以上數條正所以開孟氏之泰山巖巖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子沒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
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註曰江漢以濯之言其淨之至也秋陽以暴之言
其乾之至也特與世之拖泥帶水者反耳乃曾子
所見之孔子非眞孔子也孔子渾然與天地萬物
同體一團太和元氣安見有所謂淨潔乾濕哉故
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試觀天地之間何穢不具
何濕不流安病其爲不淨不乾也曾子一生兢業
臨履豈猶恐染之足以汚其淨濕之足以浥其乾
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
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註曰易簀之事先儒亟稱
之懸細求之謬也簀既非所當用則初用之時已
謬矣何待疾革始易也曾子平生戰兢臨履何等

謹慎安得有此且啟足啟手正見得正而斃之義
若此言在簀未易之先則舉身方在謬處曾子不
應有此悞若此言在易簀之後則其云反席未安
而沒無暇於啟手足矣是以知其謬而不足錄也
世傳曾子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其言
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
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
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
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註曰大學者學之為大人者也大人以天地
萬物為已分以脩已治人為實功故先之曰在明
明德立其本也繼之曰在親民達其用也此所謂
大學也然有道焉由其道而入則德可明民可親

不得其道則德且不明何有於民故又曰在止于
至善此所謂大學之道乃入大學之途轍也何言
乎德也吾得天地生物之心以有生渾然與物同
體者也何言乎明也是德也虛靈瑩徹無有陰翳
無有渣滓與天地日月之貞觀貞明合其明與天
下萬世人心之靈通其靈者也何以明之也本来
之明或梏於形氣則耳目口與四肢之欲紛然起
而昏之矣與天地萬物盡相間隔一膜之外邈不
相關何以親民也然本體之明不可息也乘其不
息之明而有以明之斯復還其明矣何言乎親民

也民至散且踈矣必盡天下之民渾然與之為體
俾皆有以明其明德以復其性以遂其生斯可謂
之親耳蓋已與民原非二物明與親原無二道吾
之德正與天地民物同體吾之明正所以普照於
天地民物之間而曲盡其同體之誼者也有一民
之弗親則吾之體即有所闕吾之明即有所不照
矣可但已乎何言乎至善也明德之端倪動以天
不雜以人者也正前所謂明德之明不可息者也
夫明德之體冲漠無朕安得以善名之亦安得以
意識測之惟其不息之明發之應感之間如傳中

所謂仁敬孝慈信之類善斯出焉孟子所謂乃若
其情則可謂善矣是也大凡易言繼善書言開善
中庸言明善擇善皆指其發見而名之未有自其
虛靈之本體言者也惟此善之發也一出於天機
之自動而一毫不以人力參焉故善不足以名之
而謂之至善焉必察之而有見乎此斯爲見性斯
可入德孟子亟指不忍觳觫乍見孺子以明不慮
之知實得於此然雖一善之發見就其動以天不
雜以人之眞機觀之則明德之全體具可窺矣何
言乎止至善也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

謂也要知所謂止所謂服膺所以異於得一察以
自好且不落於仁智之見者以其非死執其發見
之一端也執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眞機而已夫
惟執其動以天而不雜以人之眞機則以之爲君
必能止仁以之爲臣必能止敬投之所向無不得
其止矣傳中諸止正所以明止至善之止耳然當
昏昧之中卽欲識其發見之一端未易得也必先
知道人人有箇至善之當止思所以擇而得之故
首之曰知止中庸擇善之功全在於此蓋孔子志
學之始事也乃今之談者以知止爲已知至善而

止之則本文五而后能字聖賢不幾贅語乎嗟嗟
此正入德要緊路頭所稱大學之道舉而廢之此
入德之所以無路也蓋人自智識一開則利欲沓
至卽有不息之明不免眞妄雜出天人混淆安可
於造次紛擾之中以自恭昧漏之精神求之也必
力攝其心使一切向外馳求之念盡息而後能定
焉猶未也定之久而妄念不生而後能靜焉猶未
也靜之久而檢束可忘而後能安焉總之中庸戒
愼恐懼密而又密之功也至此則不惟利欲不得
混淆而言語道斷意識路絕虛靈明覺之體隱然

己復矣是惟無動動皆天眞而后謂之能慮矣此
正明德之端動以天者中庸所謂莫見莫顯是也
灼然有眞見亦確然有定執而後謂之能得矣顏
子擇乎中庸得一善之得也明親之功可施矣先
後之序可知矣何也以明德不息之明自此而顯
著必能灼見乎脩身爲萬化之本致知格物爲脩
身之始矣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而本末
實有辨矣蓋己與民雖非二物本則在身也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皆事也終始實有分矣蓋明與親
雖無二道始則在明也誠知本始之當先而先之

末終之當後而後之則施爲有序必不至忘本而求之末責人而忘自責雖未能與道爲一必不至背而馳矣故曰近道不觀之古人乎惟古人爲能知先後者彼曰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只一明明德卽貫盡親民事業蓋以微人己非二物明親無二道矣然不遽責之天下也必先之以治國遠近之勢不得不論也亦不遽責之國也必先之以齊家親疎之勢不得不論也亦不遽責之家也必先之以脩身不惟明親於此而分而本末之辨亦於此而始不可以不先也凡此以下皆所以脩身也

亦未嘗無所先也心爲一身之主則正心之功脩身者所必先焉正之者靜虛之中不使有所留滯而窒不使有所馳逐而亡則一身之視聽言動無不得其正矣然留滯馳逐吾心所本無意之動以人者實爲之吾心以之不正矣則誠意之功正心者所以必先焉夫心本該體用兼寂感者也乃分心意而究其先後蓋以寂然之體言心以感物之用言意也夫其體果寂然不動何有不正亦何所施功其有所留滯有所馳逐旣皆出於意則知舍意無以見心舍意之誠無以求正也惟意之動以

天不雜以人而後可言誠則動且無動況於靜正乎然意何以有誠不誠也則由於知之至不至耳夫知非他也卽吾明德之明也雖已灼然於能得之後猶是靜安中之悟境未爲應接中之實功也苟不能致則明於此或暗於彼明必有所未至矣明有所未至其於天人之介幾之意者能一一無雜乎未可必也致之云者卽中庸之致曲孟子之擴充也惟能以其明而致之於一切應感之間則一切應感在在皆明德之明而無所蔽雖欲自欺而其心不可昧矣然欲致其知而徒虛求之靈明

之體而不求之靈明所從應用之物則其物之交物能一一不爲所蔽乎未可必也故在於格物矣何言乎物也夫兼本末而言皆物也而耳目口鼻四肢之爲物尤吾所令之以成其身之物也吾之明德必不能舍之以效其靈者然有格在焉卽詩有物有則之則也要知物失其格則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格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此孔子告顏子爲仁之目必不能舍視聽言動而別爲說也世儒皆明其昏之故出於物之役獨不思復其明之全惟在於物之得其格以不察物爲明德之所必

不可離耳夫惟物物皆得其格則明德之明實實由此而全卽本來一無陰翳障蔽之初矣故曰知至明德之明實實自此而全則意之所發尚何有叅以人而不純于天者乎故曰意誠意誠則心無所累而正心正則身有所主而脩益明德之功全在於格物知至由此而誠意正心脩身皆功力之馴致者耳明德旣明則所以親民者寧復別有所求乎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舉而措之耳然則明明德於天下之本舍身更何以齊治均平之道舍脩身更何事哉葢天下固未有不能親民而

可言明明德尤未有已德之未明而可以親民者何者天下國家皆吾明德中所固有之物故齊治均平皆吾明明德中所必然之事也於此不可以見身之爲本乎天下之人無貴無賤有此身卽有此明德有此明德卽有此齊治均平之具凡可以盡其格致誠正之功以脩其身而爲之本者無二義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葢舍此身則萬化無所由始也故必本端而後末治苟以不脩之身而欲責治平之效必不然矣況躬之嘗自厚者妄自菲薄且不知明德爲何事

一膜之外遂不相關而欲舉天下至疎且散之民厚而親之而渾然與之爲體寧有是理哉惟其知本亂而末必不治則其汲汲於脩身可知於此始可謂之知本惟其知厚者薄薄者必不能厚則其厚自責而汲汲於格致誠正俾明德之無不明可知於此始可謂之知至葢知脩身爲本則脩身之功有一毫之未盡不可以言知本也知格致爲脩身則格致之功有一毫之未盡不可以言知至也此本末終始之不可不知而知本末終始之所由近道也格物之說紛如聚訟久矣最後一說則謂

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卽是知本舉世靡然從之以爲妙義夫知本之義已在知先後中矣若又訓格物爲知本則知先後者何說格物卽訓知本則下文又何必言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聖經止二百二十一字而重復錯亂如此乎果是知本何不直言曰致知在知本而又別爲之文曰格物以啓後世之聚訟也且物字猶可托之物有本末之物格之訓爲知則自古未有也要之所致之知卽明德之明無疑也知明德之昏爲物欲所蔽則知復明德之明在去其蔽明之物欲無疑也去蔽明

原缺第六十六葉

孔伋字子思仲尼之孫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之門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先是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其首篇或曰聖人之微言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註曰此書之旨喫緊以天人一德性命一源示人盡性至命之學故首言天命之謂性何言乎天命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已何言乎性也詩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是已德即性也有生之初人性之純人人皆文獨言文者以文之能不失其性耳終之曰純亦不已言性即命人即天非有二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特在

夫謂之命在人謂之性耳總之資始之初各得一乾元之全不可以差殊觀也何言乎道也率性是已何言率性也因其性之發見而不容人力者率而行焉是已率之事親則成孝道率之事君則成忠道眞如天之時行物生自然而然無待思慮無煩學習一順其天機之自至故曰率性之謂道雖發於人實未離乎天也生知之聖也下此而學知困知則有敎矣何言乎敎也脩道是已何言乎脩道也非遵聖人之陳跡也求吾性不息之靈機時乎發見而可爲道者率之是已蓋古今聖愚本無

體啻偶有物蔽而本體之靈未嘗息也顧其本體寂乎無朕淵乎無垠不可得而致力也惟於應感之間察其天機所自至不待思慮不煩學習有同於聖人之所率而爲道者而一見焉則雖一端之幾見實全體之呈露也吾亦可率之而爲道矣故謂之曰脩道此自明善而誠身者也故謂之曰敎然則道卽性也性外無道也不特率性之聖人不之離愚夫愚婦亦莫之能離蓋人得天地之生機爲性則凡此知覺運動孰非性也亦孰非道也性不可離道其可得而離乎可離則必舍性以爲道

不可以爲道矣夫道之於人如此宜乎明善之易易也人多不能窺其性體而率之者何也由其拘蔽之深終身擾擾向外馳求善念惡念雜然並出以不著不察之習當石火電光之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衆又何怪乎要知人心不特利欲之雜擾起於覩聞而意見之紛紜亦生于覩聞君子以是之故攝用歸體斬然謝其馳求內者不出絕其引誘外者不入戒愼有如臨深淵意恐懼有如履薄氷意惟戒愼恐懼於未有覩聞之先卽有覩聞必不得以搖吾之靜定汨吾之虛明矣所以

何其性眞之發者功亦密矣天機偶觸一眞陡發意念不及經營智故不及參錯發者未至靈體獨呈語其地雖甚隱語其端雖甚微而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矣何以謂之獨也語其本來既超乎萬象之先而不與之俱形統乎萬有之源而不與之爲侶而此一時之靈體獨呈莫爲之雜雖卽性體而又謂之獨也此甚難見幸一見之所以求率之者正在此矣敢不愼諸謂之愼者不獨守其所發之一端也守其天幾陡發之眞體也靜與之寂亦動與之感息息保任是否此體接續處處照察

是否此體效靈蓋固執致曲之功兼至矣何以慎如此也以其寂也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所以立天地萬物之大本在此矣其感也則爲發而皆中節之和而所以通天地萬物之達道在是矣夫謂之未發則寂然已爾安見有喜怒哀樂也者嗟夫此聖人之言性所以異於老氏之虛無釋氏之空寂也吾性無可窮之量天下無性外之理特感者未至耳喜怒哀樂之所以待感者何不具也今有不具則忽感輒應者何從來乎吾於未發見其無而未嘗無也渾然在中而已安得不謂之中

何以謂之中節也夫喜怒哀樂之分數輕重各有當然所謂節也然其輕重惟在所感之物我不得以一毫己意低昂之者我不以己意低昂而因物之輕重以爲輕重所以中節也若彼懸其的而吾中之也蓋順吾天機之自然應彼物情之當然得彼物情之當然適愜夫人心之同然何所乖戾何所齟齬吾於己發見其有而未嘗有也油然與天下相忘於保合之中而已安得不謂之和何言乎中爲天下之大本也自形生以來吾於天地萬物漠然不相關也久矣苟夫發之先寂乎無有則感

者雖至安所取應終與天地萬物不相關矣惟此喜怒哀樂悉根於中則所以與天地萬物互相感應默爲灌輸以立心立命恆必由之矣故不特曰大本而曰天下之大本何言乎和爲天下之達道也夫此喜怒哀樂固所以爲通天地萬物之脉路藉令一毫有我之私與焉則推之一人未必準動之一物未必化何以達之天地萬物而無不達也惟其發皆中節則是彼以天感此以天應吾之喜怒哀樂即天地萬物之喜怒哀樂天地萬物之喜怒哀樂即吾之喜怒哀樂吾特從中節宜之耳達

之其有弗達者乎故不特曰達道而曰天下之達道然則未感之先一毫有倚非所以立本也既感之際一事之有滯非所言脩道也此在率性之聖人不待致而無不至者脩道之君子則必求所以致其中和可耳然致之云者非以吾之中和爲未足而求益之也惟以其分量未易滿而求滿之耳然非有加於愼獨也愼而又愼無所不用其愼而已夫人自有知識以來天眞已鑿智巧橫生一團皆是人心未感之先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既感之後則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欲其一念之寧靜不

可得矣故孟子以平旦之氣明之則知未發之主一念不起不爲無風之波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乃所以立本而致中也已發之後一念不增曾不爲過顙之激惟普物以無心順事以無情乃所以脩道而致和也總之所以求率其性而盡之也總之是順其天機之自動自寂而不以一毫人力參焉而已性之分量一滿則我之所得於資始而與天命同其大者無有虧欠矣天地於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矣此非意之也吾之資始於乾元者即乾元之所以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吾

適完其本來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分量天地萬物其有能外焉者乎以之範圍則不過以之曲成則不遺所謂盡人性盡物性而知天地之化育俱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脩道者至此則與率性者爲一亦與天命爲一又何安勉天人之殊哉以愚觀之中可致也和不可致也位育之功和也非中也何者發字之義矢欲離弦之謂也矢之中鵠當在持弓審固之初必不能得之離弦之際發之中節當在無所偏倚之中又安能致力於已發之時故其所謂致者全在立天下之大本而已本立而深

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則中致而和亦致矣苟或懸檢於將發即能以人功矯之使之中節亦已勞於人力而絕非天機之自流其得謂之和乎故曰中可致也和不可致也然致中正所以致和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皆資始於乾元元非他也即保合之太和也天地萬物非和不生天地萬物之間非和不變少有乖戾則其機窒而不通其氣阻而不入矣故惟吾性之和謂之達道蓋惟吾之和則兩間之協氣相爲絪緼萬有之精神相爲融液命各正而天地得其所以爲天

地性各正而萬物得其所以爲萬物始之各得一太和者卒之保合爲一太和至是則和用而中隱矣故曰位育之功和也非中也然中實和之根抵也總而言之中即未發之和和即已發之中原非有二也謂之太和亦合中和言之耳君子之學必至於保合太和而後至哉故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觀乃之一字聖人所以代乾元之功用全在此矣此孔顏之所以授受而諸儒之所歎爲絕學者乎

曰大學中庸二書血脉相貫入悟亦同明德即性

原缺第七十五葉後半葉

也至善卽道之不可離者也而定靜安慮與戒謹恐懼其𢡟心待悟之途轍尤爲脗合　大學之格物體驗於應感者爲急中庸之立本則保任於淵嘿者爲多要之或以實而課虛或致虛以立本非有二也至於或達以好惡或達以喜怒哀樂皆取其本來之流通灌輸者以相流通灌輸乃大學獨隱其和於好惡之表中庸則直掇其和于喜怒哀樂之中益親切而著明矣顧子思之學術自中庸之外絕無可考中庸自聖經之外絕不言和何也不特見之極乃孔叢子者語多突兀卽孟子所傳彝繆一二語猶恐非温良

孟子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孟子致爲臣而歸去齊宿於晝三宿而後出晝時梁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至梁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不果所言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文多不能載姑舉要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註曰孟子此書首闡師門天命之謂性一言示人以性命合一之學也世之談者率謂心自心性自性命自命各各不同不知無始以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總是一個生幾未嘗有二特天得之以爲天則名之曰命非有加也人得之以爲人則名之曰性非有減也以方寸之虛而藏此生幾則名之曰心心卽性之郛廓也以此生幾

而藏之方寸則名之曰性性卽心之神明也心量之無邊際卽此性之生生不已心量之無滲漏卽此性之生生無間然則人特患不知性耳一知性則於其無邊際無滲漏之量有不容毫釐之虧欠者矣既知人之所以爲人有不知天之所以爲天者乎記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言知其性則知天總來知得一邊卽兩邊皆知矣此論其本來之合一也猶有盡人合天之功焉知所以養性而已夫性體渾圓原無玷缺亦無增減何待於養也惟心或放而不存則此神明不落昏沉卽落散亂

則性體始昧而不能與天命相流通矣故必求其放心而存之說詳求放心章則性得其所以爲性而知天之道亦不外於此矣故曰所以事天也此猶知性之始事也或夭或壽人生雖萬有不齊此性之與天命相流通者原無脩短也視之有貳則惑矣盡性之功且疎矣必於此性之散見於費者一一能脩之於身如視聽言動如子臣弟友曲體而無遺則實實全是一團生幾用事天之所以爲天者盡在於我天地且於我乎叅贊萬物且於我乎發育於穆之不已且自我而運旋矣故曰所以立命也殆與乾坤同其不毀矣吾以此俟之彼夭壽特其去來之客形耳何足論哉此眞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此眞所謂浩浩其天矣此則盡性之極功也性命之合一葢如此

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註曰此孟子別性命而言之以見其合一而無二也葢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本無二道然於穆

不已者無所容其僞而物與無妄者不免動以人故有性而不得不準之以命之猶於穆不已者雖無所容其僞而氣質稍偏者亦足以晦其靈故有命而不得不盡之以性之猶君子不容偏廢也何者夫人合耳目口鼻四肢以成其身其視聽言動孰非所以效吾性之靈吾性舍是亦無所發其竅得不謂之性乎然其動以天而效吾性之靈者此耳目口鼻四肢也動以人而溺吾性之靈者亦此耳目口鼻四肢也可遽謂之性而不反其天命之本然乎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則固命之本

然也反之而適得其天命之本然斯不淆于性耳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人之所受以成其性者也然何莫而非與天命之元亨利貞一體而分者得不謂之命乎氣質之清濁厚薄萬有不齊則昏明强弱懸於霄壤矣人以爲命之不均有若此不知主於形氣之中已屬成之者之性矣其盡之而至何者此性也任其氣質之偏而迷復者亦此性也不惟學利困勉之君子有必明必强之學即生知安行者亦兢業匪懈惟恐一息之少間而顧諟欽若無弗用也然則養性以事天

脩身以立命全在吾盡性之功耳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惟其性與命一故養性必由於知命惟其命與性一故至命必由於盡性由其分析而觀之則性命之通一無二益明矣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　註曰當時論性紛紛不一獨孟子提出性善二字以爲一生宗旨且爲千古學脉其功偉矣然諸家之說亦未始無見要必合之而始備耳孔子嘗言性矣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斯其備矣其曰相近則知本原雖同而清濁厚薄不無差別曰習遠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所從出也曰上智下愚不移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所從出也然自其本體觀之則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未爲無見也姚江祖之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世咸執孟子之性善以攻之不知性體

寂然如彼太虛故先儒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纔說性便不是性則知此中原無處着得個善也
試嘗反觀於一念未起之先覓所謂善竟不可得
惟念一動則善斯形焉故孟子即言性善亦未肯
於太虛中着一善字直撥情與才而示之曰乃若
其情則可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
之罪也吾姑不與人論性體其發見而最可證者
情與才而已情即性之所發才即性之能發者使
情而有不善才而或能爲不善吾亦未敢必性之
善也以今言之情則可以爲善矣才則不可以爲

不善罪之矣猶不可以必性之善乎然何以見情
之善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非情乎非情之
善乎藉令惟賢智有之而人不皆然亦未敢信情
之善也由觳觫呼蹴觀之雖庸君乞子天機所動
眞念躍然即其人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其爲均
稟同賦而人皆有之何待言也要知此情雖因外
感而見豈由外鑠而得天下未有有苗而無根有
流而無源者此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吾
性中仁義禮智所發之苗所出之流也不然一觳
觫一呼蹴之間吾不知此惻隱此羞惡陡然從何

而得也故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者也此吾以
情善而知性善之一証也夫人亦弗是之思耳其
曰求則得之可見求雖在人而所以能得則才也
其曰舍則失之可見舍實由人失亦由人非才失
之也得失之間相懸不特倍蓰且至於無算者惟
不能盡用其才之故耳何也性有此一分之善才
即有此一分爲善之力不然何一觳觫一呼蹴之
間惻隱羞惡之心發之能滿其分量如此也不能
充其火然泉達之勢以普之四海正惟陷溺其才
而不盡其能耳豈才之罪哉知非才之罪益知非

性之有不善又一証矣愚因是思之以性爲無善
則仁義禮智根於心者非乎自乾之有元亨利貞
而人已得之爲仁義禮智矣不可言無也以爲有
善則雖無感之時仁義禮智當雜然並陳森然爭
出相與柴柵於胸中矣觀之無感湛然虛明已爾
淵然寥廓已爾不可言有也不可言有又不可言
無則吾心之體竟若之何老子不云乎三十輻共
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人心方寸之虛實與太虛
同量惟其不見一善故萬善皆備惟其萬善皆備
故不着一善當其寂然[illegible]之若無而非無也及其

影之隨感輒應而非有心也洪纖高下罔不攝入若
渟蓄而待焉輕重疾徐罔不肖貌若稱量而出焉
此其至神至靈與天載之無聲無臭同其體未始
不與天運之時行物生同其用吾性之全體大用
蓋如此說有說無皆爲綴語况乎無善無不善有
善有不善何可置喙也中庸以喜怒哀樂置之未
發之前義亦如此

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
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註曰何謂故與生俱
生本來所固有之謂何謂利自然而然人力不與
之謂此性體也人生爲學只求復此性體而已天
下之言性何多途也不知性也者惟與生俱生本
來所固有而已一着擬議一涉勉強即非故矣故
也者自然而然人力所不得與而已柰何智識一
開真性盡鑿哉程伯子曰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
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用智
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此所謂鑿也夫此智豈非

吾性之靈覺但一雜以人利非利故非故矣可惡
甚矣莫難於禹之治水第不自用因水之性而水
治矣於此得利之說又莫難於曆之求至第緣既
往以推將來千歲之日至可致矣於此得故之說
然則舍利安可言故舍故安可言性哉孟子論性
惟此法門異日言固有皆有即故之云也言不慮
不學即利之云也其實舍此亦別無道也

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註曰形
者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也色者視聽言動也世人
咸謂形自形性自性不相待而有詩人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雖相待而有矣猶未免二之也孟子
直曰形色天性也謂形色即是天性絕非有二蓋
天生人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即爲視聽言動之
用即爲恭從明聰睿之性矣故洪範不曰視思明
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直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
明聽曰聰蓋思猶爲學之功但加一曰字則知有
生之初本來之形色各是本來之天性矣愚謂思
之天惟先有是生生之幾故洩之人以寄其生亦
必先有是天性而後生之爲形色以效其靈謂之
曰天性則雖屬於人而猶未離乎天也故着一思

而後恭從明聰猶未可言天性則猶未足言踐形惟聖人之自然而然動容周旋中禮恰與原來一般方是盡性方是踐形夫人至賤形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始不虛生矣大學之論脩身焉得不自格物始顔子之爲仁焉得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目也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註曰孟子

之論心前後語句千變萬化總來開示人一個自然而然動以天不雜以人的真心欲人識取以爲汲本還元入聖血脉路而已要知隨他奢念一涉着學而能慮而知便是人的意識上起的根苗便不可憑據以爲天則與邪自然而然動以天不雜以人的真心猶是天淵絕無用處惟有一個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從良心自然發出的纔謂之良知良能纔是脉路何也良者本原自有之謂蓋與生俱生無用於學慮者也惟其不學不慮則一毫人力無處着得非本原帶來何以有此知能也

然於此空空說個良知良能更不指出所知所能者何事則聰明智巧之士不辨天人不察真妄悉以其當下情識所發動便認做知能之良何所質証一墜此惡道遂無自拔之日何也肆情縱欲人情所最便又濟之以學術云云則終身欺己欺人方謂得計蓋有愈陷愈喜愈喜愈陷者聖賢學術豈肯留此一大弊竇爲逋逃藪也故急急點出曰所謂良知者非空空一個知也是孩提知愛其親之知稍長知敬其兄之知也謂之孩提稍長則知識一毫未開正在不能學不能慮之時不知人說

他能愛不能愛能敬不能敬併不知父母之當愛兄長之當敬亦不知我此爲愛父母敬兄長只是油油然一段天機之自動真性之自流不可遏耳何處攙得一毫人意入又言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可見不是偶然一個兩個聰明伶俐孩子知得就是極愚極蠢的到這個去處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的真是看盡天下孩子這段精神再掩不得不是原來均稟同賦何以能然然此良知何以能愛能敬也只爲吾性中原來有此仁義故不知不覺發之於親而爲愛發之於兄而爲敬耳天下之物有

根斯有苗我不能覩其根則覩其苗可以知其根
矣要知欲覩其苗非直為其苗也正欲見其根耳
學至於見其根則橫心之所念橫意之所出莫非
其苗矣何以信其為仁義也以其無不知愛無不
知敬充之可以達於天下耳孟子於乍見孺子率
以人皆有之為証蓋非人心之同然亦不足據也
或言孟子先言良知良能到後乃只說一個知字
不知就孩提而論知猶未必是知能卻實是能矣
弁人有為孺子泣老萊子為小兒啼正是苦於學
其能為難耳孟子卻於其能處見知始為真知非

曰其知即能也或以為良知良能只是入聖路頭
未是聖人知能盡處不知此乃人人生來本體惟
赤子一毫知識未開故能全得在學者一生功夫
只是要復得這個自然而然動以天不雜以人的
本體堯舜一生兢兢業業於人心道心之辨正謂
純動以天方是道心稍雜以人即為人心精者精
此也一者一此也允執者執此也一毫雜之以人
便不可謂精不可謂一不可謂執矣到得誠者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剛
剛勾復得赤子不學不慮之初非能有加也蓋此

知能之良處萬事萬化之天則皆備真是無少欠
缺不可增減者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

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
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
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
見其為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
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則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慾雖有存焉者寡矣　註
曰孟子此言專發明良心之難泯即放失之後猶
有可尋猶有可養無柰其梏之反覆耳夫人至於
旦旦而伐則已無日不汨於利欲仁義之美全不
可見矣宜乎其無復有發見時矣不知良心原是
與生俱生根深蒂固斬伐急不能盡特以利欲叢
中無空隙發出耳苟其向晚而罔雖不能如君子
之晏息即是意倦神疲一覺好睡則其與接為搆

日以心閼到此亦不覺止一止故曰日夜之所息
息有止息生息二義常是一邊止一邊生故其至
天明而醒昕晚今朝前後際斷利欲未交氣既稍
寧心亦稍清良心便會趁空發出昨之所謂是今
或知其非昨之所謂非今或知其是雖未必全體
之悉露而一念之好惡與人情之公好公惡大畧
相近矣幾希正人所異於禽獸處此可見人之良
心惺惺不泯躍躍欲出惟惡念之阻塞耳惡念一
止善念卽乘空而萌何其耐於斬伐如此也非其
與生俱生根深蒂固而能然乎於時卽能察而養

之全體之旋復正在於此矣蓋此一念之好惡卽
從全體見亦君子因用窺體之一路矣柰何當時
既不能自察遂不知自養日起所爲仍是利欲反
反覆覆汨沒愈甚若爲所束縛然者一毫不復自
由如人爲桎梏所困更不能稍稍展動魂夢之中
盡屬顚倒而夜間亦不復止息善念無隙可乘將
幾希之盡去始之與人相近者乃與禽獸近矣人
見其爲禽獸也若謂其人原未嘗有爲善之才豈
其情實哉不然則其斬伐之後猶能於平旦發出
是何物也由此觀之則知其消長之幾只在於養

不養耳養之而長失養而消夫物皆然而獨於本
来之良心乎然不識心體亦何以知養之方施養
之功也由孔子之論心者可以識心體矣其曰操
存舍亡者非責人之操舍也言心體本來一操卽
存一舍卽亡者如一向舍之而亡杳無影響宜若
存之之難矣倏而操則倏而存莫知其所從來亦
莫知其何以易存之若此也一向操之而存時時
現在宜若舍之亦未必卽亡矣倏而舍則倏而亡
莫知其所從去亦莫知其何以易亡之若此也俛
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何其出入之無定時也鄉

者止宿之地也卽方寸之虛亦安得指爲神明之
舍何其棲泊之無定在也人心本體固如此耳故
曰惟心之謂不是以妄心言也蓋吾之心本極天
下至神至玅變動而不可拘圓神而莫可測者一
意於操而強爲束縛是以枯槁寂寞而殄滅其變
化之靈機也不可也不知所操而聽其馳逐是以
利欲攻取而迷失其變化之靈機也不可也要知
其存亡出入皆天機之自然分毫不可以人力與
之者蓋凡涉於人力者皆欲也障礙此天機莫如
欲昏沉此天機亦莫如欲故一涉人力雖常在腔

子程不可言存不涉人力則周游八極不可言亡吾惟因其日夜之息以息之俾晝夜之氣無非平旦一毫無所紛擾其寂也吾與之寂其感也吾與之感其感而忽寂寂而忽感也吾一一順其忽至之機而不增一念不減一念而已辟之稻水者任水之情與濟俱入與汨俱出而我無私焉辟之養虎者順虎之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而我無意必焉寧有溺與咥之患哉以天下至靈至妙不可把捉不可猜度之物吾亦以至靈至妙不把捉不猜度之道養之則天機自爲之暢茂條達矣然一毫

欲根之未盡是卽一時梏亡之未已安能順此天機亦安足以言養乎孟子他日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低昂貞勝間不容髮必至於無欲始可令心無不存始可謂養心也先君子晚年造履之所至具見之與弟司馬書中悉此道矣

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註曰中庸言仁者人也孟子亦言仁也者人也直見得仁只是一個生生不已之幾而人得之以有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無非生幾五官百骸一失其道卽謂之不仁故曰仁也者人也然其生幾雖散見於五官百骸指其一體而名之爲仁不可也惟心有徑寸之虛生幾則充塞其間而後此心有此至神至靈變化不測五官百骸由之各得其職則仁直人之心耳心之生生卽仁之生生舍仁之外無心舍心之

外無仁其義益深切著明矣然何以見心之所以爲仁也要知仁之生幾非獨吾一人以之而生天之而天地小之而人物草木莫非其所生吾得此生幾以有生則凡大之而天地小之而人物草木莫非吾生幾之所貫徹莫非吾心之所生成者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率此生理以仁萬物而貫實與之爲體無有間閡無有遺漏全是一團太和之氣融融洩洩於宇宙之間此之謂道此之謂路此之謂樂柰何有放其心者則其生幾既槁而道路亦窒矣聖門原有兩項發夫一則曰求放心一

則曰強恕而行大都人心爲利欲所迷則必昏壯昏昧則有放逸非惟於天地人物邈不相關一身之精神血脉不復流通故非惟不能求且不知求矣然則舍求之外又何所言學問哉先儒曰人心一提便醒而曰求放心早是多了個求字不知孟子之意不曰存不曰收而曰求且以而已矣字結之謂學問之道爲盡於此豈可草草論哉一提便醒只可言之素識真心之人不可槩語初學也自人心之放也真妄雜陳棼然淆亂是非顚倒情然無知非有擇善之功何以識其真心非有戒慎之

素何能擇善齊宣實實地不忍牛之觳觫反而求之且不得於心乞人實實辭羨惡於死生之際終不免奪於宮室妻妾以喪其本心只爲先前不曾有求的意故當時不能擇不能識遂至覿面錯過所謂求者即學庸定靜安慮戒慎恐懼之功也凝神定氣苦切攝持俾引誘莫交情識不起於端倪之發見有如乍見有如平旦灼然見一段生幾充塞於中吾之有生皆是此物天地人物之有生亦是吾之此物盡力保任一毫不容他沾染一毫不容他滲漏完完全全還他一個生來面目方可謂之求放心豈一念之間乍明乍滅若存若亡其在也不過勉強束縛操存稍懈放逸如初者可同日語哉人生孳孳好學汲汲審問不過欲完此真心而已舍此之外又何以言學問哉強恕者即孔子之所謂取譬也不能從本體上一覺只得隨事勉強己欲立則思人亦欲立己欲達則思人亦欲達己所惡則思人亦惡而勿施焉雖未能頓然與物同體其所操持步步皆仁者之事以漸而久則隔閡日消精神日貫仁體亦日完矣故曰求仁莫近焉要知求放心者先識心體而充之以事者也學

知利行事也強恕者勉盡其事而求復其心者也困知勉行事也乃孔子之語人一則曰己所弗欲勿施於人一則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求放心一路未嘗以之立教豈以其恍惚而難尋不若操持之有據耶其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曰居處恭執事敬亦以求其放心也乎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

大人而已矣又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非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

反虆梩而掩之又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註曰此皆言惻隱羞惡不同要識動以天不雜以人之心則一令人於

真心發見處察識擴充以為知性復性門路則孟子獨得之妙立教以開示萬世者也一點真心雖與五官百骸同付于天實則付之以宰制百骸應酬萬變之權而為之主者體之大者也何則體以思為主思者神明之妙用所以審得失辨是非者也耳目口鼻諸體皆塊然以形生而不能思者聲色臭味一誘之則懵然而不知所辨別矣惟心則神明之所藏以思為職思則得其職不思則失其職矣蓋思正所以運宰制百骸應酬萬變之權者如視而思明則目得其官矣聽而思聰則耳得其

官矣諸體莫不皆然惟人不知有此主宰而淫聲美色日交於前心未及思而耳目已為所誘神明且汩沒於其中則諸體反能奪此心之權矣誠知天所以與我之意而先立乎其大者提得真心出來做主一意保任十分服膺動靜寂感一任其真辟之君權獨運百辟自爾效能太陽當空羣邪為之悉散矣諸體安能復奪之哉顧自有生以來天人混淆真妄錯出求識吾之真心且不可得何以立之也故孟子歷指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真景象以示人如齊宣不忍牛之觳觫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井不難其親者之其頼有泚乞人行道之人之弗屑弗受倉忙急迫之際一念陡發此正天機之自動者也當其時塵情俗識纖毫不得侵擾何暇計百姓之以爲愛何暇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何暇有爲人泚之心亦何暇有宮室妻妾窮之德我之心潔潔淨淨光光明明全無一毫雜之以人正中庸所謂莫見莫顯時也夫是之謂本心夫是之謂眞心其所當先立者此也且因而列其所發見之端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是非盡舉之以示人使知吾性之發見有如此者苟能因用窺體

則隨其一端皆可以知性然必充之而四端之兼舉然後可言盡性不然不墮於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著必墮於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矣故求識眞心者必求識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心則充之四端無不可耳孟子汲汲指出非納交非要譽非惡聲非爲人泚其意可識矣鵞湖之會金谿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則恭敬之心也其指示慈溪之辨扇訟則是非之心也金谿可謂善發孟子之教矣總來是得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眞心則橫衝直撞無之非是已然爇胥一念之不

忍足以保民而王卒之反求而不得乞人行道之人一念之愧耻足以決死生卒之不免於宮室諸累何也只爲其初原無求識眞心之志未嘗有求識眞心之功故眞心雖見却如石火電光一般一見即滅死邊過了一場依舊亂句錯過依舊貪昧隱忍無所不至此豈視生死反輕情欲反重哉只爲急迫之際無暇擬議校量眞心易出一到燕閒各色利欲心腸雜沓而至自己反做主不得矣然於此可見急中迫出乃是固有皆有燕閒生出乃是情識之漸生漸長者何人之不知辨也大都聖

門之學必以知性爲主顏子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是眞能識眞心眞能立其大者也曾思之學庸於求知之功爲詳孟子則指示眞心之發見處爲切然非有求知之功雖見而不知非有指示之切則雖知而難擇必合三賢之說而聖學之蹊徑始全耳奈何三賢嘔出肺肝以示人後之儒者以悟門委之佛氏併知性之說而不講不知中庸或生而知之所知何物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又知何物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其知性何以盡心非知性

又何以知天也夫納交要譽一派是徇外爲人[illegible]
心宮室妻妾全然是佚樂荒淫之事至於惡聲猶
知畏人指摘窮乏得我尚圖周匱恤貧皆今世所
謂賢者能事聖賢看来乃與前一樣是情欲只爲
其動以人而非動以天耳
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註曰自古學問宰貴自得
何言乎自得也自知其性也悟門也蓋自降衷以
来性雖均稟同賦人人各具第情僞既開真妄錯

出迷失真源而倀倀乎不察不著者比比矣世之
學者或靠師友或靠書冊以爲功夫皆非也辟之
寶然人自有人的我自有我的畢竟自己點檢得
自己的出来方是真寶徒然聽人談說看人描畫
極真極像我心非不踊躍忻艷然說只說得他的
畫只是畫得他的反而求之吾家茫然絕無撈摸
處轉頭一步不知安身立腳矣只爲不曾見得根
源来歷耳故書冊靠不得師友靠不得惟是自家
有個悟入處真[illegible]見得自家的方有受用以放煞
之普教萬民宜其[illegible]以知以契這等聖

人爲之師宜有神妙之默化然勞来匡直輔翼千
方百計只有使自得一路耳况於君子之欲盡性
至命者乎然造詣之功夫不深進脩之途轍未嘗
亦何由自得也道者進脩之途轍也如乍見呼蹴
諸條隨其真心之發見而識取以窺性體是也深
造如知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多少次第即戒謹
恐懼亦是日漸操持如雞抱卵如龍養珠待其功
深力到霍然有悟安敢強探力索取辦一時也此
等去處不是洗盡凡情超盡俗見拚死一番安能
一真烱然靈光獨耀哉自得即大學之能慮能得

中庸之莫見莫顯而已於此一得永得則無窮受
用盡在此矣居安資深逢源非有淺深乃一時事
蓋此物原是自己生身立命的根本原是八風吹
不動的何等安穩自在原是淵淵其淵的何等宥
密精深原是萬派同出之源何等溥博不窮夫既
自得則一副根本俱在於我居之自然安資之自
然深取之自然左右逢其源又何疑乎不然則天
雖付之我自失之安者危深者淺源且窒矣君子
之欲其自得也以此
公孫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註曰千古聖賢但言心學未有言氣者孟夫子始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亦大開一種

脉路以辨三敎之大關云爾愚嘗謂無始以來上蟠下際闔闢變化生長消殺止有一氣耳其未判也爲太極其既判也爲太虛其醞釀之愈厚也爲太和其流行之不已也爲天命其時行物生之不悖不害也爲天道一氣也非有二也執主張是氣自爲主張也執綱維是氣自爲綱維也其在於人則以其靈明者爲性爲神爲心爲志爲道義以其流行者爲形爲色爲視聽爲執持運奔爲充滿於一身周流於百骸九竅若有分矣其實一氣也非有二也故自造化以觀之吾身以吾身而觀之造

化一氣也非有二也日夜相爲灌輸而不息者也強而別之曰天曰人又強而別之曰志曰氣曰帥曰充又強而別其功曰持曰無暴皆於不可分析中分析之開人以爲學門路而已何言乎持志也操持匪懈勿使嗜欲得以汩没侵擾之也何言乎無暴其氣也撙節愛惜勿使運用得以震撼耗損之也蓋志之與氣能交相爲動亦能交相爲養者也要知未有能持其志而猶暴殄其氣者亦未有能不暴其氣而志猶有散亂而不定者其功本無二也然均是氣也孟子獨謂之浩然均是養也孟

子獨謂之善養何也以其布濩於宇宙之間而浩然其不可涯涘也以其挺拔於萬有之上而浩然其無所屈撓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其養之也亦非有加於持與無暴順其氣之本然以養之不以人意害焉仍是令其動以天不雜以人而已則剛大之體可以無失吾身之與天地仍相周流灌輸而無間矣少有餒焉大者虧而剛者靡矣不知志之與氣又有交相爲餒者道義非能自行也氣以配之斯行藉令氣有不足則見義而不能爲義且爲氣餒矣氣又非能自生也心心在義則生

非令襲義於外而中心不自慊氣凡以心餒矣烏棲於枝謂之集衣加於外謂之襲於此見告子以義爲外則其於義襲而非集矣烏足以語養氣之道哉夫充則俱充餒則俱餒可見志之與氣原不可岐而二之也何言乎直養也必有事焉而已若正與忘助皆所以害之也何言乎有事也凡人有所事事必記憶在心而不忘者謂之必有事則心心在此不增一分不減一分一順其天機之寂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意念無有走作功夫無有滲漏則神以之凝氣以之固矣夫是之謂直養夫是之謂集義其氣安有不浩然其剛大者乎何言乎正心也若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惟恐氣與言之動其心強而攝持以求心之不動是也烏知氣實乘載乎心舍氣以言心心將安所棲泊而不動乎故曰勿正心非言心之不當正也言心之不可舍氣而爲之正也況乎心爲神明不測之物非可以攝持正者忘與有事反其病易見何言乎勿助長也知知之無涯生之有涯矯揉造作以求氣之聚充形之常存者是也烏知心實主宰乎氣役心乎以持志氣乎何所統率而不

亂乎故曰勿助長非謂氣之不必養也謂氣之不可役心以速之長也況乎氣爲流行無滞之物非可以矯揉長者是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雖未入中國告子不動心之學已入其宗旨況列子嘗言西方有聖人得毋其說已有傳之者乎勿正心之說明闢佛教也道家之學自黃帝以來久已大行以氣爲藥以神爲火日夜烹鍊以攢簇五行而求長生其矯揉甚矣意欲盜天地之靈不知其已失天地流行之常度大傷天地之和而絕其生機矣故以揠苗喻之謂其根株之已斷也明闢道教也此以持志與無暴氣之功分而爲二其害如此夫宇宙長矣廣矣氣於其間安能無清濁厚薄之殊哉總大造觀之毋論其清濁厚薄之適均即有偏厚偏薄偏清偏濁適相濟適相平爾故謂之太和人於其中不無偏受受其薄與濁者有矣受其清且厚者有矣形生神發之後攻取非一不惟薄且濁者益趨於其所偏而不知反即清且厚者亦或迷失其所長而流於薄且濁矣氣本太虛吾以其私窒塞之氣本太和吾以其私睽戾之氣之運不已吾則已之氣之生生而不害不悖吾使之

悖且害焉生則瘵癘夭札死則沉滯飛揚以至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得謂之人乎蓋善養者無他令其清者益清矣濁者亦以日滋之而清焉其厚者益厚矣薄者亦以日積之而厚焉則靈明者絕無翳障流行者絕無斷續吾一身之神與氣且相爲渾融而無間吾一身之神氣且與造化之神氣相爲渾融而無間則乾坤之不毀且在我而知不見其無涯而生不見其有涯養氣之功用畢矣然非平旦識取又何從而養乎

又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耻之於人大

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之有　註曰孟子發羞惡之心示人最爲激切其養成浩然之氣全在此其於秋殺盡露亦在此也

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註曰世人於義利之辯以爲至難不知不爲不欲乃人之本心人人有之者但利欲一迷則有爲之欲之者矣乃其不爲不欲之本心不可昧也卽其本心而不爲者眞不爲焉不欲者眞不欲焉則徹內徹外一洗而清之矣不必別求所謂充類至義之盡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世道下衰人情甘於貪昧隱忍明知其不可爲不可欲而爲之欲之者比比矣孟子此等開示豈可一日不行於世哉第聖人未嘗不言義一則曰君子喩於義一則曰義之與比則精義以利用未有如聖人者乃聖人惟見其藹然春溫而不少見其肅然秋殺者何也易之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豈聖人之和未嘗不行於義之中聖人之義未嘗不爲和之用耶

論曰先儒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發前聖所未發又謂其仁義並舉爲有功聖門固矣愚獨謂學人最難

識者本來之眞心卽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也大學言定靜安慮中庸言戒謹恐懼但言其攝心求見之功未嘗直指其本體也孟子一則曰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則曰其顙有泚輒繼之曰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此非特指愛之心也極描寫其天機之動不屬思惟不經擬議一毫人力不得而與而勃然自發者大學之能得得此也中庸之莫見莫顯見此也蓋徒示人以怵惕惻隱其顙有泚雖足以發人仁

愛之良猶慮有仁者見之謂之仁之教惟其繼之以非納交要譽惡聲非爲人泚令人猛醒其天機自動不容人力如此則凡羞惡辭讓是非之類然者一切可覩矣故他日又曰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又於羞惡中一指之正使人明此本心時時發見處處具足見其一則時時處處皆可推致故曰知皆擴而充之此大學所謂致知中庸所謂致曲也學知困知不同舍此絕無入聖之路矣若夫不慮不學之良好惡相近之幾率以示此而已其功之所爲獨備也不然則本心雖時時發見人人皆齊宣之觳觫爾卽攝心求之猶或覿而錯過雖欲立其大者其道無由也特以其得力在義故於集義之功最深發人知恥之勇最切未免英氣之露與顏子之渾厚不同則知仲尼之力言仁而不多及義其斷矣

憲世編目錄

後學毘陵唐鶴徵輯　孫獻可閲

周濂溪先生

先生名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辯衆口交稱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

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移柳州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教二年果有得先在南安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置手版歸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轉桂陽令皆有治績改知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轉簽書合州判官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抃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及抃守處先生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寧初呂公著在侍從力薦之會抃亦在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進退官吏得罪者自謂不冤改提點刑獄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不憚瘴毒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案務以洗冤

澤物爲已任未盡所爲而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餘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来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也襟懷風趣飄飄物外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取營道所居濂

溪爲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先生殁今程顥程頤尋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亦言
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
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
天之廣大、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
人類此、邢恕云、茂叔聞道甚早、王安石爲江東提點
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
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
其後安石與曾鞏在江南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

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或曰、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鍼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法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頓革、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乎、嗚呼、豈非天哉、
先生窗前草不除、程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程
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先生、後自謂無此好矣、
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
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
喜心、果知未也、

太極圖

陰靜
陽動
水
火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
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而誠之源當
在太極未分之初資始爲誠之通各正爲誠之復方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合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
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其
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
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
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以四勿論之只須動靜言貌視聽無

違禮而仁義智在其中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
心要矣用賢急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
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
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易言太和是質中和言之至静無感之
中太和豈不流行哉此是先生見得道體最真處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
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
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
正而天下治矣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
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
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後儒論學多自無欲而止亦可
謂克己之極功矣辟之耕者發川至矣草木之根悉淨矣非下與種穿學嘉穀北充己以下必日復
情爲仁無欲以後必須明通公溥方是生發方是仁蓋惟無欲斯可爲仁止於無欲非仁也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

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此是之旨精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易彖言保合太和必先之以各正性命以此一有不正則暌暌鉏鋙多矣焉能和乎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竊疑聖賢之樂乃出於天教活潑胸次一團和氣於物一無窒礙而默與之欣合耳故孟子說詩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似不與富貴貧賤作干涉亦不與處一化齊作見解先生首發樂體豈以見大二字足該之耶亦程子於曾點與其見大之意耶程子曰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曰人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深切著明之甚矣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也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幾者動之微寂然不動安得有善惡動於斯有之然微處善惡雜未甚顯故當於此辨之然此自學人言之耳自聖賢看來本源澄徹有感輒應仍與寂然之初無少異豈復不言善惡但見其與天通之於穆同耳故曰幽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獨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此二若孟子川得力處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君子勉仁

而已伊尹之志志此顏子之學學此寧有志外爲學者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　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恐意人以識爲言識之所至恐猶有力無不至焉矣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

則發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夫無言何以能無隱也曰無行不與而已聖人之行悉其性之發見流行猶之天之時行物生悉其命之發見流行發告以言語者安能若見諸行事之真切著明也聖人之教人以此其看人之受教不受教亦以此故其稱顏子曰亦足以發曰語之不惰可見顏子於聖人所言無不見之發見流行如不貳不遷三月不違不改其樂處皆是到此地位即達人之蘊而未宣者顏子皆做得出了此其所謂善發聖人之蘊若以言說形容之非矣然其妙全在悟處故所惡在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徵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
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易前原有
卦聖人特蘊之耳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
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矣動可不慎乎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瀆矣瀆
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則不決
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
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
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
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
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至治不外
一和只於天地位萬物育皆取諸此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
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
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
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則動妄也妄復則
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深哉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者可不愼乎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論曰顏子早亡其學莫有傳者孔子又云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故孟子雖曰具體而微昧者猶以其道為未至曾子一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其道大光故世儒之言曰曾氏之學獨得其傳孔子喪予之歎莫之解也顏氏之脉無有過而問焉者矣濂溪先生始為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其學顏子之學又不曰博文約禮又不曰克己復禮特揭孔顏之樂令其徒尋之可謂一腔熱血一言灑盡矣嗚呼此豈人力也哉殆天之未喪斯文耳然自周程二先生而發亦幾月二先而止何耶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父珦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一見異之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之知也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藏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何以決之先生曰爾父藏

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估力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在事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近府美田貴家富室率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稅不均先生畫法均之富者多為浮論撼之不能止既而無一人不服者會令罷先

生攝邑事訴訟日不下二百前令率疲於省覽先生視事不閱月訟遂簡江南田賴陂塘以溉是夏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例當轉詳漕司調役月餘始集先生曰果爾苗稿久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稔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為營留之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然無不死者先生察其由以留者必請於府府給券乃得食比給券則餓已數日矣先生因白漕司貯米營中至輒食之全者太半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時謝景温尹金陵說春秋先生時取之至言易則皆曰非是弟願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主簿非之而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其二龍至中途其一飛空而去（令陽羨亦有之取者無不獲共）遂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有持竿

以黏飛鳥者先生折其竿令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如此再朞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其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者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遂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敎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學先生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敎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

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問之曰吾常疑此惡少之弗革者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懐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於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知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

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減十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敎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在事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

安先生論營之每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猶時有自謂有愧於此大都視其縣之人眞如家人父子訴者或不待牒徑陳所以先生從容告語無倦也爲邑凡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比二三見遂將大用每語先生曰欲常相見儞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以至誠仁愛爲本上嘗使擇人才顥所

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朕何敢上詔問所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唄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常辨於早而戒於漸章疏不爲辭辯惟以誠意感悟上心一日上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會同天節宮嬪尊獻奇巧爲壽先生言於

朝又頗謂執政戒之執政以宮嬪爲之非上意也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言非是執政辭遜屢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是時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不合多所論列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祠部賣牒提舉官多非其人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然每與安石論事心平氣和安石亦謂其忠信多爲之動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

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如安石其身猶不能治何以及此又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當時安石以數事上前上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上意不欲抑安石亦尚無必意弟方欲得人擔當先生與孫覺同得上意欲爲了結先生因言管仲猶能言

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但順人心誰不願從也安石云此剛愎難諫意張天祺是日於中書大悖由是安石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時覺受約束而不肖行因坐貶而先生遂得辭去求外補既而除以京西提刑先生求對上有有甚文字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

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然安石終無遂先生意也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所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千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且以事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

以本鎮印授之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猶以爲勢不可塞先生命善泅者啣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先生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

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每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事、興時夫伍中、夜多譁噪、人乘虛爲盗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遂求監局以便親養、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巧選、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嘗俯三經義、常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王安石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顥在彼否、遂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右府同薦除判

武學、新進者言其學術迂闊、趣向僻異、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盗、雖樂歲、常十數發、先生在官、無盗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田稅重、朝廷常蠲除以惠、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適自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

惠澤始均、常權穀價、不使之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闔境賴焉、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使至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閲保甲、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餘、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

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盗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盗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盗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盗、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朝廷遣括牧地、民田當遷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

生矣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議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公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違令督之甚急數日而事集先生又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嘗言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又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

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而不盡也又曰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臨祭御史張天祺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大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

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顥爲汝州酒官來府衆哀謂韓宗師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猶除監司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宗師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宗師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顥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甚得易否但承之義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扶溝地卑歲有水旱顥經畫

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顥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先有同在臺列者志雖未同然心恭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識也乃若伯淳則知羡乎然反覆以

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亦著猶爲先生下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詰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益誠心發於中見之者信慕事之者華心大抵類此文彥博采衆議而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得之濂溪先生何也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其始亦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持己以敬而行之以恕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故其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入人如時雨之化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明之書者亦明矣

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故其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嵩可兢爲嚴急之時其行忠
生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
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
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了端嘗䕶蔡州
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
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
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
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
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元意春意總是一箇生意然必如此分既始見太和眞樂之所由来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
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生来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
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又曰雖能推之
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
在平鋪放著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
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来都在萬物中一
例看大小大快活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
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

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
他心熟便自然別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
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
何處交割得来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

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或謂詐

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裡論甚大與小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只是安常處順所以夫婦與知

人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前言致道身來都在爲格一例

看所以前無窒礙此前樂體也

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

皆不識此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

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而濁者非神乎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

而識之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

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慈湖先生曰惟伯淳而後有此

言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

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

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

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

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

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

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

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

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
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
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相
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
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
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
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
矣

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
換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
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
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
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
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
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
不能守也先生論仁只是反身而誠一語為要緊南先生曰雅護此心最難必無光悔習體也一處真積力久容契實會從容涵泳庶其得之德以閑見想像測度博量征馳踔華則支承索綴于此體了無干涉且可謂明道之[illegible]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力行

便有亂肬意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只理會生是如何

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己殆己體己推 仍自古血脈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邦記得許多謝子不覺

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不曰羞惡而曰惻隱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從正 此意宜會

是生機循環處

或問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
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
名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
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其忠也忠
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 動以天便是欲立欲達便是一貫以其不待取譬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
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
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和樂總是仁體看此語和又是生之源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 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樂之源先生[illegible][illegible]處在此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
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
中心沒事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尚論于樂莫大焉一言便透入孔顏樂處消息

涵養著者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愚[illegible]天宜[illegible]豈[illegible]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無一事則生意何所不流盖此仁原無所不貫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好之

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
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
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 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視周茂叔見大之說更微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

[illegible]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便知出西門便可

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
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
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紀此是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即性命亦可了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
近有用力處又云學者要學不錯須是學顏子又
云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
辟如剪綵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
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
約處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
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
而孔子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
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

則無間斷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
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
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
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
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
盡亦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
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
前日思慮紛擾要得虛靜其極欲如槁木死灰又却
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
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
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
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又如絕

而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
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
也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以我先覺故揺攏
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
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
天生斯民底事業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
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容貌必端言
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
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皆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
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
卓爾可見仰高鑽堅在前在後皆知得後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

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
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同處只在任其
天機一毫不得着力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
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
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恐不滯一隅然後源
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愼獨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風竹便
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已物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巳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嚴嚴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此正聖人所傳於顏子而孟氏之不復傳處然到天與我得乎要知天之狀我原爲收斂此元氣俾物各見孟子於善惡一路發揮太重便不見於義之仰耳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淵乎微矣此之謂大爲有所倚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着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貢煞學到上面也

問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

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學只要鞭辟近裡着巳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巳終不足以達道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来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凡皆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此學知困知之判也

論曰自濂溪先生令二程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後儒視之遂如佛家公案愈泰而愈不可得

謂之樂貧非也謂之樂道非也謂之樂於逍遥物外尤非也卽在當時亦惟明道先生得悟下一轉語曰樂莫大焉樂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何事曾一樂莫大焉仁體具顯矣先之曰萬物皆備者何物繼之曰反身而誠誠者何事先生他日又曰學者須先識仁其要只在反身而誠蓋至於反身而誠則以一心而舉此天地萬物以納之於太和之中其融融洩洩當何如也故先生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有自然之和氣則孔顏之樂舍此更有何說尋樂之說固周程二先生仁天下萬世之心實孔顏授受之真血脉

也愚嘗觀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繼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其生之一於和也乾之象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其育神復命又一於和也由斯以譚則和固仁之根宗樂其極則也當時論者又謂先生接人純是一團和氣朱光廷侍先生謂人曰如坐春風中一箇月先生蓋幾於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矣孰非尋樂中得之則知三代以來顏子一孔子也漢唐而下明道先生一顏子也學聖人者其亦於明道先生求之竊令孔子知千載之下有如先生則顏子之沒可無慟矣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舂陵周濂溪敦頤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太學時海陵胡瑗方主敎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卷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從游日益衆旣而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珦屢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

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敎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郞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辭不獲始授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以涵養薰陶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

規講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不獲受命
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
如此乞令講官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
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
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
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
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

者亦數十條六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
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
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成就
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
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
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
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
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
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
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

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
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請講官例
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
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一年上疏論延和講讀垂
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
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
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
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
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

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
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
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
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
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
樂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
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
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
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

虛旹有不知者或請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
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必日就醫官問起居
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諭以
少休不去也惟先生容貌極莊人或以問曰君之嚴
潞公之恭孰爲得失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
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
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
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
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

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
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
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
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
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
請開樂置宴先生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因事用
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
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
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當事知之俾戶
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

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
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喫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
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
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
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
無所顧避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先生以書謝曰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
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
怒而去之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
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

也顧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是時同朝之士蘇軾以文章名世疾之如讐其黨類
巧爲謗詆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
請問宰臣聞上不御殿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
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
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
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
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
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

歸田里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服除仍授西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先生辨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

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既受命卽謁告欲還延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恥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久成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

疾革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沒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一道服至破猶潔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父珦年老左右致養無遺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納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常服皁袍高帽簷劣半寸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象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云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且與之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此文字中間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

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尹焞年二十始從先生游嘗得朱光庭所論雜說問可觀否先生曰其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陳長方見尹焞於姑蘇問中庸解焞云先生自以爲不滿焚之矣沈元用問尹焞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擧似李愿愿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事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

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旣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旣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

以見其梗概矣韓維與先生善屢致於潁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頤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先生與韓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晩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楪一似可爲先生壽汝從容道吾意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維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

再三謝過而別呂大防以石緋州遣先生辭之先生被謫李清臣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才出見之即促行先生欲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至龍門清臣遣人贈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為不受曰渠是時已與其不相知豈可受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蓋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先生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先生謂青苗法可且放

過而先生乃於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二先生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先生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至法堂上相見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張載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後來有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嘗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佑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諸先生論伊川先生處頗確何不反而求之伯子以入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又曰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此與明道先生論同皆自其動以天者言）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道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中庸

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

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

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鑠

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絪縕陰陽之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是一個塗轍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又以心爲小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肯學卽是困而學之一項若下愚乃是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一項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量之形有限量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知得性無限量所以能盡心所以能知天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着事時便在這裡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者生之理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

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便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

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聖人以所排分列亦必有個分別處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施與用何以別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義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潤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爲族之兄耶或告之遂懽然相從無有二心何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

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

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實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一個仁義禮智四者何曾有孝弟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孟子不慮而知爲良知不學而能爲良能則性中却有孝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謂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所謂中也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大圭黃鐘全冲和氣

尹焞言初見伊川時教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焞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日趙承議從伊川學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焞焞於趙言下有個省覺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是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

是亦無事也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養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忘敬而後毋不敬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

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前言必有事焉是集義此言必有事焉須把敬做件事語意不同何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有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個意思則與人成就得個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個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

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心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藏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心定則神自定神定則精氣亦自定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

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此在止于至善之正解不知觀大學者何以不宗此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便有甚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来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顔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辯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辯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分明指遍上悟門

實是實非能辯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伊川直是會鍛鍊得說了又道却好或問謝上蔡先生云太虛纔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前曾往見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何如曰見得這個事經時無他念被物亦應付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救轉却曰當下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煉得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此語如何曰甚說了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一夢問何故却謂曰如挽弓到滿時便難開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煞長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

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孫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

顯道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

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

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

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

也堯舜僞也以此馴致便不錯了

尹焞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

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

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

伊川曰子何似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

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悟門一劉叔敬良方

尹焞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擬似伊川伊川問之焞

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

着不得

暇日靜坐尹和靜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

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是外來公欲亦寡矣

有人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

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

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

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illegible]

性即心[illegible]所能[illegible]謂造得到後更說其涵養[illegible]之號業文王之有[illegible]亦得[illegible]

或問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前下靜字下動字先生

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

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理

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養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

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

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

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

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

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

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

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

人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
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
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有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便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
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

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
如養得一分便得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
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
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
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
合（敬非必有事乎）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
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
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
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
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
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
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
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
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探湯之心
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
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此也故
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
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
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
不必待着意做纔着意做便有個私心這一點意
氣能得幾時了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
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

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覺即自得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以思求覺恐易落見解忽從思慮不及處得之此與覺也然平日功夫畢竟在

學者先要會疑

自得者所守固自信者所行不疑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却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

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先儒只因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看得太寂了所以將立本功夫說不來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

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
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
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
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
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
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
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

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
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復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尹焞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
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打揉了
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
邪更堪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謂善亦須實有
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
是心生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得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
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
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
近精粗高下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
者一人指之不若衆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

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
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
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
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
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謂中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
然豁然有覺處

物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
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
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
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
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
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
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
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
在乎格物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
窮只是一理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
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
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責誰做
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論曰仲尼歿而微言絕心學之不傳蓋千有餘年濂
溪先生出始一倡之兩程先生從之游明道先生以
悟入伊川先生以脩入一師授受家庭朝夕觀摩曼
然參絕信乎學焉而得其資之所近哉明道先生明

睿幾於顏子故諫肖妙絕一時伊川先生誠篤謹恪
故踐繩履跡不失尺幅黍積絲比以廣見聞其學要
領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及答人之問覺也
則曰能致知思一日則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又曰
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忽然有覺處卽先生所謂覺
卒未嘗離其平生所從入處得之也嗚呼由斯道也
幸而天理或明貫通有日則知之成功亦可幾及終
不得悟則亦不失為循途守轍之士若夫悟入之門
峻而難登見稍不當實多墮落故顏子之學終於不
傳而萬世道學之統卒屬之曾子明道之學亦若無

傳而伊川先生則主宋學之宗盟不獨及門之士確守其說至於紫陽諸賢纂緒嗣服不敢少僭也先生又言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又有德性之知不假聞見則先生之學有得於窮理致知之外者矣豈即其所謂久而後有覺與忽然有覺也蓋學惟其不實耳苟有實志則逐末之功即返本之地遡流之久乃逢源之機未有行盡千山萬水而歸來不識自家之身者也

憲世編卷之二

張橫渠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廸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仰知虔奉父命涪州器之早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子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偕弟頤至與論易次日謝其徒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舊學以從事方未第時文彥博聞先生名行聘之學官與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士第為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有教告患文檄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

命其事閉否閒御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
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載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
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亦多
從之遷渭州軍事判官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
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熙寧初登用大臣思有變更
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可以召訪上即召見問治
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
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赴召未測朝廷
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
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

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
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
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
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言張載以道德進
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獻囚此庸
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
告西歸移疾不起有田數百畝粗足歲計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學者有
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
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所自得窮神
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
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
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
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
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
誠絜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者甚衆先生氣
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

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
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
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
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養其遜弟嘗
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
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
必訪人才有可誨者必叮嚀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
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
亟止之曰餓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
甚或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書

屬門人日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
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
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
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
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
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
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慨然有意
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
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其可行嘗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
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
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
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
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
抑末以推先王之遺法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
防薦之召還舊職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
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

知者以所欲爲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請
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
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衆莫能奪然爲議卒不
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
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
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
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
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始克斂其治
喪一用古禮以終載之志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以
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
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
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
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
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
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
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
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
乎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
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銘西銘程顥答其書曰所論

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須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朱熹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

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塘南先生曰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張子此言蓋深明此體原無理氣之分亦皆心之言也愚謂浮沉升降勝負屈伸正是和處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下文言虛空即氣則不當言太虛不能無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

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

太虛者心之實也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求吾心之虛即天之虛）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聚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游氣紛擾合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是紛擾者即循環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一氣屈伸往來未嘗有二人自名之爲陰陽耳）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橫渠先生禮發所自）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

兆之者才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
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
至於命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
得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
則一而散動而不窮故往且來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
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因有物榛礙

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
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
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
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陽又
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
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之
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
者絪縕而已矣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耳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故能

以屈為伸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天之明莫大於日月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
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
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
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
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知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

同異相形萬交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耳

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
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

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

於見聞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

處猶是心麄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心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

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思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体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益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西銘理一而分殊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illegible][illegible]事

如聖人言學人事也說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若賢人說聖人事也識其道體高言得自意子誤論者能無他見識有所先立而說之者所以學者私游之流昧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符其用而其分之殊自可見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以此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君子之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仁之所謂人

學者學所以爲人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

性之也由之也

思而得素也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貨色是欲心親長是良心能達之天下欲心即良心不能達之天下良心亦私也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則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

取善者雖於不若己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
睢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
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
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倒可取不害為忠臣孝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掣則動舍之則息一日
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
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
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
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此正欲後之終非悟則不息個甚）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
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
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illegible]）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斯為忠信也
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
義然有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
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illegible]

[illegible]與此時方頭是義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嘗窮竟仲尼自志學固已
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面進蓋猶天之不已為
天已完而所以為天者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
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
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illegible]）
虛心然後能盡心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
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
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
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校琢磨學博則轉密察
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篤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
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
盡精微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

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方是進矣而學先生得方略評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則橫門或學說同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以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中心苟有所開即

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議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矣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墻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此於某見莫顯之見何如豈如程家所謂小悟耶然古人之苦心實甚不自欺不欺人其見之矣

先生自言十五年學一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至於命先生

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不是盡人物之性己往於何處盡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語錄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矣是爲無天德今猶着以思巳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悖不神害其至神矣

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其向時謾說以爲巳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年如何今且專以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豈至此有眞悟耶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巳任不

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睿思之

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此實古人入悟之門

論曰橫渠先生通有無合隱顯而歸之一氣舉一氣而歸之太和舉太和而歸之太虛舉太虛而歸之性體此於天人之際瑩徹之至矣西銘之論仁亦已盡其廣大精微之致至謂虛者仁之原虛則生仁猶爲二之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正以此氣之生生不已而已夫既曰虛空卽氣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則知含虛無氣含氣無生含生無仁虛卽仁也方寸之虛正與太虛同其無垠吾性之生生正與大德同其不已故聖門之學一求仁槩該之矣曰原曰生非二之乎至謂太和中容萬物則多一容字且謂和樂爲道之端則以何爲道之究竟宜伊川謂其深思力索之功多而深造自得之見少也雖先生亦自言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卽便札記又謂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學而至則先生之悟入或又在諸札記之後耶其

言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中又曰須是無倚百種病痛盡除此眞悟也特於所謂太和者差不及明道先生之親得師承一路透入爲徑潔爾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
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
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古人川力如此）衛人
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
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
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之學得之李之
才之才師河南穆脩脩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頗在
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
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

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為衛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
時先生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
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
先生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
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
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
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
而終焉其後先生卒以易名世先生少時自雄其才
慷慨有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致及
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

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
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
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為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未敢必此樂即與孔顏同否）又為甕牖讀
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
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
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講
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眾鄉里化之遠
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
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脩防

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
貴賤親踈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
顧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每
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
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
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
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
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
人材之功多矣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
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以告先生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更用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時文彦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屈遂以福建黄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先生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

先生與秩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先生時歐陽脩參政素重秩故穎川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川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秩以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先生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縧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衣深衣冠緇布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

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光歎其言合理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天津與先生相邇弼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弼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弼嘗患氣疾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

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一日薄暮司馬光見先生曰明日僧脩顒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弼果往後因見弼曰不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也先是治平間先生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

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
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
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
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欲投劾
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
益自是孔孟心事嘗過士友家晝臥見其枕屏書小兒迷藏

題詩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指熙寧間
也富弼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弼曰先生度其之憂
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
安石乎弼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
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
叛安石弼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弼以先生
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
癸丑王荀龍者韓琦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琦送行
詩頗體大詩極奇儒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
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

人飲酒貪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
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
死生亦常事伯淳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淳言觀化他人須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常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
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
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
頤問先生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
頤曰何謂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

處況能使人行也疾且革頤又曰先生至此他人無
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
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城
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池葬我
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堯夫疾革王汝往視之因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拾得伊川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一個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傳說不同姑兩存之然傳說為長七月初四日大

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
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
卒程顥誌其墓爲之論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
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
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
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
者莫知其從来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
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
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
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

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
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是二
程訪先生於天津先生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
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程顥謂人曰昨從堯夫先
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
所言何如曰内聖外王之道也元祐中韓維尹洛請
謚於朝常傳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
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
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眞故
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

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黙識
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
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
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棐嘗謂人曰
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
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
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
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
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
吾見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

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
其家所上文字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
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
卷自爲之序先生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頥嘗曰
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
高其所爲至謂其有玩世之意又因其前知謂於凡
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
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先生
自爲無名公傳言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
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

之浮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
人之情已之浮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
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浮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
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浮十去其七八矣年五
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浮無得而
去矣始而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
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
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
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
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

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
四方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
得而名也凡物有形斯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
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
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
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
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
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
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
極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

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
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
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
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
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
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
浩歌不足無可柰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
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則思親枕故其詩曰墻高
於肩室大於手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胷中充塞
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卅[illegible]壞未嘗作

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
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
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
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
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
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
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
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
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

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
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
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
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
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
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
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
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夫人也者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
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

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
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
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
聲色氣味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萬物之用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
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
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
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
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
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謂之不
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
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
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
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
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非世世而效聖焉吾
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
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
之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
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
者也所以能處理性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
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
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乎天矣
天之道盡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
物之道盡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
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
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
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

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
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
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
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
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
人之能事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
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

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
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
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
者非所以爲聖人也

水能一萬物之形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
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
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
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
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能用天
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
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
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
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
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
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能爲至
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一無爲焉豈不謂至
神至聖者乎

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
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
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所以與他心通者以其本
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
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聖人利物而無我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

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

學者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學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

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曰沒身而已

何者謂之人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於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於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

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也夫人之人者仁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

論曰康節先生別無論學語何其見之觀物內外篇者亦間一及之於天人物我之合一則學之大原大都具矣明道先生則謂其學之安且成伊川先生猶有不滿之辭考之擊壤集其論學頗詳如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當鍛鍊時分勁挺遇磨礱處發光輝恥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爲寶鑑造形難隱髮藏刀迎刃豈容絲不欺誰畏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源其功夫可謂之眞且密矣如赤水有

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隔青蒼沙裏有金須川鍊石曰
韞玉不須疑人說崑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人
說以傳恐無據今我家藏乃不虛開眼見時猶是癡
擧頭尋處更無緣事到悟來全倚衛天教闖去豈從
然求之未必見得處不以尋常窮先天一字然後天
方用着功夫拔山盖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强得乎哉
由悟門深入焉能妄爲斯言如天意無他只自然自
然之外更無天須知萬物備於我豈把三才別立根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
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日出自然天不惜風來安得水

無波胸中一點分明處不負青天不負人敢忝世上
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物我中間難着髮天人相
間豈容絲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言語既難到丹
青何所施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
音聲正希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
餘何足言有迹事皆妄無心物都了天機難紫處一
點自分明與天爲一躰然後識宣尼言言皆見性之
眞先生自謂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非
虛語也如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此一貫之旨也
能推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此近取之方也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倘死者得其塋
又云能懷天下心肯了人間事此非宣尼之老安少
懷乎燈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閑吟閑詠
人休問此段功夫世不傳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此春風沂水之適也天外
更無樂胸中別有春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
是春已把樂爲心事業又將安作道樞機聖人喫緊
些兒事又省功夫又省憂物外意非由象得坐間春
不自天回此非孔顏之樂乎都將無事樂變作有形
身人和心盡見天與意相連則將擧天地萬物而納

之太和之中恭有與樂而相忘者矣特其言樂言和
不一而足過於鼓舞遂渉播弄豈以爲人人有此至
樂而人人自溺於愁苦終身而不知返非侈艷以動
之不能使之覺而悟邪嗟夫斯樂亦非可易致也必
其一切都捐廓然太虛萬物皆備盎然太和斯得之
耳先生之堅苦刻勵至於不爐不扇則四肢五官之
欲毫不得而染之可知又周流四方叅求訂證自謂
得師之真雖古人中求其勤苦虗受如先生者益鮮
矣其得之也不亦宜乎明道先生知先生爲真許先
生爲確者其血脉通也

二卷終

楊龜山先生

先生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二程先生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明道死先生聞之設位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載嘗

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矣不仕者十年已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先生實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虜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

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嘗能

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
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
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
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宜遣立統帥
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
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罪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不
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
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
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
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
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
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
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
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
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
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宜

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
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
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
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
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
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
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莫敢乞用先生以靖太學
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
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
逾於卿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

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
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
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安石加以
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
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
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
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
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
稱美漢文帝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

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
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
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
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
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
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
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
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
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
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

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
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
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
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
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
先生嘗曰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
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
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尋四上章乞罷諫
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
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
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
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
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
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其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
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之
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浮沉州縣四
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
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
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晦菴熹張南軒栻
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先生晦菴曰龜

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
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
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
其簡易坦率皆如此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詬罵果
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荊公王爵配享且欲毀
舒公三經板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
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
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

極好人生出處不爲名利則爲世道龜山先生一爲名利夫不則其心必有大不得已者矣
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其至原直故養必以直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揚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爲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

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又云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作見齋識語以求此直心耳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六畫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如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已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 此與上文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少有差別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光深矣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雅者學消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一友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是性法門南軒先生想亦得之此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之性無二故也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或問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

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

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不得不下耳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亦從明道先生一團和氣來總是渾味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

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
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偷慢邪僻之氣得
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
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
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
高明處如六經有一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
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
何以進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
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方知不易夫
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
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
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
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
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

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
人之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
通古今為文章或至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
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
道猶不學也 破世之專事儒行者甚欲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
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

道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
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已有一貫
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
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
善推其所為者乃是參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
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
物可謂一否曰然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龜山曰物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則舉天下物在我矣 破盡支離
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
義自見執而弗失無人欲之私焉發而中節矣發
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
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
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
異也

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
固不可以爲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
人望人不容有學也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

是而求之道不遠矣此正取譬推恕法門

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
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
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
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
穽也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
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人孰肯爲不善
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有餘地矣
不待思而能也

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
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
而有夫婦之别此吾聖人之所以無適而非道也
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
則其分於道不已遠乎

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
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
作晦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
其可知也已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
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
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

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而
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
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格物正解

論曰龜山先生學於明道先生得之最深皆自識仁
入也或問如何是盡心曰先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
則知心或問論語言仁何語最切曰皆仁之方惟孟
子言仁人心也最切曰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
胸次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當
渾然天成即斯數言雖未有發揮於師門之外大都
不失師門之旨矣二程先生没游謝諸人大闡伊川

之學卒之使東南學者獲見明道先生一脉之傳皆先生力也觀明道先生吾道南矣之云則知其師生相契者深矣獨晚年一出衆口詬詬極爲可惜夫所惡於權奸者非爲其償斥君子耶倘用一人且當說其悔心之萌而與之何乃併見用之君子而詆訾之也是使小人絕無從善之機君子亦無包承之吉置天下之成敗以完一身之名節而後爲君子是沮溺賢於仲尼遠矣不然亦宜考其人之出爲世輕重勸予爲權門鷹犬也奪王氏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必非衆主之所樂聞者則知先生之所爲出正其萬物

一體之仁視其君之顛覆眞有若親之見食於狐狸視其民之陷溺亦何異於孺子之入井宜毀言日至皆不足當其一吷矣嗚呼此正大成心法也

朱晦菴先生

先生名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幼穎悟莊重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作八卦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矣歷四年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旣而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

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擧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攻

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顧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事多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事多未明是以舉措動涉疑貳聽納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

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除武學博士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栻於長沙遂經昭武謁學士黃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麄厲猛起之心故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將別栻贈行詩曰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先生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殁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從而問焉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熹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

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卿至不敢就其出處之義如此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訪之送之鵞湖陸梭山九齡象山九淵來會議不合詳見九淵傳九淵終守其說不變三年除秘書郎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叅政龔茂良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先生自同安歸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爲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愛民如己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於豪侵

按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斂戢數請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搗其巢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八年二月陸九淵來請書其兄九齡墓誌先生因請九淵爲諸生說君子喻義章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祖謙書云

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先生答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爲學之病如此只是意見如此即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大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自是渠合下有些禪

底意思又自上來太過須說我不是神而諸生錯會
了故其流遂至此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
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
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
間不盡得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
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
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
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
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
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

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
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
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
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
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
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
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
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
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斁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
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

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
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先生所對
奏劄皆自書以防宣洩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
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挻變先
生嘗師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
至是乞推行之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
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
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
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切所需
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

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
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與
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猶以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
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
於事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
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
之錢爲收糴之本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
在於盜賊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
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
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
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
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
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
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
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
時久旱而兩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先生論
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
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

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
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者
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
復無故横肆觝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
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
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
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一年還自淛中見其士習馳
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
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又言舍六經語孟
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

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輩
言之永康陳亮自負王霸之略先生嘗與書箴其義
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
以風切之是年秋亮始有書來辯難數相往復極力
開論亮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十四年除提點江
西刑獄公事十五年促奏事會王淮罷相遂力疾入
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
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
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
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

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
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
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謬
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
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
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
免歎息愁怨凡若此者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
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
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
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

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本部侍郎長樂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初栗以所著易解問先生應之曰大凡解經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

領處有可疑者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先生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不同矣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先生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

不同也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先生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耳先生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更子細若此論不攻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栗艴然曰正要人笑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栗遂

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用欲易以他部即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疏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栗亦罷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其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先生辭曰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也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往者淵覬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

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其
姦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
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
出此人之手陛下極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
乃未嘗得一溫飽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料行
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
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
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
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
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

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
哉其所以嘗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
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
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
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
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
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
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
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
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

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
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
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所以蕩蠱
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
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
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
蓋其為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
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

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
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
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
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
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
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
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蕲
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姓名即以付之軍

中使自十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然後具名奏
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
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
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
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
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
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
豈不誤哉凡此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
心一心正則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
則雖欲憊精勞力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

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
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
意基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
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末有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
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
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
先生疏進孝宗亦開懷容納然先生言皆痛詆大臣
近習故上眷愈厚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
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以習俗未知禮採古

原缺第三十二葉

序加功則其日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
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
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
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
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
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辭也若某之愚
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
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
同異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
撫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

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咸至寧宗初在潛邸聞先生
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因
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
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
學精求所以得親惟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
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
人或謬所繫非輕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
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
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
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宏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

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又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其中竊為陛下愛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

學先生以下日論著數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皆從之又奏言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

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勸子勉上進德又奏禮經勑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

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言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稱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

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既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宣太宗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爲

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盡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懲內批之弊因言出降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已忌其軋已

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寔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窺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即除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謫以不軌謫永州先是

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

奉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隔之證醫者頗用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纂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態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

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坌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矣先生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

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究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懈及其功深力到實臻悟境盡心知性以體天地之運應事接物而不窮歷變履險而不易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不能

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能擬議也又謂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研窮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入德之門者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又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

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張栻呂祖謙稱爲志同道合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當此一時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咸力排之俾不至

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主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大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知天地之化育也其於爲己務實辯別義利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痾之去

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又嘗編次禮書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夫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

著斯文之顯晦天實主之若先生者豈世儒之若有若亡無關於氣運之盛衰無係於道統之絕續者所可槩語者哉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個陰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人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看秉彛常性是如何奢

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

合做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此即人心道心之説即下文所云直也

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故易曰其動也直繫論曰人之生也直合此復無處覓直心便無處論誠意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斷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爲仁便是與天地同體處

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

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個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温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只是這個一便貫將去

遍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躰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躰用精麤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息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天人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太極是個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内外精粗自不容纖毫之間而其

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

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

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旣以靜爲天性只謂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

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躰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

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冐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盍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爇買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躰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躰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形體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了

惟心無對

心是本來完全之物

虛靈是心之本體廣大象天地光明如日月

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躰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先人始學正如此

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守定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躰人心之至正所謂躰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達義也行達道也未了稍涉分踈

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

非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
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
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
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
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要安排
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耳當此
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
之靜也

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

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纔知其心
不在則其心已更不待尋（知在知不在別無他物）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
在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
萬理便在裏面

雞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只怕人自不求
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纔會思
便又在這裏

方說箇發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
一親切功夫精微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
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來諭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
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
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
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
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
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

物本原則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
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
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
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
此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
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
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此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
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

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此便是孔顏授受眞樂處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
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
之別若見不得郤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
無交涉矣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
皆是仁
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納交要譽亦是不仁了
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
作爲自有序而和

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
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
之
公之爲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
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賤富貴之異而
有所輕重於其間哉至哉言也
平心和氣郤是吾人學問根本此是先生得力語
程子謂將吾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
是顏子樂處這箇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至處
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
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卽程子之言稍爲點綴便覺徹底諸儒前未道及此
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
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
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
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
不可誣也行狀自是伊川先生語明道先生所謂吟弄與點郤是得之師門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
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

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
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
然此事甚難須是造次顚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
斷如此方有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
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
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常要惺惺地
久之成熟可道從心所從不踰矩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須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
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箇敬
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上與天無間

顏子止是持敬所以三月不違
敬以直内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
敬則内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則曰
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
作兩截看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
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借非眞實履地焉能道此
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專在人自立志旣知這道
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
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

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
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只持其志便收歛只持其志便自内外肅然只持其
志則氣自淸明持志便是敬
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
達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
非下學聖人豈曽離此來此下係先生前一段功夫
聖人敎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
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
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其意甚切當未有入

頭只得如此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
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
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内
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
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
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
氣三者而已
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此是先生初得力處

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
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
此理初無内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源酬酢
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
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
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
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
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
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所謂道者則
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内外如

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
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
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
哉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
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
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
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
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
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欲速而急

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
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
哉
窮理且令有切己功夫若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
切己卽遺書所謂遊騎無歸
讀書不可只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
究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旣
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
者有一種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
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
知學者須要熟着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
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此亦可以入門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
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
流通云云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
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
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

地治身是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
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
傅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
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
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
自傅說說起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
始典於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

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
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
事只是自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
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
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
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
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
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
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巳自解得文義
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
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
而行之工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
盡心也聖人所不道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
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
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
之道也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真是銖積寸累做將去
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
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正淳曰連日
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巳詳盡先
生曰只欠做惟先生說得此語
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
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
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
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
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一

件事走過眼前雖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
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先生問堯卿安卿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
項疑難可商量處安卿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
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
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
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
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底不見其為難
至磽确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磽确勞苦橫逆境界
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不見其有粘

滞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澁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灑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是都在面前眞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個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爲此理之大處却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

敬則常仁先生曰任地況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甚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却是好笑

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眞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復問難轉見支離汝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說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

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
陳淳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底工
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
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
一一去用工何嘗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
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去用工到自
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
視非視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
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
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

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
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
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
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
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
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先生謂陳淳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
便是源頭處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
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
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

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
見天理否曰畢境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
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
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
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
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既竭吾
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
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
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
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已

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
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
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
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
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
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
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不是先
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
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
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攧破放那邊也恐攧破

這天理說得蕩樣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
着又如水不沿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
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
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
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
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
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
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
地便見得這事道理源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
件件知得箇源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源頭處

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
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
物事將來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
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
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
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
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
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
段便說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源頭處
夜來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便有少疑蓋

一事必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
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末梢又當變了不審如何曰
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
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
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
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
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
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
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
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

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
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
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
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
論道只論道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
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
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
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
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

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說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在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所以視聽言動在外否

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人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

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

近世有人為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仔細讀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卻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此說不可廢毋論困而知之即學而知之如顏子其所鑽瞻忽擇乎中庸者少實力

儒者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情然其察之亦必不詳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之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困知勉行自是當然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

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

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於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

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工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千古無人道破　然須下一轉語）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此是先生轉入處）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躰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此下係先生後一段功夫）

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

之知道着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
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
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躰初
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罪蓋
不可勝贖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覩不聞中提起善惡
之機而言故君子慎其獨

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
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
月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

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
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
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
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
所謂私欲者日相闘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
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
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
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
有甚精微奥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箇頭
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
爲自家身己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
甚麽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
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
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
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賢急
急教人只在這些子此等處全是於挨處鞭身真做功夫人自應有此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
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

人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
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
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
是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

了不要若着力着力則反不是程子亦嘗教[illegible]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又日能謹獨然後無間斷

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猶其識認之難所以居常要戒謹恐懼

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戒謹恐懼方是省察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

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此最要緊

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

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大學所以言定靜安慮中庸所以言戒謹恐懼事爲此也

這物事纔私便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

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孟子此意亦千古無人道破要之不闡孟子卽學處皆然孟子識取妙處更有一轉語

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

差眞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聖人謂朝聞夕死自是功深力到卽天下歸仁時也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人心周流無偏係卽活此正與川上之意同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欲罷不能顏子之好學也

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所以不遷不貳此所謂利而行之也然非徹悟
在先何以能之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
躰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此之謂亦見以發此
實先生見到的確處不徒贊顏子也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
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
也致知所以求為真知也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
透至言先生從前功夫既苦故見來轉真

見得徹後徹上徹下只是這一箇道理須見得實方
是
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
然於此須識得箇本躰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
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工夫處
不然才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
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
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
持守甚底說擴充說躰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
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
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
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
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
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
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
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
不皆通然則原無大與零碎之別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
得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
應之爾
試思之以耿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
可以為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
如何而致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時舉問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
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

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撑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嚮前須從上面放得此水來添得自然撑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其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其如何不與他說他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

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工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

所謂欲罷而不能者是他先見得透徹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深得顏子至處

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心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

又問朱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

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黑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還且設憑地逐段看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憑地逐段看不理會大抵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曠闊底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了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著趂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況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理人人有許

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那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緣心直要理會教盡

若是實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醒發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

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閑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為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隅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闢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為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

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裡上用工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

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
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
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
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
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
會自性分上事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
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 此下泛論學

爲善底人若本意以爲已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
乃是爲己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
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惟心麁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
猶是心麁一息不存卽爲麁病要在精思明辨使
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
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
欲作天理處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眞本體孔孟之言無
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是第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
人教人須要讀書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
過方得聖人說底他是曾經歷過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
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
是理會得的而行不掩言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
旋明理到一唯處

或曰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向自家
躰分上來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
之心尚遠在

再問存心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
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
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

中理會夜裡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其依此說真箇是不同

問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又見明道先生為人亦和某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此顔子之學所以不傳也）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

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為是萬善之總處若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不得）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

道理無處不在但心存則理自存

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學者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缺然也只是本分事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從來問思慮紛擾者無如此答）

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答周純仁曰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裡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初學必緊功夫）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

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易言忠信便是德脩辭立誠便是業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

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

賢千言萬語欲明此而已中庸達道原只此五者此外更有何道

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問九容九思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

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者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先生見徹後語語切骨如此

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眞實不然則一念方萌而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又曰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大學得卽明德乃知之原所以言君子必愼其獨也又曰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卽意自無不誠矣

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實在這裡便把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柰何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

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轉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

今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千古學脈原有此兩條正是學知困知之別知此則是非之爭無從生人人可以入德矣

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確見

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綽見這理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

曾子果如先生之說用功便是顏子矣

江文卿傳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這正是一貫學脈

示喻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此耳此顏子所謂復禮也

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功夫到此更有何說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當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中庸此等功夫俱在莫見莫顯既見性躰之後不然涵養個甚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

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

論曰晦菴先生之學其初真覺蔓衍而不得其要綮無柰其志既立而氣難也故盡歷迂廻曲折之途因得

其門而入、其語洪慶曰擴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乃其所自信者哉、然其始之用力既苦、故晚之得悟特徹、其言曰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隨其錮蔽而天理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又曰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無下手處又曰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原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又曰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嗟夫此千古悟門乃入聖血

脉路也孟子沒而湮滅不傳久矣先生始發之非其功之獨苦而悟之特徹其有是哉恐人以忽易求之而不得得亦未必當也則曰自做功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方自有見處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裡流轉方是又曰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則知此悟必非可鹵莽滅裂而襲取者也恐人以一悟便了終無實地也則曰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又曰曾點漆雕開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理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底功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則知卽有此悟必須實修實證而後得者也恐人或眩於真妄之辨也則曰只要沒此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又曰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又曰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又曰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則真心之發見烱如日月之中天矣恐人或昧夫孔顏之傳也則曰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

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又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又曰仁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又曰這箇理在天地間、窮到十分徹透則與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由前而言、則其開示後學既已嘔出肺肝、由後而言、則其統承先聖又且寫盡面目、上下數千載間、由困知而至於成功之一、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又言曰、爲學有兩様、一者是下面做上去、一者自上

面做下來思慮自下面做上則脩在悟前自上面做下則脩在悟後兩者正學知因知之辨也先生因江文通之悔於記誦文字語之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多都有用此先生以己所得力處告之也先生固未嘗以自下面做上爲諱也世之貶駁先生者固未闖先生之藩籬即推崇先生者亦烏能窺先生之堂奧哉明乎先生之後深得孔顏之傳者先生而已

憲世編卷之三終

憲世編卷之四

張南軒先生

先生名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丞相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又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爲己任丞相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

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乎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丞相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丞相已没先生甫畢葬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

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喪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疏入不報後六年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雅以恢復自任然所講求者類非其道允文且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先生不答見上首言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不盡其力不傷其財

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當事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言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於是先生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先生對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

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至六七先生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學抑權倖屛讒諛之言至論復讎之義則反覆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辯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而近倖尤不悅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間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

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臣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先生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

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先生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先生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先生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夐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十人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先生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藉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效用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

斬前後以千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先生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合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先生既以禮遇諸將得其懽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先生令每案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勵均犒賞脩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晨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案驗而加賞罰焉由是

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其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先生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其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益將復大用之而惡之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卒時

年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
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先
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
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决無毫髮滯吝
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
平日可知也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
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
兩端而後已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
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

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
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
焉而未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
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
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
所存矣自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
醇慤者苟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
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
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
道益遠矣河洛之間先正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

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得先
生而天下之士方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
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朱晦菴熹贊曰擴仁義之端至
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
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
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
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
呂而失蕭曹耶又曰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
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

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欽夫高明他將謂
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
盡他個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
敢過爲高遠之論欽夫見識高抑不耐事伯恭耐事
却有病
夫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
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
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
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
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

在天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在人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體則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太和保合品彙流行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此是孔顏真脉人人心躰本來如是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則不能有之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發之中卓然若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發見不是有時而心有時而性也此精微處須究極

之只爲世間人思慮紛擾百出故無未發之時自信不及此話須要以收放心爲先其日未發之中卓然著見又曰是心體流行上發見指點極精密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許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詳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巳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卽事卽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纔於此尋中便不是了是眞見中體語

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節卽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卽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論其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

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巳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許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耳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溟涬而無所止也

實然之理具諸其性有是性則備是形以生性無不善也凡其所爲視聽言動莫不有則焉皆天之理也性則然矣是故君子無敢不敬也非禮則勿視

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將以順保
其彝性庶幾乎勿失蓋全而生之者此也其可不
以全而歸之乎此正形色天性與格物之訓
孟子首以牛山之木爲喩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
之言爲證以明人心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
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
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
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作
入作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
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

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
子約之說旣誤以作存作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
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
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
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
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
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
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寖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出入二字更須子細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
而言之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

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
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
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
是心之存物來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
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
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
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
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
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

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
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
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
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
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
己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
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
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
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而公
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

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無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推原仁之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

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如何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

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己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己事反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

欲游聖門以何爲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

眞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此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試取夥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尋樂原只是求仁（答言學者類於一語道盡因知孔顏樂處路耳）

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皆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隔溺也雖曰

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或云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中含四勿其奚以也

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向何所進哉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

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若恐未是也

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爲親切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其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尙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個敬來治心則不可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眞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其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爲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捜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夫主一無適正爲平日涵養過事接物方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

其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欲矣聖人者是心純亦不已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

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學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欲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懼莫見莫顯後先之序不紊即偶於發見處得之則乞人行道之人之弗屑弗受耳烏能免宮室妻妾之累

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可違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克四勿眞脉

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象政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藏一個不得聖人固有說費處說隱處然亦未嘗不兩具而兼明之也

理有會有通會而為一通則有萬釐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涬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此顏子之所以言博文約禮也

力貴於壯工夫貴於密

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不知南軒先生以何為孔顏授受處又何處是顏子之獨異於曾思孟處濂溪明道二先生已有明証橫渠伊川二先生所以明其心發其全在何處

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第莫得而班焉及考

參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墻也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葢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來分別義利此為最徹真入孟氏之門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

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囿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

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者乎

好事上一毫纔過便是私意

家庭間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自他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稟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却不於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以為細故者作大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古人切磋如此所謂豪氣事亦篤也高明學者通共病痛也

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為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

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為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為準的誠明訓也

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為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為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自然漸漸

開拓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非悟則下學上達畢竟兩事）

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尙於此學者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

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只是想象模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日積月累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當漸瑩然大抵聖人教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道遠之思切戒欲速也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起隨遏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他礙着耳前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力乃知之耳（既曰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又曰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兩本字有二否）

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爲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長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脚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

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陷乎（此論於學者尤切要惟悟後之脩顏子之所以欲罷不能也）

大思者沉潛縝密優游涵詠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日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探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慮作聖之功也

所謂循序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

及逺自麤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湏循次而進今欲濶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謾而已

着實務本乃為至要才不帖帖地便是有外之心也

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格

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是性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葢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葢天理之所存若内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葢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内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

愿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黙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矣

或問曰孟子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遽清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先生曰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話湏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

見必多體察之精則本根益固未知大體者且據所見自持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也此問於學者甚爲切要先生答之猶欲籠統夫察苗裔欲求本根也苗裔未察以何爲本根而壅培之乎要知以戒慎恐懼主一無適爲察識則壅培亦不外之矣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可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機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揜者此其所以為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

之所致嚴者葢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機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葢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葢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責乎勿舍而已（亦是一種察識工夫）

孟子之得傳於孔氏發人深切齊宣王見一牛之觳

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矣

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沫不舍則其

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克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克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求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於孟學反覆發揮殆盡）

論曰人知象山之學本於孟子不知先生之得於孟子者尤深也其苗裔發見之說真足以明乍見呼蹴之旨而關千載既晦之悟門即白沙之端倪與陽明之良知皆有不能外之者至於象山之於孟子猶不免

傳其秋殺盡露之風先生既得其悟門即以是門求見仁體其言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又曰原仁之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又曰爲仁莫要乎克巳巳私既克則廓然太公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又曰大抵不能反身自不與巳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巳事反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焉誠則實能有之也又曰尋樂原只是求仁豈其資稟明睿温純又賴胡

先生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故其於學一不投足於旁蹊曲徑而逕由周程之脉以窺孔顏之授乎故其所以明仁之體與求仁之功卓然明顯而絕無枝蔓千載而下儗先生之胸次其殆融然春風沂水之妙悠然鳶飛魚躍之機乎即晦菴先生之轉入未必不有藉於先生也更假之年則功化有未可量者若其經世之畧亦與諸儒曼别豈其自少之閒歷與寒士之嶇廹者事半而功倍乎

陸象山先生

先生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父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角總誦經至夕不寐衣履有弊而無壞常自洒掃林下宴坐終日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程正叔之學後儒方尊敬講習先生獨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支離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物必致問一

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始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来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内事巳分内事巳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一日其兄子壽九齡
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
上做工夫、子壽應之曰、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
之美惡眞僞乎、曰物價低昂、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
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乾道
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伯恭祖謙、識
其文於數千人之中、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
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
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
聽其言、與起者甚衆、還里、聞風至者益盛、先生既受

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箸心自興、容體自
莊、雍雍于于、相觀而化、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
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
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既改正、亦放逸也、其
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
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
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
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
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
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

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
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先生嘗攻切問者之
疵、問者不領、惡聲輙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
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淳熙二年、與
朱仲晦熹、呂伯恭會於鵞湖、兄子壽曰、伯恭約元晦爲
此集、正爲學術異同、其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
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子
壽曰、子靜之說極是、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
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

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
未安、子壽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
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鵞湖、祖謙首問子壽別後新功、
子壽舉詩纔四句、仲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
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子壽、先生曰、某途中和得
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
云、仲晦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議論往來數十折、大
相矛盾、盖呂爲此會、意本以兩家異同、欲會歸於一、
而定所適從、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
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

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竟不能合、先生又謂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乃別去、先生授崇安縣主簿、淳熙八年、仲晦爲南康守、先生往訪仲晦與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巳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仲晦復請筆之於簡、以惠同志、尋刻之於石、先生云、講義亦發明精神不盡、然當時說得來痛快、聽者至有流涕者、曾史浩薦之、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啟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刪定官

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就、厭明即對、遂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擧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人謂九淵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龐陳太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啟人心之

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至不能容、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於是人號象山先生、門人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先生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是時與仲晦

辯太極圖說無極二字、屢往復、竟不合、學者或貽書詆之、仲晦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未可以輕議之也、先生嘗云、建安無朱仲晦、青田無陸子靜、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有縣丞問赴任尚在何時、先生曰、比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

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日安用
是延見僚屬如朋友論事惟理是從而已既抵任每
一同官禀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
前先生唯默聽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奬其徇公
之意先生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
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
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
良材武與猾吏豪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
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
地近遠立限至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

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厚其
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
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者
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
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
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
蓋無恙也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
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

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多不檢覈盜賊得以匿藏近
邊尤甚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
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
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
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
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
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
荆門之脅由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
之腹餘有間途茂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
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

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
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前守亦欲修築子城
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决計召集義勇優給傭
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二旬訖築初計擬費緡錢二
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
狄亂華又聞長老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
訪求智勇與之商確武事利病形勢險要人材短長
罔弗盡心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
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
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

高居優游亦可爲恥乃懐安非懐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大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五百人打刼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幡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激勸人才類如此其守荆門奬拔奇才亦多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屬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

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冐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蹝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揭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稅收增倍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徒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

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廝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平時按射不止兵伍郡民皆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是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若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先生爲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無訟諸司交章論薦三年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家人不然其言先生曰理

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爲立祠二子持之循之門人傅子雲曰先生視右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懐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書蓍著

元問樂速稽古制莫不畢究少年時常坐臨安
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君日來觀必是高手
願求教先生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一副歸而
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
遂往與對局棋工連負乃起謝曰某臨安第一手來
者皆饒一先今君反饒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先生
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
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
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
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

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
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人以此論爲渾厚
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
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
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
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此理在宇宙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
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
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
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矣（此是先生一生學問宗旨）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
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惟天爲大天降
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
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
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
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
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
（優優大哉似連禮儀威儀語意更完足）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不詐語）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濶吾身立
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繆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
一個人豈可不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
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量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
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
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
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
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

云見得庤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要知與天不殊處是何等心念方可眞與天不殊而後可謂之浩浩其天不然終是殊也且此心制縛何不得隨後又不得）

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一些重便是病又云一些輕亦是病（程子云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與此言爲最相濟）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識此理如何解得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魍魎魍魎来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少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

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
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人能知與焉之過　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
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
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
所未免固未易執和順未易致也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
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
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
所當然也
此理塞宇宙故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此理豈容有知哉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
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
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一端指示人見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

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
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
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
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
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
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
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

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
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
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
說為人不為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
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
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為心之累者
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
在仁義上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
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
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

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
良心爲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
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不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
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
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材焉
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實會就心上理會
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
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
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心以材說與人
如何泥得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

何樣是性情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
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
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
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以此爲心則此理自明當
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
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
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
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
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
理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
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仁自夫子發之
須是下及物功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沒夫
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
雖能傳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
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先生
何以不從顏而從孟又何以不發明不傳之秘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
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
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大凡爲學湏要有所立語云巳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辨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湏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這個志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湏是做得人方不枉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

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勿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湏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鬨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湏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

湏剛制

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巳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人能有此見何病不除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

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云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

忠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滞物

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

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自是人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

非可以私智揣度傅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曆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

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忘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益近之矣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

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
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
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
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
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
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
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
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
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
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

非素操持只恐急切鞭者不起
大都先生之學使人多猛省處

行不失其居居不遠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
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語試參之
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
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
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
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
彝倫之敘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

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
者矣在物者亦在己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友
求之功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
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
信與近時一種廢唇吻間圖度者天淵不侔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之見蕩
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
本直豈不樂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先王之時庠序之教特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
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
行之事何至遂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
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
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
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
覺此而已說到良知之端形於愛敬便是孟子心法
若是聖人亦是一些子精彩不得
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

發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

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材焉之類皆以為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著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如此議論極有關切於心之所以與天同處總不費力豈以心體之廣大高明一理無累便與天同耶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得子淵自北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力氣蓋為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吾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非

若法令者之為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他其餘自正

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今世論學者却不悅此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悟境語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
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
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一有仔滯善即
是惡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牽義引文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飛鷄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營

營如此營營底討個甚麼
學能變化氣質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
不聞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
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冒令就本
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
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

原缺第五十三葉

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
人亦不可謂今要將此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
不可謂今要將此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
獎即獎當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
私感畏人都不得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却不去著
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
骨髓却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個閑閑散散
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云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
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
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
剝落得淨盡方是
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此不
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
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
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
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
不曾去理會好笑貞與當時所病先生者相反

其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若本自然有
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
知可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與前條稍別

論語中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
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習何事苟學有
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
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
建瓴水矣

朱濟道方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
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羣疑盡亡

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
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
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溺於繁
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
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
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
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
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
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
何爲要語答云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
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個什麼審
問個什麼明辨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

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
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
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此是中庸宗旨

如魚龍游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知非則本心即復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欲求之於心然能暫而不能
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欲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
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

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
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
後爲學爲可見然田地不潔淨亦讀書不得若讀
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
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
靈

詹阜民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頤鄭犀機

先生謂詹阜民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
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
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
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
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
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
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
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
曰然然當爲說存養一節

有累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
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你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
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論曰象山先生之學一從孟子悟入其潔淨精微光
明特達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故當時有議之者云
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先生聞之曰誠
然信矣然孟子如觳觫乍見嘑蹴平旦良知良能時
時指其大者發見之端使人識取蓋謂欲立其大必
先識其大者而後可先生之言曰顏淵問仁之後夫
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歿夫子哭之曰天

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
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
子事業竟不復傳矣他日又曰二程見周茂叔後有
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
已失之其先後剖判若此亦至精且切矣此正大者
所在也不知先生自謂於顏子伯子之所得竟何如
也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
殺盡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
山巖巖之氣象也又曰孟子有此英氣便有圭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或曰英氣見於甚處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夫明道先生非好貶剝人者於此數數致意焉必其所關於聖學者非細矣毫釐千里後人其可忽諸先生既於孟子得力得無併其秋殺而見之乎

楊慈湖先生

先生名簡字敬仲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突淮右避地慈溪因占籍焉先生生有異禀清爽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譁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以俟散走相征逐先生凝靜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户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親旁寢已弁燈默坐俟熟寐始揭弁佔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

時好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閧閧就寸晷乃方舒展卷筆若波注無一字慢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己長先人乾道五年登乙科授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艮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先生初在循理齋初嘿默默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陸象山九淵新第歸來富陽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象山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即是
本心先生曰此兒時已知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四
象山終不易其說先生未省一日適聽鬻扇者訟決
其曲直象山即揚聲曰適來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
者知其爲非非君之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
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復揚聲曰更何有
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之
禮終身師事焉每謂其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
有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
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

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
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沉
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
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
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初至富陽
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
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
日詣白宰謂茲非邑而士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
矣且倅佐察閫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坐靡廩
稍效尤俗吏稅賦役事否擬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
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
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
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予
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
生憂去輒提從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
相慕效文風遂振服闋授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犴狴
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炯靡失毫末
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法越部都臺府賢立大抵承
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
吏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

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摘鞫往事
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
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
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歷先生就已先生趨庭抗
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
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
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熹持庾節薦之先是太師
史浩亦薦之僅一考差浙西撫幹大尹張杓雅敬之
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
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浩穰類多疢契聱牙不易可辨

先生雍容立决的中勝會莫不服爲神明幾何災意
悃悃臣渊曰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
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習之軍政大脩衆大
和悦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
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
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
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
未嘗祈人舉亦不效俗稱門生求腳色狀例遜謝不
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
往宰饒之樂平學宮慨甚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

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
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
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
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持此心讀
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
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
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
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
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甚切惜
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舉吾邑人皆爲君
子况學者乎諭之諄諄不倦刻除氣習脱落意蔽本
心本自無志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
汩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
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纍自棄自顛冥而不
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
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不二惡少以歸徒虛唱官府
姦人無賴潮數歸之恕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

又利之爲鷹犬扶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未久
果猖猖然來播牙庭下先生見姦狀趣提圖中加責
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
門邑人銜化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
寧宗初即位以國子博士召二人率衆相隨出境外
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孫反覆數千百言聳人心
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
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
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
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

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㝡日常歎孝宗復古且謂金
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
之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
萬世法歟會宰臣趙汝愚見斥祭酒李祥抗章辯之
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銜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
難先生曰捹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
汝愚豈每事盡善被不避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
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
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
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日以義

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
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
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
例誣以僞若先生則見謂僞之尤者肅黜逐掃地不
畱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
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
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
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
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
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

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
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
不可徵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
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
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
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
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
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
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
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

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
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
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讐之論非春秋
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剋剝諸軍怨讟
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剋剝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
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
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
廷議方揺邊隙莫敢遏其端萌故懇陳之未及對論
罷自後兵連禍結訴若合符議者恨先生之詎不上

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屬猜
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
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
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
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沉子若女
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困請鬻身助給
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
又自經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
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
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陛下爲

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議
內外多少財賦陷没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
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
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
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
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嘯
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謬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
臣太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
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飮恨含怨
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或舉債或鬻産甚者鬻

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
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
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汚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
會至數十紙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生子若孫有
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
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
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
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
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
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

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
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
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
稷安危在此其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
辟非其人幷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
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
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
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藝與其賢者能者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
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禮乎

古先聖王之訓典未孜偷乎詩書禮樂之實德訓齊
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
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
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
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
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
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頞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
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
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極言官司多非其人而無
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

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
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徧禱於羣神略降雨澤未
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
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
官汪達牒兼考功郎官少宗伯章穎亦牒兼本部郎
官先生謂舉賢不可資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劄
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
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劄章付之使自上此
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
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嘗謁當路厚善先生者問果否

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寧矣除
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
郎官者爲前班上春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
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
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
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
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志宜清明舉無
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動如雲氣之興
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

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
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
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
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
民怨咨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
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范仲淹富弼亦言
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
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
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
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

恐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决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决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陛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

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不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頹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光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

行遂力求去得温州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啓之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酺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賀即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與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東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行鄉紀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頑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詞訴類肩於日分難

遽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爲剖決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据案方書判有喏於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隷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有私覿者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未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傒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遣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遣節制應斬建旗

立廷尉庭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猪進爲懇致悔罪
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會產寓
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毋
願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對日益吾
受其狀既而麇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籍訂官
俾人給之袖累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
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
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斬之竟追斷
償所質瀕海膠禁嚴甚商人廋稅閘出海時副端方
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毋歸輙衰衣造庭挺身

自月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爲郡預乞
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儆屋
拒舟人喉衿巷居者苦澱灌而官失虞火之備有言
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
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踊
勒石名楊公河猪豢之秤提也所至廢豁以杜後患
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
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識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
迎使者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
入往來傳道數四竟以使者禮禮之使者反告於朝

曰秤提若求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識察奏朝廷
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與天使弁作階西向
坐不終辭故事歲擷朱欒蒸釋木而化之曰柑香分
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煽楷真柑介餽貴大帥樓悉
側去食用甚菲設厨生坎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
任撫字敢以郡爲樂耆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
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
自將不實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
士咸向方知務已學有月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
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問奇濟狃聲樂事教放離

然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屏置之一名卿治第
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因常日文賓之所先生往謁將
委蛇延之別節猶愧發顏閒豪侈頓消兼弁裏止閒
巷雍睦無忿急爭聲軍民懷戀家肖像祀之五年除
駕部員外郎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
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
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已
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
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
爲上策而不敢行以貪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

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冤苦無
告嘗職慣頻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辯州
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
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
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
外積怨之久一夫大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
善政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盗起皆乘民
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
於聞過或知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
善而忽之也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

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昔順惡
逆之私情等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
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對先生謂五十
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
他何言卽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
考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積某不能是也復詳劄中斯
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除將作監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
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日數千萬
計邊吏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收然

郎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嘗面對復謂方今
上策無過擇賢久任廟堂亦已知其有驗矣但科舉
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
不考才德不肖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
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
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
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
卒心者不可謂無宜擢用之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
怨後雖稍寬而有稱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覽法
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覽今定舊鈔二分新

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
尙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教散軍人失
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
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濶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
爲通才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惟陛下明察靜思大
臣亦虛已求言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歎曰
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邪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
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至此又極言當去
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
府玉局觀寶慶元年累除至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

食邑三百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
朝請詔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辭病控
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加累中大夫乃
提舉鴻慶宮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
十三日薨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與
屬纊之夕怡然如平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
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墊邑之五峯先生挺出諸儒
後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
非妙用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
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

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
之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求厥壽遂造純明之盛其歸
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
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而啓廸之於是始傳
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
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為之解謂人皆以易為書不以
易為己以易為天地變化不以易為己之變化不知
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
私者小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為見徇耳為聞
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

體無聲之妙是以有閒居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
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之
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
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不求而獲不取而得
是以有四絕學者不及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
百家之意說紛吹簧鼓疑似支離坐祟其中卒莫見
道是以有愬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
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
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
教習正兵法以衞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

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
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
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
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
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
削邪說先生之學以古聖為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
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
規模苟為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顧焉其領王局而
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

湖先生廓然天地間為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揚
明也
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
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删周還中規折還中矩
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機妙
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誥我
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生地
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
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
離合道無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

是詩扇文舊有告辭之章何以發贊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不可也
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
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
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
而為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
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
無以形容之畫而為⚋⚋者吾之⚊也⚊者吾之
⚋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
⚊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自生民

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覩夫蒼蒼而清明而
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
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
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
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
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
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
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為
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
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

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
為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
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
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
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
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
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
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
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
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坤之言舉

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
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
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
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
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傳
觀繼觀何者非兩⚋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
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
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
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
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

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
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
坤文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
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也天
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爲
也坤何以三⚋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
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天
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
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天下
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

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
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
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天
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
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
之離也天下又有☶者陽剛止嶶乎其上故繫之
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者陰
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
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
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

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
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
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
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
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
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
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
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人推吾之始名之曰
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
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

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
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
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
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
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
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
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
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
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

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
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
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
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
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
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
今謂之巳謂之巳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巳
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
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
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

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
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
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
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
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
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
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
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
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
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

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
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
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
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
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
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
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
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
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
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

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惟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差矣何精何麤何妙何不妙化即神

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通故四靈役於聖人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之知如日月之明知水鑑之明非思非慮自明自照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謂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次第不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差也是知至神至靈至精視聽言動何本何根愛敬和樂知慮應酬何終何始始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知也中亦不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爲善爲治逆是而爲之爲否爲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吁人皆有至神至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何以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嗚呼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覬與我同志者或未觀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即道而不他

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寖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鑿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

良心人所俱有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

所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
心也仁聖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如喪其靈如
塵積鑑本明猶在一日啓之光燭天地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
其於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
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
之靈與聖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
人同然之性偶爲利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
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
自無動焉無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

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
肯爲也此非獨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聖如此舉
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肯如此也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
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
覩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
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
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
司牧斯民之本職矣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
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
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
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
致意焉即迂曲即造爲即不正直即不忠信所爲
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
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
夜齋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

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
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
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
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
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
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灼然始信
人人心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
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
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

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怒意爲不善用力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某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見謂是一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

必言一自是一片

皋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他奇巧亦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莊子河梁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中若神使微狘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

夢悠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其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俟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況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況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

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亦本孟子日夜之所息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來其要緊處在一覺惟其不覺故終爲反覆之梏亡此而非覺則其所自有亦安能透露也然非覺則其思亦必不能遂已也雖然思亦何害於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微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

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
吾謹儆戒吾儆戒兢吾兢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
業艱吾艱改吾改翼吾翼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
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兢曰兢兢業業
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
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
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
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
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
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
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
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
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
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
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
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
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於戲
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
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
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
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
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
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
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識
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
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

沛之間而人不見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顛沛之
顛沛間為之無須臾而不為也是心本一也無二
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
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
少壯不彊而衰老不弱也可彊可弱者血氣也無
彊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
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
氣有彊弱而吾心無彊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

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彊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先生歎矣以此示人乎乃太超卓乎故曰可與知者道也

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

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僞說也況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作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於否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

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狀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

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

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害之難遷何過之難改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顔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敎於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

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知方悟孔子哭顔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庸近疑其庸又疑其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即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昔曰中不平庸庸事親從兄怡愉恭敬世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不習無不利曾子謂之皜皜簡亦謂之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意清明在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心所同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値石險流行不露如澄沚不動而實流行

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過而德不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日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予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
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若也人
性自善何必如此持東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
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敖遨
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矣
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
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道復之

異說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
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
即神神即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
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
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
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
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
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後學
之意說孔子毋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

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可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
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
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
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
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
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況又裂幾於
彼裂誠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强分裂之殊爲害道
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大急故雖息焉游焉而
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閒不失敬必不失時敏之

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
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澁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
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
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
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攻過未嘗
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
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
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
雖有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

又豈横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致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况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横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孟子曰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芭蕉詩有頗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胡言新心也甚議有

精鬼反原之言夫血氣有聚散精神無所生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神心無體即本即原死生一貫何以反爲原始反終乃作易大傳者之言非孔子也與李和叔書曰天德雖能盡其說然後大本可立天德豈說之所能盡說之所可盡者尚不足以盡意而况於天德乎大本豈可徐徐而立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失其所本立也人之本心自寂然不動也

識曰慈湖先生之學得之象山先生直悟本心以立其大其功至爲徑捷其許亦極高明類自謂在太学

時已見此心空洞無内外無際畔三才萬物幽明有無通爲一體乃於富陽復於象山先生有本心之問頗費提掇始有深悟則前之所見是何心也無乃静中幻相邪羅文恭公亦嘗有此前聖皆所不道蓋心境之與物爲體本論理而非論象也愚嘗讀易之言曰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夫豈以人藏其心不可測度遂謂之密哉必其一念不起鬼神莫知而後可言密也則先生不起念之說是矣然易必先之以洗心蓋以静中起念皆其心之未洗洗之未淨耳必至於秋陽江漢一絲不掛聽其天機之自起自滅而我

一無與焉而後可謂之藏密乎苟不先之洗心而遽求無念得非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乎恐與孟子之不動心猶有間也說者謂先生於子思孟子猶有未滿不明與指破何耶先生之見視金谿更爲超卓領門風嶮峻非有凌霄之力難與議等今人至謂無術無悟眼前即是不亦以此爲濫觴耶

憲世編卷四終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illegible]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毋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永樂己亥、父改河南鄢陵、先生補鄢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先生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薦先生提督山東學校、先生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尊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即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少卿、既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先生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先生、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先生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先生也、振遲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爲辨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先生

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先生得賄、故庇死獄、先生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先生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 詔赦免、先生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先生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 英廟復位、素知先生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先生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諡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
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
至理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理氣不可分先後只如太極圖可見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
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間斷之而
不絕此果何物耶竟不可得而名也
太極即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體一太

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
各具者所以分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
外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密移之機無毫髮之間斷上川
之嘆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太極也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生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溫生熱生寒生涼生日生月
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生木生
金生人生物生獸生禽生生之多益不可勝窮也
而皆本於一生
天地間理無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
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體之太極也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人之一動一靜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

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靜亦如此
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
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人雖各自一軀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
之間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
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眞見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上下遠近大小内外渾只是天也

氣機無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来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静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静者則太極之所爲也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則性之所爲也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合一也纔有間即非道矣

元来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爲少合之不爲多也

四方上下遠邇内外在在處處皆是理之充塞而生

物之機未嘗息視之雖不可見然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来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根極之論)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讀太極圖說句句躰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人之精神即陰精陽氣聚而爲物者故與天地之氣流通而無間人晝之所爲夜之所寤吉凶善惡各以類應也(浩然之氣所以塞天地)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天道之全躰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躰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来故天人一理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個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彌滿六合流行古今皆易也

統一氣而有動静故曰陰陽輕清之陽雖升而爲天重濁之陰雖降而爲地統一氣之升降耳

上下四方曰宇以充塞無窮而言往古来今曰宙以

流行不息而言

元亨利貞之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無一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而後有象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之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静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静必有所以動静之理乃所謂太極

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
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
謂太極也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爲人所爲者人有不能爲天
所爲者此其分殊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道之躰也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道之用
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然凡言體用不可分而爲
二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

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
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
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必動以天而後可言直加以一毫人意便不直
臭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直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
道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一理一切穿透各不粘帶其妙不可言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脉絡條理合當是如
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
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
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
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
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
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
變爲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虫鳥獸
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
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
乃各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各當
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
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
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徧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文曰理即在氣
中不可脫去氣而言理橫渠先生虛空即氣之說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
乎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試觀萬物若
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

雖秋冬翕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程謂動多於靜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粗滓也

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俱有非有先後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暗也水之濁以淆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

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源源即天命之性也性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源源如水之有來處也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矣

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天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人心既不能無思思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

理也

渾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貫為一

天地生物之心即乾元也其大無方其遠無盡

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為大也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程子曰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在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一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皆在矣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會點言志只是個仁字

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春日和氣薰心有惻然之意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生生之氣無窮

率仁義禮智之性謂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為本心之全德求仁得仁即仁義禮智在其中而率性之道不外是矣

薛敬軒

讀西銘如見天之大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為人之父母而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

仁道至大以即天地生物之心也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滿大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温然春陽之氣為一人知天地萬物為一躰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有 [illegible]

活潑潑地仁之發也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端似可即用以窺體有一毫忮害之心即非仁矣

程子曰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蓋道即仁而義即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外又有義也故程子云然 [illegible]

仁即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感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薛敬軒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頑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一身痛痒有不知覺者乎亦未嘗先着意索之而知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躰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聖人與曾點言志處全在言外蓋曾點當春風[illegible]

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
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曾點之心即對時
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意
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
之妙
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
所謂庸也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此真樂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此非可著意亦非可粉飾
者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
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爲道矣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
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
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其
有形之可見也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源來只一個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
只於身心耳目口鼻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
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
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
以貫之矣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
人倫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
矣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
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脈絡條理也循其脈絡
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
險阻不勝其難也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
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
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無一毫之空缺處鳶魚不得而知也無一息間斷處逝者不得而停也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
語問答處可見然大本大原亦不外此
默識性與天道內外合一無處不有無時不然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總之為好惡二端而已此大學中庸合縫處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
與天地之性同其大養氣盡心實非二事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善幾之發見也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自得之為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己矣學到口不言而
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自得之便是隔門
鳶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源之意言道無所不在
也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
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
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
也大學所謂格物正以此做得逆定然不是非禮矣
養性情便是為善便是學道
學問大本原在天命之性於此所見不差則天下之
理不差矣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骸各順
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性情之外無道
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其之字皆指
性而言故為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
有力
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
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
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
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福君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吾沓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汩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貼身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卽隔一重矣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眞見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非悟何由破疑）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此正所謂博文約禮也）

學只學天理人倫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識之

跡履之所出也而跡豈履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道哉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二人儒衣冠其色闇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益慾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此先生悟處奈何後以見斯入之）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非言所能喻也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之未嘗逆理則大軱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爲之私故心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識進則量進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機皆由於此檢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參於其間卽非眞爲善矣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懸衡中節之節亦在於物淺郢中之耳亦此意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尺蠖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人之爲學非致力於靜一之中亦何以爲發用之本乎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

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也

論曰自宋陸並興世率以悟歸之象山而詆朱學之涉於蔓衍自河汾姚江繼起世率以悟歸之陽明而謂薛學之謹守繩墨豈世之人未覩朱薛之全書偶襲聽於道塗抑未明聖學之正脉特混視於朱紫乎晦菴先生之徹悟己詳之前論敬軒先生之言曰一

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有生之類自不能外又曰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又曰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跡又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又曰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强爲順其自然所謂行所無事也又曰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又曰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之所以爲大也又曰曾點言志只是個仁字又曰藹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和之氣爲一又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又曰爲學之本

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又曰學須有覺方得其總會處又曰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烏乎自晦菴先生歿論學其入於膚淺支離矣先生奕起其後一意於知性求仁直欲透周程門路矣非天欲昌我　明斯文之正脉何以其悟有如此耶他儒之見猶虛而先生爲實他儒之論猶疎而先生爲密其我明一代之元公乎

陳白沙先生

先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篇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

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决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

汨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先生位日曰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不知此所謂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是何物後也豈即見此心之全耶又不應言發出端倪也

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觀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

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巳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聖人川上之意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爾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優游自足絕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

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其亦俟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終思之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人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終思之也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

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所云乃其躰統該括耳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淆以習

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好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

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

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
稱羣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
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乎
古人而經歷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超
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遂造乎聖人之方而去
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
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
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
今日與克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使克
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磋

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某之罪也歸去遼陽杜門
後可取大學西銘熟讀求古人為學次第規模實
下手工夫去做黃卷中自有師友惟及時為礪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因謂
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如四禮言耳非統
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
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往之深事事入
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
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
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

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數若以其至論
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
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省之言略也謂姑
略去之不為害耳此蓋為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
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為外物累己而非此
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
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
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承喻求靜之意反覆關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蓋
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構所居旁

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
没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置之一處
無事不辨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
及也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
過秉常如商也不及吝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
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
壞了人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

是弊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
自覺耳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儱侗與吾儒似同而
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
此辭所見大槩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
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
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
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

木之區赤光在海底噉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
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
同所寓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
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
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
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
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
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
不畏之間耳

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
中古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
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
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
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徒以
道均爲未盡

非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
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
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作逆
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

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
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
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
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
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
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
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
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
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
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

偹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哓哓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靜坐非止定靜安戒謹恐懼乎端倪非憑得須見乎只指端倪不先靜養所以有求而不得者）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専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是度量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証之藥也

欲理會者迹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可見悟亦以漸安能一微便徹）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飛雲之高幾千丈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游八極未足言也（此所謂夫焉有所倚方是腳踏實地乃是四平八穩恐非奇絕）

論曰白沙先生之學潔淨精微一塵不染灼見夫天機之自然一毫不容人力而色色信他本來其悟微矣故其言曰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一一皆先生所經歷之路迴造詣之實地也愚以為其序有不可紊者惟忘己而後無欲惟無欲而後自然何者己者欲之所自起也非忘己安能無欲欲者天機之所由障也非無欲安能自然學至於自然則觸處皆天機觸處皆天機則觸處皆性地亦觸處

皆仁體矣借使程伯子與先生得游於聖門豈當在顏子下哉然以二先生觀之伯子則淑氣和風也先生則氷壺秋月也猶似有間何也豈其非潔凈精微不能與物爲體一意於潔凈精微亦有不能與物爲體者乎蓋天地間之物有潔不能無穢有凈不能無垢生生之初則已然矣惟天地無所不包聖人合天亦無所不包故易曰包荒曰包羞蓋不惟不棄其垢穢亦不見其垢穢然者有於潔凈則其於垢穢安能無間然哉然學至於此已幾於秋陽江漢之皜皜世人率以爲聖體矣先生之言又未嘗不曰賢愚善惡

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是成就在夫人患見之不及耳先生之見已及之矣

陽明先生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壬寅年十一從父華入京師遇一相士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戊申因親迎諸氏於南昌入鐵柱宮見有道者趺坐一榻就而叩之因得聞養生術歸至廣信謁婁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壬子舉於鄉己未舉會試第二名庚申授刑部主事奉　命審錄江北旣竣事因遊九華宿

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於三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嵓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個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卽屏去已而靜久思離

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屛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甲子、主山東鄉試、旋改兵部主事、乙丑、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丙寅、武宗初元、奄瑾用事、南京科道戴銑等論之、逮繫詔獄、守仁抗疏救之、亦

下獄、廷杖、尋謫龍場驛丞、丁卯、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潛附商舟、以遊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爲虎穴也、夜半、虎遶廊見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裝、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句、先生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輿夫餘丁耳、度瑾憾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墎、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已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而身率諸生尊先生以師禮、時時語人以知行合一之旨、未有省者、庚午、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諸君[illegible]生[illegible]會[illegible]、悟性體、既[illegible]道途復[illegible]曰、

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
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
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
處諸君宜於此處着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陞南京
刑部主事辛未調吏部主事始論象山晦菴之學方
獻夫時爲本部郎中位守仁上因論學遂執贄陞員
外郎壬申轉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與徐愛同舟
歸越因論大學宗旨愛聞之踴躍如狂如醒者數日
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遊遨琅琊釀泉間月夕環龍
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孟源問靜坐中思慮

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
萌動處省察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
念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丙子陞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丁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刻古本大學序之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
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
易明白其書只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
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格物致知之功原
不必增以敬字又序朱子晩年定論刻之脩濂溪書
院以居學者己卯忽有巡撫江西之命尋　召之真

厚北　召次蕪湖又爲諸權倖所阻不得見中夜默
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曰一身蒙謗死即死矣如
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
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尋得　旨還江西泰州王銀
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
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
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
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
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
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

以汝止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經諸變益信良知
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嘆陳九川問
曰先生何嘆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數百
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
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
人眞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冒別姓墳爲
祖墳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
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陞南京兵
部尚書疏乞歸封新建伯壬午丁外艱時有倡議劾
之以遏其學者門生陸澄上疏爲六辨以折之先生

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
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
邪、况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
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癸未南
宮策士以心學為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
歎曰、吾安能昧吾知以倖時好、不答而出、聞者難之
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
列、錢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
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
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

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丁亥、命兼都察院左都
御史、征思田、九月、發越中、舟至廣信、沿途諸生請見
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
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
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樾領謝而別、明日
講大學於明倫堂、有唐堯臣者、初不信學、及聞講、沛
然、同門笑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
捕人方能降我、爾曹安能、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臨
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
愈真切、戊子、思田平、十一月、卒於南安、其前後經略

俱詳輔世編傳中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
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
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
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
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
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裡尋求見自
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
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
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

外求始得、此是先生極切實下手語、然體認二字猶未顯然說破惜也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
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
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
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
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
主宰、便只是這氣奔走、如何不忙、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
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
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

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

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德明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

天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躰有自本躰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躰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情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躰而言性也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躰也情心

用也躰用一源知躰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躰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躰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躰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躰當自知之矣中庸但言喜怒哀樂未發非指一念未起言也

薛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躰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躰用動靜時也卽躰而言用

在躰卽用而言、躰在用、是謂躰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躰、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來書云、下手功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人有一念不起之時、非停也、非息也、皆於一念而滯其流行之機、乃所謂停也、停則息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

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

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

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只看得艮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四句明白可以無疑於諸說矣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

心照動靜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

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妒其勝己見不善而疾

視聽戾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
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
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
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梃刃而向之矣夫虎狼
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
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
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
也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
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
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
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
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
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
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曰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
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
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
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
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
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
於騎驢覓驢之蔽也先生於樂有真見否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
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只看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一句便知哀怒總是樂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
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
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

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
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
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慍怒以間斷
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
謂不慍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
間斷否曰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
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
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

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

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也大學之明德乃是心體知乃明之用心之所發也此明與知之辨大學所深致意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何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知之良處必是中寂太公惟中寂太公乃所以為良未有中寂太公畢竟未是良知不特昏蔽之未盡去也

來書云所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

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

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見良知於擇識之先則擇識即是良知擇識於未見良知之先則擇識乃求見良知之功故曰知之次要之擇識即良知也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

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

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天下人只為不能真見良知所以到底鶻突亦由原無來見良知門路與人也若說良知人人有不肯求何以有不著不察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曰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

何捉摸得見透時便是聖人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聞講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爾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良知本來明白一語亦難入頭故門下人往往認賊作子須剖白本更不指示來的路頭何能明白也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

是信不及耳、
聖人之知、如青天白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
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
夜裡、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
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此是先生喫緊語
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
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
致良知的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
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個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
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

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
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
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此理
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
而非功夫、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
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
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
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

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
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
乎、今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
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
而與造物遊乎、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
此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
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
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畧
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
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
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個良心萌動處、使
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
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
仍去守株、兎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
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
不寧靜、良知只是一個良知、而善惡自辯、更有何
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個
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個欲無生、非獨聖

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停停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

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眞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愼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愼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愼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曰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旣知徹動徹靜、徹生徹死、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欸、

夫惟有道之士、眞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智、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値、若飄

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

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個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以祭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

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

人只要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功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眞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正心只是誠意功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蕭惠問己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

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的己、不曾爲個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

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繞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

即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繞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繞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何不以訓格物）

徐愛因未會先生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

說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郤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麽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麽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郤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

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郤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日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

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

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
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
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
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
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
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
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
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
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

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
須先有個明的功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
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
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
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
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
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
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
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
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
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
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
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
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
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
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
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
裡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功夫以
言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則下學而不能上達不可謂盡無也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
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
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
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
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
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
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

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

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漑。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陸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纔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原是就常人指點。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

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
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
無端豈有鄉邪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
惡相引而來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
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
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
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
可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
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
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决知是無有做劫
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
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
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
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
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
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
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
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
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
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
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誘
人之言也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
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其謂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
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

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
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不傳在何
處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
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
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
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
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
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

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側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能愈多而天理

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旣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先生之論格物最多端此爲最徑捷郭云良知而又加以天理二字猶覺支離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曰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動於理而謂之不動只是未嘗從已起念耳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曰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近歲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功夫甚難問之則云纔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麽助是助個甚麽其人黙然無對始請問因與說我此間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

事的功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
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
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
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功夫原
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求速效、即不須
更說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洒脫自
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著一個
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煑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
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煑出個甚麼物來、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

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
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
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
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
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
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
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

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
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乃是朱儒功夫先生不令之求見良知何也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
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
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
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
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
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
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

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
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
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
內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
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
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
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
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
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
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

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功夫不是透得這個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滯始得、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爾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名利貨色未到面前時、貪戀情態畢竟不切、則掃除功夫畢竟不實、故諸門人有引犬上堂、剜肉作瘡之說、先生答之、終未徹的、顯更商之、

楊慈湖不為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先生亦以下說不開說本體

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錢德洪與王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

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根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

失大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功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此節

伊川謂眼中金玉屑也着不得一意大都天地之化絕無停機一有停機便成意必固我矣

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滞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曰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

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
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
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
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
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
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
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
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
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功夫在
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
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
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
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
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
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
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
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
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晦菴謂心雖主乎一身
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啟學者心理
爲二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心
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
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
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
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
行合一之教也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
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

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
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
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
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
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
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
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
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
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
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

復有加於毫末乎、
暴其氣亦只是不能持志。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良知一切病俱無

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

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功夫

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或問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

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功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

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
是盡性至命、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
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
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
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
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
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
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
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

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
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
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
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
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惟
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
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
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心又忍得、人與禽獸同
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
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
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
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
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
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
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
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
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
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

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
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
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
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
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
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
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
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
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時靜

天理未見人欲未萌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未免多
却一當時撥且存得天理以不必更言去人欲去
得人欲似不必
更言存天理
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
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
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
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
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
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
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
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

脩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
會得時橫說豎說功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
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功夫都無下落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
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
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功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
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功夫
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功夫未知是否曰先認聖
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
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
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秤而權輕重未開之鏡
而照妍媸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
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聖
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着堯學
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
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
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

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
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
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
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
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
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
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
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
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

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論曰、良知者、良心之知也、與生俱生、自然而然、名之曰良、正以別於情僞開鑿之知也、此知不赦正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直爲大人、直與天合德矣、何者、原來與天一體而分、只有此耳、如觳觫、如乍見孟子時狩執此以開示人、正先生所謂因用求體、千古入然之血脉路也、先生特揭以示人、使善悟者、盡斬葛藤、言下因見本體、竟超聖域、功信偉矣、正不必指之爲心之體、未發之中也、顧孟子之言良知、既指其不慮、以言良、又指其所發之知、以證之曰、無不知愛其

王陽明

親、無不知敬其兄、若曰、良知之知、是知愛其親之知、知敬其兄之知也、於此而求之、於此而得之、所以爲堯舜之親睦協和、悉在是矣、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眞誠惻怛、便是他本體、致此眞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眞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眞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盡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各各具足、不須假借、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就人良知發見得最眞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醒人、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但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眞誠之良知以應之、更無有遺闕滲漏者、灼然孟氏之心法也、先生歿未久、聰明才辯之士、愈勝愈巧、遺却愛敬、以談良知、曰當下郎是、則以貨利之私、發爲貨利之念、彼人當下、亦未嘗不看得是、與生俱生、自然而然者、遂可謂之良知乎、先生盖嘗言之矣、良知人人之所同具者、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先生盖已豫憂之矣、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後人之過也、然致之一字、非孟子所謂擴充乎、孟子之言曰、知皆擴而充之、則知固先之矣、若

王心齋

曰、巳知此眞誠惻怛之良知於愛親、因致之以從兄、致之以事君云爾、倘併其愛親者而未之知、又何以致也、然眞知亦不易矣、堯舜之聖、而相戒曰、惟精由此而下、曰擇善、曰擇乎中庸、情僞開鑿之後、而欲求見良知、豈直披沙揀金、其大海撈針哉、求見良知、尤當有道矣、

心齋王先生

先生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埸人、埸俗故業鹽、無宿學、先生孝由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平、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主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先生說論語、詫曰、此絕類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先生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王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達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諸眾心而反、而先生意終達矣、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隷、雖頑貴悍夫、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辭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密、莫不虛往實還、而喜色溢眉也、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

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轍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吾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與御史傚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所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皆有立、次子襞最知名、

天德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
有、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白沙此數
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慈夫慈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
潑地則知性矣 薛文清亦有是言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
來謂既云敬慎不敗矣又云患所以立夫良知即性

性即天天即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
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
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
慎此良知而已雖危无咎即所謂不敗即所以立
也求之良知更何疑於不足此便是盡性自能獲
乎上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能反求諸己
自不怨天尤人更有何事
此心綱紀宇宙流行今古所謂天理也存此心是謂
理學足爲裨益矣是道也非徒言語也體之身心

然後驗矣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無物不濟者
也堯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正謂此而已矣、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
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此正訓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語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此不好
獵矣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言、故其言
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善者與之、則善益著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己故出
則必爲帝者師處則必爲天下萬世師出不爲帝

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
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
隱居以求其志求萬物一體之志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
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悟後語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日用間莫蘆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間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

天則融（此真血脈）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確然恐見止義更同）

纔着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先生一生主意正是蔬食水飲簞瓢陋巷）

亦在不改心法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絜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不止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爲家舍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知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此本陽明知行合一來）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撑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

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
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君說已無過斯過矣君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
不然攻已過若有同於已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
得明微之至學者以四書六經爲心印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有自無不正
正者未必能中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

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
三絕
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
百姓不知便會失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
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着人力安排
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
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一以
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無人識忠
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眞
是一句道着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麤處所以多
忽略過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象之餘未甚
害事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
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

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
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
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敎不倦便是致
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
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
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
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功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則恐所為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

淡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僻乎
知體而不知用其流必至於喜靜厭動入於狂簡知用而不知體其流必至於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
不能一切精微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則一一則精
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近悟得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孟子曰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此便是見龍之屈利物之源也孟氏之後千古寥寥鮮識此義今之欲仕者必期於通而舍此外慕固非其道
昔者堯舜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孔子不得顏曾為己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為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為天然自

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　是天理也惟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者則日用不知矣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

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已之不信可知矣君
子為已之學自脩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
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
之有未溪處之有未洽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
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至於顏子之犯而
不校者必如此之用功也然則君子之用功其當以
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
望於諸友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物不
獲其所即已之不獲其所也務使獲所而後已是
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

也故朋之來也予因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此
予之心也

君子之學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已之
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
諸已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成
已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
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啟手
啟足皆此意也

論立大本處曰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
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
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
把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却不過一節之善耳

論正己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
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
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
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
此道者孔子而已

論曰先生崛起海濱無依聞見直以真孝一念遂從
悟入陽明先生又以悟境點之故其學精確徑捷畧
無矯飾亦無紆迴其言曰良知即性性即天天即乾

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以其無所不通故謂之
亨以其無所不宜故謂之利以其無所不正故謂之
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本體功夫
盡此數言矣又曰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
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又曰天下之
學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
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又曰須見得
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
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又曰學者不見真
樂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蓋己直窺乎孔顏之授

受矣若夫以見龍爲家舍則非群龍无首之見至謂堯舜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必欲伸師道而抑君道亦非孔子稱九二爲君德意也

憲世編五卷終

憲世編卷之六

羅念菴先生

先生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既嚮往遂畢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詰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齊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二十二舉於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先生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規其類禪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段左春坊贊善與毘陵唐荊川平凉趙浚谷同時具疏請　御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則跡城市應酬禮文畧受取與一裁以義不獨時向人不

敢干以私親贄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
聽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
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翳塞闢
之可通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
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先生
宅舍漂没假宿田家撫院馬森以先生家貧而嘗
卻臺省餽坊數千金所縣爲檄縣取爲構室耴竟辭
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趣官約偕出先生曰天下事爲
之非甲則乙共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
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先生答書願畢志林

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
出户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
道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民
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先生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憔者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
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
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
而卒年六十有一先生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
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
中問静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

得聞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玆非至静爲
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静而無思者思之
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静也戒懼
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
知止所以歸静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静言
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
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疑人
也壬戌王龍谿畿以專静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
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
便自順適王曰功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

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裝飾偏黨自
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
動静二境自謂即静定功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静而
動應時無静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
死功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
下致良知功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盡自
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脱離誠不可以
平日虛見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
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

明年錢緒山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鄢節推周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洛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真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先生於陽明之學以身發明之而後學見先生躬行之實既慕服因先生之言而益信陽明之學其有功於陽明大矣先生始歸田與荊川共買一冊

南下論及　國事輒相對欷噓知宇內將多事圖所以報　國因相約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視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提市引事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方坤陰之已逆而震陽之未生固陰陽消長之間也是時也無有乎朕兆無有乎端倪無有乎期候彼一陽之來果何所自哉是故有不始於有而始於無無不終於無而終於有一息之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亥之交也一月之朔其先則晦之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剝之極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然則闔闢之始必自渾淪恍惚坱軋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靜擬議有所不能至思爲有所不能及其猶陰陽消長之間乎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於動靜有無常爲主宰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交錯變化而議擬思爲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

其變易不窮終不離於主宰而言謂之逆數蓋自其源而視之若已判然於天地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惟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於此心往來之際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旦晝也孰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閉藏之先歲運也孰知夫太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

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烝融液瀰漫於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綏

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倬土至剛瘠亦復含澤
潤而吐華滋蓋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斯時也名之
曰春春之爲言從也從日指日之暄煥草茁然欲
奮出之象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
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達遐邇咸極
於萬物靈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
蓋得天地之生生而未有遏之者也斯念也名之
曰仁仁之爲言從人從二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
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能同
體即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其三極之精

乎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雖學與不學有辨矣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
我貴處其貴用其大萬物以賴是曰三才
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肯驗之於
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
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
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着已
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
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爲感
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illegible]

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
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
感無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靜程之定皆是物也
其曰靜虛動直曰靜定動定以時有動靜寂無分
於動靜境有內外寂無分於內外然世之言無內
外無動靜者多逐外而遺內喜動而厭靜矣是以
析言之
未感之前寂未嘗增非因無念無知而後有寂也既
感之後寂未嘗減非因有念有知而遂無寂也此
虛靈不昧之體所謂至善庶民去之去此也君子

存之存此也知者觸於感者也念者妙於應者也
知與念有斷續而此寂無斷續所謂感有萬殊而
寂然者惟一是也心有動者即非本心有起者即
非誠意此不足爲告子慈湖病其所病固甚微也
非孟與陸烏能析之
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凝之尤難絕利一源用
師十倍與極深研幾同功半生口向此談心終爲
他途分析不耐堅苦千古作聖屈指可盡要之神
爲心役心不自主樂事逐外雜習行之宜其成者
寡也

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守非
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
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
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眞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
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
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
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動
與靜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
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
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

酢萬變而於寂者未嘗有礙非不礙也有所主故
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
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
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
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卽謂之
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
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
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現然不知
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
在此倏然在彼能衆體而不遺也故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
在茲乎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又與百姓
同其日用此二氏之所不及學者難於自信者也
使於眞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
與世界物事成對待不倚自巳知見作主宰不着
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卽此漸
能自信果能自信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譬
之收寶物者第不令其輕毀耳必不至助揚其光
恠炫飾其華采以傷其本色也譬之保赤子者第
不恣其挑達耳必不至阻抑其好惡增損其言笑

以戕其天性也惟其必有欠缺便用作爲封補比
擬裝綴卽使功夫懇切終不免影響依附如以荑
稗作五穀較之槁苗與揠苗又有間矣豈所以充
達而長養之哉此非予之言也明道有云識得仁
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
其準則也

來教云學主於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
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省驗之於心又有

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此

大易之書可考也周子之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功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皆非見正非爲爲不止者周子主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略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之失其傳也使其功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愼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

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欛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併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無亦言之未瑩矣乎

自其與物無對而言謂之獨自其朕兆莫窺而言謂之幾獨也幾也名異而實同者也鄒見謂偏見該動靜貫中和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

謂研幾眞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
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以寂然不動爲誠感而遂通爲神已兆惡善境界交得其中間尚有善惡當辨不幾贅語乎
細繹來教微旨得無指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
以爲準則乎每覩此章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
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巳私分毫攙和不得巳私
不入方爲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
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
謂之中也急迫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
據惟有巳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觀體言行

皆庸無有趐作遷改之幾乃歸一處此即約禮自
不能罷日用飲食皆知正味位育參贊皆不出此
蓋不入巳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
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任不論出與處莫
不皆然眞以天下爲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
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
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
體之論亦是此脉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天
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内此方是
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根脚西銘一篇稍盡

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過目
到眼皆是吾人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
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
力無不足俱是樸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
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
達此理今人言學不免疎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
就是不達此理而已
此學日入密處在紛紜轇轕中自得泰然亦不煩照
應乃千古一快心事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懸
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染汚乃有此景乃有此事

亦到天機自然處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横斷不須照
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
毫之力意正如此吾輩非此安能爲天地立心生
民立命以身在天地間負荷即一切俗情自難染
汗從此用力有本領大舜有大於禹能與人爲善
指歸正在於此雖是全體出頭却又不曾加得分
毫與二氏冷澹相似此所以無異深山之野人到
此地位何所依泊何所比擬此之謂大此之謂獨
此乃天地之心此乃生民之命此吾儒之功所以
上下同流也用力則從人所入原無定說論語一

部便似藥方因人異施或以靜入或即事爲隨地措足不容等待盡無時無心無時非學其有艱難與齟齬乃各人病痛深淺未可據爲定說也

知嘿嘿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嘿嘿一室中無加損足下且辨個是了得天下萬物底胚胎當與天下萬物無有分辨無有界限足下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嘿識嘿識非細事非易能也

認無欲處若與萬物一體處有絲毫不應又便落二氏終有護持向裏一段此處一涉言句便有病只久久嘿證可也

行仁自孝弟始此心本仁生生不息存之爲不欺發之爲不忍不忍之推自親親始孝弟先之未有仁而遺其親者自此擴充將爲和風慶雲四海可保稍不由此便傷天和虛靜言其純潔貞一不雜世俗之念非指虛寂靜滅不動於愛敬以爲快樂如釋老之爲也此於日用不既切乎不忍之念非是要從親親始亦于一有知便發之親盡此一團太和觸着即是輕重低昂觸着即當適無比擬亦無挂致並無次第

靜坐收拾此心此千古聖學成始成終句但此中有辨在靜坐識得本心後根底作用俱不作疑即動靜出入咸有着落分寸不迷始爲知方然須從靜中安貼得下氣機歛寂後方有所識不然即屬浮妄中去矣念之有無多寡識心後應不作如此見解也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

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者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心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榈然中存不令它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

之見悳哉此等辨別要在默坐澄心耳目之雜不
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能親面相見也解悟則有尋索
郎無
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
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夫謂知覺即主宰
主宰即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即能主宰亦即自
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不能主宰
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着淵寂耶其不能淵寂
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識淵寂者可復容執
着耶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救其病者

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功夫固當合一原
頭與見在終難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
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功夫之持行不識
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謂弟落在
着到管帶弟實有之安敢隱諱在弟之意但恐未
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着到愈無執着愈加照
管愈無掛帶既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着之有
來教云提孩精神有着到也無此誠是矣又謂提
孩曾着物否又云鳶之飛魚之躍有管帶也無此
誠是矣又謂鳶魚曾有妄念否若易着物即忘物

處乃是學爲孩提若有妄念即祛妄念處乃是學爲
鳶魚未可以源頭本體之見解替當見在功夫之
持行也人心必學方免危殆功力完具變化自殊
然亦未有不好學之神聖但知在淵寂處爲學即
又自不當執着矣無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此是
入悟語然識得此處即屬平常不識得此處即是
弄玩精魄夫無可忘而忘以其未嘗有存也不待
存而存以其未嘗有忘也無存無忘此乃淵寂之
極正列子橫心所念無是非利害之境然彼則自
不念利害始自有次第矣夫功夫與至極處未可

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
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下學上達之說果何謂
耶先生苦心苦行上不欺天下不欺也
今爲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
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聞者未
嘗怪之也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
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
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
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
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

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發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功而言亦卽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知是知非只是良知四端中之故識了又以發歎言大有補於陽明先生

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時時有是心也未

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燃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卻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借此妙處盡於此矣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始是動以天始是性體見此謂之見性養此謂之養性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夜氣以息而見養夜氣安得不以息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卻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此事理至易明也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眞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是

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撑直駕終是費力眞時時培此直信得及卻是最容地也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此取其天機自動無所爲而爲之本心非論未發也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此語有病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

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巳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巳發者且養之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巳發者養之乎將求之乎旦之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為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巳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梏於為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為致知之功則其

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此則確然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在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為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巳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巳得之大端只凝聚殊為不易目前舍凝聚一着更無施功而一切誘引牽係非有真物安能退聽此處須以

真功洊入庶幾萬一有遇不然未有入手時也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有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

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為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為良知該動靜合內外而今主於靜焉偏矣何以動應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

必有所由而入句入矣雖謂致知為慎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靜也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絡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羡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忘安排故謂之

吉停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能周子爭死亡即欲
去位趦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敝篋無錢行部溪入
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是眞能主靜者盡
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膰肉之去
孔門相傳脉路至周子始相續也

細玩夜氣一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
氣之說蓋言旦旦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
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
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
好惡猶能同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

牿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眞性顯
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
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

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近裡安頓乃在收斂
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
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耻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己
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
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到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
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

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
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
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性夫出入於
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經固於計筭則微
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
生莫能幾及也况得以言相度哉

念念周旋此是習來塵勞流轉心隨境動所謂樹欲
停而風不止此心何嘗有此勞擾來如今既在輪
中須是一切撒却更不與照管只從良知精明處
靜作主但尋得如何脫離得念頭處即是入手處
矣此却在自家精密於靜中理會不可草草也蓋

本心本自虛靜一切本粘不着今習之既久遂成
緣心如鳥緣枝然一無外境便無安頓處乃是眞
家當人不會受用耳眞見語

吾嘗歸靜以爲之主冀其動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
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靜不復
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
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馳騖執之則梏生
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久之至於無
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能也[illegible]
條用心雖苦而功夫似未徹任其一切屏勞不着一念以還我逝者如斯之體何如

來諭謂獨拈天命之性言得之矣大學之側即是明德
念念俱空與念念有漏總是同科
劉獅泉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
有質故必兼脩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
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
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
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
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離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
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亟反而得之也王龍
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獅泉曰不同曰如何

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譬之頑
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
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
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
知爲主決無入聖之期矣龍溪曰指見在良知便
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
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蝃蝀處曰譬之
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却爲雲氣掩昧指愚夫愚婦
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未
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卽成再造之功依舊日

光照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予曰獅泉早年爲見
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心察識立說學者
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流行兩致功夫却難歸
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却須體獅泉受用見在之
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始是真悟獅泉愚夫愚
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大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
引只是要從見在尋源頭不曾別將一心換却此
心且如兄言開天闢地另立乾坤以爲吾自創業
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成懸空做得只是時時
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

精日健不可真任見在以爲止足弟與二兄實致
力處耳先生既證從見在尋源頭確矣又有收拾原聚之說不成良知源頭是零星散碎的
予問於龍溪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救病非言
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
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予不答已而饑索食
龍溪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
學饗餐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曰良知本寂
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
照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一下能神應不可持以病
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皆寂乎曰不能

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千何病吾人不能神應
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
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
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
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
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
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眞性
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
蕩也龍溪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此二條亦互得失大抵既謂之良必是見處將只爲人把不良的撥壞了所以要擇而識之擇得其衍實不見成

濂溪先生聖學章以無欲爲千古入聖指要易通始
之以誠則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艮則
曰艮非爲也爲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秘
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愼其功若不一
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　欲者
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得之
濂溪重其言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
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
辯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
涉靜虛動直由此而得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
事者乃所謂必有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
攝物歸我者無物非我牽我徇物者無我非物無物
非我者物化我也處紛雜而精不搖無我非物者
我化物也屏幽寂而神不靜知化物者不易及則
化我者不易離也是故往反者生死之機離合者
聖愚之辨

良知本於不學不慮之虛體而後有知是知非之流
行今認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爲良既不免於浮

漫而不根又謂不學不慮之虛體無事於存則終
不免於馳逐而化物譬之於火謂星星之火有異
於燎原固不可謂燎原之火不加於星星亦不可
知是知非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也愚夫愚婦則星
星也聖人則燎原也自星星以至燎原其熱積鬱
縮蹙積廣大必有次第而顧星星自足措之於用
何不可耶星星正是一善拳拳弗失便是措涓蓋能服膺弗失便是全體矣　故吾
人知是知非不足以爲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
出於虛體知是知非不出於虛體何可言良知也　如赤子然無以人
爲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是非之辨若無以甚異

於夫婦之愚至其堅凝不揺洞微無殺則愚夫愚
婦天淵逈殊故曰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乃所謂致
良知也
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盡
自有知以来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習染與良
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麵未易脫離故雖雜念已除
而此習氣消磨難盡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
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酢終日
收歛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
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
受取與原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末來事看即
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
介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
心無物可尚故也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
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
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攙和不可回互
姑容任其暫特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
弟之取諸人者但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有稍傷

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暮至
朝如絲過鉶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為
聖人之志爲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功却在話頭上
拈弄至於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
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濕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
加意陪奉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覺仁如此之
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
突倒了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冐認
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
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爲性命此等處

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
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拾不齊及今猶未還元只
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命者到得此處
若是過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
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更無掃除果於言句中撇
脫得說寒是兩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是即
是非即非若此處稍差即天淵隔越
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
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所欲焉則所以窒其
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其終如天地生

民何哉誠有意於此固不能一日悠悠衛矣古者
澹飲食惡衣服輕財利卑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
此心者正所以為煅煉之功而必與諸欲不並存
者也
昨王濟甫書來亦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
以為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
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致知在格物語亦非乎言語雖似條
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
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
指為外道此等處恐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

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說
了手事惟恐為功夫束縛今住靜者誰歟不受動
塵掌擾者誰歟
凡於道理看得圓活事體照得周匝利害辨得分曉
倘偶見得微細便是得力便是受戲知識漸開如
水出竇開竇雖小將來滲漉終難阻塞年益長知
益廣受戲益大而今更無別法收拾於世情漸刋
落安身漸有地步時時不昧此良知如馬被銜轡
束縛即容易脫畧不得矣
靜中如何便計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時
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為本日間動作皆
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收回愈久
漸漸純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
處如何而今便於頃刻一兩日坐後要他定貼動
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教人依良知不是依
眼前知解底良知是此心購不過處正前所謂不
逐物之心此却在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
古者賢聖於道皆有入處及其既得回視所入了不
相干如入室與問途自是兩境在室猶執塗轍即
是心病

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者與之為一
體故也
良知二字今人皆容易說得如來記所云點出此意
者不是只覺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
慮而自能分曉主宰不失此非經枯槁寂寞之後
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不肖三四年間
亦曾以主靜一言為談良知者告以為良知固出
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
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
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陽明公

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歷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逵之逵豈止病躐等而已哉

悟之一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者不因言而悟真悟也上也因言而悟者亦當辨前人有此言吾體驗得之適與契合此亦真悟即謂之不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反觀而後悟此雖是我得之却不免因言而起其次也有因人解說前人之言從而持行漸漸後悟者無此言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

亦有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則入道亦有不同彼真悟者橫說豎說無有不可即衆人之言便可上達所謂言近指遠不落言詮者也因言而悟者舍此言便無所託必守一說尋一路雖未嘗非學去聖域亦遠矣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慈湖先生何以從此入悟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者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

長養之地也

論曰先生之於先君子真所稱修德同方譬道同術者乎謂非嚴義利之辨無以立基故辭受進退絲毫不敢忽謂非堅忍刻磨煆鍊庾濯無由掃除欲障淨拔根荄不能還其本體而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故不爐不扇不帛不肉不蓋不乘居不蔽風雨行不辟霜露動心忍性知險知阻艱若備嘗以求降伏此心忍人所不能忍堪人所不能堪則先君子於力焉率之廓清泰宇潔靜精微一毫無染先生則持之爲歸寂之訓歛之惟恐不密先君子則有悟於天機之自然

逶之惟恐不順畀之一則得聖人齋戒神明洗心退藏之義一則得聖人鳶飛魚躍勿忘勿助之機似非偏曲之見也至於歛之愈力則感者愈大達之愈順則神之愈凝總之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矣至於先生謂不入已私則處處皆天總之則未始不言自然先君子每每謂不言思道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眞公案也又曰見躍飛亢六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又未始不言靜乎先生之言曰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烝融液瀰漫於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絲縷毫芒靡不貫徹雖后至頑

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蓋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眞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跡戚極於萬物靈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蓋得天之生生而未有過之者也先君子曰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可識也又曰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其與人共爲之所謂衆生病郎我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已者也

則直透仁體而太和之流行與乾坤無間二先生俱至矣

唐荊川先生

續藏書

先生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荊川先生嘉靖巳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内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巳嘗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毋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敎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

司其其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先生郎寄白其賢擢科道不使其人知之未嘉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先生拜編修校對　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愼中陳後岡束高蘇門叔嗣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作心服之而先生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先生尤自歎時則王龍溪畿以陽明先生高第寓京師先生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先生不欲受又以未嘉愛巳將逹其嬢遂告歸未嘉綠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先生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舒侍御汀之薦章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蕭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眞矣先生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

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爭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居恒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曆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言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咈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謦咳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璅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簿書世故則辨悉毫芒往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瘠瘝困頓又若

痌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
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
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
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逆豪流血東南先生目
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家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生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胡
總督宗憲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先生以南部
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
按提學二侍御史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
郎中　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

先生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
拏郎中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先生計平
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鮫門與
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江陰而還未幾春汛急自
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
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總督奏留同事
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督檄總
兵盧鏜往援先生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
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
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

沙若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
調遣俍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
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總督竟上之三有白
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胡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
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討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
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
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屬
雪中遍歷海壖盡得其險要而還值歲歉請於　朝
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
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

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变於內倭
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
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
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泰州而病
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功夫
自恨時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先生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登舉
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聞

之應德晩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注
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
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
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
島夷鬬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
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凜人
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乃婦女
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
難與道此也

又門生王升爲傳曰先生諱順之字應德別號荊川
武進人生而穎異少有聖賢之志弱冠舉高第以才
名登翰苑文章聲震天下或以譽先生先生笑曰此
儒者一技耳然古人殫一生精力稱大家者纔數人
吾才不逮古又精神別有用處敢望以是成名耶尋
以上疏罷官歸杜門謝客唯時時往來陽羨山中嘗
買一廬於城西竟以邇市囂棄去衆謂宜講學者答
以此事任之自有人特欲如東萊故事從業舉中引
拔得三二人歸宗可矣其教人必先習清苦能清苦
時常提醒此心察理欲於毫釐間斯善學也故游將

荊溪之館多從游者得皮得髓亦有人焉先生之學
以主靜爲基本以鍛鍊爲功夫以無欲爲極致其家
居與來山中也每趺坐輒竟日窮夜無倦寒不附炎
暑不舉箑食不肉寢不內衣不帛雨不蓋備嘗苦淡
無非磨洗此心求淨欲根以完其本初而已積力餘
二十年始超然有見乎此心天機之流行寂感任其
自然而一毫人力不得而與殆欲根淨盡天機不幹
而自運耶故昔之所守徵近於狷而界限甚嚴至此
則開拓無方矣眞能一體萬物擔當宇宙矣平生最
篤信者濂洛關閩外唯白沙陽明二先生然猶以陽

明津路宏闊求濟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線之津得而
守之其猶差易故其學雖有精於海內同志之切劘
而得之白沙爲多至若以無時無向爲心之體以機
順機逆爲儒釋之辨又先儒所未發也初先生與念
菴羅公浚谷趙公偕上疏請　東宮受朝賀禮官覆
奏有悖逆不忠等語奉　御
批竟從寬止曰狂悖止於爲民先生居常每道及之
輒爲嗚咽吾浙庚戌之變韃靼偪京師報聞終日彷
徨憤懣不食迨倭夷稔禍妖氛播塞南宇先生尤爲
蒿目於時人情洶洶當路計無所出謂先生抱經畧

奏請恩用之先生觸時事積憤懐又以官召與山林
徵士處士之義不同故其出也以救時也以殉國也
順此心天機之感而不容自已者也觀其赤日提兵
瘴海親嬰鋒鏑率先將帥以殄寇爲期而置死生於
度外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歟夫英明之主總
攬權綱於上而需賢臣子應命而出不私其身以濟
時艱本無可疑而世或疑之者何哉尋以底績推撫
淮揚病已危而志彌厲方議作粥賑饑行巡匪懈值
天鼓鳴舟遂卒

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原是與天同運頃刻有息則便

不相似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河圖洛書示人
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
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爲水滋潤者氣必煖
故二爲火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爲木鬯達者必堅
凝故四爲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
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
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
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横皆十
五十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
西北二老爲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爲隅得二十
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
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
也紀曆之數其起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
法其起於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
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隅陽正者在
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圓左旋而方右行
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
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

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
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
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
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
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
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
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
也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

其曰正心者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
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斯時也心惟存其恂

慄而已疑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但不知事物旣交旣有視聽之時其疑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與前時有異乎與前時無異乎豈所謂疑然中居者只主於靜時而爲之者乎抑亦無分於動靜而皆在者乎

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卽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

只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眞感也聖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閉關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幇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幇補一寂字而寂在其中矣易明言閉關不行而先儒以爲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爲寂異於感而幇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卽天地萬物之心而先儒以爲咸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爲感異於寂而幇補一寂字也是未知聖人對言寂感未始爲完語而各言寂感未始爲剩語也一陽成震何以爲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其潛萌焉所以爲寂也咸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爲害乃害於感焉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眞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鄉本無知欲知其鄉則強猜度矣無時卽此心之時無鄉卽此心之鄉無定體者卽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

無鄉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鄉有時有鄉則動也

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此求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着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

操此一心心心相捽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

紛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

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爲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爲之所謂衆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已者也

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眞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

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塗也

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爲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生矣

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

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妾之奉至於種種著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羮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精今有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

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往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挐能攀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往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爲墊土化爲瓦鑠而終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

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眞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　論悟 已上

所爲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欲明義利之辨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義矣尤必

精察之果有爲歟無爲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
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矣

世間取高第爲大官享耆壽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
卽其沉酣飽滿於聲利間當時莫不自以爲最得
意然纔沒身便與臭腐糞土何異此孔子所以較
量於齊景公夷齊千駟餓死之間其於提醒人心
最切切也

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已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
公共病痛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
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此身在欲界中頭出頭沒乃知寡欲愼獨功夫眞未
敢艸艸論也

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絕不知人間
有炫燿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
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
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嚴之而投筋矣所以若
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跂於其固陋以狥時
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
其動心也

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
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憊也所苦習氣纏
繞欲障趑趄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
勉焉以爲古來儒者所以自淑其身之學其命脈
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古今之異者也

僕自來家居多是謝却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宴
坐山水間稍能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寔種種欲
根潛伏不曾露出頭面既不得頭面則不知下手
着寔掃除蓋悠悠之爲患久矣近來乃於一切應
務不敢避過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
煆鍊從此功夫頗爲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教人
靜坐之說亦在後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擾

鬧汩沒中能誤人也

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
天根始見於是大悔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
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洒洒
處但若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
有洒洒處

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
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
拘拘譾譾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己而謹愿者

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問
學不明之過也

古人為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
凝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
帶之根固於中而牽引之勢搖於外所以精神力
量趣見不如古人

大率此學惟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
若是真根子則初間雖是用功甚鈍久之必自透
悟若不是真根子則其下者樹門面高者騖意見
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即其意見所究雖自謂已

超無欲界然頭出頭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
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
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是以志必論真志功必
論實功蓋為自身痛癢不為別人一切世間好看
可抹摋盡也

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
頭從何調停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
是二謂之藩籬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

古之問學只從實地着功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
弄聰明不早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
是真實不誑語也不弄聰明不早階級正顏子所謂善誘言信行謹正大易所謂
龍德

近來同志中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
為實際蓋緣始初發心原不曾下真種子所以頭
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料窠臼中方且認
賊作子自謂超悟誑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
不行渓可太息傑亦專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
覺掃除私意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
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
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

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
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
已古來儒者真根子真功夫若先君子者未易多見也

近來學者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悟之語文
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鬬機
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
之而號為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嘿然無說坐
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
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簡易方

先儒為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今人說義利處太粗淺

此說辨義利處太容易了所以功夫不着實喫緊
自聲色貨利種種病根以至於有意爲善皆利也
自辭受取予之節以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勿爲皆義也此心至神本無染着惟對境
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則本體
流行乃是合下了當

學者非無痛痒之爲貴而以真知痛痒爲先知痛則
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痒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
學者病在偏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痒所以更不得
力然知痛痒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

知痛痒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

痌痛世人汩於利欲迷失真種絶去天理自墮兕蜮
是以在羣衆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速
侮招尤亦不爲悔至於同游諸子尤更不敢惜齒
頰然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聯者固亦多矣亦不
爲悔蓋真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
乎其精則宇宙間氣脉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
吾人大功德也

今之學者種種欲障絶未擺脱世間薰天塞地無非
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託無寂[illegible]

感無善無惡之說以覆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所
謂終身役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
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
論主寂學者此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

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有所不爲而發之以果
決有所必爲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
進也幾矣

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
之本體不落聲臭功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
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

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
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槁心虛寂亦是
未離乎聲臭也

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閑
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強類
如此

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上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
之一言

昔人謂有意爲不善與有意爲善皆能累心如瓦石
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慎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

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也

衛武公作抑戒使人日誦以自儆其喫緊全在不愧屋漏一語是時武公年九十餘矣其學之勤而密也如是

吾數年來日用操鍊中頗見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憤努力或可不辜負此生耳

古之儒者所以爲學之大端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揭耳目爲也故其退藏於密者甚約其究可以窮神而立命

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樂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湛者之尤爲無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若拘束也則必求真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求真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

所謂充拓者亦非如向赤子之心擴而充之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以去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是中庸人惟爲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尊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

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真實直從心源上着功夫不能爲此言然兄自謂未得欛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於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卽是本體若欲障未

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種子則意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若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臥以待心志之定卽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

卧時還自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
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
境界不論靜鬧功夫不論頓漸靜鬧一境界也頓漸
一功夫也鬧處不得力即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
究竟所謂頓亦妄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
路漸即是頓即此一路接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
致也
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
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
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脫灑非

二致也
世間文字與出世間文字一有着處其病同也不若
併耳目口鼻作用頓然放下便見真我
近來用力益見此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
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妄想古人不言思道
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真公案也後世儒者
只是說話度日而已況在近世乎
聖學終日發憤只是一事若使精神稍有間便有泄
漏此後世儒者之學所以與入聖路頭猶隔一關
也欲求真血脈路絲毫不容異同處且將言語意
見一切掃去轉益收拾精神向裡直從無聲無臭
處自家討個消息念念不舍如此數年更看意味
何如
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劼力而從事者既於真性不
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
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語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
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
年前意見種種抹撥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
予自年近四十則心益苦蓋嘗叅之閑門靜坐之中
叅之應接紛擾之中叅來叅去如是者且十年而
茫乎未之有得也雖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

間若或有一罅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
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
上古聖人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
所以求之枯寂之中如是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
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
着力也然學者用却有寂有感的功夫却是於此
中欲識得無寂無感的本心欲復得無寂無感的
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謂也
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

問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苟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色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敎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卽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卽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卽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直卽天機之自然故惟直乃為動以天）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慾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

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卽性與天道也

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少矣

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為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為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斥其眞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檮柄為說

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
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鍾之管在修養家則
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
密是故聖人繫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
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繫之
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潛藏者非謂有時而
發用也卽發用而常潛藏也其在下者非謂有時
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illegible]之
潛龍[illegible]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
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九六位成矣而未始

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爲
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
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
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卽謂之藝藝非粗跡其精
義致用處卽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
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卽此
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練其筋骨沉潛縝密
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
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卽是心精藝之粗處卽
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爲聚精會神極
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爲溺心玩物爭能
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爲藝與
德之辨也
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
之與藝說作一個不得說作二個不得纔提起處
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
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
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旣云終日從事
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

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卽便偶一爲之則亦
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爲其有欣厭心也
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短心也欣厭心
好醜心長短心卽是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
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
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
聰明才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
冀於有聞者此有說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爲心
累而種種聰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
精神而障入道之路自非痛與刋落絕利一原則

非所以語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之學者無可添只有減減盡便無事

恒者人心之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别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設使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軼直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爲醫巫師是也者復爲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功夫則庶幾性

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

近溪羅先生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别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二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啼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須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爰之授以傳習録一編

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顏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籍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

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緑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投焉嘗若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然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曰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来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先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来遇觸而氣不動當勌而目不瞑擾擾而氣不分夢昧

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先生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華亭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先生趨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能推此意以及同志乎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東之東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柰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華亭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華亭首肯先生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趍来朝之衆合弁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哉華亭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先生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数逐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

有歩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貢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劒江趍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

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盖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有知性是天

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一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爲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

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眞至希天乃不尋思自已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郤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致也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別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盖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逞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

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郤自自然而然莫非天機活潑也果動以天此則何疑儱動以人其然乎

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爲之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故維天之命充

生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
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
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
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謂
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
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
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
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爲世立教貴
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
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
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
夫固未盡非之也

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
天命之性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縕凝
結此身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
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
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趕入
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此語

灼見聖諭今日正當保全此太和之難保合自己身心其實即所以保合天地萬物之和
間旱久遇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雖似一
般其實不一般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
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之措
反覆處何如

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
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
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眞是只可默識而不可
言求只可會意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
至神者也

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

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
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
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
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
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
機則同然是此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
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
而更不容二也已

此心眞體原本乎天宰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
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

自是難容眞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雲霄曷
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總有個入路唐宋諸儒初起
志向愛討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
情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日而遍增
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
爲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
好學無柰覓眞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
傍門而遍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會中一友用功每坐便閉目觀心問之曰君今相對
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恐不能保守柰何

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曰
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久之稍及他事
隨歌詩一首乃徐徐謂曰乃適來酬酢自我觀之
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爲乎況聖賢之
學本諸赤子又徵諸庶人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
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
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今在
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
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
陰既久歿不爲鬼者無幾豈知此一念頭綳爲鬼
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
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
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
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
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
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
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
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
捉終身以爲純一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泰天

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前賢所未及多得之釋氏
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
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
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勉強雖活潑而實渾淪
似有而不容以有似無而不至於無將謂幾屬於
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
可窮如此看來果是言思路絕難以名狀也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
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

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爲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一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

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眞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孔子以復禮荅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紜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眞是黄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將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愼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中庸蓋此

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幾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應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雜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曰聖賢語人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

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
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聖人指點仁體毎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
身徵諸庶民正說我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槩
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
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
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
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
之說則全是體貼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

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
便活潑難窮矣葢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
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
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
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
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
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化之靈
以為靈此無他葢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
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為
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

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
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誠善萬
物之性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
身而為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
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
無不達葢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此謂
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
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
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乎

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義既體之性而無疑則生
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不可
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
學者果有作聖眞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
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
潑潑地眞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眞至
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此恐是究竟境界非是起手工夫）如
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
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

自然不肯換去矣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彼豈務作侈語耶良由直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故曰大不足以名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故學者果能識得誠自己誠己外無誠妄自己妄己外無妄則一是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欛柄入手即如今日吾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非本體亦莫非功夫固無善狀亦無過舉又何彼己之可分真妄之可辨哉時時如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學以致道即此學字亦從人強名耳

問程子既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也中間又何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是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之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統天徹地膠固圓融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看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看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看緊切自然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其勢之所必至也

問人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透徹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功夫已先無著落處又如何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

大衆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為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適纔所論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

或問盡心一章曰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寄藏

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徹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廻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入於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盈純而盈漲是即水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聖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修為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冱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貳何足言也哉真人之言自別

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者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恐不可如此論好惡皆中節皆能過而不留何論多寡即是日所感多當惡之事恐多惡亦無妨倘如不中節又有留滯少亦不可況乎多乎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功夫作得主張方好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功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功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為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

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遠
矣曰弟子所用功夫也是要知大學中庸所謂愼
獨難說愼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自
教人愼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
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
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
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
在茲者也愼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
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愼的頭腦愼亦
便以獨作主張愼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

怠也愼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愼獨之功原起自人而
獨之知原命自天也此老於獨亦欠明獨即性體向來如大貝明珠泥雜沙泥之中不見其爲獨尊惟從戒懼中察出而見其顯一見然後能尊之然後知其不與萬物爲侶而後可言獨也若諸人徐未認得獨的頭面慎個甚
況汝輩功夫當其茫蕩之
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
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提醒人最妙處
則汝故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
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卻未孤負汝輩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以良知良能並言
後卻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
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
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
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
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
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
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
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
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卻未暇照管故只
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

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功夫便好下手且與孔
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
心眞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尊重致字
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
自有說致的功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功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
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
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
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
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証謂達之天下是証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問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曰意思與心不同乎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

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慈湖不起念之說正然）

問人資禀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安敢便謂不待培養而自生發也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孟論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堯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彖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孟子聞一善言之說正謂聞見雖自外至決若江河反若自內而出非謂堯舜亦藉聞見作覺悟也待覺悟恐非由仁義行之說矣）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

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毋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曉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修諸已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已率人故縱有作為

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
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三件大學術也
今人懇切用功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
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
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
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
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快活而
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麽東西此個東西
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
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爲此心

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問尋常如何用功曰功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思此
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
適忻喜今皆宛然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
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
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
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
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
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

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虛于心未必能坦
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
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
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
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
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功夫可以操執然而此三
子良知之知此三子良能之能却似有源之泉涓涓
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
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彀足受用固無甚剩

餘亦無甚缺欠也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徹以人事
又恐或涉於玄虛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
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
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爲人事自私者又外人
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
立教所以爲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
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此便是大人不
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後世不察乃謂孝弟是

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人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

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爲學個甚麽所仕者爲仕個甚麽如大學誠意正心修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個只說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似有兩件實通實爲一事所以論至善皆只止於仁敬孝慈信從此見亦從此作用

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

或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奈何據諸家議論皆云性有氣質之雜而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便可率惡將如何率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於是自心亦疑惑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

且不敢直率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也只能認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畢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之時自然已不任修

未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

孟子論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爲善也哉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

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人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

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我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此豈善說耳目者哉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加何觀曰君不知如何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我且詰君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

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

君論爲學則有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先生與心齋先生雖的親師徒然陽明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踐履要知覺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力必先以巧則覺悟踐履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紊如此時謂念頭動處當謹然

念頭動從何來則未謹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所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清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此與知即是行之說異畢竟乎止

問思慮起滅不寧柰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盖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詹明甫問曰學貴靜乎先生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不宜失靜體功宜何着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明甫以寂爲疑先生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一念不通之人

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此心之體極是微薄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把捉搜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鑑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性難澄而不知原係自家亂去動手也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諸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諸士夫嘆曰只恐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徧指面前所有示之云大衆環視群聽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說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盖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譚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非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于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識

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是相去遠乎先生浩然發歎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煮砂求粥也衆請指破先生歎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歎曰然則不可着何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

生問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曰如此譬喻與

聖人之學尚覺不切盖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鍊礦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盖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眞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

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

暫覺之視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昧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

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乎曰此是功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盍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耶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如汝實實要入此

門則先須辨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又得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任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惺然悟默然惺（儒者于悟門更不敢道一字惟先生有力量方敢言悟想原是先生得力路徑也大學止定靜安中庸戒謹恐懼只此）雖是得得樂若非是任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種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乎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以下論悟）

問赤子之心如何用功曰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盍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

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孚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人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

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功曰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功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亦莫可爲答也已

問某今日用功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而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此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親切執如此明辯到底

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兩親切處矣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豈不然此小僕也能戒謹恐懼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是不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

曉得說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逆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是學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非見不慮之良不可言悟悟處正悟不慮之良不可言妙合

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人之言原自無異

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維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其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此非上智亦難下手乃活今也禪家看水牯牛泥正如此

其今在此講學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請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爲仁又指此個人身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啟戶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

巧至巧者耶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矣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横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善操舟者篙漿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也况所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

皆是說前月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功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心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麽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

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

問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得若說由仁義行不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爲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功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皆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即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便從外面比做修爲徇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氷之與炭做得閑熟一分則去眞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儅則去眞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此又與平日議論稍別要之三知自然有別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同異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爲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天生

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必爲欲間則
天不能不變而爲人久爲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
爲物甚而爲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爲
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甘徒失天之
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
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二
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
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而奉
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奉而應之而非
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要識得難以用功決

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
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
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感而
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快活豈如今年
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
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
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
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爽毫髮分釐
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
志願如何志願要大全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

原無一物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
心如要萬物皆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辰則須將前
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狥物肆情
一付儘污濁雜擾會轉移窒塞此心之虛靈洞達
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
焉然後收拾一片眞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
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
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
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
衰而其眞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

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
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
家又安得不位天地育萬物而成神聖功化也
耶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
之不復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眞其見
既眞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
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神鬼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
寶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　　禽獸妖
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抗之而不容自已者矣

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豁挺晚無大失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而嘆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得光精精無有沾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不識先生

心中功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功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獻茶時隨衆起而受之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與之（此只論得聖人與夫婦之愚同處聖愚別處何在）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功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功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黃紅綠映物以成昧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功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有志豪傑須晉覓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驀然轉頭時候

友人懇求指教先生曰君能信此淨身自頭至足即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遍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

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牀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為怖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關可見頭不間足心不間身我不間物天不間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為君之知在身而為君之事在生而為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睛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兒不識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

問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說應

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予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也予謂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生及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畧無差僭予目以告生曰請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猶未解傍諸士爲忻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内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予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世人每每以閉戶靜坐

爲寧靜以矜持把捉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十人而九曾不思量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臾不可離須臾不離固尋常時刻所長在也諸生試觀適纔童冠擊鼓敲鐘一音一響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予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功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盦莫不皆然也諸士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但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會替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

戒懼以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問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作又以混沌爲妙）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覩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其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足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快踴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俱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為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滞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其常汎觀今古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

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

問近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矣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夫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畏懼怕却便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泛之仁義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此即便是戒謹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在先生法門却是一劑救命要藥）

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豈謂悟來不是實際）猶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歛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微即道心）

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猶遠也（與平日議論不同）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先生昔與王塘南論學曰但從樂入是矣於此篇樂乃復似與孔顏之樂尚隔一層何也）

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為也用不去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卻云木欣欣以向榮周元公卻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欣欣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此之言樂又別拈與孟子反身而誠）（意未全恰）

論曰先生之學本於超悟故其見徑潔直捷亦廣大高明似得之宗門為多其所最得力在孟子論不慮不學一章陽明先生單提良知學者猶得影響依附

先生專指出愛敬以見知能之良且曰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為仁又指此個人身所遑所焉以盡仁故不惟不落宗門之悖違倫常亦不令人得以影響依附挺然指出悟門為士人入德脈路發盡前賢之所不敢發其論求悟之功則曰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惕然悟然然醒雖是得來艱苦卻是任得安樂又曰到牙門再開不得處腳步再進不得處不許儿子年歲不關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蘇醒轉頭時候此其於大學之止定靜安中庸之戒謹恐懼二千年不傳之妙一口道盡矣又曰曉夜皇皇如饑寒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處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人一段訓辭時則惕然有個悟處到此方信大道只在吾身此身渾是赤子此與孟子指點良心發處又實稍別爲參求果切則於己於人皆可得力者也又曰今人識得此體甚少若知得透徹而久弗去者為尤少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功夫方能至此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然

則先生又與彼一悟遂了百當者天懸矣此尤談悟者所必不可缺之功也此先生之學術所以為全也（世多騖綜礙之議然其見撼雖絡不可廢也）

塘南王先生

先生名時槐字子植世居吉之安福南鄉金田下塘南嘉靖間始徙吉郡城故自號爲塘南居士人皆稱爲塘南先生云父一善僑居湘陰以嘉靖壬午生先生於湘陰界頭市先生稍有識日與群兒嬉江灘上時携石以歸壘之庭室以爲樂七歲就外傅輒舉而盡棄之江中所畫蟲其幼志其能悔過自新槩見矣楚俗喜賽會鼓吹迎神出入市中諸童爭往觀先生獨據案對卷如常塾師他往諸童或就館側酒食嬉遊先生獨不往嶷已迥與凡兒異矣是年遂通大學父大奇之亦大期之題其堂柱曰立志非萬仞高不可以爲人讀書無一字用不可以言學又時時舉孝弟忠信事實以示之又粘二程先生司馬温公趙清獻公像於堂壁俾知瞻仰每食初飯止許食蔬再飯稍進肉味長者食方許食雖在旅次歲時必虔祀先之典且命先生端肅供事所以培養之者又如此辛卯先生年十歲歸吉則既已通四書周易大義年十四其父猶恐先生未悉古人事親事長立身行己之道仍命讀小學丁酉年十六爲府學生丙午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是秋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戊申丁外艱服闋例得補北先生以南請仍授原職會戶部以京儲缺借南京車駕司銀三十萬太僕寺銀五萬諸僚咸懼遅遅先生慨然任之大司馬議以四十金爲旅資先生逾月而返於原金一無所費悉以繳部大司馬稱賞不置先生實非以是博名也癸丑春陞本部職方司員外郎夏陞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乙卯陞福建漳南道兵巡僉事甫蒞任盡裁諸供應幾六百金時上杭多盗漳海多倭廣賊時復流突沿海地方稱爲多事先生單騎至上杭召其賊首引道登山悉其形勢且諭以禍福諸盗皆伏計斬其首惡一人餘悉宥之既而其黨自斬其兇渠數人來獻乃築城設館議以一捕盗通判領兵鎮守又爲設社學以訓其子弟盗遂息是冬倭犯漳浦擬後江頭土城四出焚刼勢甚猖獗先生督兵禦之諸倭擁城以烏銃拒敵倭夷精於其技所擬無不中中無不斃士卒莫敢近先生攬諸所獻策取鄉民車實之草而士卒藏其後環城而進鉛子遇草輒墮地我兵舉火焚其城屋城遂破俘斬過半餘倭宵遁以功陞俸一級既而倭犯漳州犯詔安廣賊流突閩地皆斬千之始知儒者之有實用云在任三年無一字達京師亦無一物致

咸於閫中顯宦之門南臺李御史忽以不職論會大
察以不及調時公論大明聊以塞忌口云福建巡按
御史樊獻科因疏言福建之害不在倭夷而在內地
金人心不公不平是非倒置內地已化爲夷矣如今
春考察福建僉事王時槐知縣盧仲佃達陽知縣黎
復性皆才守卓著者吏部誤以讒言毀調罷斥去公
論何在乞　勑下吏部俟時槐仲佃赴部聽調優處
以風吏治故事臺中所論他御史必不相左既已被
察尤不敢非及部議非先生之實德素孚御史亦未
必訟言如是也先生歸丁生母艱壬戌服闋調除四

川僉事分巡下川南道九月陞尚寶司少卿是時部
議擬以郎中陞光祖擢是官光祖白於華亭以讓先
生且曰光祖所讓惟王僉事一人蓋光祖與先生同
官南部甚久知先生甚深故云明年三月陞尚寶卿
時南昌萬廷言蘭溪徐用檢俱在郎署銳志於學先
生悉與之交持乙丑春寧國守羅汝芳入覲邀先生
同宿至五鼓問曰近日何如先生曰吾惟直透本心
耳汝芳詰問本心先生請示汝芳曰難言也辟之蒸
飯去蓋始知蒸中飯去餽始知釜中水去鍋始知竈
中火眞難言哉先生曰豈無方便可指示汝芳曰莫

如樂但從樂入可也秋九月陞太僕寺少卿始爲籍
以紀寄養馬疋丙寅卯馬顧御史以先生持法大苛
劾之竟降二級授光祿少卿丁卯復丁嫡母艱歸遂
與陳嘉謨訂月舉會於能仁寺己巳服闋明年春北
上訪陽明先生高弟錢德洪王畿於杭各有指示舟至
儀眞時兩岸巨舟蟻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
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
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
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
矣不必問也先生之不以喜怒用事如此辛未夏陞

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分守關西道故事鄉寺鮮外轉
者先生獨出人爲駭歎時邊烽乍息宗藩奉職惟謹
官事甚簡先生頗樂之甫三月忽有感銳志請歸得
致仕遂得畢力於學矣久之凡論學者率得罪去先
生已逆覩之云辛卯九月奉　旨起貴州參政十月
陞南京鴻臚寺卿十二月具疏乞休明年五月陞南
京太常寺卿時陸光祖方爲冢宰遂以新銜致仕先
生自謂資拙而鈍欲效先儒之飭行莫知適從會有
兩峯劉先生設館於郡西之西塔寺語人以聖學陳
嘉謨一見而師之不以告人已而諸人皆以爲笑因

問曰何笑也曰聞象山講學耳象山嘉謨號也先生曰講何學曰欲爲聖賢耳先生曰學爲聖賢豈可笑乃就問之嘉謨曰先生示我以陽明先生之學先生曰以予所聞欲學聖賢必由程朱之教而人何爲陽明嘉謨曰我不能述先生之言子可自往叩之先生乃見兩峯遂執弟子禮示以立志致良知之說先生退而潛思猶以程朱教人居敬窮理似爲穩實而有疑於致良知之說且以陽明先生指本心爲知似不及孔門指本心爲仁程門指本心爲天理更親切與嘉謨往復辨論不合先生乃檢尋程朱論學語及羅

欽順困知記依其說體諸心而行之久之竟窒礙無所得登第後得慈湖遺書覺之覺洒然有省默體諸心驗之日用動靜之間但不起意而天機自暢遂遵信不疑及抵南京質之會中亦有稱爲至道者旋請假歸因見輿夫遇路之高下險夷前者呼後者諾忙若有悟曰此即不起意之學也彼呼者不以自矜諾者不以爲恥兩無心焉總之欲此輿之安而已君子之無心應世一任自然甲倡乙和總之欲斯世之安而已此正愚夫愚婦可與能而聖人之道所不能越乎此者中途聞父喪徒跣奔歸朝夕泣踊一任至情

所發自信以爲不起意之學頗得力是時鄒東廓劉師泉講學於永和之青都觀先生兄時松往聽講師泉問先生何似時松以不起意對師泉曰此固是好但包裹世情尚在耳（蓋不起意則一念且無所容何以包裹得世情）時松歸以告先生曰此語眞切中吾病及七七日畢即往請教於劉公盡捨往日不起意之見悉心以聽每日自朝至暮不起於坐研摩自心初焉如入暗室冥無所見久之似開一隙始露微明但每日二膳後殺氣未消似有昏蔽仍堅坐不起以敵退之移刻復明劉公教人不得草用現成良知先生益用苦功瞬息不懈

會兩何乃別錢德洪自廣東舟返過螺川先生一日侍坐山寺方丈問曰何謂心無內外時寺僧方在殿叩鍾錢公曰今聞鍾時我不往彼鍾不來此而聲無間心無內外可知矣猶未釋然及歸螺川問劉公何謂心無內外劉曰汝謂心有內外乎且道汝心所管至界到何處而止若心所管攝無至界無止處則此心廓然無際何內外之有先生乃豁然有省一日劉過先生先生侍榻五皷先生起坐榻上劉問曰此時未應物心有事乎先生對曰一念不息即事也劉以爲然先生在禮部時陸光祖方爲主事日舉佛學且

極談生死輪廻之說先生雅不慕佛而陸齋壹談不置且曰汝既信不及姑暫置之他日必自信耳愼勿起謗即斷善根後邀先生携楫過鷲峰寺檢閱藏經曰先代大儒皆泰此而成佛典不來東土則必無周程諸大儒矣吾人無自性聖賢無血脈乎復時時舉西方淨土之說以示先生雖未頃信然自此漸發疑端密密參尋期究明此一事矣又自念學到究竟必有歸宿始爲大成嘗貽書質之羅念菴先生復躬詣其宅羅公問曰向所云歸宿者何也先生以生死之說對羅公默然羅公於先生汪念甚渥嘗曰汝但自求自試久當

自得一夕偶談及生死羅公曰人死則已矣更何有乎及致仕歸癸酉始立家會每月望日集兄弟子姪會於家一以孝弟慈相勸勉既而與豐城李材泰和胡直會於神岡李學不主良知胡謂先生曰人有此知如天之有日若無日則萬古如長夜矣先生曰知無邊際無邊際者非知也知亦其所發也且不可以色相求日有方所可以形質見日不足以擬知也及見胡子衡齋言理在心不在物先生曰心無邊際理無邊際物者心之變化亦無邊際豈可謂心理在內而物在外乎後一日相對於福田寺因及佛氏無情無輪轉之說胡

曰草木之在天地猶毛髮之在人身均爲無情物也何輪轉之有先生問之有契於心訪羅汝芳於從姑山房汝芳謂先生持七俱胝眞言廻向往生極樂之說留旬日而別先生甚稱其簡易坦蕩形骸俱忘即不數數談學而神態超然廻出塵表其受益有得於言語之外者自愧器局狹小不及也壬午春偕安福劉元卿門人趙師孔訪徐用檢於蘭溪信宿而別過錢塘憩虎跑寺陸光祖來會三日陸聞家計去因訪沈蓮池於雲棲寺沈戒行精潔勸人持佛號修淨土友人問兼持眞言何如沈曰辟之戰陳善鎗者滕敵

惟鎗耳兼一刀敗矣一日郡守謂先生曰聞有宿負未償吾能酬之先生曰某別無寸長僅此小節弁毀之適以辱公之知爾先生得石經大學於鄭端簡古言中甚尊信之謂陽明信大學古本竊疑其中尚有錯簡朱子以已意補傳尤爲未安惟石經大學詞旨完明渾成一書本無誤闕其以知止知本釋格致理極精切豈天之未喪斯文致此書之久湮而復出邪乃録寄門人賀沚於荊門刻而傳之同門士乃訂伏臘十日之會於敬業堂冨藉先生序之曰學必以孔孟爲宗以倫物爲實踐以徹宇宙貫古今爲分量以

精研入微爲根柢以合德天地爲究竟是會同門士自遠方來日常滿座先生喜其專切每日必赴未嘗以雨雪寒暑間焉壬寅會萬廷言於樟鎮先生甚稱其學之正當精深甲辰春毘陵唐鶴徵謁先生聚對於西原智度閒凡七日辯析頗多於乾元之旨發揮更詳言下大契五月會於敬業堂先生一以直透太虛爲教諸生中有專於參究者有專於收斂者折衷於先生先生曰只透大虛不言參究而參究在中不言收斂而收斂在中貴善會而一之或者曰體本虛何所事透先生曰能不透更好或者曰不用透連虛亦無先生曰是虛亦無爲之抵掌一笑又曰性無內

外貫顯微故學貴虛行貴實纖念必察細行必矜視聽言動之中則子臣弟友之盡分取予辭受之不苟暗室屋漏之無愧庶幾積功累行可爲進道之助則在一家表正一家在一鄉表正一鄉在一國表正一國在天下表儀天下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儕當以爲準的乃爲眞虛之實際不然一行玷缺卽虧生平明爲人所非幽爲鬼所鑒察吾心已歉氣已餒無論道無成且使人指摘曰某爲學而如是是學之無益於人也如此人不信我而遂不信學是斷人之善根其罪過孰大焉故談虛而不務實者學之弊也道之塞也士之蠹也多士則愼諸九月會於西原先生極論人在生理中猶魚之在水中由中徹外無之非是此理塞天地亘宇宙無微可間無時可息本性空寂而非冥頑其中自有這段生生不容已之機彌漫充周活潑圓融孔子所謂逝者如斯詩所咏於穆不已者是也須知此理乃爲知性識得此生理脩盡前實行更有何事又引程子言天運而不已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皆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一段及陽明先生惜陰說天之運無一息之停吾心之

良知其運亦無一息之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停則知惜陰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儒嘆自漢以來學者未知此義豈不然哉是日先生喜見於容精神透露言語敷暢勝飯如常復升堂談論將午先生忽舉指示諸生有拘攣狀諸生群起而前先生曰病至矣遂不能言十九日還家諸生環侍無間日夜有舉寂定無礙本性原超形氣平生學力受用在此爲先生言先生笑而頷之或語有當意輒首肯且微應之兩目炯然神志凝定十月初八日卯時卒先生之自叙曰某夙

賦鈍資所幸自幼承先考之訓知趨於正稍長聞先師之教志學彌切然於道茫無所入輾轉參尋疑障萬端及入任勉自檢飭後遇良友啓迪切偲之益得免頽墮平生不爲身家之計一於學而已年及五十道猶未明乃深自懺悔辭官而歸志益精專功無作輟逾年稍有所窺始焉自覺本性空寂了無一物超然首出不受塵滓頗似得力舉以語人同志亦多見信者如是者盡十年已而復自覺體用未融一切應感似於本性不無毫髮之判客客生疑客客體認久之乃自覺性雖空寂實常運不息其運也非色相其

寂也非頑空即寂而運存焉運非在寂外也即運而寂存焉寂非在運外也此所謂於穆不已雖寂運兩名實寂運雙泯有無絶待不容擬議此理充塞宇宙綿亘古今刻刻如是萬劫如是天地人物原無分別孔子川上之歎正描畫此理眞面目易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於穆不已皆逼眞語也此理無可操執無可趨向纔一措心便覺爲二惟可默契而已戒謹恐懼保任乎此非有所加也學者但退藏收斂知識不用以還混沌未鑿之初庶爲近之至大休大歇機忘而性復在養盛自致非人力所及也惟着空着相墜落二

途後學通患乃不得已姑提生機二字與及門之士共商之先生嘗閱佛典見六祖言無上涅槃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若以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即爲斷常邪見因嘆曰此於吾聖門之旨合及讀老子書所云天地之間猶橐籥恍惚中有物杳冥中有精亦與聖門中無異旨惟二氏主於不染一切以完其性吾聖人主於不離一切以完其性故先儒以佛出世儒經世爲言要之吾聖人亦自不染佛氏亦能不離離而不染不離而染何足言也若謂聖人不能出世佛氏不能經世則謬也但其施設門庭則異蓋彼

教深憫凡情之沉溺故姑示超脫亦其救世之微權至於以不壞世相而證實相爲言則吾聖人之道在彼教中亦必以爲最上不思議之圓宗也先生又以先儒所著論學之書皆自出其所自得一一購求莊誦擇而行之乃讀白沙先生集尤覺有契於心以爲後學但遵白沙之學而入庶乎其不差矣又言平日參究生死之說至耄年謂果能深證孔子川上之旨則生死之說當自有悟非可以凡情揣度也孔子朝聞知生之訓至矣先生病中終日默坐自謂往年爲學皆意氣也精明即爲妄覺克治亦屬安排重以分別

持之心大障無思無爲之體是以先聖教人必止
定靜安而後能得不識不知乃順帝則程子謂識得
此體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焉未嘗致纖毫之力其
冊示後學至深切矣先生莫年在郡有青原白鷺之
會安福有復古復眞復禮道東之會寧陵有宣化永
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萃和之
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一峰書院之會先生盖
無會不赴智度敬業諸小會又乘間數舉且訪錢德
洪王畿徐用檢羅汝芳不憚涉遠閱歲一會萬莚
言於桑林或習静於金牛寺或習静於高沙之新興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百五四　純白齋
觀自搆三益軒之後往往習静其間先生所以求之
人已動静之間不少間斷如此又不敢少執意見宜
先生之直窺聖奥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生理渾成
無聲臭絶睹聞而非枯槁空寂實天地人物所從
出之原也故命之曰生理人人具足物物均稟是
之謂性孔門所謂仁者此也仁非外鑠本吾固有
聖非有餘愚非不足惟學非求仁則生理漸槁是
謂自賊其性善學者黙識此體敬以存之則生理
呈露火然泉達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融貫不二不

息充塞宇宙總歸生理之中故曰天下歸仁是謂
盡性孔門求仁之學盖如此
此理浩然無涯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一也非有
二也時時體認乎此便時時俱立俱達時時發育
峻極此之謂學
盈宇宙一生理之充塞萬古不息天地人物皆從此
中流出此理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宇宙間渾
成一片豈有天人之分深契此理卽是知性知天
終日乾乾正是天行健也
維天之元氣渾淪磅礴無所不貫故日月山川草木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百五五　純白齋
鳥獸以至一塵一毛物物各賦形委命無少遺焉
惟聖人之本心[illegible]充塞無所不貫故五常百行
三千三百以至一瞬一息事事各中節協矩無少
欠焉是以聖門言仁必喫緊於視聽言動出門使
民居處執事與人非故屑屑於枝節也性本體物
而不遺故學之爲體物不遺乃所以盡五性也顏子博文約禮以此
卽一身而言目之視耳之聽鼻之臭口之嘗四肢之
動心之思一生理之充塞以爲視爲聽爲臭爲嘗
爲動爲思也卽宇宙而言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

明草木之萌鳥獸之育一生理之充塞以爲覆爲
載爲明爲萌爲育也此理非動非靜而常動常靜
非體非用而即體即用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
物不測若分動靜岐體用則不識生理眞面目是
二見矣

天地萬物與吾之身同一物也天地萬物與吾之眞
宰同一性也不必以我察彼以我偕彼強而合之
也

夫天地萬物生於寂寂者天下之大本也寂體廣大
無際六合一漚萬古一息宇宙生生起滅千狀而

寂自若也然見寂即非眞寂何也寂與己對故當
體自寂復誰見哉此理在探原反本極深而自得
之

浩然之氣非形氣也蓋天地間太虛中無非是氣故
曰眞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鄒見正然

問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
豈眞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爲沉滯不化
之物矣予曰理果有乎有即沉滯矣理果無乎無
即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
合無悠久也此其理殆難言哉惟此等見解一切
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

又曰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肫肫其仁淵淵其
淵浩浩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
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夫無生死可言非斷滅
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住之謂也亦非泛論此
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此未易言惟深造者
自知之

一靈初闢而非起照一意微萌而非有着一念密遷
而非鼓浪此三者同出而異名總爲眞性之妙用
是謂生而無生萬古常然無有生滅垢淨增減相

見此者謂之見易

性者天地人物同一體非有我之得私也其在於人
此心太虛無際而中含眞機息息不停有無難名
善惡未分恍惚杳冥其中有精孔門曰獨曰禮曰
幾孟曰幾希周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程曰天理
白沙曰端倪皆指此也此蓋性之呈露萬古而
常然通晝夜而不二善學者默識乎此勿涉纖毫
安排惟敬以存之而已

夫宇宙萬物無窮而聖人盡性亦萬古無窮此豈可
以區區持守見解而能然乎其必有洞視徹覺總

於言議而眞得之者矣

夫性者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是純粹至善之理本無聲臭不可得而名狀者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此也及天開地闢人物化生此理各各具足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夫乾元資始之初本無父子夫婦長幼等名則所謂親義序別信云云亦寂然不可得而見矣雖寂然不可見而此理非本無及有父子夫婦長幼等五倫乃其至善之性自發之爲親義序別信不容自已雖發之不容已而此理非始有也惟其資始之初純粹至善而

天眞具足及其各正之後形生神發而人僞以滋則有志於學者惟當默識乾元之本性純乎天而勿雜以人斯可矣然本性未易識亦未易存中庸特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示人以識性而存之之方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即親義序別信之未形也雖未形而本性渾然無聲臭而不可名狀即此是完其乾元資始之理是聖人同天之學也

性若先天也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惟爲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則此知止在體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着空知後求用則逐物知前更無未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得了更無二功故曰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二也意者知之默運非知對立而爲二也致知者非以知照意之謂也若以知照意則能所爲二矣則彼此爲二矣

夫充塞宇宙了無聲臭不可名言所謂先天也思慮運用萬象呈露所謂後天也（先天後天既有分別則知於其中能合而一之愚謂一到知上便是後天）混沌之中一靈卓爾既非頑空亦非情識是謂良知此即先天若於此知之外求先天便是着空此即後天若於此知之外求後天即是着相故不得已而強言之曰是先天之子

後天之毋也非謂此上有先天此下有後天此良知又爲先後天之間則是裂一而爲三殊不可也

問性情體用截然二乎曰非然也性譬則金也情譬則以金爲盤盂釵釧之類也金與盤盂釵釧非一也非二也或以爲盤盂或以爲釵釧故曰有去來金則一也故曰無改易

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爲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已

問執念則障性若掃念歸空其近於性乎曰非然也

性無分於念不念也且掃念歸空是亦念也念起
念滅皆謂之念故入心更無無念時性不離念如
水不離波也但執念爲實有則滯於物而性蔽矣
悟性則情識爲智矣不悟性則情識爲障矣
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萬古此宇宙萬古此生理推
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測之
於上下四方而不知其邊際無聲臭絕睹聞而非
枯槁也神變化鼓萬物而非緣慮也是之謂性是
性也天地人物所公共之理非有我之得私也會
得此生理充滿宇宙天地人物本同一體非有我

之得私庶可默契孔門求仁之學彼俗學之役於
物者固非也異學之欲超於物者亦非也
談異學者喜談父母未生前 言思路
絕爲最上第一義諦殊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宇
宙徹表徹裡徹始徹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
容擬議耶若云即於一切中要稽未生前乃爲見性
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也
性本生生故眞性非無也日用云爲一空生之變化
故事非有也彼判有無分 理事其於道也遠矣
性本寂而無外神徧照而無滯 靜無而動有也靈幾

中涵動靜有無不可致詰其乾坤合德之與乎
未發之中性也性本空寂故曰未發性能生天生地
生萬物而空寂固自若也天地有成毁萬物有生
滅而空寂固自若也此空寂之性彌宇宙貫古今
無一處不徧無一物不具無一息不然無邊際無
方所無始終常爲天地萬物之根柢而了無聲臭
不可睹聞以其不可得而名故強名之曰未發而
已 發而皆中節非性乎世皆以情目之非也觀和曰達道則發正率性也
知眞性之不毁者可以知萬古之常一矣知化機之
不已者可以知萬古之常生矣故古今一晝夜也

晝夜一呼吸也息息不停息息常一學者深達乎
此亦何疑於幽明生死之故哉
言空則有空相言覺則有覺相言無邊際則有無邊
際之相皆意識之爲也故有想則有無想則無足
知其非眞也惟眞性不緣想而得不緣無想而失
此意識所不能到故貴默會而深契之
言性至於無聲臭似極微妙矣然愚夫愚婦日用間
無一瞬息不由此無聲臭之性而流出者則此性
眞平常至切近之理非高遠也
天事之體強名曰心心之用強名曰事其實只是一

件無内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亦有有事而無心者（不有所謂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者乎）故曰必有事焉（必有事之事以不可爲証）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皆心也充塞宇宙皆事也皆物也故大學不曰經綸宰制於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蓋經綸宰制總是明吾之明德非明明德之外別有一段應事功夫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今學者誤認區區之心眇焉在胸膈之間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故逐外專内兩不相入秖見其支離畢鬲而終不足以入道矣

所云以心制事似屬二乘即事即心猶如認賊爲子生則謂離事求心乃爲二乘以心制事初學則然非二乘也即事即心誠爲大乘但所謂即事者豈即世俗一種裝點矯飾之事哉其必有道矣又學者毋認心内事外則未免牽已從物若謂心事不二則未免認物爲已此處若非一切捹下畢力自證徒以言語文字解說縱令明白終非實得

此體虛而常生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也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矣

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非善非不善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何也識得此理則時時應感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與姚江所理爲融非萬變皆謝世合）何有分爲兩截之患乎時時是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切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非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透悟到此則本心猶是強名習氣何所棲泊中節與不中節總爲剩語矣

心一也道心言其體也不涉聲臭故曰微人心言其用也操存舍亡故曰危但體用實非二物原無絲毫間隔在人善會耳又曰若道心爲萬古天地人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

太虛無際吾心體也太虛無際而非空寂蓋生生之理彌滿周匝無一息不運無一處不徧無聲臭絕睹聞而實爲生天生人物之根也是之謂性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已

幾之初動四字更要深體蓋此幾之動無初無終自

沙先生所謂至無有至動所謂靜中端倪此幾生生無一刻停豈有初終易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微者無聲臭之謂惟常生而常微不涉聲臭故有吉而無凶學庸所謂慎獨者此也獨者無對之謂此幾內不着空外不着相有無之間不可名狀故曰獨也獨與幾豈有別

真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故孔門所謂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爲實學蓋聖人真識生幾則常有不敢之心今後學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往玩天光景以爲了悟蕩無檢束則涉於無忌憚

之中庸矣

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幾非寂感之間乎當知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先生又言知前求體則着空知後求用則逐物豈知耶[illegible]乎只幾之一字盡之故希聖者終日乾乾惟研幾爲要矣

周子言幾微故幽則幾無不善矣而又曰幾善惡何哉蓋學者研幾入於幽微則善矣不然則性雖本善而靈竅一闢漸涉形氣則外誘得以乘之將習氣浸漬潛伏於意識之根而不自覺乃知聖凡之介於幾焉辨之而已是故談悟非難而克已爲切研幾者克已入微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沒齒而不敢懈者也此論幾又與先儒合以此爲正知幾有善惡必非杳然無念時矣夫鄒曰知曰幾曰獨於不可分別中分別與見不可混作一樣說

此心真幾萬古躍如非由學慮本來如是今既識得頭面日用一味收斂退藏於密此其要也即收斂退藏亦本來如是絕無纖毫扭捏造作到此境界即真幾二字亦是強名

獨者無對之謂也離獨而言寂則爲偏空離獨而言

感則爲着相故學惟在慎獨慎之一字即戒慎恐懼四字也獨者用之原而體之呈露處也先生論獨即是論幾然大學之獨即指明意中庸之獨即指性曰呈露處則猶世人獨知之說矣惟此爲可致力於此時時入微是謂慎獨是謂攝末歸本攝用歸體

大率虞廷曰中孔門曰獨舂陵曰幾程門主一白沙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真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更復何說然非畢力深詣亦恐落在道理見解一邊終未親切此亦世儒之通病也必覿體徹透勿墮情識

直到水窮山盡處庶幾得之

此心眞幾其混沌初闢之靈竅而萬有肇端之根柢乎潛心以居退藏於密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君子所以闇然而日章也

欲普萬物而不遺者必廓然太公心普萬物而無心者能之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發心之初便須立此大志願有此大志願然後能量包宇宙度越古今終日乾乾務欲充滿此志願則必念念無滲漏事事無欲遂滿腔惻

隱之心貫徹於天地萬物無少虧欠乃爲盡性之實功此聖門求仁之學也

程伯子言廓然太公此語最精彼欲離世閒超萬物便是從軀殼起念要占便宜乃自私自利之心也孔子之志只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通宇宙爲一體更無纖毫我相此之謂廓然大公

聖學以求仁爲宗仁者本心之生理也默識此理瞬養息存綿綿勿懈造微藏密聲臭俱泯身境渾忘不涉思爲廓然無際本來如是成性存存乃還眞源發之爲意念爲靈照達之爲視聽言動措之爲親義序別信充之以塞於天地之間一生理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是之謂聖學此理至簡而至幽至約而至大在善學者自得之然非有參天兩地繼往開來之大志非有發憤竭才事疑沉密之眞功非有謹言愼行明物察倫之實事則高之或涉虛見卑之或染塵緣其於仁也遠矣

天人性本善日用之閒種種呈露見父則孝心自生見長則弟心自生如其不然則此心便自愧怍必改之而後快此在衆人皆然蓋天降之衷非由強作雖欲罷之烏得而罷之雖欲廢之烏得而廢之

使其可罷可廢則孔孟既遠聖教日湮斯人宜爲魍魎魑魅久矣今試反之自心果能不孝不弟而不愧怍耶如其尚以不孝弟爲恥則可見此心之良與堯舜無異也且此心豈是因人講說被人逼迫而後生哉此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與生俱生萬古如一日者也

所云家事冗襍於學問實難着力此非生之所願聞也夫道無往而不在故隨動隨靜隨順隨逆皆吾反躬切己改過遷善之地若謂家冗妨學則是學在事外必絕倫逃世而後可也

所謂欲根盤結則更有說蓋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此是學問大關鍵處不可不明辨也

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為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為習氣所奪蓋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粗者也此在切己深體久乃信之

瑩淨即是精微不精微則亦瑩淨之未至也全放下則湊泊矣不能湊泊則亦放下之未至也學問到歸一處真是一言可了所謂愈真切則愈簡易矣

所云本體工夫只可語於成學若初學之士不於念慮事為着力而止於本體用功恐不能無遺漏處此未然也夫所謂本體者念慮事為之體也念慮事為者本體之用也體外無用用外無體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能於念慮事為着力者果誰為之着力乎能着力者即本體也故學者以本體為主而照察於念慮事為不少缺欠則即念慮事為之致力而本體於是乎全矣若謂只存本體而念慮事為任其遺漏則豈有懸空之本體若謂只於念慮事為着力而本體可緩則所謂念慮事為者又從何處流出是皆自作二見而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理矣且本體存乎悟者也念慮事為存乎脩者也故本體上着用功二字不得含念慮事為亦無用功處原憲未悟本體而強制於念慮誠為未盡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正悟本體而能消意念之習氣者也何也知之二字本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則是以本體之真知而消意念之習

氣也此顏子克復之學而吾儕希聖者之所當從事也

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今人以孩提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為下乘只欲人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為不學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詞誘人以入於敗倫傷教之歸者不可不察其微而慎之也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銷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

之外不知此理安頊何處遍乎此則知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而孔子大中至正之矩誠萬世不可易也

有謂靜中不可着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爲妄語乎彼盖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兢兢業業即是心之本體即是操也故陽明先生曰戒慎恐懼是本體正謂是耳若此心不操則反爲放其心而不知求矣而可乎惟操即是本體純一不雜即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爲靜也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慮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自認爲何思何慮乎

先聖謂知崇禮卑知崇存乎悟禮卑存乎脩會得此意則後天有爲功課皆是先天無爲妙理未可岐而二之也又曰卑到極處即是崇到極處若離卑求崇恐落二見

今人動稱本性自然不假脩習殊不知性雖本善而習氣潛伏不能無蔽故必剥而後復且習氣不惟難克亦且難知所謂習氣者亦無聲臭根株未拔則當其未萌時無可踪跡及觸境而露則突然忽然不可撲滅矣此非透體精一之功時時戒慎恐懼徹底入微直到水窮山盡之處恐習氣終未有廓清之期也若漫云吾性自然旹既見性更無習氣此正粗心自認既功不透體豈識眞性反誤以習氣爲性認賊作子者多矣

孔子言知及仁守而不能莊莅動禮尤爲未善觀此則事爲有差即是心官失職乃知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眞至言也若謂只要心善自然事善此言似是但恐心事稍分爲二便是見道不徹他日或致言動滲漏之病不無矣何也一念即事也一言一動亦事也心無體以事爲體會得此意則知徹內徹外皆事也皆心也安得分爲二見以爲心當先而事可後也

儒者律身行已自有法度一念不敢妄萌一言不敢妄出一事不敢妄爲子臣弟友必盡其分務期俯仰無愧此躬行實際也彼恣高談薄踐履甚者斁倫傷教其謂妙道在形跡之外此說倡人欲橫流矣

夫性本無病惟混沌一開此竅立焉則業習之氣有潛注其中者矣習氣之潛注其來無端莫知所由

始也其隱無跡莫測其所由伏也習氣蓋甚微矣
哉故孔子極嘆見過之難其人而以有不善未嘗
不知獨許顏子若云此瘢無病不必致功則人人
皆聖人人皆天學可盡廢矣曰治病之說特接引
中下根可耳若上上根人一悟而徹何事治病乎
況病本虗幻豈有實體也予曰是則然矣獨不聞
業力不可思議乎惟業力不可思議故習氣未易
頓消予以爲必眞悟性乃能見病譬之日出能見
隣虗之塵目明能察秋毫之末彼不見病者如痿
痺而不識痛痒不悟孰甚焉曰然則悟後猶云有

病亦何貴於悟乎予曰不悟者能爲病蔽故衆人
無病病斯痼矣眞悟者性與病離故至人識病病
斯化矣夫一絲未盡猶難語化學者愼毋以痼病
之身而冒認大化之境哉

陽明先生言惟精者惟一之功博文者約禮之功眞
至言也蓋一與禮卽是先天更無可措心處故鄧
子云若論先天一字無後天方可着功夫孔子云
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上達之功非下學之外別
有上達可致力也

息息入微亦是後天功夫當如是若眞性則本微何
入之有既知眞性本微然日間必用息息入微之
功所謂做得功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功夫也

惟此理一見便了似未爲難然必徹底精純使萬劫
微細之惑淨盡無餘庶得爲法界中了事人倘於
此未能實際直須一疑疑到至處則信到至處更
無歸并承當之可言矣

某平日疑處極多蓋如迷路之人但見一岐一徑可
以措足卽往趨之及行到有碍處乃又別趨一路
是以屢生疑屢換手友朋中常謂某不當如是然
某正欲尋康莊大路而不得是以不得不出於此

此殊可憫非得已也世世無先覺吾輩亦不可自棄
諺云皇天不負苦心人今雖老猶當誓竭綿力從
事或可不至終迷耳

禮者本心生生之條理也心之條理必達於視聽言
動舉視聽言動則萬事萬物盡於是矣萬事萬物未有不由視聽物與吾接者故只於視聽言動當禮應事接物不必言矣

終日密密切己體認剝落枝葉務徹本原卽所謂脩
也故脩非徒點檢末節之謂也切己體認之脩眞
積力久而豁然貫通乃爲眞悟未有不脩而能眞
悟者也眞悟後一瞬一息皆歸本原發必中節事

事皆協天則所謂順性以動即脩足性天行之徙寧有停歇之期若謂悟後無脩則必非眞悟縱屬虛見又或謂悟性任情恣行不由矩矱皆是妙用何必言脩此大邪見入魔道矣

執一節一行以爲脩而不悟性若有之未有悟性而毀節踰閑染聲利而傷名教者

學問一事大抵有志者所從以入各有方便之門固難以一律齊然泝逆遠詣至所會歸處必合轍於孔門方爲諦當某向所入手誠出入於傍岐蓋輾轉參尋端緒頗多已而於傍岐中見其極致之理

不越孔門之旨乃知孔門之道誠大中至正萬古不可易非強爲也道固本然如是也

古人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蓋示人直透眞體之言也此體無可湊泊無可擬議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故不可取也取之則成二矣然非拚捨剝落之極不能透此眞面目殆未易言也此眞面目即所謂眞覺也若未透此體誤認儱侗顢頇者而復擾不可取之云一味歇下恐有毫釐千里者矣既透此體則眞機必呈露到此更有小德川流一段合要理會其路道愈長功夫愈無歇手時如此方是全體大用之學

徒執即念即空套語而不悟正恐迷入生死浪中若必於念外覓性又恐墮斷見坑內且如日中避影愈避而愈不可得

所舉佛家以黙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朋友自不肯痛下苦切眞脩實證而徒剽掠禪家現成語句正所謂拾人餘唾乞人殘羮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有爲而發彼因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

功卻不許其靜坐即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眞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也禪家云上品醍醐遇此等人翻爲毒藥正謂此也何也禪家貴悟然悟非一蹴可致必數十年深研力究剝落之極庶幾當極而通如夢忽覺一覺之後夢境都盡乃得稱悟如果眞悟則開眼閉眼總是此體成佛不成佛亦爲剩語禪家向所云云蓋指此也禪家到此亦別有脩持別有精進但比凡人之脩作用不同耳非謂悟後無脩也譬如明眼人行路比之盲

人行路不同耳非謂眼明後即不行也且今人果
能深研力究剝落之極一覺而夢境都盡否耶如
未能然郤不許人用功而欲立地成佛眞所謂凡
民自稱帝王矣

願將一切書冊上舊說徹底掃除勿留一字於胸中
然後默默體驗吾心本來面目當下何如郤將此
當下體認得者拈出與師友商量何等簡易明白
何等眞實親切

吾人爲學以直透眞性亘萬古而不生滅者此是千
聖相傳正宗若不透此總非究竟故有志之士終

日終身綿綿密密闇然自體不求人知蓋其眞精
神眞血脉點點滴滴務在歸根復命不暇向外誠
恐一念向外便是墮落枉過一生此事全不在言
語講論上不在門面格套上纔萌一念爲名之心
便是墮落枉過一生也

日間知覺運動種種事爲皆本體之流行時時認得
皆是本體流行只還他本色順以達之強名曰功
夫耳若更起心動念造作把持以爲功夫便是無
風起浪此是做病非做功夫矣即自於本體上添
此一障宜其愈做功夫而愈不合本體也

當下果無生死二見則他日亦無生死二境

問學而全歸則必超生死之外乎予曰昧性者受役
於生死是反覆梏亡之流也執性者厭離乎生死
是偏空絕物之見也盡性者不役不離而生死與
無生死皆不足以名之是至誠無息之域也夫學
者不以至誠無息爲準則安在其爲善學哉是故
學必優入聖域乃爲全歸乃爲知生乃爲朝聞矣

屈伸往來之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
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伸往來故謂之易聖
學一爲要萬古此一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

爲不毀也是爲生生之易則知生死之說彼舍聖
學而別談了生死惑滋甚矣

所云心知意俱無生滅而念有生滅此亦常情之見
云耳若直透眞源則逝者如斯總無生滅之相即
動靜寂感有無皆不足以名之若硬作幾層分看
則障道矣

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固守靈識以俟去路不
迷之謂也蓋直透眞性本非生死乃爲眞解脫耳
不然則我相未忘便落陰界非通晝夜之知也

孔子云逝者如斯此未易言惟眞識本心自能知之

今人以紛擾爲輪廻以頑空爲不輪迴此正落斷
常邪見總之不識本心故也
所云聞道者生死隨我所欲造化在手夫常情所指
生死特以形骸言耳真性原無生死真性即造化
也若聞道者豈有惟我所欲之心哉一有惟我所
欲之心即執事所謂銅墻鐵壁千萬重也所云未
聞道之普人生死任造化固然矣若聞道者亦豈
有任之之心哉一有任之之心亦銅墻鐵壁千萬
重也夫既無欲心亦無任心而真性原無生死又
非頑然枯寂之物此理微密不容擬議未可以凡

情測量也只於自性透底精研久當自得之
所云覺體無倚靠若還太虛又似有所任此疑良是
但從覺體無倚靠處悟入到得真悟處則無倚靠
中真任乃是真無倚靠也不然則成頑空矣還太
虛三字亦未妙弟竊竊自參自証他日當自得之
此理天然人人具足不假脩習然真脩以盡性非造
作也本無轍跡然物矩即帝則非外襲也故信謹
爲見龍之實際而至德爲凝道之真訣何則性本
不二探奇逐物總屬二見若未免見有妙性起於
物外猶爲法塵影事學者果能透得水窮山盡寂

上之上更無去處然後肯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
踰矩便究竟耳
學必由悟入必定靜安慮而後有悟此不易之論也
若徒以潔潔淨淨爲自了而好惡不能通於天下
則是着空離物之見人我未融是即謂之未悟也
豈曰已悟後又必好惡通天下而後全得無於悟
後更須加封補之力乎蓋悟之一字最未易承當
中庸首揭未發之中此是聖門直指性宗之語既
曰未發則非可以意見測度力量捉摸而得是以
貴於悟也大學言知止即中庸之慎獨皆入悟之

方也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即中庸之位育以言
乎吾儒最初志願之有在也惟志願在於通天下
爲一身故必因知止以入悟以真透吾萬物一體
之真性果能真悟此性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
已此是萬物一體之實事總之不越乎真悟也蓋
未發之性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無內外彼此久暫
之可言惟萬古未發故萬古能通天下爲一身若
一落枝節便有不周不偏之處矣彼只以潔潔淨
淨爲自了則與本性之充塞貫徹者不相似此正
是未悟既以未悟爲悟又防其少偏更欲好惡通

於天下以助益之恐未免少有湊泊牽合非所謂得一而萬事畢者此即答不肖書

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且此心廓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水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爲剩語

問晝則寤而明夜則寐而昏欲令晝夜不二其道何由曰寤明而寐昏者情識也性則不可以晝夜昏明言也欲得晝夜不二惟在悟性

問無思無爲也只是廓然太公否曰然廓然太公固無思爲物來順應亦無思爲故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所無事何思爲之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所知識又何思爲之有又固請畢竟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嘿然久之曰也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

見其大則心泰必真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終始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念乎

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着於念不着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靠大以落空爲懼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此須困心衡慮深探其本積久而後得之若漫然以虛見承當則又遠之遠矣

未發之性先天也此理本自圓成非假人力一涉擬議湊泊即與性隔矣其惟貴悟乎真悟者則靈識意念自融習氣盡銷渾然一先天矣此惟聖人能之自大賢以下雖云有悟而後天靈識意念或未頓融習氣或未盡銷必時時收斂歸根退藏於密

所謂無修証中真脩証也即後天以還先天在學利困勉者當如此中庸有自誠明自明誠之分盡性致曲之辨程伯子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陽明先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皆至言也

所云居敬非把敬做一件事看惟心常惺惺云云甚是蓋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即謂之敬若以心起敬則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矣

先儒論敬者多矣愚謂惟收斂二字近之易所謂退
藏於密所謂思不出位大學所謂止中庸所謂篤
恭不顯周子所謂幾微故幽程子所謂在腔子裏
邵子所謂沉珠於淚淵白沙所謂緘藏極淵泉皆
收斂之義也是之謂敬
敬者此心廓然太虛還吾不慮之本體非并造作非任
縱不執意念不認光景不依習氣惟得其本心是
之謂敬此未易言在有志者自勗諸
敬即慎獨之別名謝上蔡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
敬最為得之

來諭為兢兢於禮動皆勉強非出自然夫學成而性
復者順以出之皆自然矣學未成性未復勉強循
理久久馴習亦漸近自然此古人所以貴困勉之
功也夫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
日久本心真機盡汩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
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
坐中默識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
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
人情事變中而不捨總與蒲團上功夫一體無二
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而逢原之所以後於居
安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
靜以為究竟哉
其昔年實自探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念枯寂然熟
之之極真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自益然
出之有不容已者此非由承接唇吻而得之亦非
學有轉換始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
此性充塞宇宙然測之愈離惟一切放下當體自在
故收斂者廼絕馳求息萬緣潛神於淵以凝道之
功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收斂歸根親切
處難以口授惟潛心至極大休大歇久自得之乃

天然真止非造作也若着意扭捏執方安頓遠之
遠矣
靜久漸入自然了無安排而身心盡忘宇宙渾成一
片庶幾可以言復性矣
所諭向裏正收斂歸根之謂思入於無思念入於無
念知入於無知此全在忘情契性非懸想也果能
歸根則一真凝然如有卓爾何落空之有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每見人靜坐便嘆其
善學夫學當無間於動靜然始焉立基終焉入微
必由靜得雖有志為學不久靜恐以意氣承當以

影響爲究竟於眞體親切處未能徹底故貴辯也
至一切應感中識取此體淘汰瑕纇修省對治打
併歸一總與靜功無別此在學者果有決定希聖
之志自能因症投劑亦無定方可執也
先哲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又云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又云但從一門深入又云譬如學射習久則巧
又有承蜩懸虱之喻陽明先生曰如猫捕鼠如鷄
伏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皆切
至之訓也學者果能如是可以進於道矣
從古聖賢未有以一定格式塗轍講定而行者只是

彼此密密用心到會面時機有可投試一拈出相
與印証心心相契而已其有一定格式塗轍可講
定而行者則小德川流之事道之標末處也
未發者獨之體發者獨之用但能慎獨則中和自致
矣
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
實悟又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
有號爲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於天下
正以中此毒而然也
濂溪至精明道至醇象山至正濂溪邈然物表者也
明道渾然與物同者也象山毅然正己以正物者
也
孔顏之學千載而下惟程伯子直接其正脉此程言也先生其正脉乎此外有宋及我　朝諸名儒皆得孔門之支
派者未軒深察海菴敬二先生也
間有謂不起意之學一任此心念念變化既不起意何得念念變亂更不遏御自然活潑快樂所謂無功之功乃眞
功也何如曰不然爲此語者蓋未悟心原始任意
念之遷轉不停如人墜江流隨波推蕩尤以情與
激作謂爲快樂實則馳而不止者也若果達心原

則廓然朗然如日常照而無纖翳乃知前所云者
皆落影響非究竟法矣
陽明先生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先生之學養
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學所從入之辨也
或問云父母未生前古有言之者而又云赤子始孩
又云不失赤子之心其義何居曰父母未生前先
天也始孩後天也不失赤子之心後天完先天也
其理則一其時稍異曰未生始孩之說此非吾儒
之言也推墨附儒可乎曰非也易曰乾元資始此
郎未生前又曰坤元資生此郎始孩時而孩提也

嬰兒也赤子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能完赤子
之心合於始孩能全始孩之心以返未生前則幾
已而人郎天已天有後先功有漸次

論曰學非實悟安足語學然非實功安得實悟先生
自謂沉思密體未嘗少懈請質於四方名賢懼趨於
郡邑先覺考證於先儒同異不遺餘力反求諸心則
障蔽之宿積意見之横生岐徑之疑似其乍開而旋
蔽者屢通而屢滯展轉焦勞不知其幾徒以志不中阻
卒晚覺此生必前無欲故晋老而僅有窺此雖先生之
謙言然其實功不具見乎以故先生之學見之甚確

諸之甚深悟此心之生理為仁因悟此心之虚體為
生持之以收斂退藏以裕其生生不已之機從之倫
物應感以證其生生不已之用先儒未發之妙義殆
有過許而無復遺漏者矣真可與天合德與世立命
者後之有志聖道者其必由斯乎

憲世編卷之六終

憲世編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鶴徵撰鶴徵有周易象義已著錄是編發明
心性之學首列孔子顏子仲弓子貢曾子子思孟
子次列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楊時朱子張栻次
列陸九淵楊簡薛瑄陳獻章王守仁王艮羅洪先
唐順之羅汝芳王時槐各述其言行而論之大旨
主於牽朱就陸合兩派而一之